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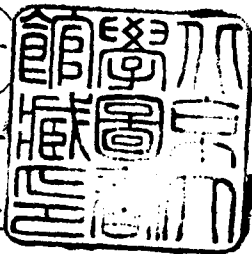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十七)

卷一
卷一五六至
卷一五六至



清
李
桓
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六目錄

疆臣八

王繼文

劉芳燭

伊闢

秦斌

慕天顏

徐旭齡

田逢吉

丁焯

石琳
兄子文晟

補錄

慕天顏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header row contains the text "SUMMARY".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SUMMARY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八

王繼文

王繼文漢軍鑲黃旗人由官學生考授弘文院編修順治十一年
遷兵部督捕副理事官十二年考選御史巡按陝西初入境卽參
布政使黃紀興屯道白士麟貪污不法 詔革職逮問十四年回
京都察院考覈繼文任內共糾劾文武官四十餘員督開荒田七
千頃有奇招徠流移民五千八百餘察出虛冒錢糧七千七百餘
兩實心任事善政最多允爲稱職得 旨照例升用授戶部郎中

十八年出爲江西饒九南道康熙三年調浙江甯紹台道六年裁
缺十三年以候補道隨左都御史多諾等往湖北荊州督大兵糧
餉十月授雲南布政使隨大軍進征二十年六月擢雲南巡撫經
理新復地方八月疏言滇省迤東西相距遼遠向設守巡道八員
康熙六年裁併今大兵雲屯軍精要復設臨元道一員駐臨安
兼轄潞江廣西廣南元江開化等府洱海道一員駐楚雄兼轄安
武定景東等府下部議行十月 上以中甸要地遠在金沙江外
並無專汛 命繼文同大將軍彰泰等酌撥綠旗官兵鎮守十一
月雲南平二十一年十一月疏言雲南省城東南舊有金汁等河
從松華壩借水於盤龍江徑嵩明州流入昆明縣境繞城北而東

而南過雲津土橋入昆明池兩岸築隄高二三丈水流其中蜿蜒六十餘里有壩有閘有過水涵洞蓋以積水溉田城外數十萬頃皆藉此河之利上年大兵圍困逆孽週圍壕塹不得不毀以致水利阻塞灌溉不通田畝荒蕪居民失業昆明額賦莫可催徵自克城至今臣多方招徠而流離之眾見此附郭膏腴咸成棄土未免越趨不返臣愚以爲河壩不修殘黎勢難歸業荒田不墾額賦何徵已檄官勘估需工料銀二萬餘兩際此財用艱難何可輕用正項請於通省官員及各屬土司酌行捐助第新定之區人力拮据非有以鼓勵之恐難必其樂輸今捐納各例停止惟紀錄一款無礙名器懇 敕部酌議捐銀若干准予紀錄以此捐項修築河壩

水利既通殘氓樂業糧賦可以復舊下部議如所請照廣東戰船
例捐銀百兩紀錄一次二十五年左都御史陳廷敬疏劾繼文將
滇省歷年捐納米五十餘萬石草十萬餘束存畱不發反支帑貴
買至大兵盡撤後始將所存米草折給官俸驛遞銀兩照市價扣
歸與採買原價前後懸殊顯係侵沒在先朦混入告 詔繼文回
奏繼文奏滇省自二十一年春大兵凱旋三月中卽照原議停止
捐納是時駐防各兵需用米草尙多經理糧餉學士佛倫公議採
買及奉文復開事例已在二十一年冬此後按季具題候部文撥
放卽如二十年秋季報捐至二十三年四月方准支給支給無幾
大兵卽於十月盡撤是以多有存貯歷年收支冊籍俱存至採買

價值因滇省盡屬山箐不通舟楫歲歉人多則立昂歲豐食少則漸減全省軍民耳目可質難以朦隱折給官役營驛之用不便照採買貴價致有虧累但續奉開捐米草原以供給大兵臣止知謹守定例候部撥支不能變通預籌應請處分下部議以收支年月相符且在 赦前免議十月丁母憂回旗二十八年復任雲南巡撫二十九年正月疏言雲南黑井鹽課當吳逆駐滇時家口部眾人多請加鹽額月增課銀二千兩今新經恢復民多流散戶口寥寥課額虧欠經臣於二十一年具題將歲增課銀二萬四千兩遵奉 諭旨暫除今部議復徵而逆屬家口盡行遣發投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見今戶口所增無幾食鹽甚少請將此項加增課銀

照前豁免則井甯商民均安樂利十月疏言滇省屯田一畝之科
幾納民田十倍之賦拖欠荒逃年甚一年臣自再莅此土訪求民
隱惟此屯田一項最爲滇民苦累惟有將老荒重額田地減則貼
墾尙可藉補虧懸今議見納軍糧人承墾者將屯田地上中二則
六年後悉改爲民田地下則起科屯田地下則十年後改爲民田
地下則起科其不係見納軍糧人承墾者六年後將屯田地上中
下則悉改爲民田地上中下則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務使
力耕有成至民間荒廢田地原主逃亡及不願開墾者不論何人
承墾卽爲己業其上中二則做豫省例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則
納三年再歸中則起科係上則者照中則納五年再歸上則起科

其下則田地請於六年後減半又三年再照本則起科三年內一
應雜差均應予豁免庶民累少甦民情思奮正額可充新賦亦可
少增三十年疏言滇省土知府知州等官向來遲誤表箋奏銷等
案題參者因不給俸祿無處分之例無由知檄嗣後如有罰俸降
職等事應比照流官定例按其品級計俸罰米每俸一兩罰米一
石檄令移貯鄰近常平各倉以備荒賑三十三年以雲南省積錢
壅滯疏請暫停鼓鑄諸疏均得 旨允行九月擢雲貴總督三十
七年三月魯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夷村弩傷新岬營守備張廷
柱繼文會同臨元總兵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勦撫追斬賊首擦
捏疏 聞下部議山林小賊例不敘功 特旨魯魁賊眾盤踞有

年官兵勦殺可嘉仍予議敘五月疏言魯魁一山與哀牢相接縣互千餘里今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嶠一營孤懸城窟請設汛增兵彈壓要害查江內慢干壩乃新平縣境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防江外增設四汛舊哈跨果二處各增兵一百名大口增兵五十名哀牢山後之三家坡將九江協所管兵內抽調一百名撥把總一員防守仍歸該協管轄臨元鎮原設陽武壩一汛就近歸入新嶠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又野賊非往新元卽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八月復疏言貴州水西宣慰使安勝祖大

爲夷民之患今已病故請將土司停襲所屬地方改歸大定平遠黔西三州流官管轄均如所請是冬入 覲以老病乞休 詔令原官致仕尋 命修理子牙河工 賜御書煙霞耆舊額四十年十月 特加兵部尙書銜四十二年五月卒 賜祭葬如例子用霖官山東布政使

右 國史館本傳

王繼文字在燕漢軍人由官學生歷官分巡饒九南道時遣部員清丈蘆洲頗作威福繼文日單騎走烈日中外泯異同而陰爲調劑多所寬減民人感悅吳三桂反繼文以能選赴軍前辦餉在事有功授雲南布政使轉輸不乏擢巡撫雲南平偕督臣蔡毓榮撫

綏安集疏請修金汁河壩爲生聚根本於是地闢民聚漸有起色
以憂去官服闋仍巡撫雲南黑鹽井加課已經豁減部檄復令徵
收又屯糧額重軍逃賦逋繼文力請弛徵減則軍民賴焉升雲貴
總督請豫撥貴州夏季兵餉普安等處仍食川鹽皆報 可以年
老致仕尋督修子牙河功成加兵部尙書銜卒

右述聞謔瑤錄

劉芳躅

劉芳躅順天宛平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六年遷侍講尋晉內弘文院侍讀學士康熙五年遷內祕書院學士六年充會試副考官恭纂世祖章皇帝實錄充副總裁七年正月擢山東巡撫十一月疏報康熙六年開墾荒地萬二千二百六十畝有奇照例起科下部知之十二月因地震疏請格外蠲恤部議沂莒鄒三州縣被傷最重請免本年錢糧十分之四其安邱等二十一州縣及章邱等十六州縣各照被災輕重分別蠲免芳躅以賑災議敘加工部右侍郎銜八年疏言山東眾山縣互瀕海臨河易藏匪類向賴守巡各道彈壓累經奉裁

請仍設東兗巡道登萊守道增設濟東守道青州巡道以資控制
裁驛傳道卽以夫馬諸務分隸各道轄又言地方緝盜預勒名數
百弊叢生蓋事主被盜蒼黃勢難得其數少報則漏網多報必
誣扳嗣後凡報盜能確呈姓名及獲犯卽實供夥盜數目者仍照
數捕緝如盜數不止將失事情形題報不得預勒具數以致捏
陷如硬坐抵充至死者以故殺論又言盜案初供人犯未全賊證
未明暫時招承覆審不符原審官畏顧瞻徇保無波累濫及請凡
獲盜初供不必先敘俟全獲嚴訊真偽列入奏疏方成信讞俱得
旨允行九年二月疏言東省素不產銅惟收買舊錢供鑄今舊
錢盡銅缺仍按卯鼓鑄不惟銅價騰貴且恐鑄多錢壅請撤局停

鑄部議如所請四月丁母憂十一年服闋候補十二年考察各省
督撫部議原任山東巡撫劉芳躅才力不及降二級調用 從之
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苑類編卷五十一

十一

伊闢

伊闢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三年授廣西道御史十四年奉命巡按山西十五年四月疏奏長治縣民勒化龍等糾黨散割叛逆昭然近以行劫事發被獲請窮治賊黨以靖盜源詔勒化龍等嚴訊正法餘黨擒治毋赦十六年還掌京畿道十八年丁母憂康熙九年遷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十年丁祖母憂十三年六月補原官十月遷右通政十七年轉左十八年八月授太僕寺卿十月轉太常寺卿十二月遷大理寺卿十九年三月擢雲南巡撫諭以調和文武撫綏殘黎爲要時逆孽吳世璠尙據滇城大軍由廣西貴州並會雲南二十年三月闕疏言

軍事旁午驛馬不敷請照各省捐馬例減分數以勸來輸尋議捐馬一匹者紀錄五匹十匹以上加級有差又言滇省地處天末民居其三土獠居其七前代叛服靡常必須重臣彈壓元季鎮以親王明時駐以畱守專任沐英今吳逆抗掇王師不過釜底遊魂蕩平可指日計若非親王永鎮瑩瑩子遺將何倚賴臣維百世奠安之大計在一時付託之得人況民情所屬治安係焉臣由鎮遠至滇沿途士民皆謂大將軍固山貝子彰泰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所過不擾請特簡一人鎮守以慰民望下所司知之四月關以大兵集滇請亟令貴州廣西二路協濟銀米上諭廣西雲南相去遼遠路險山多轉運必至有誤其遺戶部郎中明額禮薩木

哈馳赴雲南與大將軍等酌議設法採買勿誤軍需不必由廣西
貴州起運五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予與翁庵伊公舉禮部爲同年生
閱二十六年康熙庚申予在翰林而公以大理卿拜副都御史出
撫雲南明年六月訃聞京師予與其弟望江令熾相向哭又踰年
公子作霖走千里匍匐乞誌其墓一夕大雪被酒回憶三十年閒
與公遊好聚散死生之際有足感者因反袂濡筆而爲誌按狀公
姓伊氏諱闢字盧源別字翕庵系出唐僕射慎之後元末始自棗
強徙新城數傳至澤爲公會祖生效吾公覺民是爲公祖 誥贈

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有子二人長太恆公光前 誥
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父次開雍公光啟
誥贈中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是爲公生父公生而岐嶷
與母弟蠟同學齊名順治甲申乙酉閒邑人士倡爲曉社公兄弟
爲職志人稱二伊戊子領山東解額第一文傳四方乙未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畱意人才初被館選分省故例 駕幸南苑引見
諸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二人至公名 上顧左右曰此山東解元
有文名公之受 知自此始既入翰林每 御試唱名及公輒語左
右如前丙申四月 特授科道若干人公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在
翰林甫歲餘蓋異數也丁酉奉 命巡按山西六月遇 覃恩加

一級公自念受 上不次恩清白自矢冀報稱於萬分一適前政以毛鷲爲能公矯以寬大而人皆肅然尤矜慎庶獄疏請減釋者前後至七百餘人凡有薦達必衷於公議如彭中丞有義卞司馬三元後皆開府爲時名臣差竣遂掌京畿道事己亥九月與李御史森先同日內擢京卿公自授御史出按山西歸掌京畿道事以至內擢皆不次計資僅三載其受 知之深如此尋宅母賈太淑人憂以生母耿淑人卒請假治喪皆盡誠敬勿悔康熙庚戌閏二月補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司右參議是年十月擢右通政戊午九月轉左己未八月晉太僕寺卿十月晉太常寺卿屢遇 躬祀 郊廟諸大禮執事有恪 上目屬之是年十二月拜大理寺卿班

九列會 王師入滇滇撫需才 上環顧廷臣惟公謹慎可任遂
以庚申三月拜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兼轄建昌畢節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公感激 兩朝恩遇又以遐方新附 陛辭
兼程而南時方溽暑歷五谿毒淫之地上霧下潦不遑啟處及抵
昆明諸道大帥畢集主客兵以萬計所需扉屨糧糗芻焚之屬稱
是咄嗟取辦公手口拮据頭鬢畢白未幾而疾作然猶殫心區畫
密疏請禁擄掠以收民心辛酉五月初八日病革遺疏以奉職無
狀不能報 國恩不及見滅賊爲憾疏薦雲南布政使王繼文自
代蓋是歲十月而雲南平去公之卒僅五月耳 上聞震悼 賜
祭葬如例以繼文代公巡撫公素廉謹及歿於軍中遺橐祇十餘

金行李蕭然雲南提督桑格公與貝勒將軍督撫諸公共仗助之始開關萬里歸於故園悲哉公性恬退與物無競淹卿寺千餘載處之夷然泊拜撫滇之命雖慷慨赴軍義不返顧然察其顏色慘澹與故人言若永訣者予心訝之蓋是時公生父通政公年八十矣絕裾而行陟岵而悲公之懷抱有不敢以告人者卒之以身殉國未竟厥施詎不痛哉公在臺二載屢有章疏率多削橐所存者按晉奏議若干卷嘗輯錄本朝四十年來名臣奏議若干卷未成書皆藏於家喜撫晉人帖合處入能品生以天啟癸亥五月十七日卒以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初八日卒年五十有九配何氏累封淑人子三人作楫作霖作德女六人王啟澤李嗣貞王

啟大王啟演李瓚鮑秉謙其婿也孫六人應聘應徵應召應麒應
掄應舉曾孫二人清濤清溥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新
城西北五里邢莊之 賜阡系之銘曰

井鬼之墟王良策騎希蹤爨翫效尤吳淠鐵橋開道金精呈瑞
帝咨上卿持節往帥維此遺黎庶其有旣舟無弭權駟不頓轡馬
革疆場誓平僭偽齋志未伸歿而猶視哀哉勞臣以死勤事北極
恩綸東園祕器華表嶙峋石闕巖巖後有觀者視吾銘誌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秦鈇

先是順治十有二年 國家 臨軒策士之典凡五舉矣公以會
試第一人聲譽大譟都下諸士子傳相購寫其文於是 世祖章
皇帝方畱心文學急命取公卷進御稱善者數四旣而發策試於
廷置公第三語內院讀卷官曰卿知此卷爲誰叩首謝不知 世
祖曰此必秦某也朕於其書法知之及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
召見南海子 賜袍服比第一人蓋異數也授內翰林 國史院
編修越四年 天子差擇詞臣中才學著聞者俾練習民事於外
以需大用凡得數人公與其列遂轉廣東參議分守雷州道遷浙
江杭嚴道兵備副使又遷陝西榆林道參政擢江西按察使越二

年以失出降調丁外艱服闋起補長蘆鹽運使遷湖南糧儲道參政裁缺候補遂不復出實康熙二十有一年也公時年六十有二矣始偕公外轉者其後或復被 召用相次至大官而公獨浮沈外僚以坎坷終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爲公惋惜公顧弗校也歸六年而卒諸孤卜葬歸山之阡以公族孫對巖先生所撰行狀來請銘按狀秦氏本宋龍圖閣直學士諱觀之後其子始遷常州十世孫又遷常之無錫故公爲無錫人明正德嘉靖間有諱金者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尙書歿贈少保諡端敏生姚安知府汴汴生縣學生楷楷生湯溪知縣延默默生長洲縣學生重采兩世皆以公貴 誥贈中大夫長蘆運使卽公之祖若父也公諱鉞字某生而

氣宇凝重甫就外傳屹然如成人凡巨公長者見之卽推爲國器
順治五年舉於鄉越七年而及進士第爲人寡言笑與人酬對終
日其語一一可數或當訟訴紛拏輒不動聲色一言折之而定性
和厚無町畦雖小胥賤隸不輕鐫訶至事屬名教及大利害者必
侃侃持論不得當不已故雖用詞臣起家而尤諳吏治所至不務
赫赫名嘗歎曰好名之害甚於好利益其爲政有法大槩然也雷
州值兵燹凋敝靖南王每歲發千金市豆輸納費繁雷民病之公
力啟於王而免瀕海賊王占三據海東王之翰據海西名相聲援
而實相忌公探得其情手書反覆論占三占三感寤乃授計使圖
之翰賊遂驚遁商舶誤入海港水師官將誣以爲賊數邀公往視

公廉知之卒不往商以是得全浙中有无爲邪教連及愚民百數
公問告者何所爲邪教也曰不食肉飲酒乃命人給杯酒嚮肉飲
食盡立散遣之大帥率師過杭索女妓千人有司白公公曰杭城
安得妓千人卽有亦不可與率僚屬往見曉以大義乃止榆林道
駐神木縣所轄皇甫川一路有茶煙二稅民不能供力請於上官
乞疏免其額不可更請與鎮將議借戒市以贏餘補稅缺民困始
蘇城外爲蒙古部落駐牧地與民通市稍不平卽相鬪公悉心平
其曲直部人皆感悅嘗出觀市爭以潼酪獻公飲之盡器至去官
多泣送者江右進賢縣購叛人江德八不得其族有國八者名相
近縣令執之以緝獲聞國八不勝考掠自誣服公察其冤言於上

官奏釋之後竟捕得德八奸魁蕭贊元以僞劄誘人事敗逸去連
染數百人公諭之令擒贊元自贖由是悉得免爲按察二年所全
活甚夥會有奸民詐稱旗兵以舟過村聚取人財新例詐財與盜
同罪舟人徐昂實不得財公據律免死竟坐失出遂左降以去公
資性敏決長於撻發迎見立解諸宿猾老蠹莫敢上下其閒兩浙
案牘填委公手定招囊所援法比一一精密又悉用楷書無行草
者對巖先生往見公輒相慰藉公笑曰吾恐心力不盡不覺勞也
故江右咸稱其平允長蘆鹽政大壞私販日滋而諸商習爲豪奢
浸以貧乏運使藉商人爲囊橐其體亦益卑公奉職據法一無所
撓於是始懷然聽命戶部議增引目公致書當事以竭澤焚林爲

喻覽者歎服既不及大用其所施爲未究凡見諸吏治者廩廩如此事父運使公嚴謹既貴猶侍立終日不少休迎養江右署中父遘疾衣不解帶者數十日體素豐碩居父喪至於骨立撫諸弟與其從子尤友愛無間假貸親黨視遇諸故人恩意甚備同縣侍讀諸公以事在理公方爲編修力資其二女歸里衛經歷陳君卒於官親經紀其喪以還有少子未婚復助之俾受室居官廉謹自好苞苴拒不入門其遷榆林也貧不能治裝乃子身行在長蘆有東光令爲蜚語所中幾不免公立求解之令執贄求見公峻卻曰吾保全賢令耳非私吾子也知者咸爲之歎息平生不畜媵侍無聲色之好晚節築室數間雜植花竹於庭往往獨處其中書卷縱橫

凝塵滿席暮則一燈熒熒如老書生然歲時伏臘數偕親故會飲
相與披豁情懷欣欣如也讀書過目不忘爲古文詞典雅詩尤婉
麗數經御試必居高第而謙約不以文章自名故旣卒而其橐
散逸者多矣對巖稱公與名流賦詩長篇險韻不假經營而自然
清華舉坐皆廢惜乎不及見也卒於康熙二十有六年某月某日
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享年六十有七配吳淑人子男子三長汝泌
歲貢生銅陵縣學教諭次汝沆國子生次學源長洲縣學增廣生
子女子三適諸生殷沆無爲州學訓導顧嗣和諸生劉學洙又撫
姪女一適國子生吳漢宗孫男六孫女十二曾孫男女六詳具對
巖先生所撰狀中對巖與公同舉進士又同官翰林其文章聲望

高出琬上所敘公事行俱精覈可信琬故仍其語稍刪次之為誌

且作銘曰

秦之初興淵源淮海居晁張閒才學沛沛秦之繼興端敏實賢望
重兩朝史冊爛然公偕族孫克光前烈回翔內翰聲譽相埒天
子眷公俾佐外臺匪推遠之將老公材一出不復命也誰咎宣力
吏民有為有守暫詘獲信丞輔是期拂衣歸臥豈惟知幾公雖云
亡令聞則久君子之澤奕世不朽惟此歸山宰木千章宜爾子孫
爾熾爾昌

右墓誌銘汪琬撰

慕天顏

慕天顏甘肅靜甯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浙江錢塘縣知縣遷廣西南甯府同知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遷福建興化府知府九年擢湖廣上荆南道福建總督劉兆麒奏天顏舊治錢塘多惠政士民至今思之及守興化奉使臺灣熟悉邊海情形於建造臺寨修葺戰船諸務殫心經理請調閩興泉道得 旨俞允尋擢江蘇布政使十二年丁繼母憂總督麻勒吉巡撫瑪祐奏天顏廉明勤敏清理積年逋賦剔除那移諸弊以條款紛如尚未報竣請令在任守制部議 從之十三年正月天顏入 覲疏言江南田地錢糧有隱占詭寄諸弊臣莅任後飭各州縣通計田額均分里甲每

甲若干編有定數以均賦役又因科則不等所刊由單小民未盡
通曉應立徵收截票之法計每戶實徵錢糧分作十限於開徵日
預給限票俾民自知應輸若干依限完納截票其逾限未截者按
數催比吏不欺而民不擾第恐日久奉行不力乞 諭部議行以
期永遵又獄囚無親屬饋食者請月給米三斗疏下部議並著爲
令十五年七月擢江甯巡撫十一月疏進錢糧交代冊 上諭曰
蘇松等處錢糧浩繁向來那墊混淆幕天顏爲布政使後實心任
事竭力清釐有裨國計據奏交代貯庫銀兩甚多款項清楚深爲
可嘉嗣後布政使交代時應以此爲式十六年三月以節減驛站
錢糧加兵部侍郎畱任舊例有司侵盜公帑限一年完納逾限者

遭戍財產入官天顏疏請於發遣前完納者仍贖其罪又言各省
獄囚有因逸犯株連本無罪名而待質已三年者請卽於秋審時
彙覈開釋皆得 旨允行是時大將軍貝勒尙善討逆藩吳三桂
於湖廣請以烏船濟師天顏奉 詔督造四十艘遣送岳州下部
議敘應加三級得 旨慕天顏自簡任巡撫以來實心任事勤勞
茂著深爲可嘉著從優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仍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授爲從一品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天顏薦進士黃與
堅教諭汪楫等並得 旨召試與堅授編修楫授檢討十九年疏
言江南上年苦旱今夏霖雨連縣河流四溢惟附近之吳淞江劉
河諸州縣旣溢旋消幸不重困宜興東南賴震澤轉洩西北全無

出水之路故受災倍於他邑若常熟武進江陰金壇等縣出水要口在在湮塞遂致積而成壑先擇其工易費簡者次第勸民疏濬惟常熟之白茆港爲長洲崑山無錫諸水東北出海要道武進之孟瀆河爲丹陽以東宜興金壇以北諸水歸江要道請動帑疏濬兼可寓賑於工 詔允所請於是濬白茆港自常熟支塘至海口四十三里濬孟瀆河自武進奔牛鎮至江口四十八里各建閘以時啟閉費帑銀九萬有奇初天顏任布政使時議濬劉河吳淞江淤道巡撫瑪祜奏行之又自疏請減浮糧除版荒坍沒公占田地額賦部議令確勘版荒坍沒許豁除二十年疏請募民墾版荒六年後起科部議如所請時守令那移官帑相率徇隱有鎮江知府

高德貴承前任虧帑數萬兩閱久未盡補既調揚州府以他事劾
罷旋病歿天顏檄追草豆減直銀七千餘兩於家屬京口防禦高
騰龍德貴族弟也商之參領馬崇駿以天顏浮冒奏銷諸款訐於
將軍楊鳳翔副都統張元勳置弗理總督阿席熙旋劾崇駿騰龍
婪取事 上命兵部郎中圖爾宸刑部郎中鍾有德會天顏鞠勘
崇駿騰龍遣人叩關訟天顏奏銷浮冒惡其訐告構陷罪款峻總
督劾奏 詔圖爾宸鍾有德質訊定讞下部覈議崇駿騰龍婪取
事實論絞天顏浮銷草豆價因戶部覈減七千餘兩諉罪於無產
可抵之已故知府高德貴降三級調用仍賠銀得 旨如議先是
嘉定知縣陸隴其以才力不及部議降調由天顏疏劾之左都御

史魏象樞摘其疏中操守稱絕一塵德有餘而才不足語謂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才與德矣何不卽畱之以長養百姓請嚴飭督撫大破積習勿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會有詔舉清廉官象樞遂舉隴其事詳隴其傳至是天顏將去任疏述軍興以來徵發絡繹應時立辦遇連歲災荒竭蹶撫循自謂夙夜冰兢精白乃心不意突遭誣訐幸蒙睿慈鑒宥不加嚴譴僅予降調感泣無已上曰慕天顏自任巡撫以來未聞有清廉之名疏內稱夙夜冰兢精白乃心殊爲不合著嚴飭行二十三年二月起爲湖北巡撫諭之曰爾前任巡撫未能潔己率屬曾經申飭今宜痛改前非廉謹自持以副任使之意九月調貴州巡撫二十六

年三月擢漕運總督十二月疏言京口至瓜洲漕船往來風濤最險宜做民間渡生船式官設十船導引護防部議以非例不准上曰朕南巡時見京口瓜洲往來人眾備船過渡裨益良多其如所請行天顏又疏列江南江西累年未完漕項銀米數請 恩貸得 旨盡免康熙十七年以前積逋二十七年正月疏言 皇上特發帑金濬下河海口消積水以救災黎甚大惠也又以治河事宜奉行尙未盡善 命臣與督撫諸臣會同殫心料理乃去年八月河臣靳輔先具改圖之疏請築高家壩重隄束水以出清口復欲分洩黃河入海臣與督臣董訥撫臣田雯咸謂宜修舊隄盡塞減水壩疏暢清口合黃刷沙歸海爲要策迨廷議再上 聖明洞

國朝書府叢書卷之二
特命尙書佛倫熊一瀟科臣達奇納趙吉士會同勘議臣極
言重隄必不可恃惟修築高家堰堅厚卽可閉塞減水各壩永杜
水患又以黃水挾沙而行今從毛城鋪等處浸入諸湖若年深月
久濁流淤沙勢必墊高洪澤湖底故毛城鋪閘壩斷宜堵塞時佛
倫欲從臣言定議而科臣趙吉士謂必須斬輔擔承始可定稟輔
言修築高家堰非十年之力不可成功佛倫乃有高家堰險處再
築月隄之議臣維高家堰障遏全淮前人修築著有成效何獨今
日不能加築完固況重隄旣估四十萬兩月隄勢必再估二三十
萬以如許經費豈不能並力堅築舊隄乃故難其說而待十年之
久耶若下河海口各工因水鄉低窪時借宣洩眾論仍濬白駒丁

溪二處已定稟矣忽改議盡停佛倫等攜稟至前途不知所改又
奚若至屯田一事靳輔疏稱額外新淤河湖灘地招民屯墾多丈
占民間熟田督撫二臣業已疏劾當勘河之日沿途百姓又紛紛
訴告故佛倫亦謂必當停止而於疏稟中民田作爲屯田及屯官
苦累小民句各爲竄改則又瞻顧河臣者也謹據實密陳得 旨
九卿詹事科道嚴察議奏會靳輔已爲御史郭琇陸祖修等交章
劾罷靳輔亦劾天顏與見治下河之侍郎孫在豐兒女媼親欲其
建功故堅阻上流築隄事下九卿質問在豐降用天顏革職初靳
輔議鑿中河謂閉塞支河之日使駱馬湖水匯流中河漕運永無
阻滯天顏則謂中河不久卽淤徒費無益至是工竣 上遣學士

開音布侍衛馬武往閱還奏天顏禁止堵塞支河口於己進中河
之漕船勒令退回 上以天顏有意阻撓下法司逮勘天顏反覆
申辨副都御史噶爾圖詰天顏訴辭先後互異及素與曾治下河
之直隸巡撫于成龍書往來商議河工狀成龍削加銜天顏坐奏
事上書不以實擬杖徒 上曰慕天顏前任江甯巡撫造送烏船
曾經效力從寬免罪三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三

右 國史館本傳

太子少師兵部尚書副都御史慕公撫江南承民困久拊循休息
扶傷救敝張弛緩急大綱萬目咸劑其宜益上體 聖天子愛養
元元之盛心而行之以誠濟之以權其憂民之憂若急焚溺其形

民之力若護元氣凡督撫重臣所不敢請者公必力言之或言之而格不行者公常獨奉 中旨報可以行於中外皆蒙其便者比比也始公當官卽有濟天下之志旣受重任念當世民之積困在賦與役而江南賦甲天下公爲之請減請蠲請緩旣更罹水旱力請賑往往不待 報而以便宜發粟所全活無慮數百萬萬役法久壞自公均役以便民事簡費輕減往時十之五會滇黔閩廣相繼煽亂 王師四出舳艫蔽大江而下所需夫役牽挽動以千萬計公所以調護之者萬方所全活又無算而調發煩數民猶不堪其苦康熙十八年秋公乃疏於 朝力陳其狀大略言自軍興以來絳夫率雇募民間給銀夫一錢民間兵來爭逃匿不應募不得

已計里均派先期拘集封閉公所守候日久官錢不敷里中賄貼
又不敷以致飢寒踏頓相屬此兵未臨而備夫之苦及兵既到計
船給夫悍兵及刁惡船戶橫索財物搜剝衣糧沿途鞭撻多致死
傷莫可究詰此兵既臨而當夫之苦臣今酌議緊急軍機呼吸難
緩者仍給緯夫外其凱旋回京及各省調遣歸標官兵每船應夫
若干以其直給船戶令雇足水手則夫可罷凡民間貨載無夫亦
行兵船無夫不行坐水手不足船戶得夫之直於雇募易且資日
用有餘自樂從事此法若行直省一例循照無誤師行以恤民力
甦積困便 上命廷臣集議皆是公言行直省著爲令自是之後
王師取道荆湘江廣閩浙以至山東西河南所過相望不絕而

民間或不知或相扶攜以觀無何問者而江南當孔道師尤旁午
又屬屢被民之丁男老弱須臾未死亡之身得無調發之煩以復
從事於南畝或就旦夕之餽粥以生以養無驚恐者孰非公此舉
之賜乎蓋公之規畫不於其一時必其可久不獨惠一方必及天
下如是也塗於舞巷於歌皆曰公活我四方遠者傳誦公之疏皆
泣下曰公活我焚無奚斯吉甫之才職在史氏側聞民之驩聲可
懷也爰寫其情而韻之其辭曰

五材迭用金行爲兵蠶茲不譴桓桓徂征 宵旰拊憐怒以安民
一夫不獲軫我 皇仁黃龍青雀在河之隈疾若使馬如霆如雷
百丈邪許厥聲誼 厯警警役夫亦孔之哀走藏無所吏呼何怒公

家有程死生前路飢寒皸瘵彊行旋仆執扑以扶黔皙誰訴三年
鬼方磬鼓怨咨哀我憚人命委鞭笞舟人之子職勞不來敢告司
僕追恤我私藹藹我公敷求民瘼觸目隱心妙用盤錯昔也鳴絃
曾試其略挹彼注茲譬若洄酌舟流靡屈下上自如估客萬斛甯
有後期篙師好手罷民何爲官益爾緡爾自度之上章得請征夫
歸止率土之濱式狂以喜夫完其婦父拊其子流亡得還疋贏以
起昔我往矣誰藝誰樹今我來思爲農爲圃昔我往矣市廛其空
今我來思舉袂成風公在東南公澤侯甸嘉穀膏雨崇朝而遠公
仁自今公及世世斟酌泉源其流不匱謀猷爾嘉於惟顯良公謝
不居 聖心無疆 一德會合動罔不臧曷不和羹平我萬方

右免役碑韓莢撰

慕天顏字拱極靜甯州人順治進士山錢塘知縣歷官江蘇布政使條陳八事多切時政康熙十五年擢江蘇巡撫大興水利請免荒田賦額二百餘萬皆報可坐事去官後起湖北巡撫終漕運總督

右述聞謀瑤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徐旭齡

徐旭齡浙江錢塘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改吏部主事十七年五月遷本部員外郎六月丁母憂康熙三年起補原官四年遷禮部郎中五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六年五月疏言經制衙役定額甚嚴近有串名朋役承應官府表裏作奸是謂衙蠹請 敕督撫嚴查所屬凡經制外悉令歸農如不將溢額覈汰該管官從重治罪下部議行十月授雲南道御史七年四月疏言贖緩向備倉儲事繁地廣之處贖罪者多有司申報上官十無二三侵漁實甚請於歲終州縣冊報藩臬兩司藩臬冊報督撫疊爲稽覈其罰數及罰贖人姓名詳載冊內儻有隱匿卽以貪贖治罪

庶積儲充實荒政可修得 旨允行並 敕承問各官明示曉諭
是年裁雲南道缺一員旭齡以裁缺候補八年補湖廣道御史九
年三月疏言督撫專司察吏邇來降調官員百姓每每保留不無
滋弊請禁止凡官員賢否冤抑責成督撫實心體訪果係清廉良
吏或因公受累事同處異者許督撫特疏入告如稍徇隱別經發
覺加等治罪 從之五月 命偕御史席特納巡視兩淮鹽政十
月疏言兩淮積弊相沿其私費之苦有六商人納課例將引數填
註限單而運庫於每引科費數錢方得給單胥役綱總又有科斂
其苦一商鹽出場例將倉口驗報謂之橋掣而關橋扣勒引票每
引科費散分方得掣放其苦二商鹽呈綱例必造冊擺馬謂之所

掣而未經稱掣先有江掣等費每引費一二錢方得過所其苦三引鹽既掣例必請給水程及梳封等項每引費二三錢方得開行其苦四鹽船既放行而鹽道有挂號之費營伍有巡緝之費關鈔有驗料之費其苦五船鹽既抵岸而江廣進引每引進費錢餘不等又有掣鹽查批等費其苦六請責成鹽屬各官取各商有無私費甘結繳臣衙門查覈若一處無結卽指名糾參以爲剝商者戒又言准鹽稱掣三大弊兩淮地狹鹽多商人於正課甯甘納課不願帶鹽乃橋所兩掣額外之斤及加增重實爲鹽法大害其一爲加鈔之弊掣官不論鹽包輕重暗挂斤兩商鹽不增捆額外始能與鈔相準利歸於鈔而病中於商其一爲坐斤之弊掣官不論輕

重有無豫定餘鹽商鹽必多帶斤兩始能抵償掣費公斤愈多則私科愈重其一爲作斤改斤之弊掣官於未掣之先議定使費暗作斤兩已掣之後議定使費又暗改斤兩於是輸納不均害在於課口岸不銷害中於引臣以爲革弊之道惟有嚴禁斤重一法凡橋所稱掣溢斤割沒少者三四斤多者七八斤不得逾額如奸商有夾帶過多掣官有虛填太重者商則計引科罪官則計斤坐贓多帶之斤除則銷運易填註之弊絕則掣驗公部議如所請勒石嚴禁又言兩淮鹽法春夏行鹽秋冬納課原照引數徵納並無計日催徵之例近因部臣以鹽差在任一日卽有一日考成之責於徵完本年課銀外又行豫徵最爲苦累且早徵於額不增遲徵於

額不減民間地丁正賦尙禁豫徵商民無二請將五十七日豫徵
停止部議不准 特旨再議仍照舊例行十八年遷太常寺少卿
二十年轉大理寺少卿二十一年六月授左僉都御史八月疏言
國家省事莫如省官康熙元年以各省監司浮於郡守酌議冗
官盡去自十三年逆賊變亂添設道二十七員今天下承平多一
衙門卽多一供應請將十三年後所添道員或裁巡歸守或並守
歸巡或守巡全裁亦息事甯人之道也 敕九卿議行二十二年
擢山東巡撫二十三年四月旭齡以東省歲祲米貴窮民待哺請
借給倉穀免其起息還倉 詔報可九月授工部右侍郎十二月
遷漕運總督二十八年八月疏請釐三害云隨漕例有增裁原爲

貼軍而設乃有司私增更甚於軍每石少以錢計多以數錢計南
兵軍局卹伍一項原無增裁今統歸大糧徵收仍難扣減宜革者一
隨漕例有運耗原爲貼兌而設乃有司私耗更浮於兌每石少以
斗計多以數斗計白糧已編有辦束包令又另加眷辦米包索銀
宜革者二至盤費腳價江浙官無額編民間私貼每石銀三五分
米三五斗乃湖北已編有折銀三千九百餘兩每石復幫貼銀一
二錢江西已編有腳費銀三萬四千五百餘兩每石復徵水腳銀
三錢五分宜革者三又請籌三便云各省給軍款項有減存抵欠
銷算者勢須糧道給放其隨漕增截銀兩亦彙解道庫一解一給
旗丁反受扣減請停止彙解竟歸州縣給發便一運丁行月糧遇

有災傷停缺例請撥補有康熙十二年閒除荒銀兩至二十一年仍未准給旗丁不需實惠請停止除荒竟入見運項下得應急之用便二至船少幫多爲病尤甚浙江幫次有可合一幫者請附歸併可省二十餘幫便三諸疏下九卿議行二十五年六月疏言京口駐防兵米向例截留江西漕糧康熙二十一年後改留本省常鎮蘇松撥解但江漕有折耗夫役諸費報部覈銷蘇松各府解送費亦難免而例不准銷恐不能無累於民查京口歲需米十餘萬石鎮江一府正耗漕米十三萬八千餘石莫若卽以鎮屬之米給鎮江之兵則就地支給耗費可以不用官民均利得 旨俞允十月時漕船抵通遲延 上特遣部員前往催趲回空不致有誤仍

詔旭齡明白回奏旭齡奏漕白二船較上年多三分之一自四月內盡數過淮朝夕督催出關赴北回空船隻並無片帆凍阻上以其節辭誑奏 敕部嚴議應革職 特旨寬免降五級留任二十六年二月卒 諭嘉旭齡才品優長操履清慎應給從優卹典尋 命復其所降級 賜祭葬謚清獻

右 國史館本傳

徐旭齡字元文錢塘人歷官御史視鹺兩淮會黃淮水決旭齡恤流民全活甚眾摧撫山東甫下車劾貪墨數人吏治肅清禁漕糧收兌之弊革河夫僉派之擾豪猾望風斂跡終漕運總督謚清獻

右述聞謚瑤錄

田逢吉

田逢吉字凝只山西高平人順治間成進士選庶吉士歷內國史院學士終浙江巡撫逢吉年五歲父馭遠爲流賊所執以刃脅之號泣父旁若請代狀賊感動得無害在翰林分校主試得熊賜履李光地張鵬翮趙申喬陸隴其等皆爲名臣嘗奉使賑淮陽奏請寬逃人禁使流移者獲隨地收養全活無算

右述聞謚瑤錄

按田公順治十二年進士

國朝者用英大律者第
九一三二二

三

丁煒

丁煒字瞻汝一字雁水泉州晉江人祖啟睿明崇禎時刑部左侍郎贈尙書煒幼孤成童喪母 大清順治八年弱冠補縣學生十二年定遠大將軍鄭世子統大師克復漳州 詔得便宜改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就幕下試量授職煒名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擢戶部主事時議行閩鹽稅煒力陳不可事遂寢遷員外郎除兵部武選司郎中督理通惠河役竣仍補職方出爲江西分巡贛南道時亂初定師旅驛騷調撥尠暇日煒親經度單露於郊原咸得其理務與民休息禮賢好士如不及條上所部十弊請禁革總督于成龍善之遷湖廣按察使有死囚二十

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煒察其冤悉貸之俄以事謫降居寓邸會武昌叛兵夏包子作亂圍巡撫署劫帑藏戕命吏糧儲道葉映樞死之賊以煒爲愛民官也數十輩偪其邸交刃脅受僞巡撫煒皇遽棄家踰垣逸從平湖門水竄出事平補姚安知府尋復按察使赴闕道病目假歸數年卒煒刻意爲詩在京師所交皆一代詞伯上下議論詩益工其言曰鍾譚詩歸之選明季操觚家奉爲津筏雖去文存質將以力排飛揚蹈厲之失然天地菁華刊消澆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又曰清而巳開入於薄真而巳或至於率率與薄相乘漸且爲俚爲野又曰詩貴合法然法勝則離詩貴近情然情勝則俚又曰天下莫不爲詩連篇累牘雲馳泉涌可謂

大盛顧唐家音律與晉室清談士大夫靡然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句之工又余之所懼矣故煒詩力追唐賢而能以文采潤飾其吏治長洲汪琬甯都魏禮龍眠錢澄之華亭沈荃萊陽宋琬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等敘其詩交口推之以爲麗而則清而腴其集皆士禎與宣城施閏章所評定文亦具體有問山詩集十卷文集八卷紫雪詞一卷從弟焯字韜汝副貢生官理藩院知事亦能詩有滄霞集

右傳陳壽祺撰

君以人才舉授漳平教諭改魯山丞遷獻令獻地僻事簡得肆力於詩歌古文詞擢戶部主事時議行閩鹽稅力陳不可事得寢轉

員外遷郎中出爲贛南道至則造處士魏禮之廬延致使院闕壁
圖蒔花卉日集四方遊客觴詠其中郡以穀產名民間米艘下流
向有陋例適藩檄行郡縣徵其稅以代定南協餉牙役藉以需求
君因摘地方十弊請上官禁革制府于成龍深嘉之升湖廣按察
使有解死囚二十餘人皆盜所誣者君察其冤悉貸之因事左遷
姚安守纂修郡志尋復臬職赴京道得目疾寓金陵就醫尋歸越
七年卒煒刻意爲詩力追唐宋諸家濟南王阮亭極稱之與同時
海內十子齊名著有涉江問山詩文集

右泉州贛州府志張維屏錄

石琳 兄于文晟

石琳漢軍正白旗人都統石廷柱第四子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四年由佐領兼禮部郎中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授山東按察使二年正月丁憂十一月起補江南按察使三年六月以前在山東承追入官房地變價遲延降一級調用六年十二月授浙江鹽運使十二年五月遷湖廣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叛應逆藩吳三桂踞房縣保康竹山煽誘醜徒嘯聚南漳縣之天門蘭山雞公等寨時出劫掠石琳同總兵劉成龍搜剿斬獲甚眾撫定各寨峒總督蔡毓榮疏報捷功得 旨嘉獎十五年九月遷河南按察使二十年五月遷浙江布政使二十三年九月

擢湖北巡撫二十四年工部以建造太和殿檄催各省採運枅木杉木琳以枅木產自萬山之中挽運維艱疏請展限部議不准上曰各省所運枅木杉木山路崎嶇挽運維艱若限期太迫恐致擾民其令從容運送勿累民力二十五年十一月調雲南巡撫二十六年十二月疏言省城外松華壩并金汁等六河壩閘上引松華諸山之水源下以資昆明諸縣之灌溉額設歲修銀八百兩貯庫以待不時之需自康熙二十二年修築後迄今四載屢被山水衝決致田禾淹沒今急需修築勘估銀三千一百六十兩請動支貯庫歲修銀俟工竣報銷事下部議行二十八年五月疏言臣奉旨詳察賦役全書應行更改增刪者謹採訪輿情臚列八條

一滇省明初置鎮設衛以田養軍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聽其招佃者名曰官田其每畝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之佃民納租於田主我朝開滇之始吳三桂留鎮就昔日之租數充正供之糧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所當改照民賦上則起科者也一滇省鹽井有九竈戶浚井汲滷用柴薪煎煮工費甚繁以各井行鹽之多寡爲每歲徵課之重輕阿陋等六井井小課少辦納猶易若琅井每斤徵課六釐白井每斤徵課八釐至黑井每斤徵課一分六釐此明末亂時額外橫加較明初原額每斤二釐有奇不啻數倍今卽難議盡減從原額當減黑白二井照琅井每斤六釐者也一開化府自康熙四年吳三桂勦平土酋後勘丈額

田七百五十九頃有奇每畝科米二斗六升三合較之昔未設府以前每畝不過二三升相去懸殊且通省民糧最重者惟河陽上則田每畝徵米八斗一合有奇今當酌量減半與河陽縣一例者也一元江府由土改流吳三桂因官兵駐防糧運不繼遂於額糧外別立名色曰田錢地講銀曰茶商稅銀曰普洱無耗秋米曰浪媽等六寨地租以元江之崎嶇山谷如此數倍之糧實難辦納所當各減其半者也一通海縣六寨地糧較民賦重幾三倍當改照新定民賦科則磔嘉縣每糧一石徵條編銀四兩有奇較通省亦爲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徵卽應與州一例每糧一石徵條編銀一兩四分者也一麗江界連土番古稱荒服吳三桂叛後割金沙

江以內喇普地與蒙番地去而糧額猶存所當刪除者也一建水
州自明時設臨元參將歲派村寨陋規銀三百二十六兩馬料雜
糧八十二石原由貪墨取求吳三桂以搜括軍糧遂編入正額所
當裁革者也一新平縣之銀廠易門縣之銅廠開採年久礦斷山
空商逃匠散各官捐賠課稅難免派累小民所當盡與豁免者也
茲當更造全書 聖諭諄諄惟恐民情壅闕臣會同經管錢糧諸
臣再四參酌敬陳各條伏祈 睿裁垂之永久疏下所司議俟全
書刊定 頒發遵行是月擢兩廣總督三十一年三月疏言瓊州
總兵吳啟爵奏瓊州所屬黎地應設一州四縣建築五處城垣增
兵防守等事部議令臣會同確覈隨委惠潮道史起賢等往渡海

履勘復集省城公同商酌建城五處工費浩繁若依鎮臣所奏土石竹木就地取用近黎出力遠黎出米則以不滿九千丁之黎岐勢需數萬人之工役使農工盡棄田畝盡荒安保其甘心餓殍而不爲劫掠至設立州縣所以治民今黎岐不通語言披髮裸身僅以片布遮其下體野性難馴其地半皆峻嶺高山深林密箐東西自薄沙營至寶停營只三百餘里南北自烏石營至藥安營亦不過三百五十里中間田畝皆就山溝零星耕種不足以供賦稅安用強設無益之贅員且設官必設役每州縣歲需工食千兩水土毒惡瘴氣彌漫外來之人不能習服易至損傷前明海瑞俞大猷諸臣議開通十字路者益由其時武備廢弛邊臣全無經緯平日

虛兵冒餉有事罔上邀功調兵十餘萬費餉數十萬動輒數年故
爲此議終未舉行今鎮臣誤執前人之說與見在情形迥不相符
應毋庸議惟正北之水尾東北之太平營正西之薄沙東南之寶
停皆黎人出入要路原撥鎮標兵三百名仍當畱駐其增募之兵
三百名亦作爲經制責成鎮臣相險設防毋致疏虞並再飭瓊州
道府及近黎各州縣加意撫綏俾沐 皇仁期於久遠疏至 上
曰閩瓊州與圖周圍設州縣而黎人居中如果此處應取古人何
爲將周圍取之而在圍內彈丸之地反棄而不取乎不入版圖必
有深意郝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累百姓不准良是三十九年十二
月令總兵唐光堯勦撫出犯寶停營傷害兵丁之生黎王鎮邦等

旋就撫投順因疏劾遊擊詹伯牙雷瓊道成泰慎遣人入黎峒探
取花黎沈香滋擾啟釁各款請解任勘究給事中湯右曾據揭糾
劾言黎人拒鬪事起於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有扶同
掩飾希圖欺隱情弊 詔石琳及巡撫蕭永藻提督殷化行回奏
命侍郎凱音布學士邵穆布往審詹伯牙成泰慎論罪有差石
琳察奏不先應降二級調用得 旨從寬畱任四十一年閏六月
疏言廣東連州排猺逞兇劫掠抗拒官軍傷害副將林芳把總陳
溥及兵丁役從十餘人 敕遣都統嵩祝侍郎傅繼祖等赴粵會
勦分扼隘口令同知劉有成守備黃起鵬等入排宣播 恩諭止
擒首惡不及無辜各猺目遂率眾薙髮投誠獻出兇首九名正法

皆我 皇上神謀聖算威德覃敷所致也嵩祝等遵 旨以設立
州縣善後事宜令臣詳籌料理臣與撫臣彭鵬提臣殷化行悉心
區畫爲久安長治之策連州所轄油嶺等三大排以及香鑪山等
各小排連山縣所轄軍寮等五大排以及雞公背等各小排周圍
約計四百餘里山嶺崎嶇道途窄狹難以增設縣治莫若仍歸連
州連山縣管轄惟於近徭適中地之三江口建立寨城移駐理徭
同知一員俾領把總一員兵丁百名不時入排巡察宣講 上諭
使知各務本業以杜非爲仍兼管連州陽山連山二縣捕務再移
駐副將一員都司一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二千
名分爲左右二營令副將管領仍兼轄連陽營統隸提督管轄所

有同知及副將等官就近撥移其兵糧應於將軍督撫提鎮各標協營均勻派出依所派之數汰除老弱移歸新協連陽村莊舊有鄉勇素識排內情形今應就中考驗人力強壯技藝嫻熟者入伍食糧則汎守益嚴矣事下九卿等議行十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四

賜祭葬如例文晟琳長兄二等侍衛綽爾們之長子康熙十八年授蘇州府同知由卓異升雲南開化知府遇石琳任巡撫改補廣西梧州知府又因石琳爲兩廣總督改補山西平陽知府三十三年二月 諭嘉其居官有聲超擢貴州布政司使九月遷雲南巡撫三十四年五月疏言滇省屯賦較民田重逾數倍久在 睿鑒中康熙二十七年以前逋欠屯賦銀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

十萬七百餘石已蒙 皇仁盡行蠲免矣自二十八年以來逋欠仍復如舊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也通省民賦最重者莫如河陽縣上則田糧每畝八升一合有奇地稅每畝五升九合有奇若屯田則每畝四斗五升至七斗二升不等屯地亦每畝一斗五升至三斗八升不等前者臣叔石琳撫滇時曾因奉

旨詳覈賦役全書歷陳屯糧重困未經部覆仰懇 聖恩將此屯賦悉照河陽縣上則例起科不特見種人戶易於輸納卽荒蕪無徵者亦莫不踊躍樂輸矣疏入得 旨雲南屯田錢糧較民田額重數倍民人苦累嗣後屯田賦額照河陽縣民田上則徵收下所司知之三十六年十一月入 覲會安南國王黎維正疏言臣國

牛羊蝴蝶普園三處爲鄰界土司侵占請 敕諭歸還 上詢及
其事文晟奏言牛羊蝴蝶普園三處自明時內屬我 朝開闢雲
南卽在蒙自縣徵糧自康熙五年改歸開化府并非安南之地彼
輕聽妄言擅行具奏而又遣兵到邊臣同督臣王繼文仰體 皇
上柔遠至意令防守者勿輕動臣思此地久入版圖且在內境斷
不宜給還 上命大學士詳議以黎維正輕聽妄言生事妄行申
飭之三十七年七月疏言北勝州偏近蒙番係金沙江下流第一
要地請改爲永北府下部議 從之四十三年三月調廣東巡撫
四十四年八月擢湖廣總督四十五年四月疏劾湖北荊州府所
屬之容美土司田舜年僭造宮殿兇惡不法各款據附近土目向

久忠等紛紛具控備錄原詞恭呈 睿覽請 敕察究尋又疏言
田舜年居心殘毒行事乖張若不繩之以法恐夜郎自大與各土
司仇殺洩忿滋擾邊隅况偏近紅苗勦撫未久宜彰 國法以懾
苗情今值田舜年來省謁見令暫留候 旨不敢姑息養癰致貽
後患五月疏言臣聞邸鈔奉 旨石文晟所奏并所錄各土司呈
詞三摺俱鈔錄發與湖南巡撫趙申喬湖廣提督俞益謨看以爲
何如勿得相商各出所見具奏仰見 聖明詳慎至意臣自應靜
候 睿裁今復檢出田舜年從前叛從吳逆及投誠後逐年不法
原案備錄二摺附呈 御覽田舜年已發按察司看守請 敕下
兩撫臣提臣秉公究審六月疏報田舜年在省病故時 上已遣

左都御史梅銷內閣學士二格會審遂合疏請追革田舜年原職以其所屬戶口收入版圖上復遣大學士席哈納侍郎張廷樞蕭永藻覆勘還奏田舜年未曾僭造宮殿其兇惡不法等事亦無實據業經病故其土職以其子承襲誣控之向久忠等應枷責移徙內地石文晟不能詳察草率具題應降三級調用詔從寬仍以所降之級畱任先是文晟以疾乞解任疏畱中未發四十六年五月諭大學士等曰石文晟人極粗鄙若爲土司而罷其職似未得體此疏既自行引疾乞罷可允其請乃批發革任五十二年三月逢慶典復原品五十九年八月卒年七十有八

右 國史館本傳

石琳滿洲人康熙十五年任河南按察使禁旅南征駐牧於汴時當麥秋琳與統軍約令次於野不得入塵市琳坐其帳中四十餘日及去民得穫麥琳之力也二十年爲浙江布政使時耿精忠初平浙東衢郡被兵尤甚戶口多逃亡而丁賦猶責之里甲琳覈實請免之軍興旣久供億浩繁逋欠叢積琳悉爲釐定力除一切陋規尤禁加耗嘗曰革民間一分火耗便可增一分正供時以爲名言

右述聞 謙瑤錄

石文晟

石文晟奉天人豁達多才略康熙中知平陽府時歲饑方有造船

運米役上官又令民輸草三十萬束於大同文晟請就近收買罷之又言賑饑煮粥止便少壯能就食者老病婦孺且坐斃請飭散賑官親歷山僻按戶給之全活無算尋巡撫雲南爲政務舉大綱先是雲南屯賦仍前明舊額科重軍民病之文晟疏請減十之六又請增廣舉子鄉試解額以振起人文士民無不感戴

右述聞謔瑤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六補錄

疆臣八

慕天顏

靜甯慕公江左興革事宜略盛君輯而錄之既屬余爲之序矣余
惟公自莅吾吳值饑饉游至師命促數日夜焦心勞思籌畫地方
利害如濬劉河吳淞及白茆孟河請豁夙逋除坍荒減浮糧及振
饑民蠲田租鑿鑿可紀公撫吳多善政此爲最大蓋 國家財賦
仰給東南東南民力寬則上供不匱而數十年來農田水利鮮有
議及者天下之農惟吳最勤勞不待有司勸課能自力以供上然
地多陂澤洪流大川泛溢爲災非當事者實心經理民卒流亡公

規其大且遠者知所急在是也昔三代之興江淮以南不入版圖
朝廷邦國之需天地宗廟山川百神之祀皆取足中原漢祖轉漕
關中魏武屯田許下國用饒足未嘗全取給江南也今西北之地
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當事者不知經理棄有用之地塞不竭之原
憚一時之勞廢萬世之功此可爲太息者也公在一方則計一方
之利害然其實東南之患不在東南而在西北之農田水利廢置
不講公以封疆重任各有分土不得已施之於一方然吾吳已受
其賜矣有如西門豹鄭國之徒作渠引漳使荒斥瀉鹵之地盡爲
沃壤農桑畜牧之盛甯惟吾吳舉天下皆蒙福 國家收富庶之效
斯民之幸曷有其極然非中外協謀不能有成吾故復書卷後以

告於當世之爲民牧者

石書江左興革事宜略卷徐乾學撰

江南之水以海歸我虞山舊有二十四浦皆注江入海以宣洩爲功若白茆塘則江海交匯處也自宋以前二十四浦皆通利害不繫於一塘故言水利家不聞有及白茆者迨諸浦並塞而白茆與福山黃泗許浦稱四大浦考之前志自宋景祐二年知蘇州范仲淹始淳熙二年轉運副使姜銑再疏之及元之季張士誠據吳起兵民十萬命呂珍浚治長九十餘里廣三十餘丈此白茆之一大濬也明世役凡五舉永樂二年則有夏尙書原吉宏治七年則有徐侍郎貫嘉靖元年則有李巡撫充嗣隆慶三年則有海巡撫瑞

萬曆六年則有林御史應訓成績彰彰足紀而李充嗣以雙廟至海口勢趨東北江沙易壅從主簿俞浪請移就東南鑿新河三千五百餘丈入海較便此白茆之一改浚也然白茆之易淤視吳淞劉河爲尤甚其故安在或曰白茆高仰導之使北水反南下宋臣鄭亶之論則然蓋虞山以北江多漲沙慮潮汐泥沙之日侵於外也或曰傍河之民利河之淤占爲農業故明臣汪濟嘗濬之耄倪泣臥隄上向濟求免僅鑿三堰去叢葦而止慮告佃升科之日侵於內也或曰塘口爲橫沙所梗塘內爲新田所礙塘之左右爲橫瀝鹽鐵諸流所分故明臣俞諫始議開之終更難之慮支河旣多水分力弱不足以刷沙也卽建閘海壩時其啟閉而海水齧之閘

亦盡廢此明臣張博已事不可不鑒也開白茆者不甚難乎雖然
白茆一塘受蘇常二郡之水其自北而南也由梁溪之謝蕩華蕩
達於昆尙兩湖其自西而東也由長洲之陽城相城亦連於昆尙
兩湖而郡城之元和塘水皆北下崑邑之巴城傀儡諸湖水並東
趨非有幹河爲之宣洩安有不汎濫者凡錫虞長崑四邑交會地
如潭塘唐墅諸鄉鎮水汎卽泮百里皆成巨浸或田閒積潦經冬
不枯此白茆之不可不開不待再計而決矣況支塘東北爲婁虞
之界地皆高亢白茆塞而水脈旣絕茅葦膠固長爲石田其爲患
也有不獨在於水田者乎康熙辛酉巡撫慕公天顏先於敬陳足
國疏內首論白茆之當濬復於再陳水利疏內將白茆孟河詳具

大邑水利
卷五十八
疏

道里及土方工費以請於是 特旨褒嘉僉謀允協而百年廢墜舉於一日矣今總其成而計之自支塘管家涇歷闢口龍王廟至海口大馬橋共長四十三里得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分爲十段常熟任其四太倉任其二無錫江陰長洲崑山各任其一酌遠近分難易而總其土方之多寡爲率此其分段之均平也積土七萬二千方用夫九十九萬四千工又築壩厚水二萬工支給正帑四萬餘兩每工四分五口一給而剋扣侵欺之弊以清又立聽夫認方法一夫以三十工爲率實用夫三萬四千人統攝易稽察亦易而擁擠曠情之弊亦清此其馭夫之盡善也自二月初二日興工以四月二十九日竣事其赴工者率皆飢寒待振之民農事未興藉

以餽口東作將至役夫並休其寓振於工而工不妨農者用意特至此其程限之得宜也至於勘丈畫方募工辦料量淺深稽勤惰察奸弊恤役夫自始迄終皆糧守道劉少參鼎悉心經理加意拊循故赴役者踴躍恐後此其任人之至當也聞之吳中父老言水利者迄今頌夏尙書海巡撫之功不衰然夏公之績特著於吳淞劉河兩江最後乃及白茆故浚之不久卽淤海公之浚兩江其功更高於夏獨白茆一役用法甚峻相傳赴工之人有泣別其家人者尋以引嫌去位其工中輟豈若今日之十年以內吳淞劉河白茆孟河四大役相繼並舉而工費給自公帑民間不聞有庸調之煩公帑多由措置 國家不致虧正供之額其經畫之詳慎裨益

之宏多正未可以歲月計哉至於海口石閘未竟厥功濁潮漸積
捍之無具此澱淤之端也淘河刷沙之策宜定於今加修歲浚之
方有藉於後昔有決陂塘以宣霖潦激濁水以浸原田者民歌之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美相成之有其人也念宋明以來從事白
茆者大役八舉而淤塞時聞安可不爲之早慮乎所望於仁人君
子樂計而善成之矣

右濬白茆港記蔣伊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七目錄

疆臣九

鄂善

鄭端

姚締虞

項一經

彭鵬

董衛國

金光祖

李紳霄

四庫全書
目錄
卷五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九

鄂善

鄂善滿洲鑲黃旗人姓納喇氏順治十五年任三等待衛 聖祖
仁皇帝康熙三年遷二等侍衛七年九月授祕書院學士八年九
月遷副都御史九年閏二月疏言近例官員罰俸事在升任前者
罰已升之俸事在降調前者計未降之俸追銀均此處分而先後
輕重互異請 敕議畫一俾永遠遵循疏下吏部議仍復 世祖
章皇帝舊制無論升降並罰見任俸其裁缺給假丁憂者俟補官

扣抵免行追四月授陝西巡撫十一年四月擢山西陝西總督尋
以山西歸巡撫統轄改鄂善爲陝西總督十二年九月改舊駐貴
陽之雲貴總督專轄貴州增設雲南總督調鄂善任之十二月至
湖廣值逆藩吳三桂反雲貴已陷賊 詔鄂善暫留湖廣與總督
蔡毓榮共籌勦禦十三年正月 上聞賊逼沅州鄂善與蔡毓榮
及提督桑額皆在荊州 諭趣桑額赴援改鄂善雲貴總督隨大
軍進征二月桑額率兵渡江城已至沅州進陷常德澧州桑額仍
退守荊州尋部議蔡毓榮失守所屬城邑應革職鄂善不能遵
旨籌畫機宜應降五級調用均得 旨從寬兩任戴罪圖功四月
鄂善疏言標下需兵惟自陝攜至健丁一百五十名堪以入伍見

在召募罕應請於附近湖廣各省抽調步兵一千四百名陝西省
抽調馬兵四百五十名合成標兵二千長驅進剿並請以陝西安
遠營參將張夢椒爲臣標中軍副將陝西提標守備李國樑爲臣
標左營遊擊陝西督標千總馬德昌爲臣標中營守備俾收得人
之效疏下部議附近湖廣各省步兵俱當防守汛地陝西馬兵本
省需用皆未便抽調仍令鄂善在湖北酌募其標下中軍副將等
官已由部選授張夢椒等應留陝西原任六月鄂善復疏言欲募
有鄰里保結之兵漫無一應由楚人止就本省之募不就滇黔之
募也其自願投充者慮係逃人或爲姦宄無益有害萬不敢招轉
盼入秋大軍進剿湖南招徠降兵即可撥補營伍請 敕領兵王

將軍等於恢復之日陸續驗發充額疏下部議 從之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於甯羌州秦州平涼俱陷 詔鄂善同副都統穆舒渾等率見駐襄陽之滿洲蒙古兵移守興安漢中十四年正月鄂善至西安總督哈占以省會兵少奏畱鄂善與穆舒渾率所攜之兵協守尋 詔移守榆林延安哈占兩奏止之六月遣營總鄂爾博什邁圖等援邵陽擊敗叛將李師膺於鳳凰山獲僞劄旗 噶八月 上諭責哈占曰前以延安爲諸路要區曾命鄂善駐守哈占奏畱之西安致延安陷沒迫將軍畢力克圖恢復延安又命鄂善前往安撫殘黎保固疆土乃至今未行皆由哈占但知有西安置他處於度外也是月鄂善移駐延安尋奏招還復業人民六

萬二千餘得 旨嘉獎十六年六月率兵分守棧道以東郡縣各
山口七月賊由洪河口至塘坊廟列眾二千來犯鄂善令右翼兵
擊賊山澗左翼兵擊賊河岸而自領中營兵踊躍直前仰攻山梁
斬賊百餘賊自相踐踣越山而遁是月授甘肅巡撫十七年七月
以失察布政使伊圖侵蝕採買價值部議革職 詔從寬畱任先
是正月清水縣民控告知縣佟國佐苛斂各款鄂善令按察使舒
淑布勘鞫舒淑布檄秦州知州王之鯨就近質訊延擱數月至是
清水縣民赴京叩 闕 上遣吏部郎中丹岱等往鞫昌察審得
實十八年正月遣奏佟國佐革職計贓論絞舒淑布王之鯨懸案
逾限擬降調鄂善於所屬貪贓不先究察及告發仍不審劾已經

革職擬革任得 旨從寬與舒淑布並任事如故五月因計典察
議才力不及無級可降罷任還京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鄭端

鄭端直隸棗強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改工部主事康熙六年升員外郎七年升戶部郎中八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九年升貴州提學道十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十四年赴陝西軍前效用尋經戶部侍郎魏象樞奏稱鄭端素履醇謹歷任著聲且孝友信義之人立朝忠愛可卜也雖由庶常起家饒有終軍壯志前兵部尚書王熙保其實心守法大有執持潔己持廉克盡職掌年力精強才猷練達若授以旬宣之任俾效力恢復地方必能相機度務整頓綏輯大有裨益報聞十五年補神木道十六年丁母憂十九年服闋二十年補浙江甯紹台道二

十四年調陝西莊涼道二十六年升湖南按察使二十七年升安徽布政使二十八年 上南巡端迎 鑾 御書端清二字 賜之尋升偏沅巡撫二十九年調江蘇巡撫九月 諭以江蘇地方繁華鄉紳不奉法者多端奏言若鄉紳自犯科條臣惟有執法而已 諭曰爾只須公爾忘私亦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務以安靜爲善三十年嘉定縣知縣聞在上因私派事爲縣民告發經按察使高承爵等訊訐在上曾因舉人徐樹敏聲言私派有干功令分給贓銀二千兩至告發乃退還論樹敏罪如律端覆訊究出在上以贓銀五百兩餽送松江王總憲亦於告發後退還疏請 敕部將原任尚書徐乾學原任左都御史王鴻緒嚴議得 旨交部嚴

察議奏尋議乾學已革職免議鴻緒令總督審供定議端復疏請
褫鴻緒職下部嚴察議奏尋 詔戒內外各官私怨交尋牽連報
復 諭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諸臣素經拔擢者咸思
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卽或因事放歸雇咎罷斥仍令各安田里樂
業遂生乃近見內外各官閒有彼此傾軋伐異黨同私怨交尋牽
連報復或已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
直指其事巧陷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
子弟顛覆及於身家甚至市井奸民亦得借端陵侮蔑紀傷化不
可勝數朕總攬萬幾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最悉夫讒譖媚嫉
之害歷代所有而明末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

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
內外大小諸臣應仰體朕懷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儻仍
執迷不悟復踵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於是
鴻緒得釋勿問三十一年卒尋 賜祭葬子知寵康熙丁酉科舉
人知芳康熙戊子科舉人趙州學正

右 國史館本傳

姚締虞

姚締虞湖廣黃陂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四川成都府推官康熙六年總督苗澄巡撫張德地疏述其廉能素著審釋叛案株連獄囚十七人舉爲卓異吏部以締虞有承審贓銀折算虧數經刑部指駁之案謂所舉不實 聖祖仁皇帝諭曰選擇卓異官員乃鼓勵才能欲得賢者之意推官姚締虞審問贓案以潮銀九兩有奇折算五兩零並非自取飭部再議於是准其卓異會裁推官改補陝西安化縣知縣九月行取引 見以科員用十五年四月授禮科給事中十七年二月疏言 國家制科取士三年一舉拔其尤者數十人讀書中祕草茅新進驟列清華便爲顧問論思之階與

舊大僚相頽頽散館之後編檢諸員又無限數卽請假去來隨到隨補隆重無比顧懸異數原以待真才而膺厚恩或未盡實學臣見世祖章皇帝時考選庶常曾分省課試兼採鄉評近來數科行引見館選之例我皇上聰明天縱自有甄別然其平日之學行恐驟難定也請自康熙十八年會試爲始考選庶常分別某省若干試以若干藝或年少必具美才或老成必負重望方予其升遷否則甯嚴勿濫焉臣又見世祖章皇帝時翰林院有外轉之年例凡以課實學驗實政也數科以來散館一畱循資較俸自能漸致卿貳儻其中有謂成例已定安坐待遷者尙有盡心學問耶夫既陟大僚則政務殷繁禮樂兵農刑名錢穀料理之不遑而

章句筆墨誠非所及耳若講讀編檢翰林仍宜閒一考覈學行優長者升轉不稱者調用庶競相鼓勵不至開天下訛議清華之端疏入報 聞是年充江西正考官十八年八月疏言科道一官凡生民疾苦官員奸貪當知無不言有聞則告 朝廷擇其可行者而行之或有可宥者而宥之君父寬大之恩與臣子指摘之密並行不悖所重者在公私誠僞之間而不在乎一言一事之虛實我朝原無不許風聞言事之例自己故憲臣艾元徵有請禁風聞之條奏誠恐科道中有不肖之人或快一己之恩仇或受他人之指使一念涉欺貽害不小故深惡而痛絕之耳然未可以槩凡爲科道者詎意因循至今遂成定例竊思言官出入 殿掖之間萃

處 輦轂之下無論都門以外凡事俱屬風聞卽近在比鄰非曾
經目擊者亦風聞也風聞禁而言氣靡矣言氣靡而中外無顧忌
矣譬之養犬所以吠盜若謂無盜而養不吠之犬亦何益於主人
哉我 皇上誠取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閒一 省覽之亦
何如審諤也今者相率而以條陳爲事豈前之人盡忠剛而今之
人盡浮懦哉惟恐僥倖一言暴棄終身也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
氣而臨事一旦欲其慷慨直陳難矣臣每思具疏論列而以身居
言職迹涉嫌疑輾轉胸臆今當直言無隱之時正披肝瀝膽之日
况言官之設原以磨切當路乃我 皇上之鷹犬若非 天語重
頒誰復有言之者乞 敕在廷諸臣會議如矢志忠誠指奸斥佞

卽少差謬亦 賜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章奏鈔傳眾目
難掩縱令彈劾得實亦難免徇私之罪如此則言官有所顧忌而
不敢妄言中外諸臣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爲也已疏下九卿詹事
科道以言事不實例有處分寢議 上召詢締虞爾意云何締虞
奏 皇上縱不處分言官但有處分條例在言官皆生畏懼 上
曰人臣爲國不擇利害有志之士雖死不畏況降級乎爾等言官
宜將國家重大事務詳確敷陳慎勿草率塞責如有大奸大貪糾
劾得實朕法在必行決不姑貸十二月轉工科掌印給事中疏奏
科道之員宜加考試 上以見任科道官宜先澄敘 御體仁閣因
孫纘極傅廷俊和鹽鼎才識平庸降三級調用 諭嘉締虞與王

日溫李迥條奏詳明克稱言職宜益加勉勵以副任用二十一年
六月疏言臣起家外吏目擊外官積習有急宜飭禁者一曰視事
媿情之習督撫駐節省會監司分駐州郡接見趨奉之時多則實
心辦事之時少每見附郭守令終日奔馳多有夜分庭燎比糧折
獄城池倉庫啟閉不時者不特胥役雜生弊端且恐盜竊奸徒乘
之起釁請令嗣後各官視事早堂不得過辰刻午堂不得過申刻
勿轉相伺候以致誤事一曰公務沈擱之習事之經督撫者皆有
期限自不敢延其無期限而沈擱者如布政司則州縣解交錢糧
解官交兌協餉往往守候月餘甚至數月按察司則解到人犯或
千里之遠或嚴寒酷暑之時或飢寒疾病之輩乃經旬彌月不爲

審理他如驛道之提點驛馬糧道之收米支糧皆早一日人免一日之費遲一日人受一日之累者也應並定限期逾者議處一日文移遲緩之習凡報盜報災皆有定限有處分故不敢遲他如貢監舉人之赴京考試鄉官之銷假赴補由縣至府司院任意耽延胥役因之而需索每致愆期均宜勒限一日僚屬宴會游客拜往之習山川景物樓閣池館處處有之古人公餘登眺亦或偶爾何得呼朋引類晝夜聚飲相率爲常以時則廢公事以費則取民膏矣請責令督撫稽察此四者雖非貪污不檢之條亦有曾經申禁之事而日久積弛有默受其害而不覺者乞 敕部詳議通行禁飭俾內外肅然風清弊絕疏下部議如所請申嚴禁令七月疏言

臣辦事垣中見管理鼓廳諸臣有好棍播散揭帖等事一疏業經數日徧行躡緝杳乎無蹤竊怪八旗京營五城司坊官既不能覺察於先又不能拏獲於後儻使奸棍漏網人人效尤不肖者見事風生則賢者裹足而立矣請嗣後如有此等棍徒潛匿京邸誣讎害人者平時責成京營司坊稽察不能發覺者以失察論捕緝不獲者以縱放論 敕部定例俾知儆惕得 旨京城重地奸棍捏造匿名揭帖妄行詐害殊干法紀下吏兵刑三部會議令五城三營及八旗步軍緝拏嚴定所司處分二十二年吏科以內升外轉屆期請得 旨予締虞內升遂游遷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兵部督捕理事官左僉都御史二十四年三月疏言宋儒周惇頤當

理學絕續之關上接孔孟下啟程朱厥功甚鉅明景泰六年以道州後裔周冕爲五經博士世襲至明季失傳今逢 皇上崇儒重道乞 敕廷臣詳議褒錄疏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令偏沅巡撫察明嫡派准世襲五經博士八月授四川巡撫二十五年閏四月疏言蜀地疊經兵火荒殘已極官戶鄉紳多流寓外省雖令子弟復業迫入學中舉登仕版後仍棄原籍他往百姓見其去來無定亦裹足不歸若招回鄉宦一家可當百姓數戶且紳宦旣歸百姓亦不待招而自至今察明各屬流寓外省紳衿一百餘戶請 敕部按照冊內姓名寄籍分行各省飭令復業得 旨四川土廣人稀若居官者盡畱他省則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蕪矣如所請行

二十六、年十一月疏言蒲圻縣許民採鐵抽稅十分之二今已三年稅鐵萬餘斤若解部有累民力請令蒲圻縣照時價每百斤易銀二兩陸續解司報部充餉嗣後令採鐵之民應輸稅一斤者折銀二分可免積久鏽損之虞勞民遠解之累又舊例每歲支帑銀四百六十二兩有奇採買白蠟一千五百餘斤委官解部支運費三百兩近年運費不准支帑布政使捐給解員未可爲常伏思白蠟乃京城易購之物應停止川省採運疏下部議以白蠟產自四川止准停解鐵稅一事 上曰白蠟仍前解送恐致累民其一併停免二十七年四月卒於官遺疏至得 旨姚締虞簡任巡撫以來操履勤慎實心任事茂著勤勞忽聞溘逝深爲憫惻下部議卹

部臣以締虞任巡撫未及三年議給半葬致祭 上以其居官素優令給全葬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締虞字陞升別號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黃陂之灑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賓公始以學行顯累 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 封恭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邱墟殘民保聚爲寇盜羣相告言牽染成大獄歷歲不決公用平恕識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督撫以爲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 賜蟒服會裁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 御試第一授科員丁內艱

歸服闋授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丁闕田荒案內者請 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逋賦二百二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民痛亦日深一日矣疏上報 可又疏請停選擇才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 諭吏部以條奏詳明稱言職也尋內升鴻臚少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左右參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爲五經博士如二程氏

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會四川巡撫缺 上以命
公 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 召至乾清宮 面諭以四川先罹張
獻忠屠僂重之吳賊蹂躪宜加意撫綏公先爲司李有聲百姓聞
公來則大喜公至勝 上諭於聽事爲科條約束蓋自私徵雜派
納賄受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爲蜀患害
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初被 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
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歸太僕有光所爲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
祖嘉定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日之蜀
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援明洪武永樂殿工例亟請罷斯役蜀庶
其有瘳公 陛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爲然會松威道王公以薦

入 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
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
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
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蹇諤今者相率以條陳爲事輒
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
盡言者疏 畱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 旨令
面對 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 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
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
是 皇上耳目若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爲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如明季誼豈不

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踖惶恐惟懼一
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爲 陛下發奸指佞 上曰條例眾臣所
議如汝言便廢耶公對云科條雖設當辨公私誠僞時羣臣跪列
者驟聞 嚴命無不脅息震掉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霽 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纔是忠臣且徐
云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鞠問得實本朝原未嘗有風
聞之禁也自是羣臣始喻 上意咸感說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
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爲未閱此乎
公對曰唯久經 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

次日復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
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神靈呵護而操存省察於深宮宥密
之中調攝葆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目
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得兩城終日而憂
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願 皇上
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旨召用通醫術者二人公以 旨不發
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廢 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非公不能安
集將大用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
余掌志則益喜其意蓋將挈余以其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

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其身之賢勞以溘先朝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諳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曰

靈瑣九閨閫闔邃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公起家明允廉平中律早踐華省 帝重審諤闕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草數十傳頌 闕下脫略煩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痍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此儻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疇震聲殿陛誰爲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

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昇之旌節往撫梁益梁益阻
險久困於兵公車戾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
必真諸理建章始營徵材西南叩管之產厥惟梗柎木自窮山牽
挽以出紆橋互引進寸退尺明作慈甯民愆而吟竭我資產寸木
鋌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 湛恩需施怵踊載道公年半百膂力
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風有位爰勒貞石以志幽
寢楚黃之阡有邱壘如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姚締虞字歷升黃陂人祖定事母至孝讀書馬鞍山雖大風雨必
歸省締虞順治進士任成都府推官改知安化縣捐俸代輸逋賦

擢給事中歷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川當殘破之後覈勘田畝均徭
賦豪猾無所規影禁絕苞苴屬吏敬畏卒 賜祭葬

右述聞謹瑤錄

國朝書局刻本

卷一百三十一

三

項一經

項一經字韋庵湖北漢陽人順治己亥進士知建德縣土寇竊發率眾平之民間生女多不舉一經爲文勸誠其俗乃革邑田自明萬厯中編冊後歲久版籍紛亂黠吏得恣行飛灑賦額愈混會編審一經倡爲歸號法令民按號收田計畝加額由是民得以實田供稅建龍山書院集士肄業其中大兵討耿精忠一切軍需經營盡瘁以薦擢考功主事歷汝南道副使汝俗役夫悍橫凡喪祭索重貲乃行一經嚴懲之於是吉凶禮咸速舉官至貴州按察使

右述聞謚瑤錄

彭鵬

彭鵬福建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反偏鵬就僞職鵬堅拒不從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縣知縣二十七年十月 聖祖仁皇帝巡幸畿甸 召問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命侍衛賚銀三百兩 諭曰爾居官清正不受民錢特賚銀三百兩以養爾廉勝視民間數萬兩多矣二十八年四月順天府尹許三禮劾鵬於縣民控告命案不行詳報 上命直隸巡撫于成龍察覈成龍以鵬訊無證據尙在緝兇覆奏部議革職得 旨從寬改爲降二級畱任嗣復以緝盜不獲積至降十三級調用皆得 旨從寬畱任二十九年正月 命九卿列薦賢能鵬爲尙書

李天馥奏薦與嘉定知縣陸隴其等並行取得 旨以科員用假
歸逾年授工科給事中三十二年二月同日上三疏言秦晉豫三
省有司不恤民先是陝西西安鳳翔及山西平陽等處歲歉 上
發帑賑濟又 命河南運米十萬石給陝西至是以鵬疏下所司
確議令鵬指實再奏鵬復指涇陽 縣劉桂扣剋籽粒聞喜夏縣
匿災未報猗氏知縣李樹敲斃災黎磁州署知州陳成郊濫派運
價夏邑知縣尙崇震派銀包運南陽知府朱璘曖昧分肥等事
命各巡撫察審不皆實議處如例鵬得 旨寬免三十三年四月
幼順天學政李光地聞 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
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畱京終制疏下九卿議 從之詳李

光地傳初鵬疏劾癸酉科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李仙湄闈墨刊
本考官刪改過多一百八名楊文鐸文理荒謬磨勘之給事中馬
士芳有通賄情弊伏乞 親訊如臣言欺罔請斧劈臣頭半懸國
門半懸順天府學疏下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李仙湄闈墨刊本
係坊肆刊賣非考官徐倬彭殿元刪改楊文鐸卷磨勘有疵罰停
一科別無情弊鵬奏涉虛且狂妄不敬應革職 上命鵬明白回
奏鵬奏會議諸臣聽徐倬彭殿元欺飾支吾曲爲之辭反以臣疏
中斧劈臣頭語爲狂妄請 親訊惟不敬臣身犯眾惡乞 賜罷
黜 上命免鵬處分徐倬彭殿元休致至是鵬猶以論楊文鐸文
與廷臣忿爭閏五月奉 旨解任以原品頂帶效力江南河工三

十六年五月 召補刑科給事中三十七年二月授貴州按察使
三十八年四月擢廣西巡撫既抵任劾罷加派科斂之賀縣知縣
喻兆紳貪酷之荔浦知縣葉之莘三十九年七月湖廣總督郭琇
請除學政積弊給事中慕琛滿晉御史鄭惟孜等條奏順天鄉試
事宜九卿未盡議行 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與
郭琇及鵬並行己清廉 命錄示原奏原議各抒所見勿瞻徇情
面鵬疏言學政積弊督臣郭琇激切臚陳請嚴督撫處分廷臣議
依定例行夫學政貪贓革職提問督撫需索陋規比照貪贓定例
已久特未嘗行之耳敢請 皇上赦既往過將來 敕頒榜文縷
析條分犯某律者毋赦干某條者不宥學臣入境恭捧宣讀自督

撫以下文武官跪聽臨之以天威悚之以刑罰庶可挽回積弊
至臺臣請令各省監生回籍鄉試九卿等以成均空虛爲慮夫成
均首在興行重在作人非爲僥倖科名而設監生遇鄉試之期始
至或有甫至息肩仍馳而南臺臣亦痛切言之成均豈以斯爲有
無輕重應責成祭酒司業就坐監讀書者講習以序經義治事考
課有程又於八旗官學外如漢唐皇親貴戚添設太學培樹楨幹
各省學臣亦擇有行有文之廩增附生送入成均何慮空虛至若
典試主司以及會闈同考進士舉人同一科甲應請盡數開列恭
候欽點人多而甲乙未定可杜預揣營謀諸弊科臣言察封坐
號以防換卷臣竊以換卷多在入門暗約出號交卷時嚴稽於此

自應消沮矣科臣又言各官子弟照朝考漢軍例 皇上親試親
信內大臣監試夫內大臣既稱親信可以監試豈不可以主試所
當戶立考場嚴絕代筆期仍三朝夜以繼日文章付諸公閱去取
恭聽 睿裁如或混珠贖貨是自求禍也必明罰之疏入仍下九
卿詹事科道彙覈定議互詳李光地郭琇張鵬翮傳時河南巡撫
徐潮之任 上諭之曰爾能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彭鵬所行則
不但爲當今名臣卽後世亦可取重矣十二月調廣東巡撫四十
年二月鵬候代疏言 本朝武科鄉會並試如懸鵠而較射中者
固踊躍奮興不中者亦甘心奔走其間消磨歲月而不自覺此
國家賓興大典實寓駕馭微權惟粵西向以人數無多停試今各

學武生有一千數百戶 開以功名之門使之不自暴棄請自壬午年始舉行武科又疏言舊例買生銅熟鐵解京康熙二十九年以粵西不產銅鐵奉 旨免解熟鐵五萬斤歡聲載道其生銅二萬斤應請一例 恩免並 從之又疏言粵西州縣借端私派巧立名色曰均平臣到任以來已將賀縣荔浦懷集武緣各貪矜劾罷示儆前此州縣大者派銀三千兩中下一二千兩不肖官吏先徵均平而後徵正課甚有均平徵收入已遇有公事另行科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有明加暗加偏針脫圈等弊且均平一項費於公事者十之一二費於餽送者十之六七如臣未入境之先購備撫署器物皆出之此臣同司道當堂發還使自悔艾今欲

釐剔夙弊實甦民困必於州縣稍養其廉乞 敕於徵糧之內明
收加一火耗一切陋規槩行禁止疏下部議加派嚴行禁止明收
火耗不准行時蕭永藻赴廣西巡撫任 上諭以彭鵬在廣西居
官頗好爾可以效彼所行又 諭大學士等曰彭鵬人才亦甚壯
健前任三河縣時但聞有賊卽帶刀乘馬親往擒拏毫無畏懼朕
深知之八月御史王度昭疏劾鵬前撫廣西受藩司教化新欺蒙
不卽糾劾虧帑迨離任時始奏而又掩護其半廣東糧道張天覺
改徵兵米比照時價浮銷九十餘萬兩經戶部駁追 皇上令鵬
察奏正當直躬到底乃鵬偏聽曾經訐奏貪庸之道員何漢英等
議以張天覺署理藩司此兵糧一案必由藩司查明轉詳以天覺

署藩司是直以天覺察天覺又據鵬劾藩司魯超虧空魯超未任之先署印者天覺今魯超病故而復署之有彼此庇護擔承之弊上命鵬明白回奏鵬疏言臣劾教化新虧空庫銀五萬九千餘兩及臣去任按察使盧崇義護巡撫續劾教化新虧空四萬四千餘兩王度昭謂臣欺蒙謂臣掩護巧舌如簧不思盧崇義疏內所開正雜各項與臣疏內所開總數無異臣先同盧崇義盤查除虧空五萬九千餘兩外實存五十二萬七千餘兩教化新敢於盤查後再爲侵那盧崇義知之熟矣故作朦朧工度昭耳食眼聽遂以參半掩半誣臣誰實主之孰令昏之耳目之官忍爲此乎粵西奏銷例應於四十年五月臣先於三十九年十一月盤查必嚴必謹

王度昭何得糾臣離任始奏臣撫粵東以布政使魯超稱病詳請展限司庫難以猝盤情辭槩見指參魯超病故按察司張仲信稱臬務繁冗兩顧必誤堅辭再三與副使道李華之孫明忠僉事道何漢英鹽運使陸曾公議會詳保薦糧道張天覺堪以委署臣敘詳具題旋據張天覺親赴司庫盤查虧空銀十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二兩具疏題參臣於魯超生前死後不必假借王度昭何得糾臣委糧道庇護擔承畱未了之案至廣東改徵兵米一項由康熙三十年起臣通飭各屬窮源究委而各屬膠執前事依樣粉本甚如雷瓊兩府隻字不報臣已據張天覺揭報題參一面申飭各屬速檢成案以憑察奏王度昭奚爲糾臣以不卽直躬到底臣委張

天覺署藩司出於司道公議王度昭獨云偏信何漢英不及按察使張仲信蓋王度昭曾任雲南浪穹縣張仲信向爲上官又薦主也不及肇高道李華之蓋與家居同邑又戚屬也且稱何漢英貪庸曾經訐奏又不據事指名蔽頭露尾恫疑虛喝豈待揭其肺腑而後見哉王度昭職司耳目先自失其本心柰何反以不知何心劾臣事關言路涉私所望 皇上憐臣孤特鑒臣樸拙將廣東廣西各疏 敕下九卿察議則黑白分而涇渭立見矣疏入得 旨 朕於科道許其風聞入告專爲廣開言路使督撫以下等官知所警戒糾劾不實例有處分至於被劾之人具疏回奏止應辨析是非不應支離牽引彭鵬爲言官時亦曾劾人今爲王度昭所劾理

應止以切己之事剖析奏明今乃訐奏王度昭謂其曲庇親戚而其間所有夙怨又未指出實據彭鵬雖操守清廉居官亦善此回奏反覆瀆陳辭氣不勝忿激粗戾已極著嚴飭行十二月疏言前任撫臣蕭永藻請以粵東改徵兵米之半照賦役全書原則徵銀奉旨令臣查奏又督臣石琳因康熙二十七年以後改徵兵米較估報時價浮多屢經部駁飭催扣追具疏請免部議俟臣奏明再覈臣惟粵東向因兵食浩繁改額賦之徵銀爲徵米謹就本年秋冬米價計之二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兩之額銀改徵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餘石之兵米少銀七萬三千餘兩應令本年經管各官如數扣追存庫嗣後各州縣額賦仍照原則全行徵銀其兵

米採買撥給四十一年十一月疏言戶部以二十七年至三十九年改徵兵米計價較多行令追完臣檢覈原委此十三載豐歉不同米價低昂無定民皆遵由單輸納一旦重追民之轉徙靡常官之去故非一必不能完從前督撫諸臣恐採買遲誤又恐米石不符止許報銷銀七錢故未議復徵銀徵米臣於四十年適逢歲熟奏明扣追存庫嗣後徵銀採買每年節省七萬三千此臣不敢苟且因循之實心亦不忍按年重追之流毒乞 恩樂與免追疏並得 旨俞允四十二年二月疏言粵東向因錢價日賤以所存錢搭放官俸役食十之三鋪兵一役每名每日止得銀一分一釐零不敷餬口請自今支給全銀留錢搭放別項官俸役食扣銀候撥

於錢糧毫無虧損而苦役資生有賴益廣 皇仁事下部議行四
十三年正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遺疏至得 旨彭鵬自爲縣令
以至巡撫居官皆善伊所屬大小官員從未有因親友分別看視
誠爲實心供職克盡勤勞忽聞溢逝朕心深爲軫惻應得卹典察
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後祀廣東名宦

右 國史館本傳

彭鵬字奮斯號九峯福建莆田人九世祖漳江遷錢唐曾祖從野
公文質復徙興化郡城之刺桐巷家世甲科清白相嬪從野公歷
官廣西左參政贈兵部左侍郎祖憲安廣東陽山令父汝柏處士
鵬六歲授書處士晨夕抱置膝上方春晝暝以天時將作雨五字

屬對卽應聲曰地氣欲爲雷聞者咋舌九歲操觚十歲山寇竊發
圍郡城大掠劫人要贖賊蔡某與處士有隙發卒圍其家處士他
出得免又以孺子早慧必欲殺之復來圍室鵬登屋急走逃於族
叔祖母牀下二日得免母戴孝子文學應禧女也告處士曰食盡
矣稍延俱殞屢告輒訶阻一日處士宿從兄家母乘閒黎明率鵬
兄弟偕伯母伯兄潛出南關將奔錢唐祖居行未數里遇長髮二
十餘人裹頭持械恫喝而至眾皆戰慄伏地有蟻姓者長矛衣甲
後至呼曰老者家姑餘吾中表也乃釋之送至渠頭橋橋斷獨木
爲梁鵬怖不前蟻姓負而渡旣渡乃言曰過此可無慮伯兄年二
十餘薙頭短髮母泣懇護伯兄至家蟻毅然無難色挈伯兄先眾

緩步更闌迷失道蟻與伯兄返尋遇夜巡伯兄以短髮被執蟻亦受縛達旦始釋而彭氏家世姓名蟻初不知也蟻以救鵬母子兄弟寇遷怒逐之旋爲營丁所戕後鵬哭以文所謂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之命君生之而君之命吾母子兄弟伯母伯兄死之也而究不知其名也處士入自外室虛無人閒道走南箕遇寇拘執文學吳某走賊壘請而脫之逃至吉蓼城陷從吉蓼潛至舍鵬與母亦稍稍聚寇跡知復來闔室無所之仍走吉蓼鵬從而後十歲兒徒跌入九十里備嘗艱苦其時麥五兩一石處士自磨糝作糜漿寢席溼鹵地夜不能寐爲人晝一袍購麥一斤八兩父子止一餐寇退始返躬自割麥曰烈鵬持大葵扇隨母掃落葉代薪鵬負筐

隨乳母僉誇於眾謂鵬爲非常兒爲人礮米線糞貯果餌遠來陷
兒赴童子試入城城中戚串見彭氏貧無有舍鵬者僉嘗在沈家
棲止攜鵬宿於沈鵬年十二弱小不勝衣遇試日五鼓僉襁至試
場前門闔始去日午必竝俟襁而歸年二十試於學使者冠一軍
順治庚子舉於鄉出永嘉王錫瑄之門有國士之目錫瑄時方李
福清也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逆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忠貞公承
謨於請室囊鞬從公入者城守營千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
竭而死同日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甯府同知喻三畏侯官
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死於福甯鎮者總兵吳萬福也闔門死
於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繫組死於不赴召者龍溪縣知縣李

填也范公以下七忠鵬嘗爲文祭之後皆爲之立傳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僞州縣敦迫就道閩士恥爲之用進士葉有挺走山中經於古木朱翰春焚右股毒藥攻潰肉腐殆見骨舉人游標佯瘋劉涓龍麻衣徒跣以丁母艱免皆鵬密友也鵬猖狂臥病日啜綠豆一杯去渣存汁絕粒飲水鬱爲枯腊僞曹院僞樞密僞都督僞布政節次檄催僞府縣僞同知僞縣丞親臨相視三年中死去二十五度或盡兩日夜灌以藥不甦灸以火不甦穿鑿牙關滴以湯水不甦魂歸白石山遇神僧稱本師其侍者郝頭陀稱渡和尚號以無山無山本師所命也處士遂削髮爲僧裝鵬臥牀千日逆平蹶然而起計凡五上春官入試者三不得已謁選

人得三河令三河爲畿東劇邑旗民雜處驛路衝疲鵬至革火耗革陋規嚴保甲減驛累平冤獄建賢宮設義學禁拷索車夫之旗人詰冒充黃帶子之游棍實心任事不畏強禦 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牒於庭鞭之齋鹽自矢有時絕糧然歷任一十四年降級者十有二議調者十議削者二 聖明洞矚皆邀 恩免巡撫于成龍特薦 召對 問及家世並拒僞狀 賜金嘉獎命吏部郎赫申兩日馳七百里口傳 上諭詢撫臣彭鵬爲人何如居官何如居官好處如何好九卿列薦十一人大司馬李天馥啟奏鵬名 上曰朕召見久知之於一十二人中 特簡四人鵬第一邵嗣堯陸隴其趙蒼璧皆御史鵬特以給事中用需次回

籍卽家補授工科給事中時歲在甲戌會試充書三房同考得士
九人相國高文良公其倬其一也旋以原銜河工效力國帑絲毫
勿預幫築大墩草壩等處挑濬帥家莊淤淺運行無誤秋濤齧隄
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畱以病乞歸不得請時 上親征準噶爾奉
有爲國家公事捐馬卽與爾等本身出征效力相同之 旨捐馬二
匹請以馬代身乞假暫歸旋以原官起用劾奏元輔直聲震天下
出爲貴州按察使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遷廣西布
政使歷廣東巡撫

舊史曰錢唐馮景素仰重鵬聞諸客言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遂
附會其事云甲寅閩變賊欲污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夫鵬居

興化郡城逆據福州不相見也逆檄鵬鵬堅臥不起拒僞三狀見刻古愚心言中辭甚婉款而致僞參軍僞治中僞郡守書皆以病未嘗一言抗也鵬示疾牀頭置錐穎客至省疾覲面藏指縫暗刺牙齦隨手見血含津液佯示血咯凡十餘日齒血凋竭牙齦崩露其事詳上其房師永嘉王錫瑄書中齒禿之故以此此確證也景又言鵬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按古愚心言訖於康熙丙子此言果實又在丙子前三年何以不刻入心言中然以其目考之凡二十八類獨無奏疏意其奏疏未刻而景所見者邸鈔有無不敢決也

右書事杭世駿撰

彭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僞命卒得不污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右學案唐鑑輯

彭鵬莆田人康熙三十九年巡撫粵西先聲所至貪墨股票下車後省刑布德減稅輕徭粵西舊有魚膠鐵葉之供非本省所產每歲赴粵東購運鵬疏請免之後巡撫粵東卒

右述聞謔瑤錄

董衛國

董衛國漢軍正白旗人初任佐領歷官 國史院學士順治十八年擢江西巡撫康熙四年加工部尙書銜九年以病乞休 詔慰留之十三年正月改兵部尙書銜時逆藩吳三桂犯湖南長沙失守衛國疏請發兵備禦袁州吉安 命副都統根特巴圖魯自克州移師赴援會逆藩耿精忠復犯甯都廣昌南豐等處廣信副將柯昇叛應之衛國密疏告急 命定南將軍希爾根會同衛國相機勦禦衛國復疏言袁州偏賊氛應設總兵統兵三千鎮守並請以副將趙應奎升授 詔從之南瑞總兵楊富謀不軌衛國廉得實擒置之法並殲其黨 上嘉其功七月設江西總督卽授衛國

舊制南昌水師營兵五百以守備領之衛國奏省會重地應改設
遊擊增兵五百又江西營制爲馬一步九用兵之際多一馬兵可
當步兵十奏改馬二步八均如所請行十一月耿逆賊黨分犯新
昌上高衛國調遊擊佟國棟參將趙登舉守備張射光往援大捷
斬僞都督左宗榜十四年七月與希爾根等招撫秦和龍泉永新
廬陵僞官二百七十餘賊眾六萬五千有奇上高新昌金谿餘干
諸寇遏廣信糧道十二月衛國奏督兵親勦值簡親王喇布駐師
南昌以省城投誠人雜處堪虞督臣不宜他出奏止之十五年正
月遣中軍吳友明擊賊於瑞州復上高新昌二縣二月賊圍靖安
調吳友明擊之賊潰十二月遣副將許盛遊擊楊以松等先後敗

賊於泰和定南復其城十六年三月疏言賊首楊玉泰竊據宜黃樂安崇仁山谷中請統官兵掃蕩 允之未幾招降崇仁僞總兵蔡仕伯宜黃僞總兵沈鳳祥等五月大破賊眾於大嶺陣斬僞官百餘兵五千餘復樂安玉泰窮蹙降時湖南平江及銅鼓營賊起衛國畱提督趙賴守樂安調本省兵援楚會簡親王檄衛國標下兵盡赴樂安衛國以江西爲楚粵控要省城駐滿兵不過二百恐守禦失利上疏乞 賜罷斥 嚴旨責王不合並申諭嗣後調遣與衛國會商行之八月遣兵徇建昌招撫僞總兵張發等官一千餘眾六萬餘九月擊走賊首朱統錫於瀘溪擒其黨金洪尹文郁十二月遣兵徇南昌招撫僞總兵袁菊茂等官一千三百餘眾五

萬餘復銅鼓營衛國以伏莽未靖疏請赴吉安隨簡親王協力撲
勦留副都統多諾守南昌得 旨綠營官兵聽便宜調遣十七年
三月賊首韓大任赴閩降其黨郭應輔等分據萬安泰和諸縣衛
國勦其眾四萬餘招撫偽總兵以下官三百餘眾四萬六千餘分
別安置六月吳逆犯永興薄吉安 上命衛國酌撥綠旗兵守吉
安速募精銳五千備援先往衛國奉 旨守銅鼓營三桂既死餘
黨據岳州長沙大兵圍之不下十二月衛國奏銅鼓營甯謚無事
請赴楚援勦 上嘉許並指授方略未幾岳州長沙繼定十八年
正月 詔赴大將軍安親王岳樂軍協同進取於是衛國隨大將
軍由衡州寶慶大敗賊於紫陽河雙井鋪復武岡城嗣給事中李

宗孔劾衛國居總督任不治事失民心廷議革職 諭戴罪圖功
十九年三月率兵破鴨婆黃茅等嶺進勦靖州賊與都統穆占會
追敗僞將軍吳應麟等復沅州十月至鎮遠奪石港口抵大巖門
僞將軍張足法悉眾拒衛國親奮擊大破之足法夜遁追至油關
關而還復鎮遠城大兵既定貴州大將軍貝子彰泰進征雲南畱
衛國守貴陽二十年雲南平回任二十一年調湖廣總督二十二
年廷議前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劾衛國不聽調度貽誤軍
機而衛國有平鎮遠功請免議 諭曰董衛國遵朕指授勦定賊
寇恢復鎮遠實爲可嘉蔡毓榮勞績遠出其下且二人敵體大臣
無聽調度例以妬功故陷人重罰著將蔡毓榮降五級調用先是

御史蔣伊劾衛國縱兵倖掠至是江西總督于成龍疏辨十一月
衛國入 覲瀕行 諭曰爾在外二十餘年地方事宜知之已悉
前此用兵之際未免騷擾閭閻今天下承平當思休養民力至於
興革利弊尤在嚴飭所屬實力奉行爾前有勞績朕罔不知毋畏
人言勉圖後效十二月衛國邁疾卒於任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金光祖

金光祖漢軍正白旗人初任佐領尋授吏部郎中兼參領順治十八年擢福建右布政使康熙元年轉廣西左布政使三年升巡撫四年請減廣西鹽引俟戶口繁盛再議增加從之五年疏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官凡有劣蹟不必具題督撫據司道揭報查審無虛卽咨部開缺下部議行九年擢兩廣總督十三年二月廣西將軍孫延齡叛附逆藩吳三桂五月命偕平南王尚可喜勦之七月丁父憂在任守制當孫延齡之叛也交趾乘機蠢動敕光祖與尙可喜嚴飭邊將防守險隘是月賊陷梧州光祖會集水陸官兵四路進勦賊遁復梧州下部議敘九月以廣西提督

馬雄降賊全省皆震光祖馳疏以聞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督師往勦十二月賊犯懷集縣光祖遣兵赴援六戰皆捷賊又犯欽州遣遊擊王嘉賢擊敗之十四年高雷鎮總兵祖澤清降吳三桂引叛將馬雄等連陷廣東郡邑光祖請益師命將軍哈爾哈齊援之十五年尙可喜子之信陰與吳逆通受僞號倡眾作亂光祖陷賊中十六年六月光祖勸諭之信令反正斬叛將雷孚言擒僞總督董重民率兵抵肇慶澤清勢孤亦反正七月奏言前以眾情猜疑將總督關防祕藏託言失去今雖用原藏關防爲信綏輯人心然失陷封疆應請治罪諭曰金光祖前奏關防已失今又稱收藏如果收藏具題失印之時何不及時以此情

密奏明屬巧飾本應從重治罪念其密謀反正復定粵中著革職
仍畱原任十月 命同澤清收復廣西南甯柳州等府十二月海
寇楊彥迪犯欽州遣遊擊高應臣等擊破之十七年正月鎮南將
軍莽依圖奏令光祖駐梧州專任轉輸防守二月光祖進兵潯州
失利仍回梧州閏三月祖澤清復叛 命與之信等合兵勦之十
八年二月請仍設廣西提督 從之三月海寇擾潮州遣提督侯
襲爵大敗賊首楊金目於山頭仔地方斬級千餘六月遣遊擊劉
世貴取靈山縣賊將郭義以城降八月奏粵西地瘠民貧地丁額
銀請折徵米穀俟事平後照舊徵銀其逆賊加派之項通行禁止
上如所請九月擒澤清及其子良棟械送京師十九年正月兩

廣以次平定 命光祖隨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進取雲貴六月敗賊於武宣賊將范齊韓宵遁遂復縣城八月疏列尙之信罪狀先是之信迫其父可喜從賊可喜憤死之信遂降賊及反正仍懷兩端至是屬下人告其不法事 命光祖誘擒之并其家口解京二十年同征南大將軍賴塔等統兵至西隆州擊敗僞將軍何繼祖奪石門坎隘口復安籠城僞總兵陳義魁率眾迎降得 旨嘉獎二十一年緣事解任二十九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李珣霄

李珣霄字息六山西絳州拔貢生官中書會大兵征湖南參贊軍
前尋遷上荆南道副使爲將軍築營房八千有奇民兵胥賴遷江
甯兵備道海寇來犯擊殺殆盡遷四川按察使時蜀亂初定鞠治
脅從株連者三百人珣霄止殲渠魁三人餘盡釋之又請罷陝西
茶馬以除蜀民之累終江西布政使

右述聞謔瑤錄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三

國朝普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八目錄

疆臣十

于成龍 孫準

--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相陰李桓輯

疆臣十

于成龍 孫準

于成龍山西永甯人順治十八年由副榜貢生授廣西羅城縣知縣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年總督盧興祖等疏言羅城在深山閒 猺獠頑悍成龍潔己愛民建學宮創養濟院任事練達堪列卓異 是年遷四川合州知州八年遷湖廣黃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署 武昌知府值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大兵將進征巡撫張朝珍檄成 龍於咸甯縣境造浮橋濟師甫成雨水衝激橋圯部議革職時吳

逆散布偽劄煽誘湖北州縣人民麻城大冶黃岡黃安各山寨皆
叛應之朝珍以成龍素爲黃州人民信服令往麻城縣招撫之成
龍單騎直入賊寨諭脅從者免罪賊眾逆降復督兵擒斬大冶賊
黃金龍鄒君申等朝珍疏言黃屬四十八寨接連數省舊爲盜藪
伏莽易發必得成龍彈壓請復成龍職卽擢黃州知府 上允之
成龍尋復率黃岡知縣李經政千總李茂鼎等集鄉勇二千人偕
營兵搜勦賊寨擊潰賊眾於石子山及牧馬崖擒偽總兵鮑世榮
僞遊擊何士榮僞參將陳頓澈鄧少興等十五年十月丁繼母憂
總督蔡毓榮奏令在任守制十六年六月增設江防道於黃州擢
成龍任之十七年六月遷福建按察使十八年九月巡撫吳興祚

等言成龍執法決獄不徇情面屢伸冤枉案牘無停不濫準一詞
輕差一役刁訟風息擾害弊除捐增監獄口糧徧濟病囚醫藥倡
贖被擄良民子女數百口資給路費遣歸屏絕所屬餽送性甘淡
泊吏畏民懷爲閩省廉能第一疏入得 旨于成龍清介自持才
能素著允稱卓異是月遷福建布政使十九年二月擢直隸巡撫
時直隸不設總督保定有守道管布政使事有巡道管按察使事
與通永霸昌大名口北天津諸道各以所司之事達巡撫成龍既
莅任戒州縣私加火耗上官節禮尋據道府揭報不職知縣劾罷
數員而知縣有以道府因無節禮誣揭捏報控訴成龍者九月成
龍疏言自督撫監司以及州縣上下名義不容素越未有如直屬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二
之遲訐上官體統倒置者臣六月抵任檢閱舊案如前撫臣金世德之清慎明決而已故知縣施延寶夏顯煜侵欠庫銀盈千累萬被劾後反訐告道府效尤成風恬不知怪臣任事後以驅除貪吏拯救民生爲務據道府揭報察其已甚者參劾以示懲創隨有知縣訐告道府兩案皆摭拾往事混肆污蠱之言且不由守巡兩道徑以驗文封送似此悍藐將來道府必懷投鼠忌器之嫌而隱忍養奸法紀頹靡如果道府不法而撫臣姑容恣害應重罪撫臣若道府揭報屬官而屬官反噬挾制應加嚴處分以肅法紀疏下部確議督撫姑容不法道府降三級調用屬官首告上司在上司揭報後者不准理革其職已革職者刑部議罪定爲例十月疏言宣

府所屬東西二縣與懷安蔚州二衛有水衝沙壓地千八百頃有奇小民包糧爲累經前撫臣金世德具疏請豁部議令照舊徵收臣履任後勘明衝壓益甚耕耨無期窮黎縣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荒糧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遂雖日今師旅未息需餉尙殷而滇黔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無虞不足況合計四處荒地糧不過三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在國計爲涓滴之損而數千餘戶貧民得免包賠皆頂戴皇仁矣疏下部議令確勘取結自二十年始豁免錢糧十一月疏言宣府所屬東西兩城及萬全左右前衛懷安蔚州保安柴溝西陽等處俱報夏災又被秋災已奉恩旨分別緩徵並平糶積貯糧石近據通判陳天棟報稱東西二

城二十餘日閒飢死者不下數十人城坊鬧市日有偃仆窮民伏思平糶糧石止救稍能措糶之民而不能救囊無一錢殍臥待斃之民卽再疏請賑候部議覆奉旨允行亦須一月此一月之內民之飢死者又不知凡幾矣臣仰體皇上惠愛元元至意委保定府同知何如玉等馳赴東西二城及前衛懷安等處動支平糶倉糧確察飢困不能謀生窮民每口賑給二斗俾少延月餘其善後之舉容臣與守道等酌議另行題請疏入下部議尋奉詔卽以平糶米石賑濟十二月疏劾青縣知縣趙履謙徵額賦銀一萬餘兩多收火耗三千餘兩領庫銀一千賑濟侵蝕入己及勒索報災冊費等款請革職治罪二十年正月入覲諭曰爾爲今時

清官第一殊屬難得聞爾昔在黃州土賊嘯聚爾往招之卽時投
順解散何以致之成龍奏曰臣惟宣布 皇上威德未有他能

上問屬吏亦有清廉者否成龍以知縣謝錫袞同知何如玉羅京
對 上曰爾前所劾知縣趙履謙甚當成龍奏曰趙履謙過而不
改臣不得已而劾之 上曰爲政之道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
爲多且人貴始終一節爾其勉之尋 諭曰講官曰于成龍起家

外吏卽以廉明著聞洊陟巡撫益勵清操凡在親戚交遊相請託
者槩行峻拒所屬人員並戚友間有餽遺一介不取朕甚嘉之知
其家計涼薄特賜內帑銀一千兩朕親乘良馬一匹以示鼓勵尋
命戶部遣員外郎葉倫會同成龍賑濟宣府各處饑民 詔蠲

免本年額徵積年帶徵錢糧及房稅七月成龍疏言宣府被災地方房稅已蒙 恩免徵而真定府屬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因夏旱二麥無收其房稅銀兩請緩至來年下部議 從之九月 詔曰朕巡行近畿至霸州見其田畝窪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計維艱何以供給正賦著察明酌量蠲免成龍疏言霸州水淹地方先經疏報勘明成災十分九分者一千五百四頃有奇部覆照例免本年錢糧十之三計額徵銀六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應蠲一千九百餘兩今仰邀 睿照洞悉民困 特恩軫恤應將本年錢糧破格全蠲得 旨俞允又疏言直屬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然無累得與升轉之例者十不能三四此案未獲彼案復增

一案幸完數案未結甚有一日而失盜之案數家經年累月攢眉
無策在州縣身任地方既不能消弭於未然又不能緝獲於事後
責無可諉降調允宜但既降級去任接緝之官事不切已搜捕玩
延強盜反多漏網若議處降一級者仍畱原任能獲一半以上開
復原降之級於懲過之中寓以勸勉必能悉力擒拏不致兇徒倖
免至於薦舉卓異行取乃 朝廷超拔人才之典而亦督撫諸臣
盡其以人事 君之義每因一二案未完格於定例遠大之器困
於百里深爲可惜前見江甯撫臣慕天顏以見有錢糧未完處分
之知縣林象祖任辰旦題請行取奉 特旨俞允仰見 皇上憐
才之殷初未欲以成例限人直隸盜案處分與江南錢糧相等非

無品行卓越才具優長如林任二令者應無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其捕盜同知通判雖專司督緝之任但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州縣者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似屬過甚武職議處既有專汛兼轄統轄之等差則同知通判亦當視兼轄武職例至督緝道員定例罰俸之外停其升轉臣思方面大吏或由京官改授或由外吏升任率多練達之才及其年力精壯正可矢圖報效乃因督緝議處無復進階之期更爲可惜在承緝官固應停其升轉限年緝獲而督緝者既已罰俸似可免其停升疏下部議不准奉 諭曰朕巡視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劫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

州保定諸處民居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今處分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其令九卿等詳議尋議承緝不獲未及二年者免離任督緝道員限滿罰俸免停升十二月成龍疏言臣早年失恃繼母李氏勤劬撫育臣初任知縣欲奉母之任而力有不能及任黃州知府正值兵興終未遂迎養之私尋聞母病故督撫諸臣題畱在任守制由是抱哀供職馳驅軍旅之間而臣母停柩在家不遑顧也今滇南逆孽蕩平我皇上誕敷文德首扶植綱常敦崇倫理臣謬任巡撫代宣聖化亦惟以綱常倫理教人際太平盛時非復從前多事若不歸葬是貪戀顯榮忘親背義對屬臨民之際先自懷慙歎又何以教人乎伏乞 允臣回籍葬母完此一生大事則犬

馬餘年皆圖報 聖恩之日疏入得 旨覽奏情詞懇切准假三月回籍葬母事竣速赴任供職越六日 特旨授江南江西總督前此因江西用兵分設江西總督至是復併爲一二十一年正月成龍疏言臣乞歸葬母奉有 欽定假期而新承 簡命未可久遲赴任謹循前年直隸守道護理撫印之例以守道董秉忠暫護直撫印務臣卽回籍葬母事畢赴新任再有陳者前歲舉劾案內臣以直隸守道董秉忠阜城知縣王燮薦舉去歲遵 旨往宣府賑濟饑民以南路通判陳天棟薦舉王燮已准行取其董秉忠陳天棟均未予註冊而賢績已達 天聽此外柏鄉知縣邵嗣堯高陽知縣孫宏業俱堪磨練通州知州于成龍具恬淡之性優通變

之才霸州州判衛濟賢凜清白之操化浮囂之氣並堪大用茲值
離任之際不敢隱蔽特列名上陳以盡舉賢之悃疏入報 聞下
吏部邵嗣堯等准註冊六月疏言江蘇見屆二年舉劾之期臣自
四月任事虛衷察訪屬員有立身以名節自勵而設施未洽民情
行己在清濁之間而舉動未擾民怒蓋賢非循卓之尤不賢非污
墨之甚恐舉之効之不足以爲未舉未効者愧勵請暫停此次舉
劾其賢者臣獎進誘掖徐觀厥成特疏題薦不賢者教誡以期自
新儻怙惡不悛亦特疏糾參無稍姑容疏下所司知之是月江甯
知府缺出成龍請 敕廷臣會推清操久著幹練成效與通州知
州于成龍霸州州判衛濟賢相類者吏部以知府無會推例議上

上命卽以通州知州于成龍升補江甯知府十二月疏言臣自入境受命細事必出於躬親勺水必慄於夙夜凡屬吏進見多方訓誨隨事整飭察其所守之誠僞訪其敷政之寬嚴亦莫不爭相濯磨矢志釐剔未幾而或以盜案或以逋欠或以違限屢有處分今遇計典悉與舉薦之例不符如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歷任既久參罰因多既不敢違例以入卓異之列又不敢拘例以蹈蔽賢之愆見將入 覲乞 親賜諮訪破格擢用疏下吏部都察院以無庸議覆奏得 旨丁思孔准爲卓異旋擢任偏沅巡撫二十二年十月督造漕船副都御史馬世濟還京疏言總督于成龍向有聲譽初到江南美名如故聞其自任用中軍田萬侯之後人多怨言

臣奉差在南見其年近古稀景迫桑榆道路嘖嘖咸謂田萬侯欺
朦督臣倚勢作弊因未有實據難以入告由督臣衰暮不能精察
故匪人得以播弄而敗善政且各有司衙門皆有督臣穢言告示
污蠱各官如果各官不法何難白簡題參若俱循良豈可憑空凌
辱顯係小人播弄督臣令其虛張聲勢就中取利請罷黜田萬侯
並令成龍休致疏下部議部臣以馬世濟所言未有實據令成龍
明白回奏成龍奏臣到江南期以興利除害察吏安民仰報 知
遇無柰兩江之吏治營務刑名錢穀繁劇實甚臣晝夜拮据躬親
料理從不敢寄耳目於左右然近習難防或亦有窺伺欺弄臣亦
安能保其必無憲臣馬世濟疏稱中軍田萬侯倚勢作弊臣實未

臣等請用漢名不第 卷下五十一
之覺察也至於告示一節或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疾苦臣有見聞
卽通行禁飭無非以利害禍福之言痛切告誡其詞未免過於峻
厲似涉穢言污辱憲臣馬世濟疏稱小人播弄令其虛張聲勢就
中取利臣亦未之覺察也此皆臣之衰邁昏曠何以自解若夫臣
之年近古稀景迫桑榆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雖殫精竭慮不敢
稍自寬假然氣衰力疲龍鍾之狀大非昔比臣又何敢自諱乞
敕部嚴加議處以爲大臣溺職有初鮮終者之戒疏下部察議兵
部言成龍旣稱田萬侯倚勢作弊就中取利未之覺察應革田萬
侯副將職吏部言成龍旣自稱景偁桑榆衰邁昏曠應令其休致
上令成龍畱任田萬侯降級二十三年三月江蘇巡撫余國柱

入爲左都御史安徽巡撫涂國相升任湖廣總督成龍兼署兩巡撫事四月卒於官年六十有八 諭部予卹部臣以成龍會降五級奏得 旨予開復祭葬如典禮諡曰清端七月內閣學士錫住勘問海疆還 上問曰爾到江南聞原任總督于成龍居官如何錫住奏成龍居官甚清但因輕信或爲屬員欺罔 上曰于成龍因在直隸居官甚善朕特簡任總督旣到江南有人言其變更素行病故後知其始終廉潔甚爲百姓所稱殆因素性鯁直與之不合者挾仇讒害造作屬下欺罔等語是爲不肖之徒所嫉耳居官如于成龍者有幾十一月 上南巡至江甯 諭知府于成龍曰爾務效前任總督于成龍正直潔清乃無負朕優眷 回鑾 諭

大學士等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原任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實天下廉吏第一應從優褒卹爲大小臣工勸其詳議以聞 御製詩云服官敦廉隅抗志貴孤潔又云江上見甘棠遺愛與人說尋 允廷臣議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孫準官至江蘇巡撫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州人由貢生爲羅城令撫輯獠獯民皆安業遷知合州招徠流散給田廬貸牛種期月增戶千計升黃州

同知吳三桂叛湖廣居滇黔要衝撫臣調成龍攝武昌府事而妖賊黃金龍亂作其黨劉君孚爲主謀猶豫持兩端成龍廉知其狀卽自持檄距賊十里許止宿諭散其脅從者遣一人前導身入賊巢降之分立區保籍其勇力者督令進討斬金龍遂駐黃州江西賊犯湖口而逃兵陳鼎業何士榮等與合趨黃黃之兵前俱遣赴荆岳無可守者成龍徵集鄉勇得二千人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擊鼎業擒之賊數萬從牧馬崖來犯成龍分兩翼夾擊自以銳卒衝其中堅戰急將士懼眾寡不敵成龍策馬徑前親冒矢石搥賊旗賊遂大潰獲士榮乘勝進至呂王城餘黨望風解散升江防道屯蘄州修復沿江墩戍治戰艦練水師計擒渠盜江表肅清擢福建

按察使時以海案株連者幾千餘人獄久不決成龍至輒詢釋之
遷布政使裁莖夫數萬民稱便巡撫順天條上利弊數十事悉見
褻納尋總督兩江剪除豪猾遠近驚若神明躬行儉素民化之
布褐至爲翔貴兼攝江蘇安徽兩巡撫印卒官 予祭葬 贈太子
太保諡清端成龍精吏治鉤摘姦宄罔敢匿伏尤以清節著名
聖祖獎諭廉吏每稱成龍爲第一云

右 國史賢良小傳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
率燭香鐙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
如喪其親訃聞於 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

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
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
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子山
山西永甯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
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
鬢髯如戟卽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
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於詞章之末嘗曰學者
苟識得道理埋頭作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趨之順治丙申
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
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

公難其行公曰 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煙野狼吽嗥而已公坐臥一茅廡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唳猿飢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煙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椎髻之子且漸知率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牧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偏荆岳 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升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

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可問哉於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擣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鬣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眾東山以平以功升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入郡正供及江湖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饗仍爬梳鱗比鉤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櫬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飢寒足矣不知世閒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

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嘆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
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固 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
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
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入旗莊頭尤多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
輒上堂呼譟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
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
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
豪強覈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
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

敢于公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嘆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甯憂
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 温綸獎慰 錫予便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
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 命感激
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
代之餘習尙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 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
之而南中人聞公 簡命則亦駭汗股栗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
矣吾儕尙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
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駟從毀丹墀

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闕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益公未入境而江淮閒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閒兩江數千里益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嘔嘔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姘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中乃

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
公故稱病進臥廟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
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鬚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
得其平時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入廟
盡縛之盜覓楊二鬚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
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貳府及進見則廟中行
乞入夥楊二鬚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詞公乃下
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
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於法網我不能代爲之
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既

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於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舁棺若干具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瀕行僅襆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甯也雇驢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爲帳不能

避蟲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箠冬則皆衣
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於
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
鬢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
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
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鍔布
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
卓絕類如此嗚呼子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
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
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

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嘆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子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子廬坐雙梧下握手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子曰公而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子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於清涼精舍相對歛歛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於時貴時貴實陰

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甯郡丞朱君某亦云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上而猶遭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明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閒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於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爲菴中之芝爲篤中之騏蹂之益蕤繼之益馳物理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視茲辭

右墓誌銘熊賜履撰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於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攻場屋應舉之文中崇禎己卯副榜入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

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獻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
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孟炊煙併日召吏民來前
從容問所苦諭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烏言咿嚶與
之語心耳遼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旣去則
據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旣
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
谷而獠獍與大姓相讎殺民旣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
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
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畱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
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爲畱數錢計得酒

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徭民盜皆屏跡先是鄰徭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勵鄉勇將進擣其巢徭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徭舁竹筩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惰而荒蕪者民大勸悔秉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

猶撞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變亂是故他令多匿意阿
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
其僮子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旣歸之
官則有 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
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
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而股栗項
縮無復跳踉桀驚於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
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徵徭疏鹺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
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
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

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
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
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
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
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
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儻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
揶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
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
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
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

台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
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畱不去公問故
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
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
糴遺黎百餘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
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
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民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因極
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
時新歸流戶便卽力役而墾田旣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
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旣知

田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江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向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貰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鑼駢首繫七賊卽諸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邨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情僞貰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

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
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珍雅重之
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
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
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
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
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
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
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
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

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
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
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
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
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君莫可辦賊公曰國
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
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
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
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
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

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興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亭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數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洩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卽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

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
誅惟擁眾自固公度君孚倉卒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
則難圖矣遂命白泉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
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盞一鑼與徑趨賊砦未至二里
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蒼
黃匿後山令數百烏銃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然火控弦擬向公
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砦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卽廳中坐
眾賊環列其黠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
麾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媁媁問今歲山中雨暘禾
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

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鞵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軒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爲久不至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畱麻城公親歷卹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煙民以愨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蹤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煙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畱君孚所

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
移檄東南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
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砦公策賊新
反未穫食少利速戰而我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
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峽間君申金龍果
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
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
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
抵掌論事時觴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揜袖酡顏瞋目而語吏
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 聞晉

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內靖姦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傍掠興甯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割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販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閭柝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蘄阜後壓天堂金剛諸砦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互

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讎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

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屯箔金砦
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
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
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
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槍死賊鬪益急礮火
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
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箔金砦後民素爲賊
誘見我軍卻鼓掌譁譁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
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
旗我軍稍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槍洞衷甲乘他馬

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
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
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溪
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
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
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所
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畱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
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
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卽從賊槩不追問
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卽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旣

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阪鐵
爪世庸等尙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砦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
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擒之而石陂等賊亦皆
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岐
亭閒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
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
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患
旣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
久不解公於徵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閒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
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

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
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
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
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嘯詠飲射
其閒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祕計禽詰奸細撫
定凶黨流燬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伏撫軍轅門號
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
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大治興國東鄰宿松太湖水
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
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

察使士民請畱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
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
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闕時耿精
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繁苦又數起大獄
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
怛然謂民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
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
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屈
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搜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
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

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遣還淹滯爲之一空未及期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堊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嚮所科堊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入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項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几案間蛛

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
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
斥或呈樣香一襲卽持還去貢使皆齧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
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
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
磨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
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
數十事皆朝上夕報 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 山陵過 闕請 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
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 眷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

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
坐少頃入見 賜坐 賜茶問撫勦東山時事 溫語移時 賜
食於御書房 賜內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
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過 闕賜鞍馬一
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
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
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 命
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
舊弊神明洞察如親至日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
輒膽落謂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爲興

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冶聞
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
卽於善遂專用德化誨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
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爲廢或勸少息輒曰吾非不
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可
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
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
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貶遣都絕端午日遣視寮吏無
敢以角黍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
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關市流

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國家
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
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
家事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
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
無不慟哭失聲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
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
立祠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天子震悼祭卹有加
已而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
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

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輿情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以聞於是集議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上於公禮意甚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效公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強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

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閒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然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穀觫甚公曰吾知汝已改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闕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卽

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
謂卽死皆相對嗚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
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
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
所蓄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
帶閒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蹤跡畢具探袋
中名句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
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
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
式臨或曰天監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

有神相之者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居
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言議會識有
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潔賓客故人
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
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推務盡事理以
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凡公語言文字單詞斷紙皆可以感人
心輒習尙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
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煙瘴雨北
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豺狼之種帶刀執槍性好
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

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投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慷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荅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壯勇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爲諸生已久猶謹樸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獠而餐煙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顛連扶掖陸行至

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
抱痲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
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尙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墾
連界行至沙墾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
草滿目無人行境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淒迷回憶
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廟支牀
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爲
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內解支茅穿漏四無
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
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

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祭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
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
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丁
甯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
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
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
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
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
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
一身上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牀頭樹二槍以自防然思爲民興

利除害囊無一物犛犛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讎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槍咸遵無犯閒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眞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採訪眞確於是有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

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斲滅蓋獠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蓋人既和諧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斲五年一大斲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值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

酒爲淚也。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捐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閒嘗調語云：某不受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餘年矣。而嫗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

文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公天下
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閒夫天下清白吏不易
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
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楊公者可
無以余文爲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疊出於其鄉而
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
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
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爲取斯也

右傳陳廷敬撰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蒙 恩賜稠疊且

親灑宸翰榜諸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踊躍稱慶而黃髮耆舊謂公
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 聖眷先後一轍際可向觀察索遺集讀
之則今相國熊公已誌其墓冢宰陳公復爲之立傳兩君子於際
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下然誌銘體尙簡嚴而家傳每不厭詳
悉娓娓至萬餘言竊不自揆謬加纂輯著爲傳略以志景行之私
云公諱成龍字北溟晉之永甯人以副榜官羅城令邑多煙瘴兼
搖獐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歸公曰東西南北惟 君所使如若
言則羅城竟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邁瘴疾死其一後
亦告歸顧影孤子日食粗糲晚酒一盞以四錢爲率并不設匕箸
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保甲烏言椎髻之眾皆欣然聽約束卽鄰

獠之爲寇患者亦悔罪還所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秩滿遷知合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一瞽者獨畱曰公橐中裝恐至中途而竭瞽星卜取給可爲行糧助也後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城時未幾用前卓異升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珍雅相器重令攝武昌府篆值滇逆叛兵事皆倚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前造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軍曰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黃金龍匿黃麻劉君孚家得滇中僞劄潛結河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孚向嘗居門下服公威信公單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爾山中人君孚竄伏山後而令甲士

數弩以俟公直入聽事索水滿飲隨躡睡榻上既寤因謾罵曰君
孛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孛遂出見泣訴盡
降其眾後并獲金龍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
北復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州守備單弱議者欲
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咽喉誓死不去然坐以待斃不若相
機進剿可以僥倖圖存遂率諸生吏卒并召集鄉勇勵以忠義礮
火燎鬢不爲動陣俘渠首何士榮等取脅從名籍立焚之眾心以
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升
江防道遷福建按察使當閩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反甚多仍
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

素果餌以爲歡笑俟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遷布政使力請於王免
鰲夫月以萬計收兌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計舉清官第一
上謂如成龍者方不媿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嘗請陛見
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朝有帑金鞍馬之賜
并御製詩及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祿公發帑勸輸
饑民賴以全活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栗遇白髯偉軀者輒
心動疑以爲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
謠更嚴飭學政課士講約并靡麗之俗爲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
爭構爲蜚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迄巡海歸遊疾遂端坐而逝牀
頭惟綈袍一篋鹽豉數器而已哭奠者市肆爲空所在各建祠以

祀計 聞 賜祭葬如禮謚清端復 親譔碑文以表神道公善
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尤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徹
衣願入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
之盜問捕我者爲誰役曰貳府于青天也及進見卽入夥之楊二
盜叩頭服罪公下堂酌酒徧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樽
訣別耳特欲免汝曹於刑戮舁棺至悉活埋之又營弁有弟夙無
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劫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
人問其賊皆曰糜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餉銀數
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爲一鞠公祕其事越二日引
眾囚至卽破其械復命曰盜案無一人眞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

色曰然則眞盜安在公指麾下一校曰是卽盜窩餘盜皆進香木
蘭山行且就縛耳及獲盜并訊之賊果匿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
介出於天性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垂老不
衰云

毛際可曰公爲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眞大臣以人事君
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文學之徵蒙魏公延飲邸舍曰吾性迂僻
雖大君子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爲餞念君輩數人雅稱廉吏且
旣已解組入都卽非見任故破例一敘并述公之治行甚悉可爲
後來法際可知己之感念之至今猶耿耿而尙以不能一見公爲
憾也乃觀察莅任吾浙清節矯然允矣克繩祖武也哉

右傳毛際可撰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故煙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七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卽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眾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僞誘耳我老人髮鬢如此甯不曉也語未竟君孚

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尙何言卽
日降其眾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命導
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甫抵任湖
北大亂何士榮反永甯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
反石陂各擁眾數千號十萬揚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
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
荆岳七郡皆瓦解矣仗 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
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於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殷山礮
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鬢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
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强士榮旣

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於鐵爪等
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岐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
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
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
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莖夫數萬公爭於王前
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莠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
滿兵掠浙東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
公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
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
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
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蠶鼓右簿書狀如
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
閩高垣捕役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奸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備其家
諛名楊二司灑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
賍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
具儀仗兵械稱媼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
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
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辨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
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公命公畱健役助

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
趨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
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冤曰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
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
識宛然江甯盜號魚設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
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盱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
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
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
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設壽我按察使噲意
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授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

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
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
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句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
矣健兒冑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
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
人曰魚設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
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
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
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洵洵司府縣相賀者
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設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尙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於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於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甯人傳公魚叟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右傳袁枚撰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州人順治十八年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

保甲定約束前時鄰徭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擣其巢咸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擄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彘獐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旣熟土著輒爭之故旣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閒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卽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人阮之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齡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反檄攝武

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意
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成龍謀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械
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
跡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建甯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軍所渡橋
於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圯罷職會東山寇作朝
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險阻難
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
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
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爪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營
象事洩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

雖反眾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皆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
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者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卽降
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
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山
後夾道伏鳥槍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
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
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
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
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
如期盡降其眾數千人以功復官畱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

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申則移檄
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
自潰分三路守象棋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
馬鞍山險巖閒君申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兵盡擒成龍坐山上
受俘疏 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吳三桂密
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甯鄉何士榮石陂劉啟業
白水阪周鐵爪鮑世庸各擁眾數千爲亂偏趨黃州是時各鎮援
兵悉隨大兵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
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
險阻前依興甯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砦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

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剿賊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眾二千人別遣黃岡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眾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箔金砦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帥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槍死賊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槍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

榮膺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
呂王城據鞍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
白水阪鐵爪世庸等欲保什子砦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
身走追擒之又分眾平石陂賊自進剿至此纔二十四日東山亂
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譌言復起成龍以人心
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僚飲射歌詠其間而
密得暗奸流蠹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
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 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太
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罹重辟者眾獄已具成龍力言
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

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笥中袍一襲韡帶二事堂後米及鹽鼓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於清涼山

右傳戴震撰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至都御史父諱時煌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莊毅不苟嘖笑及壯鬢髯若神恍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作去何用呻唸佔畢爲崇禎末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 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西羅城知縣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

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盛瘴癘猛獍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
版籍官舍止茅屋數間蒿莽蔚然吏民烏言啾擾公與居日狎指
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劍盜殺人被獲者立斬
以徇先是鄰徭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伍開道將
進攻鄰徭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眾以靖勸民力作方春命
兩徭昇行田間憩樹下父老環集相勞苦如家人察其勤者旌之
其怠而荒者羣詈之暇輒增俾浚隍招集流散定昏喪之制修學
宮教之讀書三年恩信大孚民恥犯法上官廉其狀飭粵中令以
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寬徭賦疏鹽引竝論合省諸利弊宜因革
者巡撫金公光祖條列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邊俸推

升四川合州州領三縣居民僅百餘徭役繁重府帖下取魚公曰
民窮極矣顧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而劇論民閒困苦狀知
府慚爲裁革十餘事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人歸附者千
戶以前薦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故多盜公降其渠彭百齡
等置左右每盜發遣捕輒得盜皆遠竄歲饑竭橐中金以施不足
賣所乘驟得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輸爭出
粟以應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火耗嚴保甲所至有聲
巡撫張公朝珍以卓異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陷湖南諸州縣十
三年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
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喜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謀武昌

大姓與賊通私藏兵器且謀反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皆良愿決無反謀藏兵以備盜耳迹之果然遷知建甯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道蒲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決去免官而黃州妖人黃金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子結黨應之五月反於曹家河擁眾數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賊負險善鬪難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勦撫一聽君問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子者故衙胥桀黠能捕盜公前有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子雖反眾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自臬距賊砦十里止宿榜元士民齊從者許自首

過三日不出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千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保耜莫敢出公命白梟鄉約持一諭帖先自跨羸二人從執葢鳴金趨賊耜君孚蒼黃走匿羣賊鼓弩然火槍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眾愕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臯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耶眾色動乃令賊脫鞵取水飲酣臥鼾聲若雷有頃寤漫罵曰君孚老奴何不出放慢客耶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給故深自匿及是瞞公推誠無它意遂趨出叩頭自訴公爲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日而還及期盡降其眾數千張公聞於朝還公職復知武昌仍畱麻城以安眾公親歷卹堡度形勢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置煙民籍其有勇力畜兵械者區長統之

有急則集以聽命於是往時賊黨皆充煙民爲官用君子旣降金龍走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煙民二千以門下諸生統之進駐望華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爲久困計而伏兵馬鞍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鞍山伏發盡擒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遂斬以徇調知黃州其年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輿甯蘄州戒嚴東山賊何士榮受吳三桂僞劄合眾數萬將取黃州州吏民才數百人眾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爲湖北七府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去此不守則荆岳絕援七府瓦解吾當以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於是集諸區煙民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眾會得眾五千營諸金砦下衝賊壘

明日賊眾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公見東路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爲三武舉人張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己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槍死眾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剪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尙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斷一臂陷淖中遂擒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憂士民乞畱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江防道以授公

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連引半平民當省釋覆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稚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耶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輒委公專決全活甚眾諸所省釋貧不能歸者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及是盡沒官爲奴婢公釀金贖之令歸鄉里其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鋤夫數萬民苦之公請於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惟一竹筍貯朝服文書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命

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恤驛遞抑豪強除劇盜禁屬官餽獻及私
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真偽論 諭曰理學無取
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真理學矣至是公所奏
請輒見施行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城與懷安蔚州二衛有水
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額下部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
東西二城人有餓死者公聞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一斗疏 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 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衛布席午門外 命少坐既見 問撫勦東山事慰
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賜詩會宣府游饑
詔免新舊租稅 命員外郎葉倫偕公往發帑以賑勸輸二萬

餘石活饑民十餘萬戶又以真定屬獲鹿井陘諸縣被旱災請緩
征房稅霸州被水有 旨酌蠲正賦公請全蠲本年錢糧俱報
可其年冬請歸葬母 詔假三月明年春瀕行特疏薦知州于成
龍州判衛既齊知縣邵嗣堯孫宏業竝下部議行旋擢兵部尙書
總督兩江未幾江甯知府缺 命卽以成龍補之江甯人聞公將
至一日盡易布衣士大夫減騶從昏嫁無敢用音樂民間大猜多
挈妻子竄旣至飭屬吏痛革故習各條便宜以上爲罷行之公自
爲州縣數微行遇有疑獄及諸盜案輒蹤迹得之至是吏民日驚
見頽而白髯者輒心戰數月閒道不拾遺外戶不閉年饑公屑糠
雜米爲粥與童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甯

餘以賑也公與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親故莫敢干以私每稱曰上帝臨汝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常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誠之盡吾誠焉冀有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造江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察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畱任謫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屬吏與訣端坐而逝至夜漏盡坐不敬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歷官未嘗以家口自隨至是江甯知府于成龍經紀其喪民間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二十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

降級予祭葬諡曰清端已而南巡復下詔褒公生平稱爲廉吏第一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雍正十年入賢良祠公薨後二十餘年吳人蔡方炳輯公文告爲政書附錄俱前輩所紀述載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盜也尤詳予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於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奸禁暴豈足以見公之厓量哉於是比公行事標其節目著於篇俾後之慕公者知所則效焉

右事狀彭紹升撰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南賦煩積

重又間苦兵革休息長養董統齊壹以紓南顧憂恆難慎其人康
熙二十年我永甯于公以畿內巡撫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
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襍被單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悅載
路視事二年條教大彰絕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稂莠安
愿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闢書
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憖遺奪我壽考在厥服天子敘
功閔勞葬賻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時兩江數千里
百萬生齒保抱攜持燭香望哭哀音相屬不絕而我蘇之民彫劫
之餘視他郡爲劇幸衽席於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摧號殞慕
久益不忘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子來丕作地翦其隙材庀其度工

一其力勞歌不興歡成若靈旗纛麾幢飛揚旂纓父老子弟雜肴
進蔬惟序維時而屬其鄉人韓莢文其麗牲之石莢旅進拜謁而
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之福於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
頭招子遠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爲政於羅城也民罹賊慘脫之
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公之爲政於合州也削平巨
盜以固巖疆公之爲政於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
不名一錢公之爲政於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鋤疆禦以甦民困
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衛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算
公之爲政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不俎豆公我邦之民卽時思
召伯之棠嘗墮峴山之淚顧安得而私公焉雖然方公在時中外

罔有大小遠邇屋漏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毋公來乎或又曰將毋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況其在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童白叟雜然而祈賽於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莢旣退而書之石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不渝孰磷與淄王言如綽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肅肅柳荒參差哀颯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濟弗敢弘殺取庇風雨匪繳匪堅裁去烏鼠妥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普淖棗醲在堂胼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以芼以湘侑公平生

唐園滿腸我社於斯我臘於斯 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聞存沒
神無不之千秋茲土食無我違

右祠堂碑韓葵撰

吳人既建制府于清端公專祠於郡學於 天子褒寵之美士民
慕思之誠王之所經始與其所落成之歲月侍講彭先生既諡於
眾而紀諸於石矣逾年郡人又相與謀曰事不規諸百年之久則
其做壞卽在耳目之前今公之廟貌輪焉奐焉如是公之烝嘗孔
惠孔時如是然吾得見其如是者及吾身而止耳而吾之所不及
見者不忍恕也盍置田以供備物使勿替焉眾以爲然乃釀金公
購長洲縣草字三圩民田五十一畝六分五釐五毫歲可得租米

六十七石一斗五升一合五勺既成券矣又以爲公有之物人必
爭之得其所歸則服是時公之文孫大中丞公撫吳恩信既孚民
之親之猶親公也於是操書致以納諸憲府惟擇人以經理之是
聽則人不敢覬覦而業乃以有永又恐其後之無所稽也屬予爲
文以記之于喟然曰德之感人也是如此夫故君子非無聞之難而
無令德之患德之至者雖千秋百世之遠小夫孺子猶聞其風而
慕之況其近焉者乎然近者不傳傳而無其具與有其具而不可
以久則遠者亦何所聞而起焉今清端公之去人也近近故身受
之而身酬之如子之報其親不待勉強而拮据以從事易世而後
欲望裔孫之盡志盡物於遠祖賢者勉焉而不肖者或幾乎倦矣

卒其所以倦者非裔孫之敢忘乎遠祖也或力有不給則濡滯苟且以至於廢是則無其具焉故也而清端公之德其入於人也深其及於人也廣深則父以傳子子以傳孫雖遠也如一日廣則家欲爲尸戶欲爲祝雖眾也如一人以民不能忘之心合之眾擎易舉之力則及今傳之而謀其具以必期於可久者又烏可以已哉其置田以永其祀焉宜也且不獨祀焉已也以其歲入承祭之餘榱桷之朽腐者易之垣牆之頽敗者整之丹堊之漫漶者新之歲時增修俾毋至於大壞則公之祠雖與靈光並存可也若曰惟乾沒之是患則承事者必非人類而可猶是人也則將責之曰公之德爾之祖被之爾之父被之天下有無祖父之人乎哉爾何以休

養生息以至於斯日也亦必憇焉阻矣夫峴山之碑荆人墮淚桐鄉之祭越眾興思公德過於羊朱而吳民亦勝荆越苟或滅德棄禮以廢慢公之祀事此又出於常情萬萬之外而非今日之所敢知也是爲記

右祠祀田記陳鵬年代某撰

永甯于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子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

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
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儻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
及之矣謹列於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
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
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
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
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
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
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
可不戒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

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懍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愛人錢而不

與人幹事則鬼神訶責必爲犬馬報人愛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見價見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

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日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一靈儻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冑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日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

用度相繼儻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槩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榛狉狎狠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猺獠餐煙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槩及入

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勦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識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鬢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感革而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

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真體眞用於是乎
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
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愧矣先
生吏者之師也

右學案唐鑑輯

湯卷者以慣盜投誠充捕役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
知汝能汝爲吾盡心禽盜卽爲善良當格外旌賞如是者屢一日
賜之酒問大小盜幾何卷格不盡吐復飲之酒竟醉矣出公微服
尾其後卷意得甚與其徒大飲酒肆出橐中籍歷指其名曰某是
會養爺孃者謂善盜而能奉己也某是爺孃靠不得者謂盜之無

能也公聽睹甚悉明日召卷盛賜酒食卷益歡復大醉遂放棄盡
言諸盜淫殺事甚多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卷初不宥
公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曰若此行未可立於世矣不如速歸
卷曰小人從公何所歸公曰勸爾歸黃壤耳取金一兩付卷寄母
揮卷出斃之

公嘗曰人命至重何敢鹵莽自非精察確訊冤殺一人便應償一
人命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於田夫旅人中街談巷語疑
情得悉卽遣使往察人亦不敢欺冤者多所釋一日遣呼一盜盜
懼公曰毋懼吾知若已改行矣行獎若若爲盜而官不知官之闡
也若改行而官不知亦官之闡也今釋若可傳語若黨一改行官

知之且賞之不改行官亦知之必誅之矣賜酒食放歸又訊一盜
自若竊也幸未至死若知某某非巨盜乎非汝竊比然能自新吾
亦赦之今釋若歸語之以是羣盜斂跡

公令羅牧合以及岐囊橐無長物長子來省視及行以一醢鴨割
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語每晨市豆腐二斤故謠云于公豆
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
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率楚俗酒半壺價五釐故云

從好錄

公之廉可不謂甚盡善乎廉則心清心清則理明理明則才全理
明則學優而氣壯公之言曰本府手刃四十八人巡撫張公贊之
曰以文吏而擅武略屢著奇勳才何全也前後奏疏條陳援古證

今合理近情學何優也初至羅城城中居民六家公寄居關夫子廟安牀周倉背後四僕亡其三一僕又思歸形單影隻枕刀一口氣何壯也皆自公之廉得之

范部鼎書傳後

右政學錄陸言輯

于準

于準山西永甯州人兩江總督于成龍之孫康熙二十五年由廕生授山東臨清州知州二十八年薦卓異遷刑部員外郎明年遷戶部郎中三十年授江南驛鹽道三十四年調直隸總理錢穀守道三十七年遷浙江按察使三十九年丁父憂四十二年服闋特旨授四川布政使四十三年五月擢貴州巡撫十月疏言直省

錢糧以二月開徵計至歲終爲期十月之久黔省錢糧定於九月開徵至歲終僅四月爲期甚促各官考成仍同直省例歲內全完紀敘恐州縣考成心切急徵累民請寬限三月自本年九月開徵至次年三月內糧米全完者紀錄不全完者處分部議不准行得

旨九月開徵年終考成爲例已久該撫以其有累民處著再議尋議如準所請四十四年二月疏言貴州地古號羅施徧處皆苗我朝改衛所設郡縣建學校苗民亦知向化然俱土人不得任流官例不准考請於各府州縣立義學將土司承襲子弟送學肄業以俟襲替其族屬並苗民俊秀子弟願學者令入義學各府州縣教官督教文理明通者由教官彙送學臣考試一體共舉儻人

文漸盛鄉試歲試再請增額又查貴州土官世系皆楚豫秦晉人因功封襲世守其地其子孫族屬自應與試前撫臣閻興邦奏土司族屬之生員吳遇詔等七十一名不令與試未免向隅請照粵西土官子弟例一體考試再考貴州通志漢唐元明以土人用爲流官之例似宜改正部議以土人無用流官例未便更改餘如所請 詔俱報可四十五年調江蘇巡撫四十六年江甯蘇州等處秋旱米貴請支藩庫銀十萬兩赴湖廣買米平糶四十七年江甯等府屬入夏久雨米貴請從前截畱分貯各州縣米盡行平糶之本地戶口繁庶米不敷食湖廣江西等省嚴禁販米出境致價愈增請 敕各督撫聽商販流行庶江南米價可平又以海州安東

縣碩項湖等田窪下被淹請減賦額照海灘下則例徵收蘇松等
五府被水歉收各屬應徵漕米六十三萬四千餘石不能全完請
緩半至明年秋收後帶徵並從之四十八年六月疏言淮揚徐
三府二麥被水應急賑請動帑十萬兩將乏食軍民大口給銀三
錢小口給銀一錢五分委賢員按名查給使災民均霑實惠侵冒
卽參先是丹陽縣上下練湖冬春濟運夏秋灌溉利濟甚鉅前撫
慕天顏奏以上湖佃種下湖蓄水奸民見上湖墾種得利益挖下
湖填壩洩水成田陸續升科以致傍湖民田水旱無資濱湖業戶
請仍以下湖蓄水願認續報湖田錢糧至是準疏言臣查下練湖
墾田納糧濱湖之民灌溉有資卽認湖田錢糧亦無重徵之累請

自本年爲始將湖田漕項銀米麥石卽於濱湖業戶攤徵湖中魚
菱出息官收變價作修葺涵洞埂隄之費歲終造冊報銷十月疏
稱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六合嘉定華亭婁縣上海丹徒丹陽通州
江都儀徵泰興十五州縣太倉鎮海二衛或濱江或臨江潮汐衝
擊田多坍沒請將康熙四十四年坍田錢糧槩予豁免再各屬沿
江沿海田坍漲不一並照蘆課例五年一丈分別升除不特坍者
得免賠糧漲者亦可按畝升科並得 旨俞允十一月兩江總督
噶禮疏參江蘇布政使宜思恭貪婪請革審得 旨宜思恭著革
職尙書張鵬翮會同總漕桑額嚴審定擬巡撫于準案內必有干
連著解任尋鵬翮等訊宜思恭事得實于準以近在同城並不糾

國朝三才集傳卷之五十一

劾革職雍正三年恩復職銜九年九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李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九目錄

疆臣十一

朱昌祚弟宏祚從子絳

綱

胡獻徵子期恆

姚啟聖

衛既齊

屠沂

格爾古德

國朝老廣考續系制
卷百五十九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五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湖陰李桓輯

疆臣十一

朱昌祚

弟宏祚

從子絳

綱

朱昌祚漢軍鑲白旗人 世祖章皇帝時任宗人府啟心郎順治十八年四月授浙江巡撫既抵任會浙東西皆旱災昌祚捐金爲倡煮粥以活饑民復具疏請 旨賑卹時海寇未靖有 旨令瀕海居民遷徙內地昌祚疏請酌撥荒田給令開墾爲生俟三年成熟後照例起科其舊居所棄之田畝丁糧請予蠲免俱下部議行先是陝西巡撫扈申忠條奏軍民宜一體聽徭 敕下督撫議昌

祚奏浙省各衛所均有運糧之責其閒丁每年亦各賦丁銀以爲貼造糧艘之費與秦省衛所無糧運者不同難以復兼民役事遂寢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六月擢福建總督以丁憂未之任四年 特起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抵總督任疏言直隸總督經制額兵舊駐河間提標額兵舊駐大名今總督駐劄大名提督改駐河間若令兩標兵彼此移調恐攜帶家口致累民間請免調兵丁但更換統轄之員爲便得 旨俞允時輔政大臣鼇拜以鑲黃旗地畝瘠薄傳旨圈換正白旗地畝及開墾成熟之民地令朱昌祚同戶部尙書蘇納海巡撫王登聯經理其事昌祚疏言直省州縣田地之瘠薄膏腴賦稅之上中下則原自異

同豈能盡美今令兩旗更正地土原欲其彼此均安但臣見見在
行圈地畝皆曉曉有詞大槩以瘠易腴者固緘默不言而以腴易
瘠與以瘠易瘠者不免觀望嗟吁皆不樂有此舉雖勉強撥給難
必其異日不出而申訴重煩 睿慮臣思安土重遷人之至願兩
旗分得舊處莊地二十年來相安已久靡不有父母墳墓在焉一
旦更易不能互相移徙且值此隆冬各旗率領所屬沿村棲守
守候日久窮苦者藁糧已盡凍餒可憫又附近百姓聞 朝廷此舉
所在驚惶且據士民環門哀籲有謂州縣熟地皆已圈去無餘今
之夾空地土皆係所遺窪中經墾闢成熟當差辦稅者有謂地在
關廂大路鎮店所居民皆承應運送 皇陵物料並墊道修橋及

一切公差徭役者有謂被園地之家卽令他往無從投奔者有謂時值冬令扶老攜幼遠徙他鄉恐地方疑爲逃人不容棲止者有謂謂祖宗骸骨父母邱壠不忍拋棄者臣職任安民而民隱如此何敢壅蔽不以實 聞臣又徧察薊州及遵化等應換州縣一聞園丈自本年秋收之後周遭四五百里盡拋棄不耕今冬二麥全未播種明年夏盡安得有秋且時已仲冬計丈量事竣難以定期明春東作必又失時而秋收亦將無望京東各州縣合計旗與民失業者不下數十萬人田荒糧竭無以資生豈無鋌而走險者地方滋事尤臣責任所關不敢畏忌越分不以實 聞伏乞斷自宸衷毅然停止疏入與蘇納海王登聯請停園各疏並忤釐拜意革

職逮問刑部議律無正條擬鞭責籍沒家產鼇拜入奏應置重典
上未允鼇拜出矯旨並予立絞八年鼇拜獲罪逮繫 上特諭
吏部曰原任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於撥換地畝時見旗民交
困有地方之責具疏奏聞鼇拜輒謂非其職掌妄行干預不按律
文誣陷至死深爲可憫其子昭雪以示仁恩昌祚復原官 賜祭
葬如典禮謚勤愍祀直隸浙江名宦祠子紱以廕入監讀書授督
捕理事官尋遷大理卿

右 國史館本傳

昌祚總督河南等三省秉性忠耿端己率屬嚴飭將士兵民戢和
後竟以冤死尋得白 予祭葬謚勤愍

右 大清一統志張維屏錄

朱宏祚 子絳 綱

朱宏祚山東高唐人康熙九年由舉人選授江南盱眙縣知縣十四年行取御史以姪紱任大理寺卿迴避改補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尋遷兵部郎中二十三年投直隸天津道二十四年遷守道二十六年擢廣東巡撫二十七年條陳粵省鹽政一僉商掣鹽納餉等項各衙門官役皆有公費係正課外橫派請嚴禁革一定例埠商三年一換商人視為傳舍弊竇滋多請大埠招商二名小埠一名有貿易公平與地方相安者即令永充如欠課餉及作奸犯科即驅逐募補一州縣銷引有定額如東莞增城等縣近海無地非

鹽小民就便取食官引難銷其餘州縣戶口繁多或有官引不敷處請酌量增減引易行銷更有私廢埠商課餉派徵田畝累民請仍招商行運一粵省舊駐尙之信逆黨未靖或冒旗下或投託見任謀充商人據地爲害請 敕查嚴處一粵省地方遼闊行私難於巡緝如虎門港口惠州浮橋等處皆有要津請專委廉幹佐貳駐守盤查一粵省行鹽原有生熟二引熟鹽出歸德等場生鹽產淡水等場民間有嗜生鹽者有嗜熟鹽者尙逆在粵時限生熟鹽引三七配埠行銷民間多不便請嗣後聽商掣運聽民買食不拘定額一掣鹽之地多一次盤查卽多一次穴費如佛山距省城三十里省掣之鹽行至佛山應免復行秤掣一粵省鹽價奸商任意

多增今各弊禁絕雜耗既少鹽價亦宜少減請酌水陸運費多寡定鹽價低昂遠者一分二釐近者七釐爲準如遇陰雨量加一二釐並禁攙和沙土等弊得旨均如所請行二十九年六月疏請免高州府屬吳川縣無徵銀四萬二千兩有奇米四千石有奇上諭戶部朕勤求民瘼期致阜安閭閻間有疾苦時切軫念近廣東高瓊等府地丁各項錢糧歷年逋欠如係官役侵漁及豪強頑梗抗不輸納自應嚴追儻因丁缺地荒不能輸納仍行徵比照例考成則民既困迫呼有司復罹參罰徒滋擾累終無裨益著該督撫將各州縣舊欠錢糧不能辦納情由詳查具奏三十年二月宏祚遵旨查奏高州府屬吳川縣瓊州府屬臨高澄邁二縣自康

熙十八年至二十八年未完地丁銀十二萬八千六百兩有奇實
係戶少田蕪所致均應豁免 上允之粵省衛所屯田歲輸三斗
額頗重丁多逃亡宏祚請比照民糧重則每畝八升八合起科並
裁補徵之項三十一年六月疏免高要開平化州瓊山昌化五州
縣累年無徵銀三萬三千有奇米八百石有奇均下部議行十二
月擢福建浙江總督三十三年七月命會勘太湖水利及吳淞江
閘十一月回任十二月以福建大計官員入奏 上曰朕覽朱宏
祚大計疏內有閩省地瘠民佻之語豈福建全省人盡皆佻薄乎
原任四川巡撫張德地署理延綏巡撫時曾奏延安邊地並無可
舉博學鴻詞之人原任少詹事邵遠平奏南方人皆輕浮不可用

朕思賢才不擇地而生雖深山僻地豈無人才至南方之人豈盡輕浮不可用者二人所言甚不愜於朕心因皆罷斥今朱宏祚又以謬言陳奏殊屬不合著察議具奏尋照部議降四級調用三十九年命分修高堰工九月以病卒於工次宏祚子絳由部員歷官廣東布政使綱由貢生捐納授兵部主事歷遷本部員外郎郎中康熙五十二年授直隸天津道五十四年上西幸畿甸綱迎駕於趙北口賜御書畫各一幅五十八年總督趙宏燮疏薦綱勤慎練達調直隸巡道六十年遷河南按察使雍正元年授湖北布政使尋調湖南三年以委解黔省協餉銀兩不用部頒法馬交兌短少爲貴州巡撫金世揚所劾部議革職得旨朱綱居官

好著從寬降二級畱任四年署湖廣總督福敏疏劾湖南按察使何錫祿於巴陵縣民童石安聚眾一案辦理遲延詳請展限文內私夾稟摺求免咨參以綱會詳並劾之部議一併革職 上以此案係按察使主稟 特命免綱處分五年二月擢雲南巡撫八月疏言州縣奉部查審事件例俱以督撫准咨日扣四箇月咨題臣查各督撫將部文行司由司而府由府而州縣其距遠州縣奉到有遲二十餘日或三四十日不等若與附近省城州縣一例扣限參處似未均平請分別州縣離省遠近酌定文到程限咨部備案以奉文日起仍扣限四箇月咨題完結至各督撫上司接准部文務於三日內檄行不得延緩下部議行十一月疏劾署雲南巡撫

楊名時在任七載徇隱廢弛藩庫借支挂欠未清之項至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不行查奏殊屬溺職請徹底清理 詔革名時職並獎綱毫不瞻徇卽令逐款查明勒限著追其借支力不能完者責名時賠補六年正月調福建巡撫卒 諭曰朱綱謹慎老誠才猷練達歷官巡撫實心供職懋著勤勞閩省要地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甚為軫惻應得卹典該部照例議奏外著加兵部尙書銜以示優眷其柩槨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奠送所過福建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醑並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尋 賜祭葬如例諡勤恪

右 國史館本傳

前總督閩浙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以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九日卒於淮上其孤緡等來徵銘隧道之石子與公爲拂塵交跡公平生卓犖英偉屢更大任聲蹟赫然後之惇史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其忍牢辭按狀公諱宏祚字徽蔭厚庵其別字系出春秋邾國元朱右作邾世譜源流甚晰其居東昌之高唐近可稽者曰志高再傳曰仲卿三傳曰美先卽公考也累世隱約不仕好行其德俱 皇贈光祿大夫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祖妣劉祖妣劉妣姚俱 贈一品太夫人贈公有丈夫子五最顯者中子昌祚官至總督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兵部尙書階光祿大夫諡勤愨公其第四子也公幼丁喪亂轉徙金陵婁東

順治乙酉 王師渡江始開關北歸而勤愍公自明末兵間相失至是亦從龍入燕家室復完乃移居歷下爲濟南人公省勤愍京師故太常卿桐城程公一見奇之俾卒業焉期年而學大就歸舉山東鄉試年甫十九久之勤愍移兩浙之節總制三省以入旗屯田爲百姓請命忤權輔指被逮公周旋患難職納橐餖丁未 上親政正權輔之罪復勤愍官 諭祭 賜諡官其子絛少卿而公始就選人除盱眙令甫下車革除上官禮儀中火諸雜派累千金定徵輸畫一之法盱俗好爭訟多輕其生公揭律例通衢訟以衰止會旱饑急請蠲賑又措金二千有奇買米賑之鄰封就食者數萬人時蝻生徧野倏有羣蝗過之蝻悉附翼飛去竟不爲災歲

以大豐有麥秀三岐之瑞事一聞得 旨優敘旋舉卓異第一
賜蟒服越歲臺省缺人公以循良被徵待 詔公車尋以從子絳
官大理卿迴避補刑部廣東司主事稍遷貴州司員外郎秦中有
逆案其牽連應戍者身死無子妻當從戍而律無明文巡撫具疏
奏請下部議公引律比例斟酌情法凡應戍身故其妻有子者流
無者免 制曰可著爲令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妻應流巡撫
以其舅姑老請畱侍養尙書以婦無畱養例不許公爭之曰父母
舅姑等親也 朝廷深仁下逮窮老子婦何擇焉卒許之旗人或
典民戶十三口以質劑賄吏竊印鈐之將乾沒爲奴公檄取印歷
舊牘閱實抵吏及旗人於法十三人者皆得脫去遷兵部督捕郎

中尋出爲天津道僉事於是方修 大清一統志檄下直省繪地
圖上史館巡撫以公領其事東極碣石西北歷居庸紫荆以外諸
邊鎮險要阨塞纖細弗遺圖上稱 旨直隸守道缺九卿咸以才
望推擇公晉參議初明改行中書省爲北平等十五布政司秩二
品而京畿以直隸中書省故不設藩臬二司康熙初以內八郡錢
穀刑名無所統匯特勅設守巡二道分領之秩雖稍卑而事權與
藩臬二使相埒公以才望擢是官知無不爲宣永諸郡兵餉例撥
畿南相距千有餘里公請以道帑給宣永而以大名諸餉補道帑
省道里費公私便之丙寅 詔蠲入郡賦部文獨遺宣府公謂宣
府亦直隸地也何獨向隅力請并蠲之地近 輦轂供億旁午協

運灰車等物皆取辦俄頃動至數千金公悉爲釐正裁革郡邑納賦舊設銀工以別真贗吏胥旬連折閱不訾民力大困公一切罷之所興除不可殫紀其灼然耳目者如此 上廉知其能丁卯特旨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東以少參徑陟開府昔未有也 陛見 上御乾清門諭曰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要以從容安靜始終如一奏對稱 旨 特賜內帑千金及 天廐鞍馬以寵其行初過庾嶺察知役夫之苦首禁之仍移文兵部凡使者出自有驛站供億不得於雇役外輕役一人粵東軍興以來無藝之徵浮於正供悉罷之取墨吏之尤者劾去之餘俾以自新不爲谿刻粵之鹽法壞於藩下奸人踞埠害竈莫敢譙訶之公條爲八

疏入 告衛所屯田畝例徵米三斗三升公疏言民田最重不過
八升今屯田浮三之二非卹兵之道當比例裁減二事皆奉 特
旨允行臨高澄邁吳川諸縣殘於兵燹積逋累萬疏請蠲賦流亡
漸歸藩司總筭錢穀第舉成數不別條目吏胥因得上下其手公
檄令各屬按年逐項條分縷析吏不得因緣爲奸陽山埠商被盜
禽獲黎玉璣等三十餘人有司皆置大辟公訊得其情特爲奏請
獲末減廣惠湖諸郡有舟盜以藥迷人累年殘殺亡算公移檄城
隍之神三日其黨自首立獲數十輩置之法其害遂絕逆藩平後
奸民告訐無已公上疏請嚴妄首株累之例其略曰當藩猷方張
聞風投冒倚藉聲勢者實繁有徒迨逆藩平定經刑部侍郎宜昌

阿來粵其藩下人員應歸旗者悉已造冊解京冊內無名者釋放
爲民二十三年兵部奉 聖旨定南藩下官兵家僕及貿易人等
除真正遼東舊人及價買之人外逐一清查發出爲民臣詳釋前
後 詔旨 天恩浩蕩無非以諸人皆 朝廷赤子不忍株累且
十餘年來或經補伍或已歸農或死亡遷徙地方官無籍可考乃
姦宄之徒捕風捉影蔓引株連視爲奇貨或在部出首或有司告
訐及水落石出而官民之被累已深敢請 皇上垂格外之仁下
部定議以後奸人怙惡除不准行仍治以妄首之罪云云疏上得
請粵人或以詩語被讎訐公察其作於前代法不應究立焚於庭
而文字之禍潛消廣州有彭演者市井無賴也夤緣軍功妄稱監

司作橫鄉里道路以目公特疏逮治之凡所措施皆此類壬申擢
總督閩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值兩浙歲祲有司
議富戶捐賑人情洶洶幾致大變公莅事首嚴禁之民大悅臺灣
初入版籍土著之民惟知耕獵奸胥猾弁往往侵之公飛檄嚴禁
邊氓以安會廣東巡撫與巡鹽御史訐奏 特命公往勘尋 命
往江南相視太湖往例遣部院大臣而皆以 命公蓋異數云甲
戌以大計疏語不稱 旨免歸優游田墅者六年庚辰奉 命分
修南河勞瘁致疾以是歲九月九日卒距其生崇禎庚午享年七
十有一公眉宇秀發風骨岸異意所不可雖賁育不可奪尤精於
吏事自縣令至制府案牘旁午手自剖決未嘗假手以自暇逸故

燭照數計而事立辦遺艱投鉅而色不驚晚勤王事以死庶幾王
臣蹇蹇鞠躬盡瘁者矣公孝友睦嫺內行多可紀述予特著其服
官之大者故不具書公娶姚氏累贈一品夫人繼蔣氏繼王氏
累封一品夫人子男子五人鄉候選部主事絳刑部貴州司郎
中綱兵部武庫司主事九齡鶴齡子女子三人一適李庭蕙一未
字一字孫叔讓孫男五人崇簡崇道崇讓崇勳崇敬孫女九人鄉
等遵公治命以康熙辛巳十二月初九日將歸葬高唐祖阡之次
來速銘銘曰

維邾得氏始春秋會盟征伐從諸侯二千餘年世澤畱乃有闕閼
光魚邱家十朱輪前八駟交戟對起羅道周哲兄節鉞奠中州難

弟旌麾臨粵甌一門將相誰匹疇軍容兩地干貔貅維公敷政何
優優不剛不柔不競隸召伯之棠人所謳萊公之竹鬱以樛舊史
特書表厥幽汗青不磨視松楸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胡獻徵 子期恆

胡獻徵字存仁湖南武陵人統虞子統虞明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 國初授檢討擢國子監祭酒講學彝倫堂以明善誠身爲要晉祕書院學士卒於京邸囊無一金諸門生爲經紀其喪始得歸獻徵以父廕授都察院經歷歷刑部郎中治獄多所平反尋以熟諳掌故與修 大清會典議敘出爲直隸巡道擢湖北布政使未赴調江蘇與大僚議事不合解職歸居十餘年調赴永定河工效力以疾卒子期恆康熙乙酉鄉舉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獻詩授翰林院典籍與修佩文韻府出爲遵義通判有恩信民爲建生祠擢夔州知府川東道陝西布政使聲績日著雍正元年巡撫甘

肅爲川督年羹堯所薦以揭報不實解任下獄久之得釋掌教揚州梅花書院數年卒次子期頤由例貢知臨江府被劾落職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格於部議不得試

右述聞謔瑤錄

胡期恆

復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出獄於是識予行輩闊絕然甚相契遂爲忘年交臨川李公不甚許可人語及復翁則曰斯其爲督撫之選矣桐城方公亦曰幹才也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總以爲年大將軍之黨而疑之復翁之卒五年耆老日喪誰爲發其沈屈者江都閔君華以詩社之舊乞予爲銘

予何敢辭復翁爲湖廣之武陵人一遷而無錫再而江都前院長
侍郎統虞之孫江蘇布政獻徵之子家世廡仕而方伯故與年都
憲遐齡爲異姓兄弟故復翁少而於大將軍相親昵也而復翁之
才亦殊絕其通曉朝章國故諳悉流品此巨室子弟所優尙不足
怪至於酬應世事如理繭絲而不棼挽決河而不駛此則天賦之
奇耳目所未易遇也大將軍故才高少當意乃獨善復翁初復
翁困於孝廉滯於翰林典籍之任蕉萃甚海甯陳文簡公爲院長
而君以屬吏走庭下因投以詩有春容絳帳橫經日辛苦青衫執
簡時之句聞者悲之會大將軍出爲川撫而君以久次出判夔州
甫半年遷知重慶踰年而分守川東大將軍兼督關中移之分守

陝西又踰年而爲布政使未幾遂躋甘撫計君數歷西陲其席皆未暖大將軍用人素揮霍不免以所好驟進之而當時幕府之才亦未有抗手者無惑乎其日益傾倒也乃一旦失勢何能以黨自解矣然復翁在大將軍寮客中正自有不可沒者大將軍挾貴而汰又其才足以凌厲人故見之者輒自膽落而復翁處之坦然每能以約言挽其失大將軍之豪奴挫辱咸陽令於轅下君爲巡道嘗面斥而扑之奴哭訴於大將軍而大將軍勿問也自是諸奴稍稍畏君守令仗之得自振刷又嘗微言勸大將軍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禍而無如其日亢而不返也然君之周旋其閒固非唯阿咳唾之流所可同年而語者矣迨大將軍事敗門下蜩起

攻之以求免禍 世宗憲皇帝尙未遽罷君密 敕果有所詢而君
唯連章引咎自甘逮訊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爲末俗所
難能者 今上登極得歸且令給還田宅逍遙里社與予輩爲吟
伴凡十年而始卒享年七十有八方君荷 世宗眷暎時嘗令薦
士以爲鶴禁之用時蔡文勤公家居力薦之遂得 召甘盤舊學遂
成 今上嗣統之盛斯其功在天下而人不知予不言之不幾湮
沒爰銓次之以復閔君蓋不敢有一語之阿私也復翁諱期恆字
元方一字復齋累官甘撫侍郎都御史夫人汪氏無子以其從子
爲後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
不冒一出不能不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

窮甚矣諸君幸勿愒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其銘曰

與君忘年而克知心酬君楚些故國之音

右墓碑銘全祖望撰

姚啟聖

姚啟聖浙江會稽人順治十六年附族人籍隸鑲紅旗漢軍由康熙二年舉人授廣東香山知縣八年以擅開海禁罷任十三年逆藩耿精忠據福建叛遣賊眾陷浙江温州府城及台處二府屬縣聖祖仁皇帝命康親王傑書統師進討啟聖捐資募兵赴軍前效力委署諸暨縣同守備黃河清勤平紫瑯山土賊十四年正月康親王疏陳啟聖勞績得旨授浙江溫處道隨都統拉哈達勦平松陽宣平二縣十五年八月同副都統沃申總兵陳世凱勦賊石塘焚其木城斬獲甚眾乘勝復雲和縣十月康親王進征福建耿精忠降尋以啟聖爲福建布政使時海賊鄭錦踞漳泉興化大

軍進剿啟聖籌備甲冑弓矢及戰馬以備軍用十七年五月總督
卽廷佐奏啟聖自攜兵千餘令其子姚儀統領隨大軍剿賊屢著
捷功其繕兵購馬製械先後用銀五萬餘兩皆出己貲得 旨嘉
獎尋擢福建總督值賊陷海澄長泰同安惠安平和等縣啟聖條
上十疏一請調福甯鎮兵會同入旗兵及浙江提標兵剿賊泉州
調衢州贛州潮州三路兵剿賊漳州一酌給投誠官兵俸餉以安
反側一願自捐糧米增募督標兵五千一薦舉浙江賢能文武官
二十員請令赴閩調遣一增價糴穀一萬石米五千石貯備軍食
一分兵防守要路設站運餉一請復設漳浦同安兩鎮總兵官一
閩省經制兵舊有五萬一千七百餘名請增設一萬八千名俟賊

平裁撤一嚴禁管兵以廝役冒占兵額一申明臨陣勝敗官賞罰格以振軍心疏下議政王大臣等詳議惟衢贛潮三路兵皆在要地未便調閩又既增督標兵毋庸再廣通省經制額餘並如所請行七月啟聖同海澄公黃芳泰遣兵由永福進復平和及漳平二縣九月賊帥劉國軒等犯漳州啟聖同將軍賚塔都統沃申等率兵進勦大破賊於蜈蚣山復長泰縣敘功晉正一品階復遣其子儀率兵抵同安賊棄城遁追斬偽副將林欽等十月啟聖同副都統吉勒塔布提督楊捷等敗劉國軒於江東橋又敗之於潮溝十八年正月劉國軒糾黨吳淑何佑等踞郭塘歐溪頭欲斷江東橋以犯長泰啟聖同賚塔楊捷及巡撫吳興祚等遣兵邀擊大破之

先後招降僞官四百餘員賊兵一萬四千餘名五月劉國軒吳淑等率賊萬餘謀奪江東橋樞山寨啟聖同賚塔石調聲擊敗之至太平橋潮溝殺賊千餘十九年二月同賚塔楊捷石調聲等督兵攻復海澄縣時提督萬正色先克海壇啟聖同賚塔及總兵趙得壽黃大來等分兵七路並進破賊十九寨又別遣將弁乘潮渡海克取金門廈門招降僞將軍朱大貴楊彪等是年秋恢復長泰等縣敘功晉兵部尙書太子太保二十年四月左都御史徐元文疏劾之曰啟聖自爲香山縣知縣穢蹟彰聞革職提問永不敘用祇以逆孽變亂子身戎行遂冒軍功驟致節鉞正當殫力竭忠以報恩遇不謂素性乖張舉措輕妄以虛詞爲實事以乾沒爲己貨

其言欺罔無據其心險側不平臣請略舉數端有大可駭者大臣
官員侵占民利煌煌嚴禁而啟聖前者妄請借司庫銀十二萬兩
經營取息可駭者一啟聖自陳疏稱家無片瓦而以臣所聞啟聖
揮霍金錢不異泥沙題報軍前捐銀十五萬兩有奇此銀不從天
降不由地出謂非剋軍餉朘民膏臣不信也可駭者二閩省民困
已極啟聖不能加意存撫乃拆毀民居築園亭水閣日役千人舞
女歌兒充物房闈又強取長泰縣鄉紳戴璣孫女爲妾委其兄戴
法署教官物議沸騰可駭者三海壇進師啟聖力爲阻撓一則曰
不敢輕舉喪師辱國一則曰不敢以封疆爲兒戲及恢復海壇繼
取金門廈門又言當直取臺灣其始則欲養寇其繼又欲窮兵可

駭者四啟聖有卒數萬與海壇萬餘之賊相持三載不能成功乃欲令水師提督統新降之眾遠涉波濤以圖萬一之僥倖繼因詞窮理屈卽自請出師漫無佈置始爲是語以塞人口可駭者五吳興祚萬正色平海奏功啟聖心懷慚妒跪向侍郎溫岱云正色密遣人與僞都督朱天貴約定投誠隨讓海壇而去其言尤爲不根海壇賊遁之後朱天貴尙爾狂逞啟聖疏云廈門雖經恢復而朱天貴實爲後患則所云讓去者顯係妄造臣不知啟聖何心與驅除海逆者作難如此可駭者六總督封疆大吏乃因欲行讒譖長跪部臣之前失大臣體可駭者七兵部採啟聖之言以爲興祚等冒濫軍功賴 皇上聖明洞鑒萬里令卽行議敘自此勞臣吐氣

人心莫不鼓舞克海賊者既有功則妬功者自應有罪總之啟聖
恣睢放誕險詐欺誣委以封疆甚非八閩蒼生之福乞 敕部確
察嚴議以爲人臣詭譎行私者戒疏入 命啟聖回奏尋奏言臣
於康熙十七年十月進兵至鳳凰山因一時投誠者甚多犒賞不
繼與撫臣吳興祚議及外省貿易頗有微息前督臣李率泰經略
洪承疇曾借帑爲之遂冒昧上疏未蒙 俞允臣等雖因公起見
然不應以瑣事上瀆 宸聰臣自入仕京中未有產業而軍前捐
銀十五萬有奇者香山革職後貿易七年頗積微貲併臣浙江祖
業變價及親朋借貸經年累月而後有此數臣視師漳南於康熙
十七年七月巡邊至省見總督衙門被耿精忠屯僞官兵居住以

致拆毀倒塌臣因捐貲修整每日所用匠夫不過數十名各給口糧工價柵外有員役搭蓋小房令其自行拆去至臣妾數人俱有子女年已老大並無歌兒舞女強取戴璣孫女更無其事教官戴法乃前督臣卽廷相批委者臣到任時戴法已署事八月矣康熙十八年十一月臣有密陳進勦機宜清字一疏請水陸各分五路進兵內稱轉盼來春南風一起船隻難行又須坐守一年徒費錢糧臣彼時尚爾踴躍豈至次年輒冒遲滯且撫臣一經拜疏出師臣卽會同將軍楊捷親領弁兵進攻島嶼海倉并十九寨上下夾攻以分賊勢至得廈門之後卽攻臺灣臣先於十八年九月有密陳一統規模清字一疏云前得廈門棄而不守亦不再攻臺灣將

船隻盡燬以致海賊復起我兵無船可用今託 皇上洪福如得
廈門之後卽進剿臺灣不難破卵覆巢是臣欲攻臺灣始終如一
非既得廈門方請宜取臺灣也及十七年九月臣等大破海賊於
蜈蚣山竇因兵單不能分取海澄觀音山等處至十月中催各路
官兵到漳而賊已深溝高壘矣平南將軍臣賚塔撫臣吳興祚提
臣楊捷及臣等會商若止於陸路進兵斷難必勝決須水陸夾攻
臣百端籌畫不敢輕舉貽誤封疆審有可取之機方敢上疏自請
督師始爲是言也侍郎臣溫岱入奏之言臣得之朱天貴天貴六
月到漳招撫投誠之說天貴言之而臣始知之總之撫臣提臣拜
疏出師則平賊之首功已定臣何所容其慚妒乎溫岱曾云總督

提督俱要和衷臣因望 闕跪誓不負 恩豈跪部臣乎總之
臣任閩三載雖無妒功之心實有溺職之罪伏祈 敕部嚴加議
處另簡賢能庶臣心安而臣心白矣疏入報 聞下部知之二十
一年二月敘恢復海澄克取金門廈門功授騎都尉世職加一雲
騎尉時鄭錦已死子克塽仍其偽爵稱延平王凡事皆決之劉國
軒等遣人齎書願稱臣入貢不雜髮登岸如琉球高麗例啟聖以
奏 上不許 諭趣水師提督施琅進征二十二年六月施琅擊
敗賊眾取澎湖八月啟聖至澎湖經理糧餉是月施琅定臺灣鄭
克塽劉國軒等皆降啟聖還福州十一月卒年六十明年九月部
議啟聖修理船隻軍械浮冒帑金四萬七千兩有奇應追繳 上

以啟聖素著勞績免之子姚儀初以捐納知縣從征福建康親王以遊擊委用同安之捷啟聖奏其督戰有功下部議敘以員外郎用選郎中應出爲知府 命仍以京官用議應授五品京堂 上以儀才幹素優且願以武職自效改都督僉事以總兵官用三十二年正月授江南狼山總兵官至是襲職歷杭州沅州鶴麗總兵三十四年十月擢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明年卒 賜祭葬如例子

法祖襲職

右 國史館本傳

姚少保啟聖字熙止浙江會稽縣人也生於明天啟四年甲子十歲能文十三歲補弟子員美丰儀性豪蕩不羈喜任俠膂力過人

國初江南甫定公遊通州有土豪侮之公怒赴軍前請以家財
佐軍求判通州許之乃權知州事既至立執豪杖殺之棄官去久
之於蕭山縣城外見兩健卒驅二女行一老翁隨之哭問之其女
也被掠公佯慰老翁勸之歸又好言勸卒稍稍資翁金卒許諾各
俛首解囊公忽奪拔其佩刀手刃兩卒仆地下縱翁暨二女去事
聞捕之急遂亡命江湖數年乃易姓名籍於旗康熙二年癸卯旗
下開科公舉第一授廣東香山縣知縣當是時雲貴既平明永麻
亡所封延平王鄭成功遠據臺灣且死子經微弱其將黃梧以海
澄降遂取廈門海烽俱熄內外宴然稱太平三藩者平西王吳三
桂守雲南平南王尚可喜守廣東靖南王耿精忠守福建三桂可

喜與精忠之祖仲明俱明降將破明有大功封王三桂且執永厯
殺之加親王故使三人屏藩南服統強兵宿將備非常於是三藩
之勢傾天下公初至香山澳門賊霍侶成弄兵大吏不能制公以
計擒之復叛又率奇兵縛以歸海始靖而督撫忌公才願以通海
劫公將置公死公夜見平南王以危語動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撫
皆自殺而公罷官初公將授室聞里何氏女英異有神力其父嘗
設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銜其一以歸乃聘之
生子儀年十五力舉千斤能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不
能進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亦反尙可喜初
不反其子尙之信脅以反所在響應天下震動公掀髯笑曰豎子

反乎吾視若等池中蛙耳何能爲 朝命親王某帥禁旅討精忠
公與子儀募健兒數百赴軍前王大喜令擊紫閩山楓橋諸賊悉
平之授溫處道僉事益募兵自爲一旅進破石塘奪楊梅岡威名
大振先是精忠反使人招鄭經經至精忠復拒之將士多爲經內
應者經於是取泉漳諸府復據廈門日與精忠連兵精忠戰數敗
公又使儀破其驍將會養性於溫州十五年大軍入仙霞關長驅
向福州精忠以公往說遂降乃以公爲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仍
率其眾從征勦是時尚之信亦降吳三桂頓兵湖南不出惟叛將
劉進忠據潮州與經爲聲援而三桂將韓大任在汀亦謀歸經大
任者爲三桂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不救乃棄吉安由贛趨汀爲人

多知善戰人呼爲小韓信公曰是可棄以資賊乎單騎至其軍說降之因以其軍臨潮招進忠進忠亦降精忠之降也鄭經退師廈門未幾泉漳賊蜂起招經十七年二月經使其將劉國軒吳淑何佑等復犯泉漳大軍屢敗公援漳敗賊於壁鑪而海澄公黃芳世都統伯穆黑林敗績於灣腰樹提督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復大敗走保海澄國軒進兵圍之勢甚張六月卽漳州拜公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數日海澄陷滿漢兵死者萬數千人國軒乘勝破長泰同安分略南安安溪惠安永春漳平俱下之七月圍泉州福建大震王公將軍眾十餘萬觀望不敢進公分兵救泉上疏陳機宜請急救泉漳而廣儲侍繕城隍扼險要鼓勵

將士以待又乘間復平和漳平以牽制之賊攻泉兩月幾拔聞援
兵將至解而西九月徧漳州精兵三萬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諸
山距城數里金鼓沸地公以蠟丸五檄泉州兵來援不至城中洵
懼時耿精忠仍爲靖南王與滿洲賴將軍同在漳拒賊合兵不滿
萬相顧無人色公笑謂之曰恐乎賊扭勝而驕謂我不能戰若出
不意奮擊之賊必敗賊敗卽不復能師滅賊平海在此舉矣戰也
乃督兵出戰公貌魁岸長髯目有芒閃閃徧人儀更雄偉長七尺
挽弓四鈞百步外命中洞甲結壯士鍾寶張黑子趙二王三癡等
十人爲股肱皆勇冠三軍公自募牙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爲
三千人皆慄悍敢死無不一當百儀常帥爲軍鋒故所向披靡及

與國軒戰國軒大敗陣斬其將鄭英劉正璽等十餘人斬首四千餘級生擒千二百人溺死無算擄獲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國軒奔海澄於是乘勢復長泰同安而賊不敢復出矣公善招撫開修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賊無義輕叛服唱以利卽降不終歲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公笑曰吾但以賊攻賊賊亡無日矣然海澄瀕海負險脅齒廈門賊因險爲壘塹重阻深峻不可犯金門海壇臭塗澳諸島艨艟鉅艦相望守甚固相持一年不決公以其閒大治水軍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分兵絕其餉道賊乏食日窘會吳三桂死其黨退保雲貴賊勢益孤其五鎮將廖璵黃靖等以數千人同日降何遜鄭奇烈陳士愷等各以其眾先後

降十九年公會巡撫都御史吳興祚提督萬正色合兵水陸大舉而招經所倚大將朱天貴亦叛經降賊大懼公乘閒進兵連破其十九寨賊崩潰而公遣閒賂經嬖臣某使爲內應謀泄經殺之株連數百人眾益叛遂敗經倉卒棄海澄金廈率眾遁歸臺灣福建悉平初經之祖芝龍明天啟時爲海賊崇禎元年受撫授游擊使防海海汛止澎湖澎湖南有島曰臺灣袤二千餘里沃饒產五穀紅毛地也福建饑芝龍請取臺灣屯田以資軍食朝廷許焉芝龍遂率眾驅紅毛屯之建五城以守官資其利而鄭氏益富強及隆武卽位福建封芝龍爲公弟鴻逵等俱列侯而芝龍陰送款於大軍之下福建者其子成功力諫不聽隆武遂亡芝龍自謂大功當

封王而大軍給之入營執而北成功走海上號召其眾十餘萬據
廈門奉永厯正朔與大軍相距二十年多所殺傷民困供億不聊
生己亥入犯江甯敗去乃據臺灣 朝廷慮其爲患無已悉遷沿
海居民於內地民多失業益困及耿鄭之亂用兵數年殺掠流離
死亡億萬不可勝數幸而存者供斂資糧械器剝膚椎髓莫能給
驅役動數百千萬加之饑饉而軍所駐奪民居并其妻女繫老弱
爲奴晝夜鞭箠亂下死者又無數公惻然傷之十八年上平海機
宜十四事卽有減滿兵之請及海澄金廈平遂請親王班師疏三
上乃 允而禁旅驅繫男婦二萬餘人以歸公重賂王請王令軍中
敢有挈歸良民男女者斬而公則以金贖之凡捐三十餘萬金悉

贖以還民又請開界復民田募廬舍悉降卒仰食者墾其閒曠而
 列戍於其外所以安內而攘外也乃市牛種給之而數十年閩人
 患害無所控告者悉除之民始慶更生焉施琅者故鄭氏將其叔
 曰施福菜傭也芝龍并倚任之琅夙梟雄為鄭經所重因一倖臣
 欲殺琅琅遂來降初以為水師提督疑其貳 召入京罷水師提
 督公與賊相拒海澄計非水師不能克請復其軍因薦琅不用及
 金廈平中外無復以臺灣為事公獨謀殄滅之二十年正月鄭經
 死子少國內亂因請乘機進取復以百口保薦琅 朝廷乃使代
 萬正色公厚資助之欲其相輔成功而琅知鄭氏必亡乃密疏請
 獨以師進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以攻澎湖

公曰乘南風不如北風蓋澎湖南唯娘媽宮一澳可泊舟使賊固守未能克我軍退將無所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俱便澎湖一下乘風直擣臺灣如破竹矣且時方夏颶風不時作不利遂不果二十二年癸亥琅卒請畱公廈門獨帥師六月向澎湖國軒果守娘媽宮逆戰殺總兵朱天貴等將士多戰死琅敗漂泊海上不敢歸數日颶風不作而賊黨呂翰等前密受公檄自臺灣閒使招琅琅復進海水頓長遂克澎湖蓋天幸也閏六月國軒以鄭經子舉臺灣降鄭氏自明末蟠踞海嶠歷四世六十餘年經雖敗歸尚以永厯紀年至是而明之年號始絕云公初晉尙書子滿洲世職而公厚養將士造器甲火攻戰艦用閒招攜撫順前後捐金三四十萬

吏部計例應加級至四百有餘乃加太子少保及克澎湖先登陷陣皆公所養將士軍資賞賚出於公者猶十餘萬臺灣平琅封靖海將軍靖海侯而公不復序鬱鬱疽發背卽以是年十一月卒閩人無貴賤老幼莫不流涕尙公像祠之其歸葬也送者號咷數百里至今猶祠祭之不衰焉鄭芝龍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莫能解及臺灣平乃知十億兆也女兆姚也鄭藏酉酉雞也滅雞滅鄭也計公之生鄭氏初起鄭滅而公亦卒是天特以滅鄭氏而生公而公之生豈偶然哉儀以都督僉事充狼山總兵官後補偏沅卒於任耿精忠以福建平 召入京與諸叛磔於市韓大任歸公未幾亦 召入發旗下被甲以事鉗繫之

數年始釋二十八年嘎爾旦入犯隨大軍出禦死於陣
野史氏曰吾聞姚公之令香山也幾陷不測既罷官識者多悲其
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未幾遂建殊勳五年秉節鉞而平海非
氣運所關之人哉其成功赫赫烏能或之先也閩人德之如周之
思召公蓋其所以造福於閩者其德甚大而功甚偉有閩頌彙編
紀其詳茲不具載

右傳王源撰

公姓姚名啟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
遇健兒劫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洵洵公大怒卽奪健兒佩
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

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
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
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
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
代償帑行善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
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
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關之
廝又陰探王好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雜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
貌玉立甚口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
東辟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於王命不得已將所虧帑強海

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鄧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廈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廈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子儀攻紫閭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 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世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徧漳州

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簫築耆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眾寡自相蹈籍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艤艫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海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

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
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
琅斬經嬖來降 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
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上乃使
公與琅同進兵琅請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
風直趨臺灣彼此意不合各有奏 聞會南潮驟發舳艫乘疾流
徧壓賊壘被賊圍困琅駕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
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
廟借水明日大戰礮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
愕不知所爲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瑛面縛反接

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 天子晉公
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鬚
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
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
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於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
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號呼公受總督印卽奏滿兵不宜水土
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 天子
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
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
民田廬聽降卒墾荒土資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

延處處肖公像爲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澎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次年疽發背薨

右傳袁枚撰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琅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琅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蔣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蔣子之功也歸封邑於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

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
晉公之平淮則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於碑非敢
以揜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文字
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
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患三世不寘之餘孽累年籌運
一旦而廓清之又竝非爲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
移之別將溘然長逝並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
有言而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生
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爲海盜嘗屯聚焉芝龍旣
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

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軼我中土己亥大舉窺江甯敗去始取臺灣定爲老巢而往來二島閒爲窺覷計壬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琅黃梧等先已降於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於鄭氏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思舊精忠之海澄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於經精忠始懼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桂累爲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尙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

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赴王請自效王喜即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殲王即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岡精忠之驍將曾養性至溫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於鄭氏汀州之偪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束身歸於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定

不欺我遂降論功卽以公爲福建布政使仍從征進剿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經遂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卽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等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府旣定或謂南荒其父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許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

鍾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競於是總督卽廷
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甯海將
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塔之軍於潮
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鑑俄而
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遼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
儀自三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
平和還閩海澄斷塹環樁飛鳥莫能度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於
是天子震怒卽建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
薦公六月乃卽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吳公興祚

爲巡撫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葛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
舉投縲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
下漳平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
泉州號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並
繕治諸城堡而密陳於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蓋閩
人爲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
之閩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
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而後賊可亡是
固非但爭衡於一勝一負之間者也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
委以軍事且謂閣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

略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緞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並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精兵二萬軍於南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閒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懼甚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舂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台之亦僅八千人公卽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

軍遠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泗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雄入廈門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轂鮮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未漳泉之人爭相誼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閒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况豎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廖瑛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

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將之卒悉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偪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爲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偪之國軒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尙在堂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其更無往閩土旣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

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蟹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卽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啗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饑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口卒革排夫鋪甲減芻役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鄭

氏奔入海澄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能秣馬而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鞮靽鞅鞞也而軍需乏匱禁旅所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凱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入朝 天子乃允公 詔王班師但畱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

歸於是始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砦可以列戍俱有田可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鮫人蠻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牛種爲國家恤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報可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漁衣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船艚船雙篷船並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圖臺灣初鄭經有嬖人施亥者公密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曾經死其嗣子克塽少公又結其行人傳爲霖將用我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續順公者其先明

將沈志祥自遠左卽歸於我時已有恭順懷順智順三王皆降將故以續順爲名其後出鎮閩尋移粵耿逆之反並其軍遷之饒平鄭氏攻饒平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密約之糾合十一鎮刻日將發事洩瑞等死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不知所爲方施琅之叛成功而歸附也世祖卽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琅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召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卽薦用琅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爲陸路仍以水師用琅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琅必無他天子始遣之旣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

席之上耳其必用琅者特以其爲成功故將欲借爲先驅而不虞
琅之輒思攘功也琅至卽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獨以師進時
公已率師出海見琅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
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琅主
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
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皆可依澎
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風尤宜擇地諸大將吳英林承林
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琅諾之而頗不以爲然是年不果出師
次年六月乙亥琅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琅竟南行國軒果守
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爲急流飄散國

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升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我軍集矢於琅之目琅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琅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韜等閒使果至琅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眾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去公遣吏卒以大牯運金繒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琅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攜臺人之心琅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黃性震自臺來降公以爲干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猶未肯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於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旣敗欲更出

關其下莫爲用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卽自繕部兵不資國帑及築修來館於漳浦所捐招撫金三四十萬及贖難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勳大賚又十餘萬而又未嘗絲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經營所自出也公笑曰臺灣則旣平矣然亦銷金一大鍋子矣於是北風正利琅乃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琅已二十餘日天子旣得琅疏大喜軒之在平瀆諸勛之上而怪公疏之久而至也闔士之仕於京者亦皆

先入琅之說莫有爲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琅將以次及公公
疏言此 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爲有懟焉未幾有 召
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鄞人也後亡海
上由浙而粵而閩者廿年避地於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廿年成功
沒太僕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爲所殺乃削髮爲頭陀至是
老矣公遣人首致問曰管甯無恙將具屣屨送之還公薨太僕亦
竟野死於臺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
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
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
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白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

海外之窮奇貳負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其事之寮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隄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盡出於公而琅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琅而亦思以百口保琅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琅之伎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悼羣聚而哭於都亭春不相降卒有私爲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爭乞公之遺衣冠葬之其鄉福州之民乞畱葬於城外之東山旣不得請麻衣執紼號咷送者直過仙霞歸而各以私錢爲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訖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今將七十年閩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爲功之未酬不以靖海爲
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有在矣予又聞公之病疽也
始於平廈門之歲時有鼓山異僧者善醫延之既至曰疾不足憂
也天之生公將爲閩疆奏蕩平也今事尙有待公未死也果不踰
時瘡及臺灣既定疽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爲矣夫閩疆盡
定公將死矣老僧雖往無益也嗚呼孰意天責公以閩事旣成而
卽翦其命天亦謂之何哉公諱啟聖字熙止晚字憂庵世爲浙之
紹興府會稽縣人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其三世妣亦如其
階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頰
長髯目有芒如洩電閃閃逼人嘗游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軀

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遊於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稍與翁金卒許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曰速以而女去然所殺者乃北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亡命江湖間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狍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之反以通海誣之且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尙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

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落拓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勛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故子則謂公之沒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于乎賞之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舛望鞅鞅公官之乎獨是公拔身疏迷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足以上報而未嘗得一入長安見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魄所經營既已牛酒夾道望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觀魑結之回風累年金草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天子賜歸剡

湖而竟死於官是則勞臣之所耿耿者爾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曰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干夫辟易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卻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常置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累官尙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聞請效力從戎 許之不次授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沅州總兵官終於雲南鶴麗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琅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曰某知江南廬州府曰某未仕曰

某知四川石泉縣其出爲人後子一曰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實第二四子皆從公籍於旗而陶以爲人後故畱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淮安時得罪於淮之達官卒爲所中而罷今知膠州述祖其子也伉爽稱其家兒於予爲同年生方詮次公奏疏文移爲平海錄如干卷而請列公祠於命祀 許之公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奇齡始銘其埏道之石然謙謙有未盡者及考之北平王孝廉源之傳稍詳矣然於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國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述祖之請更爲文一通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先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 聞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媯之後河嶽降精其噓爲風其唾爲霆東甯小腆化爲長鯨藉
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腥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
而起不震不驚摩以黃鉞繫以朱纓舵樓閑閑風帆盈盈仗飛桓
桓水犀薨薨閒使繹繹降幡繩繩所鬪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
不爽神明誰違公言幾喪其旌危關失險一夜潮平甲螺稽首百
輩來廷甲螺紅夷頭目之名奠彼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實君子無爭其不
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靈

右神道第二碑銘全祖望撰

按全氏謂傳於事多舛補撰第二碑茲編次傳後

劉國軒敗澎湖凱旋琅於海道奏捷七日抵京師少保遣飛騎由
內地馳報遲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少保生平慷慨仗義揮

金如土又能恤文人於各州縣多置學田以培寒賤

右全浙詩話張維屏錄

姚制府啟聖從先良親王平耿逆有功隨園文集載其任南海令前官有虧空數萬公盡任之解其囚使去而已鑄十萬彈往謁先良王王與之語大奇之因檄兩廣有司均其所虧云云余聞姚氏子云公爲虧空事已罷官解送歸旗抵揚州暫寓於淮商程氏家次早公起沐面程氏子窺其貌偉然語其父曰某縣令非久在人下者昨聞其爲前官代認虧空罷斥吾家廣蓄貲財何不可借彼以償 國帑使彼得官他日必獲其報也其父從之公因得復官會先良王南征公與吳伯成巡撫與祚舊識故因吳爲介紹以見

王王乃重委任之及後大用以十倍償程氏子程氏因而致富與
袁記有所抵牾因筆記之

右錄宗室昭榘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三

衛既齊

吾師中丞公卒之明年子訥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原某阡走京師屬振裕爲銘振裕公之老門生也於公卒爲位於寢以哭葬有日矣繫官不得蒞葬中心戚焉追惟公立朝事行眾所共見願或未知其微宜爲公銘者莫振裕若也其何辭公諱既齊字伯嚴姓衛氏世爲山西猗氏人遠祖有諱庭芝及邦直者繼世爲學官以孝友教其家祖諱中夏以子及孫貴累贈通奉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父諱紹芳起家進士累官至浙江巡海道按察司副使誥授朝議大夫嘗督貴州學政士人感之祀名宦祠以公貴累贈如其官公弱冠成進士選內弘文院庶吉士授翰林院

檢討調霸州判官擢山東布政使遷順天府尹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改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謫黑龍江奉 特旨還里

命分修永定河改修南河卒於淮上公少穎悟及長嗜學子史百氏無所不通發諸心措諸事表裏洞達要歸於至誠毫髮欺妄之萌人所忽不戒者公恍然若墜於淵至於禍福利害交乘猝至極天下驚喜之變而無以加公處之恬如也以誠自結於 上故

上之知公者特深當其幾有所窒勢有所絀形迹且無以自白而馳譽僕實的然無可疑其瀆於危而卒以全由 上察其衷也方公之撫貴州也黎平高洞苗金濤殺傷人吏捕不得反殺吏公初至黔面知府副將口上書數十請勦專闢大帥主其事兵既出

疏聞於 朝將吏張虛捷冒功公未暇覈遽以 聞既而廉得其
實卽疏自劾 上怒前後語不讐遣部院二大臣往按之會大帥
已死乃決知府副將及金濤而議削公官 上以其事重逮公抵
京廷臣會讞謫徙黑龍江此公得罪本末也夫將士貪功罔上情
所必有公非不能知然甯受其欺而不敢稍文飾以幸無過蓋以
爲一念欺主卽 朝廷寬貸而天地鬼神不勝誅也蓋 上方罪
公時已鑒公之誠矣踰年遂釋公歸及 命諸在籍大吏效力河
工亦及公 上之意何嘗一日忘公哉初公在翰林卽矯然思所
以自立杜門誦讀規切當世之務嘗上書有所建白議論侃侃
上於時已識公名以太母歿念父乞假歸居久之赴京補官 上

欲試以事 命視原品改外吏得霸州判官公奮曰判官職豈卑可
見諸行事不徒託空言乃召里秀良曹試而敦誨之成就其業以
導愚者民皆向方上官高其行數俾攝長吏篆至輒有惠政旗丁
取子錢過倍稱橫索無已公手批其頰將牒刑部悔服罪乃止是
時于清端撫直隸特器重之會公丁父艱去欲薦未果比總督兩
江薦四人其一則公也公連丁父母艱服未闋一日 上御乾清
門引 見講官王學士尹方問其籍山西也 顧大學士宛平王
公曰山西有一翰林曾外調憶姓名否王公以公對隨傳問九卿
居官何如僉對曰賢即 諭吏部服闋仍以翰林用由是知 上
之識公久矣及補官吏部以公名奏 上曰此人官外任 特授

山東布政使山從七品遷從二品超十階前此未有也公感上
知益自稽甫到官刻剔蠹弊老吏宿猾無所容其奸帖帖然洗手
受事郡邑長官正供外不煩輸一錢易於爲廉而又恥以墨聞無
顏以承公皆變宿習作清白吏公又念教化爲治本建歷山書院
講學課士其中設奎壁二齋略倣胡安定蘇湖學規之意朔望集
父老子弟講說 聖諭十六條旌孝子節婦以示獎勵他善政次
第舉行文檄案牘旁午錯互中夜植燭省覽不少休護巡撫印者
再殺人及盜重囚凡八十餘案屢更法吏時有所輕重株累廢業
者數百人公裁其中奏當悉報 可數百人者釋去皆泣曰生我
者衛公也居三年山左大治遂擢尹順天公具疏請按行所部黜

陟賢不肖 上以爲無益不從然未幾遂擢副都御史會畿輔山
陝蝗平陽以南尤甚令長虞勘驗率不報公議恤蝗災疏奏 上
以懸揣切責之然未幾又下撫黔之 命一歲三遷皆不由 廷
推公方以慤直不得當 上意顧眷公益深公拜 命泣曰 上
之知我至矣以身報國違他恤乎至黔謁父祠吏民指目曰此故
賢君子也其治且教且養大約如山左之政而詳密過之未及一
葦且有端緒被逮之日小民巷哭如失慈父母擁部使者車卻不
得前隨其後而送者千萬人抵楚境不絕向使公久於是職垂永
利於無窮其得民更何如也然公益其地不久民乃追思患難中
跋履跋涉不少怠非惠愛所布出於至誠能如是耶夫公起州佐

典大藩光華發杼極天下之喜無以喻由是而志得氣溢者不少也而公之自下也彌甚及夫桎梏囹圄流離竄逐於荒沙絕域之地雖疾雷震霆極天下可驚者未至如此而未嘗怛容變色失其故常也大抵公存誠主敬之學本之孔孟程朱德性堅而涵養定其事與心協則行吾之所欲爲有徑遂而無委曲其機窒而勢絀則亦必不肖趨利避害而惟矢吾心之不欺矢吾心之不欺而後禍至而不懼害生而無悔罪讐積而神氣甯也 上之所以用公與所以怒公者固因乎公所自致而信公之不欺則始終無異焉嗚呼此可以定公之生平矣公在淮分修高家堰募民夫築周橋橫隄及清水潭隆冬盛暑風饑日炙督治無倦色病且殆猶強起

視工可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也公廣額豐頤秀眉疏髯爲人
和且莊燕處一室中窮經纂言無虛日雖顛沛未嘗廢書居家建
先祠修家譜置祭田義宅賑族之貧寢友愛同氣官二十餘年有
祿俸輒推與之無私蓄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得其歡心所著四
書心悟二十卷小學家訓四卷道德經解二卷南華經刪注二卷
韻通一卷藏於家公生於順治二年至康熙四十年九月十七日
卒年五十有七夫人荆氏子四人長議先卒次卽訥增廣生次諫
歲貢生次詢庠生女一孫女一銘曰

世風之漓玉表礪中公一其趨完然樸忠培塿之阨倏躋華嵩雲
漢之衢粹當雷風乍窮乍通大吉大凶守通愈篤以始以終惟公

不欺惟 皇鑒衷釋罟滌瑕展能效功公如有年其不有逢歸誠
修門返真太空書銘薦辭勒於幽宮

右墓誌銘李振裕撰

山西衛既齊官檢討以言事忤 旨謫霸州州判翰林建言既齊
其一也後官順天府府尹御史陸清獻公隴其亦以言事當謫既
齊面奏陸爲縣令時深得民心遂邀免衛與陸初不相識自後亦
不相往來正如祁奚不見叔向之事人兩賢之

右記余金撰

按衛公康熙
甲辰科進士

國朝書目考卷之八

卷之八十一

二十一

屠沂

屠沂湖北孝感縣人康熙三年進士授直隸蔚縣知縣四十三年
晉陝西隴州知州四十四年擢吏科給事中四十七年充江南鄉
試正考官四十八年晉奉天府府尹四十九年遷順天府府尹五
十七年遷左副都御史五十九年五月兩江總督常璉參潁州知
州王承勳訐告安徽布政使年希堯需索規禮並鳳陽府知府蔣
國正冒蠲侵蝕等款 上遣沂同左都御史田從典往勘鞫得國
正索承勳規禮又以應賠所屬虧空銀三千七百餘兩混入 恩
免民欠錢糧擬斬希堯失察革職部議如所奏六月 命同副都
御史楊柱查延慶州等處地震並蔚州被災等處七月疏報已查

賑延慶保安懷來沙城等處災戶續往查蔚州廣昌渾源又宣化
龍門被災亦重請一體散賑 詔如所請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
官十一月擢浙江巡撫六十年閏六月兼理海關並分辦銅斤十
二月疏稱浙江素少蓋藏康熙五十三年兩次截留漕米二十萬
石備積貯已於五十五六兩年貯十二萬二千餘石今秋被旱成
災之仁和錢塘等二十八州縣二所已題請蠲賑其續報於潛等
十一縣衛所災黎俱引領望賑但二次截留米止存七萬七千九
百餘石動賑後請於本年漕米內再留二十萬石分貯杭州府十
五萬金華衢州二府各二萬嚴州府一萬以裕積儲奉 旨允行
先是總督滿保巡撫朱軾題准海甯老鹽倉海塘東自浦兒兜西

至姚家堰建石塘六十一年二月沂疏稱海甯縣海塘因潮頭衝激將上下勘定實土處所縱橫實砌石塘其土鬆處椿石難施者趕築草塘五百四十丈今春潮洶涌急宜搶築隨接築草塘三百丈仍於實土處接築石塘連前共五百丈並將姚家堰西續坍處亦築草塘二百十五丈次第完工部議准報銷其草塘令承辦官保固三年又疏稱中小疊沙地北岸衝決甚險經前撫題明挑濬以分水勞今塘腳見漲沙塗塘身穩固無庸再濬部議如所請六月以病乞回籍 從之雍正三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事考 廣業卷 系 卷五十一

馬

格爾古德

格爾古德滿洲鑲藍旗人姓鈕祜祿氏初由筆帖式爲內院副理事官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隨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流賊凱旋升弘文院侍讀九年十一月充 玉牒纂修官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征逆藩吳三桂自江西進湖南十七年僞將軍林興珠率眾降安親王軍前格爾古德自長沙馳報並奏 聞興珠所奏困賊策分岳州水師爲二一泊君山以斷常德之道一泊香鑪峽扁山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則賊不戰自潰 上以密諭駐軍岳州之貝勒大臣覈議行十九年隨安親王還京擢詹事府詹事尋 諭吏部議敘勤勞奉

職諸講官加格爾古德一級二十年遷內閣學士明年正月授直隸巡撫 諭曰旗下莊頭與民雜處倚恃其主聲勢每爲民害爾其嚴察懲創勿事姑息金世德子成龍爲巡撫廉潔有聲爾繼其後得名甚難若急於求名或致僨事爾其懷諸二十二年四月疏言自鬻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遊手好閒規避差徭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牟利則諱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抗避不出甚或招搖鄉里魚肉小民應責令本主止畱務農人戶於屯莊餘俱收回服役嚴定徇縱處分得 旨下部詳議飭禁並 特諭部凡鬻身之人或曾經犯罪冀投旗倖免者與知情之本主俱從重治罪二十三年三

月疏言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等府民田園作旗產者向以別州縣之地撥換仍聽彼處民人佃種令業戶收租供職遇佃租不償則額賦無出其佃地所屬州縣因錢糧考成無涉不爲催租致受撥之地多有積逋官民俱累請自後令佃地所屬州縣代爲徵解仍按未完分數與奏銷一例處分疏下部議行先是保定連歲歉收米粟騰貴格爾古德請截畱山東漕糧撥給駐防兵部議不准格爾古德復疏言駐防兵米不下萬石若就近採買民間益苦值昂或遠購鄰境則運費不貲仍請截畱爲便得 旨允行時大學士明珠佐領下人戶指園民間冢地墾種有訴於戶部者牒巡撫察勘宛平知縣王養濂以無礙冢塋飾辨格爾古德劾養濂引園塋

地屬實得 旨下部議處並 諭曰民間田地久經有旨永停圈

占止以部存地畝分撥新戶口何得借端擾害百姓嗣後有似此者從重治罪六月疏薦井陘道李基和靈壽知縣陸隴其盧龍知縣衛立鼎廉能素著得 旨下部升用格爾古德尋以疾請解任

上溫旨慰留 遣太醫診治會 詔九卿等公舉清廉官首以

格爾古德列奏 上曰格爾古德居官素優近聞患病羸弱深軫

朕懷七月卒於官年四十有四 遣內大臣侍衛於櫬至日奠茶

酒部臣以格爾古德曾失察知縣諱盜降一級其任巡撫未滿三

年應減半予祭葬銀 上曰格爾古德自簡任以來清廉自持勤

勞素著復其所降之級從優再議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清 上

嘗諭責漕運總督碩幹居官無善狀碩幹奏曰臣爲眾所忌故未能自致聲譽上曰格爾古德爲巡撫後人猶思慕稱頌居官苟善豈有不致聲譽者乎二十六年祀直隸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三
匡
草
字
用
类
有
系
条
三
下
三
下
下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目錄

疆臣十二

閻興邦

蔡毓榮

董訥

于成龍

郭琇

傅臘塔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二

閩興邦

閩興邦漢軍鑲黃旗人康熙五年由舉人授廣西馬平縣知縣丁憂九年補直隸新城知縣十年遷通州知州十六年入爲工部員外郎二十一年遷御史洊遷鴻臚光祿寺卿二十七年五月遷順天府尹六月擢河南巡撫二十九年八月疏言豫省本年漕糧部議定徵本色數月來開歸彰衛懷河六府並汝州各屬雨澤愆期二麥薄收秋穀鮮穫民赴鄰郡購買米價騰貴往返盤費幾倍正

供若使旱後未甦之民與各處歉收之地依期轉運不惟力有不
能亦勢所難辦請俟三十年徵解以紓民力次年又以旱蝗請再
停運俟三十一年仍徵本色均下部議行三十年二月疏報二十
九年分墾荒田六萬四千餘頃下所司知之初總河王新命議引
小丹河濟運 詔下河南巡撫議至是與邦奏丹河發源晉省入
沁合黃並無大小之名因河東西百姓開渠引水灌田澆竹小渠
外復開大渠由河內武陟修武獲嘉等縣直達衛河歸臨清濟漕
始有小丹河之名河臣請於二月用竹絡裝石橫塞各渠口洩細
流以溉田餘水盡歸小丹河濟運誠恐亢旱之年渠深田高焉能
灌溉欲灌田則誤運欲濟運則誤田查見在重運俱由中河北上

較昔甚早如雨水勻足卽照河臣所議如遇亢旱請於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下板塞口灌田周而復始五月望後漕艘過完聽民灌溉庶田漕並濟下部議從之三十一年十二月調貴州巡撫三十二年三月疏言各省常平倉貯捐納米石部議糶米易穀黔省自康熙二十八年冬起至三十一年冬止其收官員生俊捐貯米穀各五萬餘石民少苗多商販寥寥一時未能盡數出易應就見糶米買穀還倉餘俟次年再糶二三年米皆易穀不致紅腐備荒有賴 從之四月疏言黔省康熙三十一年編審人丁部駁查明加增黔地徧小苗狝十居六七向不編徵漢民更多寄寓並無恆產去來靡定難編入籍

黔省賦役舊止徵一萬六千六百七十餘丁今已增多四千二百有奇若再編增恐不肖之員奉行不善將未成丁及老廢亡故寄寓者一槩編入徵冊苦累丁民乞俟下屆清編時提督陳奇舉出提督衙門安順等府官莊歲收料穀一千三百餘石歸入編審共得熟田一千五百餘畝照例編徵銀米部以不符原數下興邦復勘興邦疏言提督官莊向因叛逆提督李本深占踞收租牧馬有與民均分者有給牛種而全收其租者亦有十收其六七者悉屬苛斂黔地恢復後民以提莊得免差役勉強供輸歷任提督相沿未改今若求符原數勢必另立科則田少糧多民苗不堪苦累乞照所按編與民田一例徵輸均奉 特旨允行三十四年二月奏

黔南人文繁盛請依廣西鄉試解額取中三十名又疏言黔省葺爾會城附郭新貴貴築二縣雖各有職掌至於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不得不由縣互行一事而受兩番約束民多未便每以勢偏權分推諉貽誤請裁新貴縣併入貴築縣再黔處萬山中名爲一站險實千般各屬途隔二三日或三四日不等一遇缺員附近州縣在衝衢者旣難舍己從人其偏僻之區深箐窮谷苗蠻出沒刻難乏員又虞鞭長莫及請於貴陽首府添設通判一員差委可以迅行署缺亦無憂兼顧實於吏治有裨均下部議行三十七年正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二十一

三

蔡毓榮

蔡毓榮漢軍正白旗人漕運總督蔡士英次子也初任佐領兼刑部郎中尋授京畿道御史兼參領遷祕書院學士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年授刑部侍郎七年遷吏部侍郎九年授四川湖廣總督駐荊州十年疏言蜀省民少田荒宜廣招開墾凡候選及見任人員招民三百戶者議敘卽用卽升墾熟田畝寬限五年起科又言蜀省衝要營員請照沿邊例題補十一年疏言移駐弁兵其子弟有讀書者應准入籍考試十二年請裁遵義總兵官改鎮松潘事並下部議行是年十二月逆藩吳三桂反毓榮疏言雲貴總督甘文焜手書遺臣言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疾赴貴

州禦之令彝陵總兵徐治都永州總兵李芝蘭各率兵繼進上

諭以宜令提督桑額疾馳沅州固守 敕遣王貝勒大臣領八旗

兵至荊州復 命侍衛納爾泰傳 諭毓榮籌備軍需十三年二

月分設四川總督改毓榮專督湖廣以前招民墾荒敘功加兵部

尚書銜先是賊兵陷沅州崔世祿降賊至是常德澧州長沙岳州

相繼失守部議毓榮當賊未陷常德時不即令桑額往調度無能

應革職 命從寬畱任戴罪圖功尋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仍率

綠旗兵偕八旗兵進勦毓榮遣中軍副將胡士英等分防江口值

叛鎮楊來嘉等踞南漳縣之天門寨馬良坪諸處出掠城邑毓榮

遣襄陽總兵劉成龍率兵禦勦屢奏捷時廣西提督馬雄叛應吳

三桂以逆書與兩廣總督金光祖詭言毓榮欲攜綠營兵數千赴岳州降賊金光祖爲毓榮嫺戚密遣人告之蔡毓榮疏陳狡謀誣陷請解任回旗 上命以殫心供職勿因逆書引嫌十四年九月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奏增設綠旗兵援剿二營領以兩副將詔毓榮統轄之毓榮尋疏言吳逆久據湖南而湖南之長沙與江西之吉安袁州接壤郴州桂陽又與吉安之龍泉接壤若楚省大兵由荆岳諸路進而江省大兵亦由袁州諸路會期進攻使賊三面受敵首尾不能相顧則我兵之勢合而賊兵之勢分一舉而膚功立奏也又言前此屢奉 恩諭陷賊官民來歸悉赦已往之罪且不惜數百萬之帑金用兵勦賊無非爲救民水火計惟是烽

燧之區或不暇辨是民是賊恐俘戮者眾乞 敕統兵王貝勒遴
選滿洲賢員齎奉撫民 敕諭隨師前進每收復城邑卽稽察戶
口悉予安輯賊黨以外戒無妄殺則脅從之眾無不聞風投順矣
疏並下所司議行十七年毓榮奉 詔率兵五千隨貝勒尙善剿
賊岳州因同討逆將軍鄂納等率舟師進剿柳林嘴及君山用礮
擊沈賊舟殲賊無算賊復犯我糧艘夾擊敗之斬級千餘是年吳
三桂死大兵以次恢復岳州長沙衡州等府十八年三月毓榮疏
言洞庭湖中之君山有龍神廟久著靈顯唐封爲利涉侯宋加封
順濟王我 朝順治四年 王師過湖祈風有應委官葺新昨歲
七月大軍攻取湘陰風浪疊壞船艦臣同討逆將軍鄂納登山虔

禱卽風靖浪平克復岳城湖南諸郡底定固皆 皇上威福所致
亦賴湖神護助請 敕賜封祀以旌神功疏下部議視嶽鎮海濱
例封爲洞庭湖之神遣禮部祭告十月毓榮疏言湖南惟辰州一
府尙爲賊踞而楓木嶺神龍岡兩路皆極險隘我軍士馬疲困宜
暫休息俟糧草克繼會期進剿 上命給事中摩羅郎中伊爾格
圖傳 諭曰逆賊敗遁負險未可專恃馬兵宜用綠旗步兵前進
聞蔡毓榮所屬官兵甚爲強壯以此兵力何難剷除將滅之寇從
古險隘地方若不攻取豈有自定之理其如何恢復辰沅速定雲
貴詳議以聞毓榮疏言辰沅水路直達武陵賊旣扼險於陸又復
據泊上游若我師由陸路進攻恐賊以輕舟順流反襲我後宜造

八槩小船二百水陸並進並請專責一人總統諸路綠旗兵 上
允其議卽授毓榮爲綏遠將軍 賜敕總統綠旗兵總督董衛國
提督趙賴等並受節制十九年三月分路破賊楓木嶺辰龍關山
擊壞賊船復辰州沅州及瀘溪溲浦麻陽等縣八月毓榮請 頒
敕招撫吳世璠 上諭大學士等曰吳世璠爲賊渠魁恃其險阻
抗拒官兵殘害生民罪惡重大蔡毓榮不圖早滅逆寇乃欲降敕
招撫率意妄奏著嚴飭之閏八月定邊大將軍貝子彰泰與毓榮
由沅州進征貴州奏言綠旗兵與滿洲兵已會合一處若各自調
遣恐未能併力奏功 上命毓榮一切軍機關白大將軍商酌以
行十月毓榮同董衛國督兵復鎮遠府隨彰泰定貴陽二十年正

月彰奏賊眾萬餘欲據盤江已遣兵固守鐵索橋以禦之 上
諭之曰大兵秣馬貴陽已經月餘今逆賊欲據盤江祇遣兵前往
殊昧機宜彰奏蔡毓榮當即親統大兵撲滅賊眾平定滇中勿失
機會三月毓榮隨彰泰抵雲南省城營於歸化寺偽將軍胡國柄
等糾眾萬餘列象陣拒戰我師分隊進擊大敗賊眾陣斬國柄及
賊眾無算是月逆孽吳世璠自殺其黨以城降雲南平毓榮還任
湖廣總督復原職二十一年六月調雲貴總督疏言雲貴兩省險
要邊疆又當新復之初督標兵舊設四千未足資彈壓請增兵一
千分爲五營又因議裁吳逆所設十鎮請改爲六鎮在迤西者曰
鶴麗曰永順曰楚姚蒙景在迤東者曰開化曰臨元澂江曰曲靖

武霨又言中甸在金沙江外舊轄麗江土府爲吳逆割界蒙番通商互市今互市已停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未撤宜令土知府木堯仍歸其地十月又奏籌滇善後事宜分別十疏一曰蠲荒賦逆賊踞滇八載按畝加糧驅之鋒鏑地曠丁稀今各府州衛所報無徵地丁額賦應亟予蠲除招徠開墾二曰制土夷前此土目世職不過宜慰吳逆濫加僞職或至將軍總兵投誠之時權照僞銜給劄今當悉行追繳換給土職其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起送承襲族人子弟准就試州縣舊被吳逆奪職者察明宗派子襲以示綏柔三曰靖逋逃有逆屬舊人烏駭鼠竄者有征兵奉裁乘間免脫者有八旗僕從不隨師凱旋潛匿滇境者宜定首報

賞格重懲窩隱所獲之人按律量從末減自必聞風投歸不致以
畏死之故竄入生番矣四曰理財源滇省賦稅無多兵食仰給他
省惟產五金可令民自開礦嗣而官總其稅省會及祿豐蒙自大
理增設鑪座以廣鼓鑄故明沐氏莊田及入官叛產均令變價以
裕錢本其田仍一例納賦又兵弁皆有餘丁宜令酌墾各營荒地
起科後編入里甲賦有餘而餉可節實爲邊備至計五曰酌安插
逆屬家人曾隨賊伍者應遣發極邊若僅受僞銜並未從行助逆
宜免其遷徙以示矜全六曰收軍仗私造軍器者應坐謀叛論罪
其土司收藏刀槍及民人以鉛硝硫磺貿易者並當嚴禁七曰勸
捐輸滇省民鮮蓋藏偶有災祲無從告糴請暫開捐監事例以備

積貯八曰弭野盜魯魁在萬山中初爲新岫阿蒙土人所據嘯聚
爲盜內通新平開化元江易門外接車里孟良鎮元猛緬向者吳
逆養寇自重授以僞職今雖震驚 天威受土司銜仍宜厚集土
練各兵坐鎮隘口以防後患九曰敦實政兵燹之後宜整理撫綏
其要在墾荒蕪廣樹蓄裕積貯興教化嚴保甲通商賈崇節儉
雜派恤無告止濫差所在州縣卽以十事考殿最立勸懲庶邊疆
日有起色十曰舉廢墜學宮之設以育人才吳逆煽亂悉皆頹壞
今武功旣成宜倡文教有倡率捐修者錄敘以勵之其逆黨所踞
官寮廨宇宜仍給爲公署聽其自葺至通省稅糧旣有成額宜均
本色折色之數酌存留起運之經黔滇驛站一例酌增工食則民

開永無派累矣疏入 上以所奏各款有合時務下九卿詹事科道議行尋 諭曰土司等賴刀槍捕獵以爲生計勿槩禁止先是毓榮自貴州進征雲南時疏劾提督趙賴駐守貴州抗違檄調進征官兵議政王大臣等以趙賴已奏明防守緊要難於遣發寢議毓榮復劾總督董衛國不聽調度違誤軍機 上命事平時再議二十二年部議董衛國未曾違誤且有復鎮遠功請免議 上以毓榮妒功誣奏下部議削五級二十五年閏四月改總督倉場侍郎十月改兵部侍郎十二月領侍衛內大臣佟國維等奏侍衛納爾泰自首前次奉使雲南回京後毓榮令其子琳餽以銀九百兩又內務府以新自雲南歸旗之革職知州文定國毓榮隱匿應官

婦女及徇縱逆黨狀入奉 詔法司勘鞫得實擬斬立決籍沒
命免死與其子琳並遣發黑龍江後 赦還三十八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前綏遠將軍總督雲南貴州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改
兵部左侍郎仁庵蔡公考終於永平府盧龍縣之里第孤琳等泣
述治命來請文其隧道之碑公之言曰某罪臣也分宜歸死司敗
荷 國厚恩念先臣闕闕微勞放歸田里俾守邱墓得侍先襄敏
於地下高天厚地未足比擬吾死則葬襄敏墓側伐石爲碣書官
階以彰 國恩書祖父家世生卒年月以垂家乘如是足矣不佞
襄敏公門下士也誼不可辭則以治命具書之公諱毓榮字仁庵

別字顯齋其先江南人始祖清明初以軍功世襲武節將軍居遼東左屯衛遂隸籍曾祖國忠祖紹蔭考襄敏公士英以從龍勳舊累官至總督漕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階至光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母張繼母徐俱 贈一品夫人繼母王史伍俱淑人公爲襄敏公仲子順治十三年起家佐領補刑部理事官擢監察御史康熙初晉內祕書院學士歷刑部左右侍郎吏部左右侍郎九年 特簡總督四川湖廣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八年 特加綏遠將軍二十一年改總督雲南貴州晉兵部尚書兼憲職如故階正一品二十五年內移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補兵部左侍郎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三月初八日卒

於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正月二十二日元配閔累 封一品夫人
生天聰九年乙亥六月二十一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一日
繼配朱 封一品夫人子八人琳前食主事俸執事 內廷珣前
海鹽縣知縣璣琴瑄璠璣瓚女子八人皆適名族孫二人武曾福
保銘曰

維右北平古之孤竹維橋及梓鬱鬱喬木依然凡杖侍厥先臣山
高水長蔭及後人

右神道碑銘王士禎撰

公諱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之子順
治中擢監察御史康熙元年升祕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歷任至

吏部左侍郎九年四月 特簡總督四川湖廣駐劄荊州十二年
冬吳三桂據雲南反十三年長沙失守部議降公五級調用奉
特旨畱原任戴罪圖功尋令率所部綠旗兵隨甯南靖寇大將軍
順承郡王勒爾錦平定湖南旋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屢敗叛
鎮楊來嘉及叛將洪福兵十七年率兵五千入湖偕安遠靖寇大
將軍貝勒尙善攻取岳州是年吳三桂死於衡州賊兵退敗猶據
險相拒公疏言大兵進取辰龍關必由楓木嶺一路齊進請專責
一人總統各省綠旗兵議政王大臣等以公及周有德二人上請
聖祖命公爲綏遠將軍總督周有德董衛國提督桑額趙賴周
卜世悉聽節制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我師取辰龍關抵辰州恢復

銅仁府八月進取貴州恢復鎮遠思南等府二十年春滿漢大兵
嚮雲南進發公統兵營於雲南城外之歸化寺逆孽吳世璠遣僞
將軍胡國柄等率馬步兵萬餘人出城列象陣拒戰我師分隊進
擊自卯至酉大敗賊眾追至城下斬僞將軍胡國柄劉起龍及僞
總兵九員生擒六百餘人十一月逆孽吳世璠自殺其黨以城降
雲南平 聖祖嘉其功復公原官二十一年六月授雲南貴州總
督加兵部尙書疏請 宣諭達賴喇嘛歸還金甸故地安設兵汛
併請酌定全滇營制以建 國威消亂萌並 從之又上籌滇善
後十疏一曰蠲荒賦二曰制土人三曰靖逋逃四曰議理財五曰
酌安插六曰收軍器七曰議捐輸八曰弭野賊九曰敦實政十曰

舉廢墜俱奉 兪旨下部次第議行雲南至今賴焉二十五年內
轉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又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革職發遣口
外未幾 召還三十八年卒公任雲南貴州總督時值逆藩初滅
民多逃散土地荒蕪多方招徠使復舊業每戶給銀三兩助其架
屋仍貸以牛種勸諭耕種不至流離失所滇人感其德公請崇祀
名宦祠

右傳萬承蒼撰

董訥

平原董訥字茲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編修歷官至江南總督以閱
河事鐫級補侍讀學士民爲立生祠次年 巡幸江南民數千執
香祠前求仍放訥爲江南官 上回鑿 召訥至舟前曰汝作官
好江南人爲汝蓋一小廟矣因大笑旋升漕運總督

右記余金撰

董訥山東平原人祖振秀性警敏倜儻有志明末土寇蜂起乃練
鄉勇爲守禦計歲饑施粥活數萬人由貢生通判太平瀕湖多盜
振秀伏壯士舟中命羸弱者擊棹爲商賈狀盜望見遽登舟伏甲
突出盡擒之累遷福建副使建甯兵薄城振秀完守備率死士擊

敗之獲糧數萬斛兵民以安訥康熙丁未進士由編修累官左都御史正色率屬論議務持大體尋總督兩江新屯蠹政奏罷之改督漕運設易知小單剔弊釐奸漕政肅清訥爲人峭直沈雄遇事不以難易回屈歷官中外皆著風節

右述聞謔瑤錄

于成龍

于成龍漢軍鑲黃旗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七年由廕生授直隸樂亭知縣八年署灤州知州以罪囚脫逃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 闕籲留部議保留學經飭禁械爲首者繫獄九年二月縣民再叩 闕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復縣任十三年六月以緝盜逾限未全獲應降調金世德奏言樂亭舊號疲邑成龍撫綏調劑與民相宜可否畱任部議不准得 旨于成龍撫綏六邑與民相宜其畱任十八年擢通州知州二十一年直隸巡撫于成龍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又請 敕廷臣推清操久著與相類者爲江甯知府 上卽擢成龍任之二十二年十月 上

南巡至江甯傳 諭曰朕在京師聞爾居官廉潔今臨幸此地確
加咨訪與所聞無異用錫親書手卷以嘉爾清操十一月擢安徽
按察使 駕還京 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得水貂裘獎其教子有
方又 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成
龍之潔己愛民二十三年三月擢直隸巡撫瀕行 賜銀千兩表
裏二十端 諭詢畿輔重地利弊應興革者宜何先成龍奏弭盜
爲先奸惡之徒倚仗旗下名色窩藏匪類有司明知而莫敢深究
嗣後有如此者臣當執法治之旣抵任疏言弭盜之方在力行保
甲今民間已申飭遵行惟旗下莊屯向不屬州縣管轄本旗統領
官遠在京城僅有撥什庫在屯未能約束今應令旗人與民戶同

編保甲以撥什庫與鄉長互相稽察無論盜所劫之家是旗是民俱協力救護能擒獲者賞給如窩盜縱盜許州縣官詰訊申報又疏言燕山六衛所轄遼闊與州縣不相統屬遇有賊盜止責汛弁緝拏而衛員漠不關心此賊盜所以充斥也請嗣後以衛地近州者歸州近縣者歸縣則保甲易編匪類易察京東之通州西之盧溝橋南之黃村北之沙河宜設捕盜同知四員分駐其地自守備以下分汛各官徼巡墩臺諸務及旗下莊屯悉歸稽察則武弁有所顧忌旗人亦受約束矣疏並下部議行先後察究武清易州等處怙惡不悛之旗人請旨寘諸法又疏言順德廣平大名等府額解狐皮花絨芝麻運送費多恐借端苛派請改解折色又言河

工歲修派夫應令旗地與民地一體計畝均役下部議格於例並得旨如所請行二十六年四月上以于成龍廉能稱職誠心愛民特旨嘉獎加太子少保十月巡行畿甸賜鞍馬並銀千兩十二月詔同山西巡撫馬齊往鞫湖廣巡撫張汧貪款得實論罪如律二十七年三月回任初于成龍任安徽按察使靳輔爲河道總督大治淮黃隄壩上以其未能兼顧下河敕成龍督理之遇事得自陳奏成龍請濬海口故道靳輔請於下河築長隄東水注海上召詢籍隸淮陽諸臣奏宜從成龍請工部尙書薩穆哈奉命往問居民還奏百姓僉謂濬海口無益大學士九卿議未決成龍遷巡撫以侍郎孫在豐督理下河靳輔奏開中河

以便漕運又請於高家堰外增築重隄東水北出清口則下河不
濬自治 上以疏示成龍成龍奏下河宜濬重隄不宜築開中河
無益反爲民累 上允靳輔開中河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同
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會勘增築重隄事佛倫等還奏宜從靳輔
請募天顏孫在豐御史郭琇相繼劾靳輔與屯累民靳輔亦劾募
天顏孫在豐附和成龍朋謀阻撓至是成龍自湖廣還 詔同靳
輔入對靳輔言開濬海口有海水倒灌之患成龍奏若築高家堰
重隄縱上流之水不來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等處之水洩歸何
處故海口仍應開濬 上罷靳輔任以福建總督王新命代之別
遣部臣代孫在豐五月學士開音布侍衛馬武閱中河還奏商賈

舟行不絕漕運可通又劾慕天顏前此禁止堵塞支河勒令已進
 中河漕運退回有意阻撓 命逮慕天顏鞫問得成龍寄書令勿
 順從靳輔狀議削成龍太子少保降二級調用得 旨留巡撫任
 二十八年正月從 上閱河同侍郎徐廷璽往視下河還奏申場
 河已興工挑濬自丁谿場至白駒場有通海之處三陷子竈上又
 有歸入丁谿之馮家壩小河宜加挑濬俾河堦之水由丁谿入苦
 水洋 從之是年畿輔旱 詔發帑金三十萬兩賑濟成龍疏言
 兵丁仰借月糧今歲米豆騰貴請加給折色之半又言旗下莊屯
 貧戶及未成災州縣貧民請酌議賑恤又言長蘆鹽引前以軍興
 需餉加增有壅積未銷者請豁免征課並得 旨俞允二十九年

正月以部推井陘道甘文煥久不赴任奏薦湖廣知府武廷适戴
參熊王輔請 賈琦 諒責以收羅別省官員之心破壞定例不
准行七月疏請增設通州昌平順義等州縣及榆林土木等驛馬
匹大名府通判二員移一員駐古北口管理驛務移密雲縣丞駐
石匣腰站並下部議 從之是年內升左都御史兼鑲紅旗漢軍
都統三十一年二月王新命爲山東巡撫佛倫劾罷靳輔仍復任
十二月靳輔卒成龍任河道總督三十二年五月疏言靳輔令河
員領帑購買柳束工部駁減銀一萬八千兩今覆覈並無虛冒又
言靳輔興築高家堰重隄豫給役夫銀四萬四千餘兩王新命一
再題銷工部以非例飭追實因向來募夫遠方悉給安家路費工

完扣抵故無扣給之名此重隄工作中止未經扣抵今訪察豫給
是真無從追繳 詔並與豁免三十三年正月奉 召至京疏言
運河自通州天津至山東嶧縣卑薄各隄宜加築高厚武清八百
戶等處宜增建月隄黃河自滎澤縣至江南碭山縣卑薄各隄均
宜加築高堰六壩周橋大壩永安西隄均宜改建石工其毛城鋪
等處舊有引河宜疏濬深通檀度寺東隄及茆家園等處挑挖引
河卽以所挖之土增築兩岸束水子隄徐州城石岸急應大修清
江浦逆下至黃浦東西兩隄揚州屬江都東隄高郵西隄俱需加
築並修葺閘壩涵洞又疏言河防各設專員並無顧此失彼之虞
天津道有地方職掌應增設兩道一駐河西務一駐滄州分管北

自通州南至德州河務江南河工錢糧向分廳庫收支不屬淮徐
淮揚兩道職掌應增設河庫道桃源同知見駐南岸應增北岸同
知一邳睢同知宿虹同知見皆駐北岸應增南岸通判各一山陽
清河舊設同知一應增一員分管兩縣毛城鋪閘壩緊要徐屬同
知難以兼顧應增通判一駐楊山縣又疏言河工所費繁多非開
捐例不可但銀數太多則無力者裹足不前徒有開例之名仍無
濟工之實今倣陝西賑饑事例酌量增減另行條列庶幾援納者
眾工程得及時興舉尋 命同九卿科道人 諭詢捐納無累百
姓否于成龍奏可保無累 上曰前所行捐納事例或因軍需孔
亟或因拯救災民銀米不能卽至其地爲一時權宜之計至修理

河工錢糧並非難於措處豈可遽行捐納捐納之人豈盡殷實大
約稱貸者多不朘削百姓則逋負何由而償且居要津者不給銀
而虛冒捐納亦復不少陝西所捐銀兩見今多有虧空朕從寬未
究是皆有司不能擯絕情面囑託所致若不取償於百姓何以補
其缺額如此而云無累百姓可乎成龍奏 皇上憂勞百姓屢發
帑金百餘萬賑濟陝西且次第蠲免各省錢糧動至數百萬臣愚
拙無知因河工費用浩繁請開捐納茲蒙 聖諭切指情弊臣冒
昧陳奏之罪奚辭 上曰爾向日議河工事曾面奏減水壩宜塞
不宜開今果可塞乎成龍奏曰臣彼時妄言今亦照靳輔而行
上命大學士以成龍所奏令九卿詳議尙書薩穆哈等議河道大

修歲修理應陸續題請今成龍以數千里工程欲一時盡行興舉因請添設道員同知通判等官又條列捐例凡革職年老患疾休致之人及布政使大員槩許捐復俱未協事宜懷私妄奏應革職得旨從寬畱任仍興舉簡要各工七月疏言洪澤一湖密近淮城爲淮唯二水所匯歸伏秋水發波濤澎湃僅恃高堰土隄雖加築堅固仍須歲修搶修急宜改建石工所有六壩及自小黃莊起至古溝東涵洞止共估工料銀五十萬兩有奇疏下部議從之三十四年八月以督理河務勤勞復原職旋丁父憂回京奏山陽縣龍王閘修造尙遲五空橋及檀度寺應建閘通運高堰石工應開武家墩及楊家廟等壩運料事並下新任總督董安國卽行三

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統師由中路進先期以待郎王國
昌督運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西路軍糧成龍以左都御史銜同侍
郎李綱左通政喀拜督運中路軍糧兵丁各裹糧八十日八十八日
外給以成龍所運四月成龍詣格德爾庫 御營奏運正項米一
萬九千石多齋八千石遵 旨酌留各驛五月丙辰朔 駕次拖
稜成龍奏直隸第一運至第六運已過第十五站格德爾庫地山
東省第一運已過第十二站蘇勒圖地 詔以後運之六七千石
留拖稜備旋師之用癸亥 駕至克魯倫河噶爾丹驚竄 上率
前鋒軍追之五日至拖諾山計軍糧日期將滿而成龍所運未至
乃以內大臣馬思喀爲平北大將軍率輕騎裹二十日糧追勦止

爾扈從 御營兵糧七日戊辰西路軍大敗噶爾丹於昭莫多

上旋師至拖稜成龍始至 命留駐散給諸路軍糧六月遵 旨

移駐察罕諾爾收貯科圖等處餘糧入月事竣還京九月 上巡

幸北塞察視軍情 命成龍偕李鈞喀拜先赴歸化城督理糧務

十月 駕至歸化城 諭曰爾等前此遲誤罪在不赦今許爾等

效力自贖成龍因與李鈞喀拜王國昌等各自備駝數十以供挽

運又自備駝馬車輛運呼坦和朔倉米一千五百石至喀喇穆倫

復助馬塘站十一月 駕過鄂爾多斯之哲固斯臺將 旋蹕

命成龍與李鈞等分駐各站辦事十二月還京三十六年正月

詔再親征噶爾丹成龍請從效力 命同王國昌李鈞等先往甯

夏督運軍糧奏請以旗員及情願效力人分管押運派鄂爾多斯兵牽駝負載並以理藩院司員隨行 上皆允所請 召問何日起行成龍奏俟效力人員同行 諭戒前者因待眾遲誤毋再瞻顧他人致已獲罪閏三月自甯夏用船起運牽馬駝至第十站白塔接運從陸 駕過白塔二十五里駐營七日大將軍費揚古偵報鳴爾丹竄死 上旋蹕成龍奉 詔督運三之一赴費揚古軍餘畱貯所至各站尋又運回諸路餘糧於船站貯用乃還 詔免議遲運前罪仍議敘如部議加四級復 特予騎都尉世職三十七年二月 命以總督銜管直隸巡撫事三月興修永清固安至張協七十里舊隄挑濬渾河淤沙十旬竣工 詔錫名永定河建

廟以祀奏設南北岸兩分司一以重責成視黃運兩河之例 敕
部擇諳練河務之候補候選人員赴工效用七月疏言贊皇縣地
處重山界連三省久爲賊藪近遵 恩諭勸導自新已相率歸誠
而防緝不可無兵應設馬兵四百以守備千總各一把總二轄之
又言固關舊設馬步兵七百餘名疊經裁汰抽調止存三之一應
移王家坪裁存馬兵九十名隸固關參將增設千總把總各一疏
下部並 從之十一月疏言駐防滄州滿洲官兵三百二十六員
名歲需粟米七千二百八十餘石從前截漕支給近因部議不准
截漕以本州額徵粟米撥給僅得其半餘皆採買鄰封市價低昂
無定運費贏縮無常每誤二八兩月支放之期請自明年仍循舊

例截漕支給爲便疏下戶部不准 特旨如所請行是月董安國以不諳河務罷任仍授成龍河道總督 諭大學士九卿曰于成龍屢委以事尙克勉效河工須相機料理所與敕書可入各部不得掣肘語三十八年三月 上巡閱高家堰歸仁隄等處以增築疏濬事宜 諭令籌辦五月疏言黃運兩河舊派徐州屬邑民夫六千九百餘名助河兵供役率以老弱充數且多逃曠請按派夫舊額改令每名徵銀五兩爲添設河兵月糧又疏言 皇上親視河工指授方略大爲修治臣以需帑浩繁請許急公人員捐修蒙 諭如果修築堅固疏濬深通告成之日自有議敘仰見 聖心寸功必酬見在應修之處不一若不酌定成例恐效力人員觀望

不前謹條列計丈議敘各款疏並下九卿議行九月以疾乞假
命在任調理三十九年三月卒遺疏至得 旨于成龍才品兼優
服官勤慎屢經簡任實心辦事不辭勞瘁宣力有年歷著成效前
因患病遣醫前往診視方期痊可茲聞溘逝深爲軫悼下部優卹
賜祭葬如例諡曰襄勤子永世襲騎都尉 世宗憲皇帝雍正
八年以成龍入祀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有清忠彊直經濟名臣曰兩于公皆諱成龍其一官總督江
南江西兵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諡清端其一歷官總督河道
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諡曰襄勤

則公也字振甲世爲奉天蓋平人徙廣甯父得水光祿大夫三等
阿達哈哈番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
軍都統本生父國安馳 贈如前官公少有威稜慷慨負大志起
家樂亭縣知縣恤民緝盜有殊績以誑誤去樂亭民數千人再叫
閭乞畱奉 俞旨復官以才望推舉知通州治視樂亭而加嚴速
盜屏迹會禁旅班師令行禁止市肆不擾是時于清端公填撫京
畿雅重公治行尤喜其鯁直無隱遇之有加禮會清端擢總督江
左右開制府於金陵特疏公知江甯府引以自助公莅江甯益勵
清節事關利害侃侃持之雖制府亦不苟同清端愈益重之徐州
奸民某走京師以左道惑眾上變事下制府檄江甯鎮江兩太守

會鞠公力白其冤狀制府疑故縱詰責甚厲公庭爭曰某一身不足惜殘民以逞其去屠伯幾何以一官易數百民命某實甘之制府無以奪疏上部議不可讞獄者皆麗考功法當免官公聞之怡然卒荷上恩得釋瀕江蘆洲土沃而賦輕明時多勦賊產入

本朝豪強隱占貽累小民公銳志澄清有課而無田者曰坍江立予豁除有田而無課者曰欺隱升課而薄其罰凡密蘆稀蘆泥灘草灘水影各有差等蘆政一清京口駐防水師設沙船數百艘教習水戰每遇修艫之期例分發各郡禁令勿派民間一錢制府力請公修格於部議比工竣他郡一船或費至千金公躬自料揀竹頭木屑未嘗輕棄比訖工計一船之費不出二百緡制府善之康

熙二十三年 上南巡至金陵諸守臣迎 駕通濟門外 上首

問于成龍安在公趨跪馬前承 旨 上目注者久之至行宮傳

命賜 御書一卷 回鑾次宿遷 特旨擢江南安徽按察使

司按察使 駕至京師 特召公父入朝 賜貂裘二襲仍傳諭

八旗父兄教其子弟當以于某爲法其寵異如此尋 命以按察

使督理下河會河議起眾喙紛紜公亦 召入畱京師未幾 特

擢僉都御史巡撫直隸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也 陛辭 天語褒

嘉諭以奉公守法潔己率屬公前奏曰 聖訓八字臣職分所當

爲然臣受 恩深重非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不足荅殊知於萬一

上霽顏曰第言之公奏曰畿內民生不安由於盜源不靖首在

弭盜以安民今八旗投充匪類稷狐社鼠憑藉權勢肆詐行劫有司莫敢譙訶積漸既久釀成厲階請許臣用三尺法便宜行事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公侯伯以下奴客有犯無赦卽上而皇莊莊頭有執法者臣亦得以三尺繩之勿有所徇庶姦宄有所畏忌民生得以安全 上嘉納之因問如此行去盜賊何時可靖公屈指曰三月可矣 上諭如工部所用車輛皆發見銀應在京師近地雇覓今竟派諸州縣貽累民間此項銀兩作何開銷公奏臣兩爲直隸州縣官稔知此事願積弊尙不止此卽如狐皮一項聞部徵折色每張止五錢州縣起解竟什倍之 上諭爾莅任後凡如此等利弊應興應除者一一奏來公承 旨復奏巡撫二字願名

思義職在巡察地方撫綏百姓向因不肖督撫出巡郡邑盛騶御飾廚傳所過驛騷屬吏望塵奔走救過不暇何暇陳民疾苦是爲民大害者督撫其尤也督撫出巡有禁蓋由於此臣請輕騎減從到處巡察大廉大貪立即飛章入告請黜陟以示勸懲臣知有

君父不知有權要 上曰爾由按察使擢巡撫出朕獨斷不由廷

推此行努力爲好官以副朕懷又 諭爾當廉潔愛民以寬劑嚴不可太刻朕御下以寬爾具知之宜體此意公奏 皇上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天下黃童白叟皆知之臣起家州縣身歷其苦不敢過爲刻覈以辜 聖恩 上曰今之督撫朕可相信者惟兩江總

督于成龍江南巡撫湯斌及汝三人耳受茲重寄當實心實政有

始有終如總督于成龍作一番方好公奏臣之屢擢不由推薦皆
出 宸衷臣若自甘不肖卽 天顏何以下對九卿臣萬萬不敢
出此公至後左門 上命御前二侍衛傳賜白金千兩表裏二十
匹公既莅上谷諭眾曰何利可興但能無害於民便是利矣其爲
治在肅官常嚴盜賊禁科派三輔吏治風俗爲之大變於是首疏
狐皮採買累民請額徵折色解部奉 兪旨三省所解狐皮准解
折色於京師採辦山西河南成食其利又請免追淺夫已給工食
請停州縣協運灰車請除派解芝麻花絨刊刻由單槩板請豁派
買食鹽內黃縣鹵地包糧請豁任縣被水地畝甯晉縣水荒錢糧
先後得 旨允行又特請旗民雜居之地槩編保甲以清盜源請

設四路同知專司捕盜盜發立禽戮之終公之任桴鼓不鳴卽椎埋胠篋無所容其奸勢家蒼頭廬兒皆屏息勿敢橫於市雖趙廣漢尹翁歸之治京兆無以過也又收按惡衿劉平成旗惡沈顛宦官張進昇大盜司九張破樓子等若干人置重典豪猾膽落二十年四月 上諭吏部國家設官分職原以綏靖地方惠養黎庶督撫爲封疆大臣表率屬員尤須才守兼優方於吏治民生有裨直隸巡撫于成龍自爲縣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愛民盡職遂自按察使超擢巡撫簡任以來孤介自持清廉益著釐奸剔弊扶弱鈕強境內甯謐旗民允服殊爲可嘉特加太子少保以爲廉能稱職者勸十月 駕幸霸州公迎謁 行在 賜坐 賜食 賜御

乘良馬及黃鞍鞵黃轡白金千兩 諭以惜身報國皆異數也二
十七年 命侍衛頒 賜御服貂裘二十八年南巡視河 命公
扈從班都察院之次 賜圓龍御衣二襲 駕次揚州 命同內
大臣郎談侍郎凱音布徐廷璽閱視下河情形至浙復 命扈從
北還值畿輔歲祲發帑賑濟公遵守道劉殿衡清苑知縣邵嗣堯
三河知縣彭鵬司其事預傳示饑民勿離其家官行按尺籍攜帑
金分路詣給饑民免顛踣道路之苦全活亡算二十九年額魯特
噶爾丹逆顏行 上帥六師問罪塞外 命公勒兵以從公聞
命卽日戒途將抵京師有 旨開管驛遞事務標兵以偏將領之
駐遵化未幾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尋 命兼鑲紅旗漢軍都統

以御史大夫兼領固山額真前此未之有也公在臺不事彈劾博
大寬厚而人敬憚之家素清貧雖游歷至大官不能營居室上
知之特賜甲第一區公始得迎父母同居朝夕定省人謂上
之曲體勞臣下之潔廉奉公益兩得之三十二年總督河道缺
上難其人改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
務三十二年春正月莅官閱視兩河相其緩急首幫高堰寬五丈
許隄旣固則周橋不開裴家場水出如駛復於清口水出之處加
築大墩偪洪澤湖水什八畝黃什二入河濟運歷三年所淮揚奠
安民獲耕稼三十四年以外艱歸廬於墓側絕意仕進明年噶爾
丹寇外藩蒙古部落上親征詔起公田間以左都御史總統

督運中路大兵糧餉軍興重任莫過於此故特以屬公 諭內外文武官員聽其調遣又奉六部不得掣肘之 旨公慨然曰人臣竭智抒忠正在今日合計米車六千餘兩須牽挽馬羸四計無所出乃奏令大小臣工洎士庶捐輸予敘錄 命下旬日不煩購買而足以三月二十日發京師車分二十七運運有隊伍守衛相助行駐以時賞罰有令井井如也次和兒撥昂吉圖沙磧廣至四百餘里車不得行公下令軍中能伐道左柳枝夾泥沙墊路者奏請敘錄令已下馬自持利刃爲士卒先眾皆感奮不數日而路成車馬如行康莊頭綱達 御營纔五十九日後綱銜尾已至拖嶺而西路大軍糧絕大將軍費揚古飛章告急有 旨令公速撥運

以濟西路士馬騰飽六月 上班師 詔以餘馬貯查漢那羅及

魁蘇以需後命其冬 駕復出塞公司郵遞三十六年 駕幸甯

夏 命公扈從公先馳入甯夏三日迎 大駕於河口 上撫公

肩 密諭良久他人莫得聞尋以公爲總統督糧北進至船站遵

命驗賞蒙古官兵帶甲數十萬魚貫而前照耀川谷軍容之盛

古未有也至戈壁地乏水草以守備林之本爲前導林夜行迷失

道下馬環坐待曙久之明星出知爲東也乃騎而東不數里忽抵

黃河始飲馬孳食望西北有大山互沙漠中蒙古曰兩狼山也望

山西北行行二日得泉而甘挹之不竭人馬皆霑足氣百倍遂報

請移臺於此公率眾長驅至郭多里巴爾哈孫水草豐美路無阻

行已而大將軍移文糧運勿前公畱屯三月乃掘塹築城城高六尺塹深九尺開南北二門列柵以時啟閉已而大將軍捷聞逆渠授首大軍振旅而還七月抵郭多里巴爾哈係糧無匱乏公同諸臣復命上勞之曰卿輩勞苦得成大功引額魯特偽將軍丹吉喇示之曰此統領大兵糧餉于都御史也敘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三十七年二月命公以總督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管直隸巡撫公去上谷至是已九載矣凡公所措置廢弛殆盡畿內士民聞公至相與歌舞於道豪右咋指相戒勿以身試法 陛辭 賜御書龍飛鳳舞四大字又 賜柏臺清肅榜及 御書法帖金剛經各一部四月莅官以渾河泛濫 命改河道於固安縣

北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公奔馳胼胝不一月而告成入見 賜名永定河 賜公東珠帽一 御書扇畫扇各一 御書綾幅二又 諭公贊皇積寇阻山爲窟當何以治之公請帥師親勦 上曰不可當先撫之如不就撫勦之未晚公遵旨舉中書舍人朝琦前參議李毓柱等往諭禍福賊渠十八人遂出降其冬河督又缺 上復以命公而公已病不敢控辭十二月之任時黃淮兩河做壞已極攔黃壩築而河底日高周橋開闢而下河爲壑公仰天而歎無所措手三十八年春 上再往視河公迎 駕於中河 慰勞有加至清口 上親指示要害令勿隨 駕三月 回鑾公祗迎於京口 上訝其羸瘦顧問再三曰朕有良

藥當 賜卿明日駐蹕江天寺 賜藥及 御書澄清方岳四大
字 御製詩一幅 駕至揚州視芒稻河指示方略 賜佳哈
御舟次九里岡又 賜御書樂休祉三大字 御書堂聯二十二
字四月送 駕於阜河口歸淮力疾日馳河干不敢自暇逸食少
事多病以增劇十月 上召公長子永裕問病狀 命馳往省視
以聞公感激 上恩請暫休滋爾月 允之再 遣天使存問御
醫齋禁中良藥馳驛往永裕歸復 命 上慰問備至 賜高麗
人蔘一斤遼蔘二斤 命永裕齋往侍疾公方假歸濟甯力疾考
閱將領望 闕謝 恩祇受明年二月歸淮上病益劇二十三日
呼永裕曰病入膏肓矣非藥餌可愈兩河重大勢難臥理急繕疏

請告求 至尊別簡賢能大臣勿誤 國事以重子罪明日趣具
謝表顧永裕曰吾受 上恩深重今惟三事抱憾河工未成一也
汝祖母年八十侍養不終二也祖墓未築三也餘無可言以二十
七日終於淮署訃聞 上震悼 賜卹有加諡曰襄勤 命侍衛
馳奠於淮有司歸其喪於京師公剛方正直豁達無城府持躬廉
慎見義必爲有德於己雖久遠不忘報一揖之舊見其後人困窮
必曰此吾故人子也周卹之過於所望公入爲御史大夫子適爲
中丞每接公言論丰采以爲蹇蹇匪躬有大臣之節而公與子亦
有知己之言雖退無私交而以公義相取有古人之風焉故於永
裕之請謹按狀敘述梗槩以告悼史元配李 皇贈一品夫人繼

配周 誥封一品夫人內治相望公爲巡撫馭吏嚴正務在激揚
夫人從容請閒曰事苟不干 國法宜以寬濟之君昔爲小吏今
爲大臣若激揚過嚴下將弗堪其賢明知大體多類此公生於崇
德三年七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
有三周夫人生於順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後公月餘以四月十
三日卒年五十有三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西山之 賜阡
子六人永禎早卒次永裕世襲三等阿達哈哈番軍功加三級永
世廕生永禧永祿福元女二人長適長垣縣知縣董廷佐次適廕
生張瓚系之銘曰

卓犖于公國之寶臣天生偉人媿周甫申如彼喬嶽千仞嶙峋如

彼巨海孰測其津圭璋特達庭列九賓不介而孚孚於帝宸拔

自羣寮爲人司命彌并切遂建節樓撫我郊甸池鄰切鼎鑄神姦不若

潛遁徒均切魑魅騰逃其走踐踐枹鼓稀鳴矯虔用俊犬臥生鼈桑

麻綦綦爰簡行河沸鬱孔殷胼胝手足隕竹負薪北鄙陸梁以

勞至尊六師順動捷如鬼神公實總統以餉大軍萬車沙磧如

雷隱麟踰狼居胥瀚海之濱埽穴犁庭克集大勳廟略指授祕

不得聞入贊帷幄出屬囊鞬關中蕭何河內寇恂飲至明光寵賚

便蕃細侯重來甘棠之陰猘獠磨牙如犢服馴再筦河渠齎志未

信斯人切公志伊何唯君與親歿而猶視丹心不泯綸綍煌煌

易名襄勤冢象祁連大烏墓門我作銘詩載之貞珉大書深刻垂

千萬春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于成龍字振甲漢軍鑲紅旗人以廕生授直隸樂亭縣知縣遷通州知州時山西永甯人于清端公廉名爲天下第一以與成龍名姓相同陰物色之知其才特薦爲江甯府知府康熙二十三年升安徽按察使二十五年擢直隸巡撫旋授左都御史先是靳輔開中河成龍以爲非便及開浚下河議又不協而靳輔疏中則稱司臣于成龍采訪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以故卒繼王新命昇授河道總督三十一年莅任成龍以桃清中河南岸偏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隄乃自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

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又江南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
澗匯流而成沂河由沂郊而入邳境水從羅口分流徐唐口而
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瀾漫兩岸淹沒
田廬請於沂河兩岸築隄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丈建閘啟閉而其
由羅口分汎者仍入運河濟運三十四年以左都御史督餉西路
軍營三十七年再任明年卒於官諡襄勤入祀賢良祠

右小傳陸燿撰

上御乾清門稱江南按察使于成龍居官廉潔 召其父得水賜
貂裘一襲貂皮若干 諭之曰惟爾教子義方特加賞賚其勛勉
爾子成龍殫心盡職始終如一朕方不次顯擢爲爾榮慶苟末路

不終惟爾家門之玷又 召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侍郎等官諭
曰國家自 祖宗定鼎以來委任漢軍官員與滿洲無異其中頗
有宣猷效力者朝廷亦得其用比年漢軍居官者弗克如初驕恣
放逸惟務黷貨累民不守紀綱法度如張長庚賈漢復白色純等
不可勝舉每赴外任多帶廉從奢侈糜費競爲姦利朕屢加申飭
尙爾因循未聞悛易頃巡行江左見文武諸臣及軍民人等眾口
一辭稱江甯知府于成龍清廉愛民朕心嘉悅已宣至獎勵超遷
爲安徽按察使又以成龍父在旗下特旨賞賜以見褒美廉吏至
意凡爾八旗漢軍人等自今宜洗心滌慮痛除舊習或子弟官守
在外宜各貽書訓勉果有潔己愛民如成龍者朕立行擢用如尙

國事者... 卷一百一十一
怙非不悛國有常法不能爲貸欽此臣竊惟 國家治安吏治實爲
根本吏治得人則民物安阜獄訟衰息太平之效可觀而所以鼓
舞吏治者其要在人主賞罰精明俾人人知所激勸伏觀漢唐之
盛人主亦多留意郡長吏有著績循良者數下璽書褒美至唐以
後又推美其父母恩賜有加然亦多視爲具文未必激勸悉當明
太祖時旌賞平涼知縣王璵之父王升史冊傳爲盛事然以太祖
勤思察吏或過用峻法當時之人未必回心嚮道孰有如我 皇
上至誠惻怛丁寧告誡如天地之大仁如怙恃之極慈使人人父
勸其子兄勉其弟感激奮發惶愧汗集而不自知者哉總之 皇
上察吏原以爲民凡 殿廷之講求 時巡之清問洞悉幽隱靡

所不燭惟恐一方之不得其人一物之或失其所旌別淑慝賞罰皆不踰時而又訓辭深厚務俾人心感格去其舊染之污會見王道蕩蕩無偏無黨風俗醇厚吏治蒸蒸海宇乂安黎民樂業治平之盛遠軼三代臣載筆 螭陛不勝慶幸之至

右紀事徐乾學撰

郭琇

郭琇山東卽墨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八年授吳江縣知縣二十五年江蘇巡撫湯斌疏薦琇居心恬淡莅事精銳堪膺遷擢部臣以琇催徵錢糧未完議駁 聖祖仁皇帝特諭部臣如斌所請遂行取考選授江南道御史時河道總督靳輔請停下河挑濬工程別築高家堰重隄以爲屯田謂可增歲收數萬直隸巡撫于成龍於安徽按察使任內曾督修河工至是承 旨詢問因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隄宜罷不宜築尙書佛倫等奉 命往勘議從靳輔奏二十七年正月琇劾靳輔治河無功偏聽幕客陳潢阻撓下河開濬 詔九卿察議未上靳輔入 覲 上令輔與大學士九卿科

道會議河工事宜琇復奏輔派累擾民實爲民害 上曰屯田害
民靳輔縱百喙亦難辭矣尋如九卿議罷靳輔任革陳潢職銜予
杖流二月擢琇任僉都御史先是琇具疏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
結黨行私背公納賄兼及尙書佛倫侍郎傅拉塔等會議會推附
和要素復及靳輔與明珠余國柱等交通聲氣糜帑分肥狀請加
嚴譴於是明珠等罷任降用有差事詳明珠傳三月遷太常寺卿
十月擢內閣學士二十八年三月充經筵講官授吏部左侍郎五
月擢左都御史九月疏劾少詹事高士奇與原任左都御史王鴻
緒表裏爲奸植黨招搖給事中何楷翰林陳元龍王頊齡依附壞
法狀得 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頊齡俱著休致回籍

十月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劣跡珏奏辨所劾悉誣由琇曾致書於珏屬薦卽聖令高上達等未允琇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鞫訊未定獻琇奏左都御史馬齊於會訊時多方鍛鍊必欲坐以指使誣劾之罪 上責琇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珏擬革職琇致書屬薦事實應革職擬杖折贖奏上星法降二級畱任 上念琇平時鯁直敢言從寬免革職治罪降五級調用二十九年四月吏部推補琇通政司參議 上命改推琇以所降之級休致八月江甯巡撫洪之傑以吳江縣虧空漕項事涉前任琇應赴質牒山東巡撫佛倫佛倫因劾琇休致違例逗畱希圖復用請革職逮治又劾琇伯父郭爾印係明季御史黃宗昌家奴琇

父郭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琇私改父名濫請封典應

予追奪部議應如佛倫所請並革琇頂帶逮赴江甯勘治於是琇

坐侵收運船飯米二千三百餘石事發彌補罪部議充軍得旨

寬免三十八年三月 聖祖南巡琇迎駕於德州 上回鑾諭

大學士阿蘭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為吳江令居官甚善

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投為湖廣總督令馳驛赴

任琇既至以黃州武昌二府屬兵米二萬七千有奇運給荊州鄖

陽諸汛地隔千餘里歲費輓輸不貲疏請改為折色江夏等十三

縣有故明藩產田瘠賦重數倍民糧請復照民糧一例起徵江夏

嘉魚漢陽三縣瀕江地畝積歲水齧土陟有賦無田並請豁免地

租三百餘頃悉得 旨允行三十九年正月入 覲具疏訟冤曰
臣本生父郭景昌係卽墨縣庠生伯父郭爾印無嗣臣例得繼爲
後臣於康熙十五年丁艱有冊可據邑匪郭爾標之事合邑皆知
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前日何所聞而捏爲無稽誣賊臣
父陷臣欺飾部臣不俟行查輒令追繳 封軸乞 敕廷臣詳察
時佛倫已任大學士 上詰問佛倫以誤疑郭爾印爲郭爾標昆
弟舉報舛錯對 命仍予琇誥軸二月琇 陸辭奏清丈地畝以
武昌道莊摺衡永郴道董承恩長沙府知府王益曾三員才堪委
任但湖南地廣民稀是以民多逃避不能完課恐清查後錢糧較
前差減 上曰約減幾何琇以大約減十分之三對 上曰果於

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派徵錢糧有累窮黎斷不可也此事綦重爾具疏來照所請行三月琇復條陳三事一修築隄塍嚴定處分一無用糧船宜停修造一苗地官員通融調補又疏禁楚地陋弊八條錢糧攤費包收之弊宜除陋規雜派之多宜去徵糧之滾單宜行訟棍宜治濫刑宜革捕役誣盜宜飭屍親抄掠宜禁強族阻葬宜懲 上以所奏情事前任未及陳奏琇莅任實心除弊 特旨褒嘉並從所請五月請肅清學政禁棚規嚴賄賂七月疏奏湖南積穀一百萬四千八百石有奇請五分積穀五分碾米貯倉以平米價十一月與總督河道張鵬翮等遵 旨議奏科場事宜琇請定官卷中額各省在監應試者責

成祭酒力行考課之法部議並從之時紅苗梗化參將朱紱勦撫
事竣琇陳善後之策分設汛守建立哨臺禁民私販火藥與苗民
爲婚每月三日聽苗民互市限時集散 敕旨勒石永爲遵守又
請以沅州總兵移駐鎮筸 上悉報可會河南撫徐潮陛辭 諭
以如郭琇張鵬翮等所行則不獨爲當今之名臣卽後世亦可取
重四十年二月琇以病乞休 溫旨慰畱之尋 諭曰郭琇病甚
欲思一人代之不可得果能如郭琇者有幾人耶先是給事中馬
士芳劾湖廣布政使任風厚臥病已久巡撫年遐齡徇庇不舉劾
遐齡以與督臣郭琇矢公矢慎察釐有司任風厚實非病廢同奏
至是風厚陛見年尙未衰 諭曰郭琇居官清潔而辦事公正如

任風厚果不堪任使郭琇豈肯徇庇耶四月奏撥常平倉米給荆
州兵餉六月請以極邊遊擊守備聽提督選補又請增湖廣鄉試
中額十三名照江南例下部議並從之八月琇以病不能支再
疏求罷復溫旨慰留之九月以委員摘督催不力之參革黃梅
縣令李錦印縣民閉城拒官保留舊任御史左必蕃劾琇既失察
於前復不能彈壓於後難勝總督之任部議應罷職得旨郭琇
丈量地畝事尙未竣俟事竣之日再行具奏四十一年九月鎮筸
生員李定等叩閭奏社苗任意殺掠總督巡撫諱匿不報又給事
中宋駿業劾琇向鷺虛聲近益衰廢持祿養癰應請懲治詔侍
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馳驛前往湖南察審值琇報

清丈事竣附陳病廢不能視事乞 賜罷斥奏至得 旨郭琇原
係有罪革職之人復特旨起用授爲總督初陛見時朕詢問地方
情形輒奏稱楚地易治於丈量地畝復言刻期可以告竣今丈量
一事時日甚久始行題覆紅苗屢肆搶掠殺傷兵民匿不奏聞亦
漫無籌畫又所屬知府許錫齡揭報知縣李錦虧空錢糧郭琇不
加詳察輕率題參委官署印以致百姓妄行聚眾擅閉城門臨時
又不能禁戢此皆大負職掌所行俱與所言不符著明白回奏琇
以老病昏庸失於覺察回奏自請治罪初紅苗出犯鎮筸鄉村擄
掠戶口遊擊沈長祿率兵往勦回至大梅山紅苗衝出守備許邦
垣千總孫清及兵丁十餘名俱陷苗寨長祿贖歸諱敗不報又副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將朱紱報稱苗子就撫投誠琇據詞入奏其事屬虛至是繼祖等奉命往勘得實琇與提督林本植並坐徇隱四十二年四月上從部議革琇及本植職五十四年三月琇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十五年入祀鄉賢 今上乾隆四年祀吳江縣名宦

右 國史館本傳

幼時聞人言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簞簞不飭大吏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 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爲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

是人言不盡子虛矣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
深饜人心者至居臺垣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
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稟其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
言偶惑宜文正做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
素絲已黓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
能掩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卽墨郭制軍琇康熙間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外世稱彭
郭制軍鐫職家居時山東巡撫佛倫劾其父曾入賊黨伏法並誣
公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後再起督楚具疏訟冤佛時
已入相上親詰問以舛錯對命仍給誥軸然已被誣十年矣

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著函書一
十萬言 聖祖嘗歎曰真苦心讀書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水災
忤總督田文鏡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式
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入 覲復原官並復基孟
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 聖祖 世宗之聖明郭制軍胡侍郎
之氣節學問久邀 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尙非神姦巨慝乃至
家庭骨肉之間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
於 君父設使人壽不及待則其含負奇屈於地下者當復何如
吁直道難行仕途荆棘可畏哉可畏哉

右紀聞陳康祺撰

郭琇字華野卽墨人少勵志清苦讀書深山中康熙庚戌成進士
授吳江令材力強幹屢斷疑獄民驚爲神徵輸行版串法分爲十
限胥吏無從假手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皆稱其清而能以卓異
特薦擢監察御史時江南困於水患琇首疏特參河臣人人額手
謂有更生之望尋升僉都有大臣結黨營私疏再晉總憲有近臣
招搖撞騙疏一時輦下肅然以事牽連放歸己卯起副都御史總
制湖廣請改折南糧奏銷緩徵減更名田租等疏天下受其賜以
五疏乞休旋被議歸卒

右述聞謔瑤錄

臣等謹將奏摺
卷之八十一

五

傅臘塔

傅臘塔滿洲鑲黃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康熙九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十七年遷內閣侍讀十九年授山東道御史時海寇未平福建提督萬正色以總兵吳定方等攻奪賊船擒賊十一人疏請議敘部議以所獲有本汛奸人出境貿易者不准所請傅臘塔疏言內地奸民與海賊勾通往來既就擒獲不議敘官弁恐巡緝懈怠且有受賄隱縱諸弊非所以安民弭盜請 敕部酌定章程得 旨奸民出海貿易情罪重大其本汛拏獲者亦應議敘著爲令二十五年授陝西布政使明年三月內擢左副都御史七月遷工部右侍郎十月以商人採輪柁木工部監收遲延議降調 上

念傅臘塔在部未久且舊任布政使頗優寬免之十一月轉左侍郎二十七年二月 命同禮部侍郎多奇往雲南察審提督萬正色與總兵王珍互訐事既啟行調吏部右侍郎四月授兩江總督傅臘塔至雲南鞫訊得實萬正色與王珍論罪有差七月傅臘塔陛辭往江南 諭曰爾此行當潔己奉公前任兩江總督無如于成龍者爾效其所行可矣先是贛縣民控告知縣劉瀚芳私徵銀米十餘萬並蠹役不法事總督董訥發司道集勘傅臘塔甫抵任劾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吳延貴贛南道鍾有德於吏役婪贓事不卽勘鞫遷延歲餘復從輕定擬曲爲庇護請 敕部嚴議多宏安及延貴有德並罷任二十八年 上南巡 諭江浙爲人文之

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下督撫詳議傅臘塔會同浙江總督王
隲議就大中小各學取入原額每二名加增一名二十九年二月
淮徐所屬饑傅臘塔先發常平倉積穀賑恤入奏稱 旨五月疏
劾大學士徐元文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縱子弟招搖納賄爭利
害民巡撫洪之傑徇私袒庇事得 旨免究劾款令元文休致回
籍沅陽縣民周廷鑑叩閭訟降職侍郎胡簡敬占產誣良巡撫洪
之傑瞻徇狀傅臘塔奉 命勘鞫得實簡敬及其子弟治罪有差
之傑革職先是給事中何楷奏定科舉額數部議每中舉人一名
准生員六十名應試是年八月傅臘塔署巡撫監臨鄉試明年疏
言臣於去年署巡撫事入場之際儒生千百成羣以未得與試環

向泣訴臣以定額不敢私增慰諭散去第江南士子每科應試者俱萬有餘人今限以額數減去三分之二擔囊負笈而來不得觀光場屋一展所長殊甚憫惜若得廣增科舉之額必當益加砥礪以副作人之化疏下部議增六十名爲百名二十二年廣東巡撫江有良巡鹽太常寺少卿沙拜互訐命傅臘塔赴廣東察勘得受贓不法各狀江有良沙拜俱革職三十三年四月疏言淮揚所屬多板荒田撫臣宋榮曾疏請緩徵部議未允臣履畝詳勘鹽城高郵等州縣因遇水災業戶逋逃者眾今田有涸出之名人無耕種之實小民積困之餘熟田額糧尙多懸欠何能代賠盈萬之荒賦儻拘責地保里鄰逃亡益多是使熟田盡變荒田於國課毫

無裨益請 恩賜蠲除則逃戶聞風懷歸安居樂業矣部議水浸之田業已涸出不准蠲賦 上特諭曰糧從地出地爲水浸若徵錢糧則於民甚苦此水浸之田糧皆令免徵閏五月卒於官遺疏上得 旨傳臘塔宣力年久簡用總督以來廉潔自持實心奉職懋著勤勞其從優議卹復 諭大學士等曰兩江總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龍以來惟傳臘塔一人能和而不流不畏權勢愛恤軍民深副朝廷委任之意 特遣太僕寺卿楊舒赴江甯致祭傳 諭江南官弁士民曰爾等悲感傷痛朕亦聞知向來在外官員濫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尋部議 賜祭葬 命加祭一次 贈太子太保諡清端給騎都尉世職以其子雙喜襲兩江士民爲建祠

於江甯四十四年 駕幸江甯經雨花臺 上指其祠曰傅臘塔
居官甚優大有氣節人雖被劾無銜怨者 特賜額曰兩江遺愛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傅臘塔滿洲鑲黃旗人由內閣中書累擢御史歷陝西布政使升
刑部侍郎俱有聲康熙二十七年授兩江總督抵任首請免沙溝
查稅清弊政鋤豪強風采赫然二十八年 聖祖親閱視漕運兩
河以儀徵河間關係運道令傅臘塔會同河道總督王新命等詳
議隨疏言儀徵河間爲上江漕艘要道間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
涸而北新洲外又有沙漫洲平鋪江中互二三百丈難以興築應

仍挑北新州舊河直通四閘令糧艘槩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
可以通行日久或淤聽河臣酌量挑濬下所司知之又疏陳江甯
廩稅之累其市肆房舍率皆三層內輸房稅外輸廊鈔又外輸棚
租應予豁免 詔如所請二十九年邳睢等八州縣及徐州衛被
水請發倉給賑災民賴焉先是蘆洲丈量例委佐貳人苦需索傳
臘塔疏請定爲五年一行悉用印官經理其歷年逋課並請酌量
帶徵於是積困頓甦三十三年卒於任 予祭葬 贈太子太保給
騎都尉世職諡清端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傅臘塔滿洲人康熙中由內閣中書歷官至總督江南薦賢能斥

貪墨讖獄明慎摘發如神一時吏畏民懷而士紳多不便及卒官則羣仰其公直謳思不忘

右述聞謹瑤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一目錄

疆臣十三

杭愛

許嗣興

馬如龍

李國亮

李基和

音泰

喻成龍

梁爾

興永朝

佟國佐

劉蔭樞

臣等謹將各省未辦
名目開列

十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北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三

杭愛

杭愛姓章佳氏先世居貝璋山沁高祖桑武於太祖高皇帝時
來歸後隸滿洲正黃旗尋改隸鑲白旗父曰古爾嘉琿世祖章
皇帝順治元年任國子監祭酒杭愛初任禮部筆帖式旋擢主事
累遷吏部郎中康熙十一年授山西布政使聖祖仁皇帝諭之
曰朕以爾才能向欲內用今因外省事重特授此職督撫之下藩
司職掌最要爾其克盡忠誠以副簡任十二年擢陝西巡撫十三

年逆藩吳三桂反滇蜀煽動文武吏卒悉叛降賊 上命都統席
卜臣爲鎮西將軍與副都統巴喀等駐守西安復遣都統赫業爲
安西將軍率師入蜀 特諭杭愛督運糧餉遣發官兵水陸防護
會提督王輔臣叛降吳逆杭愛與總督哈占復奉撫綏招徠之
命十四年二月賊陷皋蘭河西道梗饋餉不繼大兵進規四川又
悉取道於陝杭愛因疏言大兵日需糧餉皆取給西安等處但見
在僅由陸轉輸山路崎嶇緩不及事必兼水道並運庶足濟軍食
應遣員赴略陽亟營船艦以速糧運並請募商運糶兼開納粟事
例以足軍需事並下部議行十九年調任四川巡撫大兵方分道
進取滇黔杭愛督理糧餉以地經新復部選人員多未蒞任且水

道舟艦無多不能濟運上疏論之奉 諭陝甘督撫卽以略陽運
艘直運敘州會叛鎮譚宏踞萬縣煽亂巫山雲陽閒 上命將軍
噶爾漢等速剿譚宏乃 敕杭愛與將軍吳丹等慰撫夔州諸路
以安反側明年建昌土司安泰甯招集賊眾陰蓄亂謀勇略將軍
趙良棟奏請殄除之 上以小醜不足煩兵力 敕杭愛與將軍
王進寶先往招撫不服而後移兵誅剿杭愛因申論以禍福泰甯
懼遂來降是時滇黔尙未靖謐哈占卽以大兵由永甯進征需糧
甚亟請於永甯瀘州諸路採買支給杭愛奉 詔籌計督趣輸運
先是吳逆倡亂四川郡邑悉爲賊踞百姓逃亡弁兵強占民田抗
賦不納至是杭愛疏言方今逆孽漸平逃亡漸歸請急行清理占

種民田者令卽給還違者論罪若開墾年久無原業主憑契領歸
者仍聽佃種輸賦得旨允行二十一年又以從逆巡撫羅森任
內捏報墾荒四百餘畝升科無出未便累民疏請豁免部議不准
詔如所請二十二年七月杭愛卒於官賜祭葬如例謚勤襄
祀四川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許嗣興

許嗣興原名嗣印漢軍鑲藍旗人父得功明副將順治元年投誠授三等男兼世管佐領官至雲南提督康熙十五年卒 賜祭葬其孫國相襲嗣興於康熙十一年由兵部筆帖式授山西蒲州知州十五年丁父憂服闋補山西忻州知州內遷刑部員外郎轉工部郎中尋授四川夔州府知府二十九年擢陝西洮岷道三十年八月岷州同知年昌齡首告嗣興斥辱屬員勒索金銀馬匹諸劣跡巡撫伊圖劾奏 命革職三十四年捐復三十八年補湖廣下荆南道四十一年遷廣東按察使四十三年擢河南布政使四十五年十二月因廣東按察使任內承審不實部議降一級調用巡

撫汪灝以嗣興於地方利弊生民休戚能實心經理疏請降畱得旨俞允四十八年十一月擢福建巡撫四十九年閏七月泉州漳州福州興化四府福甯州被旱嗣興疏報遲延 諭曰督撫係封疆大吏水旱情形自應及時奏報漳泉等處五六月旱災督撫並未據實上聞至閏七月得雨後始行具奏殊屬渾職著嚴飭行嗣興尋疏請本年福興泉漳四府福甯一州所屬未完地丁銀緩徵並將各屬積穀發糶但賦既緩徵各鎮營餉不敷請於鄰省撥協餉銀三十萬兩八月又疏言閩省額賦歲內完不過五六分至歲外奏銷完不過九分必不能照奏撥之數完解賦少餉繁請再撥鄰省協餉銀三十萬兩並請凡遇大兵撥餉將本年起解地丁

銀祇撥一半其半候撥次年兵餉庶不致遲誤俱下部議行先是
嗣興任河南布政使時巡撫汪灝疏參歸德府知府卽鍾貪婪革
職至是鍾以被誣卽 闕 命侍郎張世爵往審尋審得卽鍾因
公科斂牙稅失察衙役犯贓屬實並無入己贓款灝以貪婪糾參
過爲巧飾應降三級嗣興及按察使高啟桂原揭過當應罰俸一
年又閩省各州縣牙稅年額解司庫七千五百餘兩實盈餘銀萬
七千餘兩灝及嗣興久任撫藩明知此項盈餘不查出作正自四
十五年至四十八年計銀六萬八千二百五十兩有奇除題明災
賑外餘令二人分賠事下部議灝應賠三萬兩嗣興應賠一萬兩
得 旨許嗣興年已衰邁且於此案有應賠銀兩著革任五十九

年卒雍正二年子國桂爲宣化總兵疏請 子卹 賜祭葬如例
閩人公請崇祀名宦祠國桂初由佐領授參領康熙二十九年從
征噶爾丹於烏蘭布通中火器傷得功牌一尋授副將累遷浙江
黃巖鎮總兵江南京口副都統五十六年補漢軍正黃旗副都統
五十九年大軍定西藏國桂領礮隨征凱旋敘功給雲騎尉世職
雍正元年授宣化鎮總兵三年遷漢軍正紅旗副都統四年以原
任總兵時奉 旨恩免兵丁應賠馱載馬匹兵丁私立碑爲國桂
頌德後任總兵黃廷桂劾之部議革職擬斬監候尋病歿其雲騎
尉世職停襲

右 國史館本傳

馬如龍

馬如龍陝西綏德州人康熙十四年四月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於甯羌副將朱龍應之陷延安綏德州失守如龍以十一年舉人倡義糾鄉勇據山立寨賊至屢卻之賊誘以葭州知州僞劄如龍殺其使賊驚去五月平逆將軍畢力克圖兵至如龍呈首僞劄從破賊復綏德州畢力克圖以 聞並請以如龍署綏德州知州陝西總督哈占亦以如龍忠貞自矢不受僞劄且能倡義拒賊題請優敘部議以綏德銓補有人如龍應以知州先用十六年授直隸灤州知州十七年以查得灤州隱地議內升十九年遷戶部員外郎二十年遷刑部郎中二十二年授浙江北新關稅務監督二十四

年遷杭州府知府二十八年三月 特旨授浙江按察使如龍訪
治豪民王友聲王宗玉潘質卿等伏其辜海賊楊士玉竄海島自
號將軍連土賊胡茂金昌祐毛國標等橫劫商船如龍設法擒治
首從俱置之法浙江巡撫張鵬翮閩浙總督興永朝先後據牒以
聞二十九年遷浙江布政使先是如龍任按察時於覆審永嘉
縣知縣申奇美温州府知府汪爌侵蝕錢糧一案扶同詳覆總督
興永朝並疏參部議以如龍徇庇降五級抵銷嗣給事中郭渾劾
如龍欺朦溺職應革任 上以如龍於此案有無情弊可否畱任
命興永朝明白具奏至是永朝覆奏如龍於前參議處外無他
弊應免議 上允之三十二年六月擢江西巡撫十月疏言江省

常平倉米八萬一千四百餘石新例在處賣米買穀以免浥爛但時價貴賤難預定請將舊貯米於春閒槩行出借秋收時每米一石收穀二石還倉十二月疏言江西各州縣士民願每熟田一畝捐穀四合積貯計捐穀十一萬九千五百餘石請令州縣貯倉照錢糧盤查三十二年二月疏言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燒造瓷器貧民就工趁食五方雜處奸良莫辨鎮距縣遠四面皆水難於稽察向祇設巡檢一未能控制請以饒州府同知移駐諸疏入俱下部議行三十八年 陛見 賜御書老成清望扁額三十九年八月左都御史王澤宏以湖口設關甚險宜設九江舊關具奏部議令巡撫會同監督議奏如龍疏言九江大姑塘一帶水消皆成陸

地舟泊湖心危險甚於湖口查湖之北岸向無避風處故患溺臣履任初卽於虹橋港內疏塘可容舟二百近年來較前稍安但水涸則船不能進今若於塘外築石隄以禦西風並濬塘深闊使通江水且容多船或船大不能進口卽令稅員輕舟渡江收稅計築隄濬塘費不過萬金可久安無患較九江爲便疏入 敕兩江總督阿山察看議奏嗣阿山履勘請照如龍所題並分設九江一口統於湖口關 詔如議行十月江南道御史張廷梅疏劾如龍於南豐職員萬貴致萬祝元落溝殞命一案祇據署按察使劉蔭樞後詳朦題與督臣題疏互異徇庇溺職 命如龍明白回奏如龍覆疏言萬貴一案臣以劉蔭樞問擬失當駁令確審後據劉蔭樞

招詳以審出真情照例承問官免議是以未行題參但未將駁詰
初招敘入致與督臣題疏互異請 賜罷斥 上原之四十年二
月復以老病乞休得 旨馬如龍雖年老居官尙好著行文阿山
問彼病勢如何及能否辦事具奏十二月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姓馬氏諱如龍字見五其先河南人明洪武中有以軍功衛延
安者子孫家焉故今爲陝西綏德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
皆以公貴 贈某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皆 贈一品
夫人公生而孤貧育於伯父某事伯父如父於兄弟友愛尤至讀
書不事章句慷慨有大略歲壬子舉於鄉出葉忠節公之門時逆

藩煽亂餘黨蔓延於綏賊朱龍將寇城中洵懼公授兵登陴援
桴誓眾及 朝廷命大帥至公爲設攻守方略城賴以完主者嘉
其功事 聞卽 命公守綏公以桑梓辭改守灤州灤爲畿邑民
猾而多盜旗弁債帥持吏短長公鋤奸蘇良豪右斂手州有民殺
人而埋其屍四十餘年矣公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冤掘其地
得白骨詢之土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拘最初一人至鉤其情遂
吐實立寘於法昌平衛有殺人獄莫知主名郡守以公才使治之
公於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閱其狀乃民有父子被
殺於寺並殺寺僧五人而民之居旁張劉二人者卽其子之中表
叔也詢之不承私令跡之二人相語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耳卽

執之一訊而服於是數州之民皆頌公以爲神升戶部江西司員外郎轉刑部山東司郎中時蔚州魏公爲司寇眞定梁公爲司農而公與于清端公相善且聲望相埒也故二公深器之以薦權北新關洗手將事宿弊盡革秩將滿天大寒公以正課無缺下令弛關禁議察之外不收錙銖於是商民往來無稅者一月謳吟之聲交於南北父老歎嗟以爲百年來所未有也升杭州知府其治如治潯而加惠焉杭民苦營債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爲質因沒入之公白於將軍請贖其子母虛實令悉持券來官爲民代償遂發官用銀若干一日盡給之無留者軍得實惠而民免驅迫之苦至今戶祝焉歲己巳 六飛南巡供張儲侍應時立辦民不知擾

天子知公廉且才以公爲可大用也適臬司缺員卽超拜浙江按察使公奉命感激竭力報稱平反庶獄多所全活海寇潘三假貿易聯絡鄰境欲謀不逞公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其魁六人餘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興設渡船民貪利重載遇風多溺死公立之禁一船毋過三十人違者罰無赦至今錢塘江無漂沒者其仁而有威皆此類也踰年晉布政司使命下之日民大悅喜當是時今總河遂甯張公寶爲巡撫公益自刻勵嚴絕苞苴故事屬吏有歲餽公悉禁絕之康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立莫可存濟公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曰是踰於歲餽多矣蓋公之仁心爲質知所緩急輕重期以權宜活民而於己非

有毫髮私也公政績日聞 天子特簡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公於是時其柔剛與民休息倣白鹿洞遺法建書院以
教士之秀者嚴溺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羨米使貧無告者有所養
雪廬山白石庵僧之冤獄不使無辜者坐死再疏請罷追轉漕腳
耗永甦官民之困期年之後人吏浹和環數千里之境皆曰我公
以嚴明廉幹聞天下今優游無爲不動聲色而事以大治洵乎一
張一弛公之才無施而不可也已卯春 車駕以視河南巡旣還
公奉 詔陞見 上獎勞再三 御書老成清望堂額以寵其歸
時淮揚薦饑 上命公設法救濟公以西江連歲豐穰救災恤鄰
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淮揚之民戴 上之仁食公之

賜歌功頌德溢於三吳公之撫循愛養能以其餘及於鄰封又如
此方公之守杭也以爭冤獄與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
貲託公事定公還之封識宛然其人愧謝欲以千金爲壽不屑也
其始至江西也屬吏有不飭者將按之誓潔己自效及公 陛見
其人縱如故公再至復自戢蓋公之生平廉以律己而寬於責人
急於豪強而緩於小弱故自起書生至秉節鉞所在有聲績又能
以功名終皆以此也公性澹泊無聲色之好祿入所餘周及三黨
州之 文廟圯興修之役獨力任之平居好獎人之善門生故吏
成就者眾公所推轂多爲顯人少嘗遊榆林道中拾遺金四百金
訪其主還之廉潔其天性也居江西數年疏請罷斥 俞旨慰問

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以疾卒於官壽七十有五夫人劉氏
贈一品夫人繼配劉氏 封一品夫人子二人益丙子科舉人豫
庚辰科進士女五人孫男二人國鑑國鎮俱太學生孫女一人婚
嫁皆世族往余奉使至杭見公於舟中接其言論風采知爲偉人
及扈 蹕再至復見公公奉 召來京復見公於 朝精神強力
老而不衰士大夫之自東南來者皆樂道公之政蹟及其行事故
余之知公爲詳於其卒也揭其大者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揭揭馬公發跡武功式遏寇略 帝嘉其忠威能行仁廉以生明
擿奸糾伏其頌如神在越十年不名一錢蘇商惠民利及舟船西
江之政以時弛張恩隨波流長淮湯湯公之來 朝 錫賚孔多

公之歸矣人用浹和老成清望大哉 王言生榮死哀作則於垣
維公初終功在民社我作銘詞告後來者

右墓誌銘嚴虞惇撰

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四月三方梗化西南蠢動逆賊朱龍據延安
府以叛府之屬一十九州縣守土文武將吏皆棄城走或從之作
亂綏德州壬子科舉人馬君如龍聞變率州之壯士若干人守山
砦拒之遠邇就保其砦者千餘家賊將黃文英以眾五千攻圍四
十餘日守甚嚴數出與戰賊輒失利五月十八日引退後三日龍
遣其僞千總劉濟雲持書及僞劄來招君抵砦不得入呼曰延安
一十九州縣皆爲我有汝砦孤懸所謂魚遊釜中燕巢幕上猶且

不識時務不肖卽下主將一旦統大兵至砦中人無噍類矣君聞之大怒令一騎縛之以入手刃之懸其頭砦門鬻其肉徧食砦中人二十五日賊乃益兵數千爲長圍以困之會平逆將軍兵已至永甯以弗得賊虛實逡巡未渡河君乃遣家僕王良夜潛渡河以書達將軍具言賊可破狀期以六月四日渡河及期君悉率砦中壯士被甲建旗鼓迎於河上大將軍兵旣渡河君又面陳所以破賊方略大將軍遂以君爲前鋒卽日與賊戰大敗之君生擒賊將黃文英斬賊首萬餘級追至賊巢其眾號十萬一時星散龍僅以七十三騎走定邊獨其黨李士英尙據延安大將軍便宜授君本州守以撫之越二月延安平君卽上狀幕府與制府上所受綏德

州印請返初服赴南宮試二府交章上其功幕府疏言臣統兵至西河驛接見舉人馬如龍備言賊虛寶臣卽以如龍爲前鋒一戰大破之賊黨尙據延安臣便宜假如龍守本州遂盡降其眾此實朝廷威德將士用命而如龍之功自不可泯制府疏言當變起倉卒時封疆之臣無有能捍賊以固我圉者而舉人馬如龍以書生奮義不顧死守孤砦不受僞署斬其使迎王師爲前鋒殺賊甚眾如龍忠貞具文武才有古同仇偕作之節槩宜加優敘朝旨嘉之使卽眞移守灤州以治績歷遷杭州知府二十八年己巳上南巡至浙江君大以治行聞上采民情卽超授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今方嚮用君生平事多可紀余特著其禦寇一節云

右紀略徐乾學撰

李國亮

康熙二十八年 上省方南巡咨訪吏治登陟賢才以江淮八州東南重地富教是賴厥維方岳恆難慎其人程功懋勞用畀我公時公觀察江南已三年矣僚屬賢否治行得失財賦充誦物力盈耗本業勤窳風俗愿巧靡不曉暢甫下車以寬大立體以平恕近人以勤敏決事而尤以公廉律己江南賦重甲天下出入有耗羨沿爲例不可破甚或漁府庫之財爲囊橐而簿書文具不可句稽公以爲大恥一掃而更之其入於官者無毫釐之溢也入如其出其出於官者無毫釐之減也出如其入官無所取於其屬而甯有餘於州縣者無窮州縣無所奉於其長而甯有餘於民者無窮其

一切受財於府庫者莫多於餉維時維平而畱有餘於兵者亦無窮先是撫臣以遷去公署理月餘屬鄰省有警鋤奸惠良威懷並著民旣悅服至是政教大施奏績當最會有摭奏公決獄時事者吏議竟坐是誥公鑄秩去官公聞卽趣具文書受代庫藏無慮大萬綱目繁碎曩時積歲瑣科條未易詰者公一旦交手付去如傳舍而八州之民扶老攜幼奔走偕來訴督撫兩臺願借公活我乃至武夫悍卒列狀幕府遮畱者相望無虛日旣不得請哭泣載塗而我蘇爲公駐節地民尤歌思愛慕不忘則相率爲祠虎邱山之麓而以時祝公咸曰飲我食我我公來思我公遠而我心傷悲或又曰我公於茲一方受祉我公於朝萬邦燕喜祠宇旣成孔固

孔安地不甚斥飾不甚侈用昭公之儉素大吏之來吾鄉祠於茲山之上下者相接公獨卓卓無愧咸願伐石爲記示勿壞而以屬余余不文不敢溢美質書始末用垂永憲於後祀公李姓名國亮字寅公奉天人壬子舉人由蒲城令歷今官

右去思碑記韓菴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

李基和

李基和字協萬一字梅崖漢軍人康熙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改主事累官江西巡撫有梅崖詩集

大清一統志李基和任山東按察使 聖祖南巡 賜御書獨持

風裁四字巡撫江西將赴任聞江西饑抵湖口遇賈艘將南下卽
貨銀買之至南昌發糶米價頓平後罷官寓居僧寺清苦自甘尋
卒江西巡撫以清節著者基和首焉

鮑鈇亞谷叢書李梅崖中丞嘗官監司家居有句云清俸遠勞分
故吏朝衣閒借與同年其清況可槩見也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撰

臣等謹將奏稿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音泰

音泰滿洲鑲紅旗人姓瓜爾佳氏初爲西安駐防兵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隨副都統佛尼埒征逆藩吳三桂叛黨譚宏吳之茂王屏藩等由漢中進師克陽平朝天等關駐守梅嶺關射殪賊之毀木寨者追斬其渠一人賊尋糾眾乘夜劫營音泰力禦中烏槍折齒得上等賞十四年佛尼埒勦叛鎮王輔臣於秦州我軍臨壕列圍賊突騎出犯音泰射殪三人賊駭遁復勦西和縣屢敗吳之茂等賊兵於鹽關岐山堡十七年隨征寶雞敗賊益門鎮十九年進征四川克復甯遠敘州擊賊將胡國柱等在事有功二十七年授驍騎校三十四年遷防禦明年三月署參領隨西安將軍博

霽率兵往會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征噶爾丹出西路五月 上由
中路親征至克魯倫河西西路積雨糧運遲滯又賊屬預焚有草
之地我軍迂道秣馬音泰言於博霽曰 聖駕親臨擊賊我等宜
倍道前進乃急趨昭莫多遇賊交戰音泰射卻賊數人大軍並進
噶爾丹敗遁敘功給雲騎尉世職四十一年遷佐領明年 上幸
西安音泰以校射記名與 賜宴尋授協領四十三年擢西安副
都統明年授西甯總兵官 上稔知其貧 特詔陝西督撫大臣
助其練兵犒賞之費四十六年 諭曰音泰人健才優從軍十數
年身經三十餘戰當中槍折齒益復奮勇嫻於馬步射兼通漢文
自任總兵以來外藩蒙古及內地人民交口稱譽且居西土久熟

習邊事著升授甘肅總督四十八年調川陝總督入 觀 賜孔
雀翎及冠服鞍馬並 御書攬轡澄清扁額 賜之四十九年幹
偉番蠻羅都等劫掠甯番衛冕山營遊擊周玉麟遇害提督岳昇
龍疏請往勦 上命四川巡撫年羹堯偕往羹堯至甯番衛昇龍
已擒獲羅都等三人付羹堯鞫詰既定讞羹堯遂先還昇龍同建
昌總兵郝宏勳由冕山至會鹽招降番蠻諸酋願率眾十餘萬貢
納糧馬音秦疏請卽以降酋爲土司分隸其眾因劾羹堯不偕往
招撫違 旨先還羹堯革職畱任戴罪效力未幾昇龍以疾解任
羹堯知其曾向前任巡撫能泰布政使卞永式借帑金萬兩尙未
歸款欲率屬捐俸代償音秦不從羹堯遂入告 上以昇龍效力

多年允藝堯代償 諭音泰宜與巡撫和衷尋 諭大學士曰音泰潔清自持不徇情面乃實心任事人也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趙申喬侍郎鳴敏圖往勘慶陽知府陳宏道西甯知府楊宏烈互揭虧帑婪賄款蹟因得原任巡撫齊世武布政使伍寶阿彌達分取火耗銀各數十兩事按律擬罪以音泰曾檄示州縣官徵收錢糧輕減火耗不盡行革除議褫職 上曰音泰居官甚優寬免之會奉 詔申禁游民越禁令嚴劾縱容之文武官於是邠州諸處拘繫者四十餘案每案十數人至四十餘人不等音泰疏言訊鞫各案皆藉技業營生無兇惡情狀可否解回原籍收管如再縱出境議處所司 上曰游民越禁所以應嚴禁者恐聚眾劫掠漸至難

圖明季李自成卽其驗也今闕所奏各案俱以技業取錢餬口非兇惡可比應卽省釋槩免官員處分是年九月自陳病廢不能理事上曰朕前幸西安灼知音泰義勇游擢至總督正己率屬寬嚴並用軍民無不感戴朕甚愛惜之可令在任調攝五十二年四月復以疾乞罷許解任還京給第宅田畝以旌其廉又嘗論廷臣曰音泰朕所特用之人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方稱朕有知人之明五十三年四月卒年六十有三賜祭葬如典禮諡清端其雲騎尉世職例襲一次特詔世襲罔替子瑚什巴襲

右 國史館本傳

喻成龍

喻成龍漢軍正藍旗人由廕生任安徽建德縣知縣康熙十三年遷山西潞安府同知安徽巡撫靳輔奏畱以同知管池州府通判事十七年題補池州府知府二十三年丁母憂服闋補江西臨江府知府二十七年遷山東鹽運使三十年遷山東按察使三十二年擢山東布政使三十四年六月遷太常寺卿時議征噶爾丹命協同左都御史于成龍督運中路軍糧十二月遷大理寺卿三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三十六年轉餉甯夏三十七年轉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八年十一月併督捕事歸刑部以成龍爲刑部額外侍郎三十九年三月命偕尙書范承勳王鴻緒侍郎王揆田雯

王紳布雅勒顧藻副都御史壽甯督修高家堰隄工九月補左侍郎十一月調工部十二月授安徽巡撫四十二年擢湖廣總督四十三年疏言鎮筵鎮額兵二千一百紅苗新附部議勻抽督撫提鎮各標兵九百名合爲三千防守官兵皆係額設與其勻抽不如勻調協汛遞年更換又言紅苗歸化應將辰沅靖道移駐鎮筵增同知通判巡檢吏目等官專理苗務歸辰沅靖道轄武職不許干預苗務輕罪聽土官發落命盜重案土官拏解道廳審擬五寨司土官聽廳官轄各員俱照邊俸升調地方有逃盜事土官一並議處以麻陽縣訓導移駐五寨司設義學聽苗民肄業苗寨有仇殺者視聚眾多寡並土司分別治罪均得 旨允行是年河工告成

敘督修高家堰功加成龍五級四十五年疏請湖廣各土官子弟有讀書能文者注入民籍考試 從之先是成龍於四十三年疏題鎮守鎮兵王漢傑聚眾搶掠當鋪應正法餘黨不知姓名免深究 上以王漢傑等俱係防守兵丁前後糾黨三百餘人肆行搶掠又出城站隊偏官索結情罪可惡 諭再詳審定擬具奏至是成龍覆奏引律不合又不劾該管官得 旨凡管理兵丁將弁必平素約束軍伍禁令嚴明兵丁始克遵法紀地方無事今喻成龍不將各營武弁讞審明白輒以並不知情徇庇具題著該部嚴加議處部議革成龍職五十三年 命復原職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喻成龍字武功奉天人官至刑部侍郎著有塞上集嘗有句云丈
夫既捐軀豈能依骨肉又云立馬望黃河天青塞雲紫頗學少陵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梁鼐

梁鼐陝西長安人以父梁化鳳官提督 予廕康熙十三年總督
哈占爲奏請改就武職尋授督標左營遊擊時漢中興安並叛應
逆藩吳三桂哈占令鼐駐防黑水峪十四年十一月漢中賊千餘
聯絡叛鎮王輔臣由祥峪口入三路扼踞山險鼐率兵誘至觀音
堂地奮擊大敗之十七年調興安城守遊擊管副將事十八年十
月進征漢中同遊擊焦應善等由西路出富家河偵賊二千餘踞
桐子關鼐率兵衝擊自午至酉殲賊無算復移師敗賊於閻王橋
興安附近城邑以次恢復十九年隨總兵高孟勦川東叛鎮譚宏
進兵羅石橋靈鷲寨大敗賊眾擒斬賊將衛仰武徐自奇等遂復

達州敘加都督僉事二十一年遷江西袁州副將二十六年遷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四十年擢福建陸路提督四十五年五月擢福建浙江總督四十六年 上南巡 賜旂常世美扁額先是兵部尙書金世榮爲總督謂出洋大船易以臧盜奏定漁船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毋許樑頭過丈有八尺甬旣任總督卽疏言商船不許過大慮其越出外洋或至爲匪然船大則商人之資本亦大不宥爲匪且不容無賴之人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畏縮遷延其見已改造者僅求合於丈有八尺之樑頭而船腹與底或仍如舊是有累於商而實無關海洋機務 召對又奏漁船非僅捕魚兼資貨物貿易不用雙桅難以出洋 上命大學士等議弛

其禁四十七年三月疏言浙省杭嘉湖三府受天目諸山之水或徑趨於海或洩入太湖我 皇上洞悉形勢令建開蓄水爲經久計今會同漕臣桑額撫臣王然察訪湖州所屬逼近太湖有烏程之西山港新涇瀆等處長興之白茅花橋諸港計七十二港瀆俱田畝所資灌溉當開濬深廣於疏入太湖處建閘六十四座隨時啟閉嘉興去太湖稍遠支流通連運河無可建閘其石門縣之聖塘廟至玉溪鎮秀水縣之西利北利端平三橋嘉善縣之西門渡船頭張涇匯楓涇鎮南刪三處爲通津及出水要道俱應開濬杭州西湖出水諸處各有舊閘惟減水石堰二閘外之桃花港日漸淤淺其勘估建閘外開濬需費四萬一千八百兩有奇此外淤淺

之三府屬支河港蕩勸民開濬民自樂從無煩動帑疏入下部議
如所請得 旨支河港蕩淤淺若勸民開濬或地方官員借此私
派害民亦著動正項錢糧四十九年八月廩丁母憂回籍五十二
年赴京祝 萬壽 予廕一子尋以疾乞歸五十二年十一月卒
於家年六十有一遺疏至得 旨梁鼐效力年久勤勞素著忽聞
溘逝深可憫惻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興永朝

興永朝漢軍鑲黃旗人初由筆帖式授吏部主事遷本部員外郎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反上命刑部尙書莫洛經略陝西莫洛察永朝有才攜以行嗣奏興安距漢中遼遠請復設關南守道駐劄以資彈壓卽以永朝補授詔允所請十四年興安遊擊王可成叛永朝偕總兵黨塞出走西安事聞下部議黨塞不能安輯士卒應解總兵官以副將用永朝免議仍以道員用二十一年補廣西蒼梧鹽法道二十六年遷四川按察使明年擢偏沅巡撫二十八年三月疏言湖南額田二十八萬餘頃徵地丁銀一百二十四萬有奇今熟田十七萬餘頃徵銀七十二萬有奇較原額不

及十之六益自明季兵火荒熟混淆豪黠者隱田漏課愚懦者業失糧懸以致訐訟日繁包賠滋累今計非丈量不能清釐其法惟見田量田不遺尺寸熟者定爲實徵荒者漸俟招墾糧隨田辦丁照糧編更以弓口田形造魚鱗細冊存之公府藉爲左券屬吏私行剝民臣必糾之奉公守法臣必舉之至豪強侵隱多年當寬其既往許自首免罪又其事繁而且瑣勢必逾年完結難拘常限衛所屯田原與民地相錯應同時舉丈以杜閃爍疏入 敕部議行並 諭丈地各官實心任事勿藉端科派有滋擾者照貪官治罪五月遷閩浙總督六月疏言湖南有三事未竟一清丈荒熟地畝方舉行也清丈之事行之善利國十居四利民十居六不善有司

不難抑勒聚斂以病民恐臣赴閩後官吏泄玩舞弊後之人必將以開端咎臣一城下避風河不及興濟也長沙城西濱湘江中多暗石船泊猝遇風濤觸裂覆溺近擬於江岸掘口繞城北挖土成渠直接東城蓄水廢塘引入江水此渠一成所全實多且挑濬之地離城不遠亦可特作金湯臣與僚屬集費鳩工而今忽中止深爲可惜一月課諸生之規恐有偏廢也湖南文風不振士習多乖臣通行各學月舉一課供具格卷食饌以守令爲之主長沙臣自主之數月以來諸生旣以誦習爲功武斷把持之事亦覺漸減儻從此一暴十寒依然往昔所爲中懷多疚者也伏祈 天語告誡逐一遵行期收實效下所司知之三十一年調漕運總督三十二

年七月疏言淮揚鳳廬等屬地處大江以北所藝禾種或紅或白各就土宜每有稊瘠之區雨暘不若種本純而忽變雜或遇歉歲缺種春耕之際得種卽下不辨色類歷任漕臣帥顏保慕天顏並係紅白兼收自康熙三十年漕臣董訥請著爲例部臣恐有不肖之徒藉此攙和議駁臣思漕糧止期乾圓潔淨原不拘於種色今歲根苗卽是來歲籽粒必欲分析於磨礱簸揚之後殊多未便請不論紅白一體兼收部議不准行 特旨兪允先是松江白糧旗丁挂欠米石部議嚴追懲究並請 敕漕督詳議經久杜弊之法八月永朝上言從前欠糧旗丁止議革運未嘗另立嚴條奸頑蔑視無忌請嗣後白糧幫船運回之日如有挂欠除革運追賠外仍

做監守自盜律治罪 從之三十二年二月調鑲黃旗漢軍副都
統閏五月因病罷尋以迎 駕失儀革職 賞給藍翎侍衛三十五
年從征噶爾丹 命署副都統在火器營行走三十六年授鑲白
旗漢軍副都統四十年正月自陳老病乞解職得 旨興永朝前
任督撫初無裨益兵民之事乃稱硜硜自守不合著解退副都統
五月卒年七十

右 國史館本傳

修國佐

皖城據大江中流爲三楚豫章之門戶古形勝之地也在三國時爲重鎮自往代開府駐節其地置水犀軍帶甲數千以控馭淮甸節制江表遂扼東南之要蓋撫軍任重而皖撫爲尤重當宁必慎簡才望素優之大臣有方略識機宜者往莅其事且此八羈數州在江南則爲瘠壤地曠人稀林壑深阻民淳俗簡必爲大吏者寬仁鎮靜與民休息而後民俗咸歌舞之兼斯二者則中丞修公其人也公撫皖時 陛見陳地方利弊琅琅明晰 天子素知公能愛養百姓降霽顏溫諭之予得接見公於觚棧之側蓋是時始識公見其貌端凝厚重聞其言論愷悌和平退而爲梓里賀乃大

江南北方沐公恩澤待公調劑而以勤勞邁疾遽捐館舍逾年公子毓秀將營窀穸請銘於子予藉公樾蔭有年知公生平頗悉其焉敢辭公諱國佐字吉臣曾祖士祿祖雲程父芳字佟爲遼陽望族世多顯爵公早孤事王母周太夫人以孝稱幼賦資明敏讀書必探究大義期達實用弱冠筮仕爲工部筆帖式升工部主事水衡事繁猥叢弊公久於其職以精勤敏練著聞升刑部員外郎郎中尤盡心讞獄得欽恤之義康熙十五年閩寇亂公以才能膺簡命分巡延建邵道按察司僉事參贊勦撫事宜時 王師雲集凡芻蕘儲峙皆藉公經理無不咄嗟立辦而吏胥無所侵蝕州縣無所困苦招撫何應元陳奇等降之盡釋餘黨曰此皆吾民也不

幸而罹於賊皆勿問事平以軍功加五級二十三年升陝西分守
潼關道布政司參政時秦地苦兵民多流殍公加意撫恤適大軍
振旅用車輛甚多或欲派於民間公毅然曰秦民捐瘠之餘其可
重困乎堅執不從獨力區畫以濟師而民不知病 上念關中兵
燹日久遣重臣清察荒蕪公偕之徧歷州縣皆以實 聞秦民賴
之踰年升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公精於律例而仁心爲質故能多
所平反雪冤理滯迎刃而解大抵引律而能明律意如僧達相以
拒盜斃三命公引律斬而部以三命駁之公言拒盜與毆殺不同
卒如前議其慎重明晰類皆如此二十八年升江南安徽布政司
布政使公重念東南民力謂休養生必在澄肅吏治度支積弊

胥徒叢蠹悉滌除之定兵糧支給日期而庚癸不呼兵民咸以爲
便三十三年總督傅公言公之賢於朝 上念皖撫重寄無踰公
者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入覲公詣 闕廷卽馳赴任
專以正己率屬爲本諄諄誠諭下吏惟在裕民財省民力其賢能
者獎振之常格者誠飭之勉勵之不建威不市名一以實心行實
政期年而吏肅民阜惠施利溥鄉人來盛稱撫軍賢入覲吏民享
清靜無事之福而公之設施可知矣次年以躡勘蝗蝻暑雨勞憊
遂得疾不瘳士民聞之咸聚哭罷市迨靈輅北發遮道泣奠者不
可勝數噫公自藩憲秉節鉞江南之民被公澤最深而未究其用
宜其愛戴思慕之不能釋也公性淳厚豁達與人交絕無城府生

平濟困周急力施不倦治家嚴整訓子弟以禮法歷宦所至建樹
皆卓然可紀行誼完備豈非一代偉人哉公生於丁丑年正月十
六日卒於乙亥年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祖父皆以 覃
恩贈如其官配李氏 誥封夫人子四長毓秀候選副使道次毓
善次毓華次毓□孫四婚娶俱詳家傳以康熙三十六年八月葬
於大松發祖塋謹銘曰

江漢泱泱流公之澤天柱屹屹紀公之德振起東邦嘉惠南國鬱
鬱松楸是封是域福庇後賢永永無極

右墓誌銘張英撰

國朝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五

劉蔭樞

劉蔭樞陝西韓城人康熙十五年進士二十三年授河南蘭陽縣知縣三十年行取擢吏科給事中未幾丁母憂三十二年補刑科給事中三十五年七月疏言自古廉吏必從節儉中來未有奢侈之人而能守己愛民者邇來居官者競爲侈靡不特車馬衣服飲食器用僭制踰等抑且交結奔走餽送夤緣棄如泥沙用如流水常俸不給則稱貸於人不克清償致債主環號門庭凌轢辱詈無所不至不惟有玷官箴且傷國體伏乞 敕下嚴加申飭務使人心格而風俗變亦厲廉戒貪之一道又疏言有無相通人情之常然不過權子母較錙銖而已近來京師放債之人六七當十半

年不償卽行轉票以利爲本數年之間累萬盈千卽蕩家碎身終難清債是 朝廷之職官竟爲債主之廝養伏乞 敕部嚴立科條俱照實在銀數三分計息違者作何懲治則索者知所止而償者易爲力俱下部議行九月調戶科三十六年 詔求直言蔭樞疏上肅紀綱覈名實開言路三事報 聞明年外轉授江西贛南道四十年署按察使事因審擬南豐縣職員萬貴罪名前後招詳互異爲總督阿山所劾部議革職四十二年 聖駕西巡蔭樞迎於潼關 召對復用爲雲南按察使四十五年遷廣東布政使總督貝和諾奏蔭樞在任二載老成練達清廉勤慎士民籲請題畱見在雲南藩司之員請卽以蔭樞補授得 旨俞允四十七年十

二月擢貴州巡撫四十九年正月疏言天下教官多至二千餘員
每月選授不下數十員撫臣考試後按名具題章奏繁多請照佐
貳雜職例升遷參革者不必具題俱咨部年終彙奏 從之五十
年二月疏言貴州人文日盛鄉試中額僅三十名美不勝收難以
勸興多士近科會試貴州與廣西同編中右字號貴州中式三名
廣西中式一名是貴州人文不下廣西而廣西鄉試額中四十名
不無偏植懇祈 聖恩將貴州鄉試中額與廣西同則邊方人士
倍加鼓舞下部議增六名五十四年奏請裁鎮遠府所屬偏橋驛
驛丞以汰冗員添設南籠廳學以育人才皆下部議行又先後奏
廢石阡正司舟行司西堡土司甯谷司平州司大華司各土職歸

流時策旺阿刺布坦擾我哈密備兵進征蔭樞兩疏請緩師有願
皇上息怒緩圖重內治輕遠略等語得 旨策妄阿喇布坦無
知蠢動朕好生爲念不忍驟加剿除因備兵邊地遣使宣諭冀其
悔罪自新並未逞一己之怒親自統兵征剿劉蔭樞聽信譌傳耶
鈔妄行具奏著馳驛前赴軍營駐劄諸處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
奏五十五年蔭樞具疏謝罪以墜馬傷臂及足兼患泄瀉乞回籍
調治 諭曰劉蔭樞奉旨親赴軍前並未周閱營壘卽稱患病回
至甘肅以入冬後雪深數尺等語奏陳復令其親閱積雪情形具
奏又不前往仍託病求回原籍違旨退縮理應從重治罪念伊年
老不過輕信傳聞妄奏且自起用以來居官頗優操守亦清屬官

稱其寬平兵民亦多感戴可仍回貴州理事五十六年五月蔭樞以病愈回任入奏 諭曰前令劉蔭樞往視軍前營壘伊奏病篤難往今令其復任病卽頓愈情僞顯然矣九月吏部議蔭樞屢次奏本俱不繕寫貼黃年老昏憤應照例休致 命解任來京尋追論妄奏阻兵論絞罪 詔免死發喀爾喀等處種地五十九年九月 召還復原官六十一年與千叟宴雍正元年 賜金歸里尋卒於家年八十有七

右 國史館本傳

劉氏得姓之遠詳見左氏春秋漢宋帝胄而外不獨望於彭城若長盛之興七業其父之號五忠隨時隨地英哲挺生至其在關中

韓城者源遠而澤長派分而椒衍以今副都御史巡撫劉公喬南而族姓益光顯焉按狀公諱蔭樞字相斗喬南其別號也世居韓城之潭馬村曾祖諱鉞太學生祖諱天時邑庠生考諱聲遠邑廩生兩世皆以公貴 誥贈如其官祖妣吉氏妣梁氏皆 贈夫人公以康熙己酉舉於鄉丙辰成進士知河南蘭陽縣事入爲吏科給事中丁母憂補刑科復改戶科外轉江西贛南道以剛直去職再起雲南按察司使就遷布政司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遇 覃恩晉階資政大夫後休致畱京久之雍正元年癸卯得請歸里是秋病卒公之初令蘭陽也不以廉名而苞苴絕跡不以術馭而豪猾革心教養士民懃懃懇懇閱五年如一日雖兩漢

循吏莫之先也在垣中前後章疏數十上如論連捐速升之弊及
捐員宜試保舉宜停則爲 國家重名器言路宜開名實宜覈藩
臬宜入覲奏事則爲 朝廷肅風紀至於京都利債其風日長楚
省攤糧恐致病民皆言人所不敢言者雖宋史所稱四諫有過之
無不及焉迨出莅贛南慨然曰此趙清獻所舊治而濂溪先生過
化之邦也吾敢不自勵乎贛俗健訟始至牒訴盈百一晝夜平決
之後無敢妄控者訪求民隱盡剔其弊以聞修復濂溪祠與士子
講學風氣駸駸欲變矣署臬篆忤撫軍意因事劾罷之公視去官
如去傳舍恣遊匡廬而歸歲癸未 鑾輅西巡至潼關民服跽迎
道左 聖祖仁皇帝知公前任言官有直節且素偉其狀貌乃問

曰是劉髯者何爲民服也公具對所以復原職未幾起爲雲南按察使讞獄明允時無冤者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畱之卽用爲雲南布政滇海源廣流狹形似臥甌秋水泛溢往往漂沒田廬公疏濬海口以暢其流又修築六河岸闢民歌樂土焉戊子夏旱禱於五華山引咎自責甘雨立沛其秋大有年清聲惠政萬口流傳 特簡貴州巡撫時公齒踰古稀精力不減少壯因俗之簡務甯靜而噢咻之不越期年文武輯和民苗胥戴其德黔中四塞皆山鳥道盤旋騎莫騁也乃自雲南坡至蕉溪開馬路二千餘里濱水則大修橋梁行者利涉至今猶尸祝之山田耕一年率不可再民懼徵賦及之莫敢田者公榜示闔屬聽民墾荒永不起科而功

德尤大者莫如檄諭烏蒙一事先是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仇怨相殺事聞遣滿洲都統會同雲貴四川督撫提鎮詣畢節勸其事遠近苗民震驚公肩輿從數卒傳諭曰若輩無恐宜安堵既至畢節念邑小不足駐諸大帥乃獨棲荒寺中諸大帥聞之咸約束部下毋爲民擾烏蒙土酋素負固聞蜀滇兵雲集益重閉不肖出公令千總一人走諭之曰若出訴卽生抗命卽死老夫不食言土酋相顧曰聞老劉公威德恩信素著雖死敢不出乎於是出就質成土酋土舍俱泥首謝罪釋仇結好而去當是時苗頑叵測兵機將動公忠誠忿涌操縱合宜挽狼顧鴟張之勢成瀾迴浪靜之功洵所云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公撫黔久將引年乞休會策旺阿

刺布坦擾哈密 聖祖皇帝大出兵討之公密摺諫沮復奏陳六
事奉 旨馳驛赴軍前盡心周閱乃崎嶇三月犯雪衝寒行至巴
里坤相視軍營上疏數千言備述形勢並以老病乞骸骨仍回黔
任已而休致入京部議以阻撓軍務也例發喀爾喀種地在屯三
年 特旨召還畱京又三年壬寅首春行燕饗國老之禮以壽躋
大畫坐次最先一時侈爲光榮冬十一月 龍馭升遐公白髮攀
髻淚盡繼之以血 今上御極篤念老成 召見養心殿諮詢良
久 賜白金四百兩朝珠一挂夏初歸里秋末感微疾臨終肅衣
整冠神明湛然不亂古所謂傳說騎箕上爲列宿者非其倫與公
生而廣頽豐頤具大人相爲諸生卽誦法范希文以天下爲己任

講實學辦實心行實事孝親信友根乎天性痛封公仕不逮養卜地封壤盡慎竭誠視人有善若己有之推賢薦能惟恐不逮他人或有過誤輒面加譙讓事已卽忘其胸襟之浩落不啻天空海闊也著述甚富有春秋蓄疑四卷易解二卷梧垣奏議一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嗚呼我朝當重熙累洽之會中外臣工莫不以碩大敦龐高明鴻朗荷天庥而翊泰運若公者鍾毓旣厚造詣彌醇始爲循吏爲名諫臣中歷監司誦一路之福星洵膺節鉞樹長城之威望晚歲端居又以其身爲國之壽耆里之人瑞綜生平而論之功在封疆澤流蒼赤名垂金石建立三不朽而兼致箕疇之五福誠哉宇宙閒之完人也己公卒於雍正癸卯九月二十三日距生

前丁丑二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七配程氏 贈夫人次郭氏張氏子男二人熾廕生娶孫氏炎監生娶孫氏嗣子二人燦炤俱監生女四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熾既諷吉營葬走使以狀乞銘于於公有知己之感奚敢以媿陋辭銘曰

梁城巖嶮龍門嶙峋光嶽氣合篤生偉人鹿鳴舉鄉聞喜錫謙筮仕循聲最於望縣既陟諫垣抗論不阿力可回天手欲障河嶺北寒帷景彼清獻直道違時拂衣奚戀桑梓利病志在興除石梁虹臥行者感吁 先帝西巡止輦熟視邦之司直甯曰爾棄乃命觀察園草翻青乃任旬宣樂土歌騰開府貴陽道惟靜勝如海之涵如山之定烏蒙一檄踰十萬師在黔猶滇有像崇祠西陲用兵密

疏諫止誠至斯乎善終如始我 皇御寓陳情遂初 賜金優渥
媿漢二疏林泉作歸哲人其逝大耋之嗟疇不隕涕三立具備五
福克全詩禮所貽有美象賢膺膺鮮原丸丸松柏珉石徵文大書
深刻

右墓誌銘陸奎勳撰

康熙丙戌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塘呼號
叩制府問太守得過之由者日數萬人衢巷壅塞居民不得出入
於時江西父老拏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寃亦數千人遠
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其後十餘年余
給事內庭聞劉公至自喀爾喀賢士大夫皆拊髀雀躍公年於是

八十有六矣韓城張大司寇余鄉試座師也數言公迫欲見余而筋力不能自致余迫公事晨入暮歸又城隔內外踰年竟未得一見又十餘年關中朱永濤以所爲秉燭子傳示余公之昆孫乃均繼以行狀求表墓嗚呼余與公生同時心相鄉旅同地而不得一見外碑之文尙曷敢以辭公韓城人字喬南性樸直無游移康熙丙辰成進士知蘭陽縣所興革大吏難之終莫能奪擢刑科給事中丁內艱既終喪補戶科章數十上以抗直見知於 聖祖仁皇帝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轉顧南道郡守與城守將比重門稅以朘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二人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畱質在門二人色沮辭塞

乃盡革之米市額稅溢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
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使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
柴立其中遂以失出罷官癸未 聖祖仁皇帝西巡公迎於潼
關 上遙望卽曰此劉蔭樞也傳至行宮奏對立起雲南按察使
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結呼吸相通
公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眾奸豪屏跡訟獄以稀
就轉布政使除科場雜派賑凶饑所措注皆順民心遷貴州巡撫
年踰七十精力益強凡章奏皆出己手其地苗狎雜處民多僑寓
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闕號難治公至撫軍民和吏弁
峒苗以綏四川遵義民疾其吏赴訴於公具以 聞郡守以下削

職者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
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黔多山少田每歲鄰
省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發二十萬貯藩庫格
於部議者三密奏 特旨撥發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眾乃服公
深識撫黔五年以老乞休 上溫旨慰畱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
舍仇殺川撫問故諸酋不出請以兵臨 欽命廷臣出會蜀滇黔
督撫提鎮於畢節質其成公先至騶從數人寓荒寺中諸公繼至
正告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甯聽命而烏蒙恃
險且聞諸大帥皆集恫疑謀阻兵公使諭之曰欲求生早出質若
拒命必滅汝劉公在滇黔久曾失一言之信於吏民曾長乎遂皆

出服罪解仇私相語曰劉公眞天人也其明年乙未策旺阿刺布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覈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旨命公乘驛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卽日就道抵巴里坤行視軍營上書言事宜凡數千言上命更視雪山回奏尋改命復原任公再乞休不允至黔士民攀轅如見父母數月有旨休致未幾下刑部部議阻撓軍務罪死再發喀爾喀地方耕種時年八十有二矣居四年召還京聖祖燕羣臣七十以上者公首坐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但不知兵耳世宗憲皇帝御極召見愀然曰卿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汝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勳王沛檀陳時夏王璋四人乃賜御硯朝珠白金還鄉

雍正元年九月終於家年八十有七公耄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
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學額建書院義學朔日月半
躬進羣士而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
惡雖苗獠亦然其在滇築池口六河開岸自是海水雖漲溢無傷
田園自贛南罷歸倡建韓城南郭石橋修石路數千丈民不病涉
行旅晨夜無壅其自黔入京子弟訢從不許曰死於道路與家庭
何異自塞外歸鬢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
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所著春秋蓄疑四卷易說二卷宜夏軒雜
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滄洲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
蒙 召入武英殿起霸昌道巡視南河 世宗憲皇帝實授河督

而公以衰老不復任用海內惜之然滄洲自守江甯復起攝江蘇
布政使再起霸昌道多者浹歲少則期年未及有所設張及總督
南河適當黃流橫溢以死勤事而不見其成功轉不若公於壯盛
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實爲制府
阿公山阿公敷歷中外以廉公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
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故因事以斥之
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而公事滯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
悔焉故余因表公之墓而並揭之使當路而操威柄者知凡於己
有拒違及左右親信所非毀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間則卽是爲
聽言觀人之準則矣

右墓表方苞撰

秉燭子者劉公耄年好學自勵之稱也公諱蔭樞字喬南秦之韓城人少以豪傑自命讀書恥事章句舉康熙丙辰進士初授蘭陽令邑濱河舊設巡河夫重爲民困公至減之造士安民凡當興革者力請諸大吏至侃侃爭於前雖封駁數次終不易始或以爲強項後乃益重公邑大治盜聞風不敢犯其境以最擢刑科給事中丰采著朝端旋丁內艱去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大計詳見梧垣奏疏中至疏豫秦兩事 上覽奏大悅翌日 召見乾清門復令條析其事一一奏對不失一言每會議事有不可者輒抗聲執論如議楚省攤糧事公恐遺千百人子孫累委婉開陳九

卿乃奏免楚人至今德之有某以例驟至方伯有欲保之者以公故不敢發言惟目視公公默然遂無敢言保者由是直聲振於朝未幾外轉贛南道開示屬吏以愛民爲忠諸屬知公在朝風裁奉法惟謹贛俗健訟公下車無慮千百紙一日夜爲平決訖曲直不少差久之訟寢少數微出察民間疾苦贛有城門稅久爲民害蓋鎮將沿之以營利也公陰遣一人攜布東門出南門入復遣一人挑麥西門出南門入屬曰門欲稅以布麥爲質已而門者果皆止之取其應得稅錢公乃設席邀鎮將者過飲守令皆在前二人者席之前跪曰奉市布麥門者欲稅無錢今尙質在門公勃然作色曰若何言曰門稅公曰門稅爲暴監司買物尙如此如小民何

吾不能爲民全鎮帥面也拂衣起守令不知所爲鎮帥慚退翌日
卽下令革去公乃具觴迓之至署登堂未定先疾趨下拜曰帥能
如此小民福也敢不拜又有米行者額課若干牙人緣之爲奸凡
民載米至河邊取其錢勿得私糶者牙課一而取者不止十倍民
苦之公故問其日徵若干牙故減報其數公分遣人卒至盡取諸
牙者記簿來會其數則大駭於是責其欺狀另委收之收不數日
得銀若干爲易田約其租值可以抵額課遂勒石黜之聽糶米者
自便撫軍以廉其明使署臬篆南昌故多訟師與少年遊棍公至
則皆遁去地方肅清方思大有所建白未數月會有疑獄督撫各
持一見公弗能兩全遂以彈章罷去或謂公剛直爲人所譖公寓

匡廡事結瀟然以歸怡如也韓城南有河爲縣治要會自古無橋
每雨漲病涉人畜多溺死公爲諸生日慨然有建橋意然水急匡
閩人多迂之至是遂銳意倡建家居三載經營是事暇卽課里中
子弟以自適癸未歲 鑾輿西巡公以民服至潼關迎 駕 上
熟視之指曰此劉鬚子胡不官服以削歲對公美鬚偉軀幹直
聲震垣中人莫不知有劉鬚子 上數召對稱 旨故常記憶頃
卽 召見賜還原品 駕回復 召至行宮霽顏垂問奏對良久
上命中侍掖之起出卽傳 旨起用滇廉訪使公至滇數微行
採滇利病先是各屬坐省者多豪橫與遊棍爲非公重懲之嚴飭
各屬遠近聞風無不帖然於是訟冤抑者悉平決如流有造蜚語

謀反者公執其渠首數人論如法餘不株連旋升粵藩督撫特疏
畱滇昆明故有書院迤東西士子肄業其中公暇卽進士而課之
親爲訓誨貢院號舍湫隘科舉士數浮於舍公捐金買地增修號
舍另闢規模內外改觀並除科場行戶諸累昆明湖源廣流狹口
如臥甌秋水漲溢致田舍多傷公單騎走湖口審視商之兩大府
力爲挑濬並修築六河岸閘戊子五月不雨公引咎禱於五華山
叩頭至地有聲已而大雨省會十萬戶米價昂力請發粟分四城
平糶陰屬司筦者貧民苟升合無錢悉予之勿較多寡如是者三
月所全活不少他日公出婦孺視而祝曰願翁世世爲卿相驛站
兵餉悉實其數無絲毫漏卮在滇五年上下賴之以安擢貴撫去

之日扳轅臥轍多感泣下者乃塑其像於近華浦黔巖疆山多田
少苗狎雜處滇蜀楚粵交錯其間四民多客籍前朝安播之亂
國初水西之擾號稱難治公治黔調和文武撫綏漢苗輕徭薄賦
絕餽送以安靜爲務三江及苗狎仇殺之案有未結者首清之釋
無辜數十人戒有司無生事啟隙課士勸農訓兵化苗通工惠商
黔道高山峻嶺人馬艱行公開修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二千餘
里黔故多陰雨自是時和年豐迄公之任皆大熟凡所條奏皆關
大計蜀遵義民苦加派聞公直皆匍匐來言狀哀祈題達公密疏
以聞 上遣使會川撫勘其事削郡以下數十人蜀困盡蘇草
奏日或曰公不避嫌怨乎公曰有分土無分民孰非 朝廷赤子

知而不言是欺以事 君也何避嫌爲又以黔省錢糧課稅僅十餘萬每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兵士懸領以待於籌餉疏內請另發銀二十萬存貯藩庫爲未雨綢繆之計疏凡三上俱格於部議撫黔旣五年疏請 陛見以老乞歸 上溫旨慰畱癸巳 覃恩晉階榮祿大夫祖父母同廕一子明年復拜疏告老疏已發軍民罷市道遮驛使不得去會烏蒙土酋與威甯土舍隙殺川撫委道員至烏蒙問故土酋匿不出遂題請以兵臨之欽差會蜀滇黔督撫提臣至畢節勘其事苗民驚駭不知所爲多避去公肩輿就道沿路諭以無恐苗眾見公皤皤然簡從來咸喜相率出迎爭以物來市公先至畢節吏爲設館公曰畢小邑諸大人皆欲飾館將

何以應乃就荒寺中恐諸執事者蹂躪與之約曰邑小供薄勿怪若所令不嚴老夫非畏人者眾皆肅然公曰此一小吏可了公等勿慮於是發標下千戎一人走土酋所招之來先是威甯土舍已出而烏蒙土酋恃險且聞諸大帥咸集愈驚疑誓不出千戎至傳公諭曰若出吾活汝若抗命卽滅汝老漢言無多且重失信土酋某曰老劉公恩威素著以誠信待人雖死敢不出遂與俱來公方與客圍碁報至卽會諸大人共訊二酋咸服罪願釋仇永不構隙叩頭去謂人曰我今方得見老劉公眞盛德人也遂具奏 聞各大人聞公簡從來咸撤其從人大半於他所以故畢節勿擾公復肩輿歸老幼道旁日不絕爭來覩其丰采所至慰勞使安業明年

乙未策旺阿刺布坦擾哈密大兵出大漠討之兵旣行捐餉馬者
各省皆起公得鈔報密疏曰策旺阿刺布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
警也語多切直而公以黔疆瘠薄復不能助餉又自念受知主
上起自田間恩獨深重明年且八十無以報於是具疏告老復
密條奏六事略曰臣老人也報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
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皇
上聖主也臣愚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
而慎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草旣就客曰願公少緩密奏而拜告
老疏公忠形於色曰老臣且告退矣他日死不能言於是朝拜密
摺隨拜告老疏告老疏發復爲官民遮畱不得去遠近苗民皆趨

省環轅跪泣曰公無去公在此無敢啟隙者地方得甯卽不得已
願公少爾須臾明年上告不得命眾不敢起公不得已揮泣勉諾
而密疏已行 上覽奏曰劉蔭樞年雖老尙能騎馬著乘驛赴大
軍駐紮所在盡心周閱矢公詳議具奏公得報卽日就道抵巴里
坤行視軍營上書侃侃洋洋其意在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以逸
待勞凡數千言旋以疾請歸骸骨有 旨切責令親看積雪回奏
公於是上疏引罪謝再乞骸骨 上覽奏云劉蔭樞在貴州官民
俱說他好情詞堪憫姑從寬免議著仍往貴州辦事公復上疏以
病乞歸有 旨著速赴任公不敢辭沿路醫治再赴黔任去黔日
黔人建龍門書院於南明河上塑像其中至是聞公再至雖童孺

亦拍掌歡舞以爲得我老劉公也視事甫半載有 旨休致來京
公卽拜疏行黔人如失所怙已而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擬絞援
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俟大軍凱旋另行治罪有 旨著發往喀
爾喀處種地時公年已八十二矣自黔進京日其子以公年老涕
泣請待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無異汝自歸耕田讀書吾
之身 君身也勿我慮公鬢髮久白自塞外歸忽有變黑者齒落
者復生二童牙監臨擬程文十作一日夜而成筆示諸生彙不加
點日書忠孝仁恕等大字闊四五尺許適勁過於少年所爲著有
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制義文錄一卷皆
見道之言德州孫勳板以行世其雜劇數本則又詼諧多風爲人

豁達剛方而不苛細人有過面叱之卽過而不畱與人言多規勸引掖後進不倦學者稱龍門先生晚年自號秉燭子蓋取古人爲學少如朝行壯如晝行老如夜行其進德不敢少懈如此在喀爾喀四年復取進京還其職 聖祖召見老臣七十以上者 賜之食 賜公首座 諭曰劉蔭樞批鱗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仍畱之京 今上御極 召之見曰卿 先帝老臣朕欲用汝以年太老 召其子熾進扶之出 賞賜御硯朝珠白金若干令其還鄉鄉人榮之卒於家年八十七歲

右傳趙元祚撰

公諱蔭樞字相斗別字喬南晚自號秉燭子世居韓城潭馬村康

熙十五年進士爲河南蘭陽知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損其數半行取爲吏科給事中內艱服闋補刑科轉戶科前後疏數十上論連捐速升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 覲奏事陳豫秦兩省事宜皆報 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愛民卽忠也贛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質其布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白失布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也而爲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物如小民何鎮將慚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

民敢不拜舊有米市牙帖課牙人主之以協濟定南者婪索數倍於正課公故問牙人日徵課幾何減數以對乃分遣人卒至盡取諸牙人記簿來會之責其欺罔別人收之旬日有銀若干兩乃爲置田以租當課而革其稅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劾罷之遂游匡廬徜徉而歸會關中饑盜起公貸粟振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之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鉤挽莫施公治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又造濠水大橋修柿谷陝鄉里賴之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公迎見於潼關 上曰此劉韓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對 詔復其官公廣額豐頤美髯官科垣常 召見 上故識之爲人剛毅疏達治事務竭誠不避難不市

名或笑其迂浩然弗屑也起爲雲南按察使部推廣東布政使督撫交章畱卽爲雲南布政使濬昆明湖築六河岸牖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絕餽送省徭役苗狎有仇殺者使有司執罪人釋株連刻日以竟無毫髮生事黔多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徵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墾荒不起科修鑿馬路自雲南坡至蕉溪亙二千餘里蜀之遵義民苦加派越疆訴於公公密疏以聞或尼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 朝廷赤子耶知而不言是欺也何以事君 上乃遣使會蜀撫勘其事守令皆罷去蜀民德之蜀之烏蒙土知府祿鼎乾與黔之威甯土目祿世華爭稻田壩相侵掠蜀撫年羹堯使吏勘問鼎乾負固不出羹堯上其事請以兵臨之

持不可 上使都統阿爾納副都統吳坤侍郎噶敏圖會滇黔蜀
督撫提鎮於畢節治其事苗民間之大懼不知所爲則皆走公肩
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棲荒寺中諸
大吏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怪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
者則又曰此事一小吏可了公等無慮乃使千總一人持檄之烏
蒙謂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土司
素服公恩信二酋皆自縛出服罪兩家願釋仇返所掠人畜及侵
地苗以無事先是額魯特策旺阿刺布坦旣歸正矣復叛數擾邊
五十四年犯哈密 上使尙書富甯安等往征之而駐防遊擊潘
至善等已擊走賊於是領兵大臣等議先收烏梁海土魯番諸部

而後進征額魯特方軍興各省捐餉捐馬者皆起公上封事曰策
旺阿刺布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
言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
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愚
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覈名
實以重國本尋以年垂八十請老 上覽奏曰劉蔭樞雖老尙能
騎馬可赴大軍駐所盡心周閱詳議具奏公馳抵巴里坤行視軍
營上書數千言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
休 詔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 上曰劉蔭樞在貴州百
姓愛之令還巡撫任後數月休致來京師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

當絞援師懿德例發西邊屯田 命發往喀爾喀處種地公時年
入十有二矣子熾請侍行公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
自歸耕田讀書吾身 君之身也無我慮居喀爾喀三年 上諭
廷臣曰劉蔭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還京復其
官六十一年春與干叟宴雍正元年 世宗召見之慰問有加
賜白金四百遣之歸是秋卒於家年八十有七公疏請廣貴州鄉
試中額裁鎮遠府之偏橋驛丞增設南籠廳學改石阡正司舟行
司西堡司甯谷司平州司大華司諸土官歸流著春秋蓄疑四卷
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德州孫勣刊行之又有梧垣奏議
若干篇

右事狀錢儀吉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二目錄

疆臣十四

錢鈺

汪楫

楊琳

博壽

覺羅華顯

黃秉中

張泰交

田文鏡

年遐齡

子希堯

李發甲

--	--	--	--	--	--	--	--	--	--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四

錢鈺

錢鈺浙江長興人康熙十六年由舉人授陝西涇陽縣知縣二十
年行取以御史用二十二年補廣西道監察御史尋巡視東城二
十三年疏言刑具乃民命所關凡笞杖枷杻俱有一定尺寸在外
有司當畫一遵守無如日久玩弛隨意濫用致斃多命請凡郡縣
衙門以刑具輕重長短廣狹之數刊木榜曉諭如違督撫題參得
旨通行內外問刑衙門嚴加申飭故違者治罪二十四年二月

疏言秦蜀浙閩滇黔楚粵投誠實繁有徒請 敕部詳議凡直省
安置地方通查人數願在他鄉入籍者編入保甲開明某府州縣
見居某處作何生業願屯田者給以牛種派田開墾願爲兵者補
入營伍其有願歸故土者准回籍安置令該管官造冊報部務使
投誠人不致流離失所下部議行五月疏言陋弊相沿莫如山西
火耗每徵錢糧有司收耗入己司道府廳又多方需索不得不加
派民間每兩加至三四錢不等晉撫穆爾賽糾劾無聞臣採訪至
確亟請禁止以甦一方之困得 旨九卿嚴確議奏尋議穆爾賽
不能察覈應降三級並嫁女索屬員禮物藩司那鼎收銀坐扣平
頭等款請提京嚴審 上允之尋九卿鞫訊得實穆爾賽那鼎等

俱論如法二十五年 特擢左僉都御史二十六年正月遷順天府尹二月授山東巡撫四月疏言德州常豐二倉向有各州縣額解米石以備駐德官兵及支放各營月米並過往官兵口糧各屬解倉各營赴領道遠費繁應改於就近州縣兌支有不敷者估價折給至臨清營歲支米石無就近兌收之州縣應照時價題明折給自行採買其德州額米仍照徵以備過往官兵之用則民無轉輸之勞兵無馬馱之苦且節席草腳價等費請自本年始定爲例下部議 從之二十八年三月奏言瘋病殺人雖有追銀埋葬之例但被殺者無辜可憫應令親屬將患瘋人鎖錮在家無親屬者責成同居並鄰佑人如有疎虞治以放縱之罪部議疎縱者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 從之先是元聖周公累代崇祀未定章程三十年 上東巡始 命葺廟供祭田至是鉦疏言周公廟祭祀禮樂與廟戶佃戶請照顏子例酌給下九卿議尋議周公廟應設贊禮生二十名廟戶十佃戶十傳 旨准行九月御史張星法劾鉦貪黷劣蹟 上命鉦明白回奏時御史盛符升先以密書報鉦詞涉郭琇鉦上疏自辨言左都御史郭琇與太常寺少卿趙崙等會致書於鉦屬薦卽墨令高上達成山衛教授孫熙等未之允挾嫌使星法誣劾 命法司鞫訊以星法誣鉦琇等致書囑薦事實均革職擬杖 特旨免星法罪降二級畱任以琇素鯁直降五級調用崙等革職流奉天符升不合寄書降二級調用鉦既得私書不卽

舉首以原官解任三十年四月革職縣丞譚明命控前任濰縣知縣朱敦厚婪贓事 命巡撫佛倫勘鞫佛倫奏敦厚婪贓前撫錢鈺事經審實因授意刑部尙書徐乾學貽書徇情銷案請議處部議革鈺職四十年 上以御史等徒爲空言論及鈺曰曩者錢鈺曾爲大言及用至大吏不能自踐其語品亦不端又曾參巡撫穆爾賽貪婪及身任巡撫並無勝於穆爾賽之處大言又何益哉四十二年鈺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汪楫

汪楫安徽休甯人寄籍江蘇江都縣歲貢生署贛榆訓導康熙十八年巡撫慕天顏薦應博學鴻儒科試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楫言於總裁先做宋李燾長編凡詔諭奏議邸報之屬彙輯之由是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充冊封琉球國正使條奏七事其一謂國朝文教誕敷頒賜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並及海外屬國上允其請命齋宸翰以往比至宣布威德王及臣民皆大悅服瀕行例有餽贈楫槩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誌之歸撰使琉球錄詳載禮儀暨山川景物又因諭祭故王入其廟默識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續圖參之明代事實詮次爲中山沿革志

上以楫奉使盡職 敕部優敘久之出知河南府治績爲中州
最嘗置學田於嵩陽書院聘詹事耿介主講席士習丕振尋擢福
建按察使遷布政使莅官五載民戴其惠 召來京途次得疾未
幾卒於家楫伉直意氣偉然能力學處廣陵南北輻輳魚鹽之地
日索奇文祕籍讀之四方客至非著聲實而擅文章者則閉戶不
出少工詩與三原孫枝蔚泰州吳嘉紀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清
冷峭蒨爲致務去陳言又不墮澀體詩文有悔齋正續集觀海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三十八年閏七月十四日通奉大夫內升福建布政使加二
級汪公以疾卒於揚州里第遺命以誌墓之石屬其門人唐紹祖

時紹祖方以貧賤奔走京師後三年而歸哭公則公夫人已相繼
歿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儀真縣之王家山其子寅衷等泣且拜
曰先人愛子之文病且亟猶有望於吾子子其可以不銘公紹祖
之父執友幼悉公之行事長而獲從公游雖文辭不足銘公而知
公之深者莫先紹祖不得以不文辭公諱楫字舟次別字悔齋本
徽州之休甯人系出魯成公次子潁川君某之後四十四傳爲唐
越國公華六十一傳爲接公始著籍於休甯再二十一傳而汝蕃
公遷於揚州是爲公本生考公少負才氣慨然以功業爲己任屢
舉進士不第以明經爲淮安之贛榆縣訓導 召試博學鴻儒一
等入爲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修崇禎實錄兩充廷試讀卷

官奉 朝命封爵琉球使還稱 旨轉春坊以本生父憂力請治喪服闋補原官擢知河南府川陝制府佛公倫奇其才薦爲陝西督糧參政未行以治最拜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就遷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 召還朝便道歸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公之爲司訓於贛榆也贛故窮僻邑無通經學古之士爲文章不中法度學使者歲科試士例不置高等公日與諸生講說經史百子繩削其文詞由是士皆剴削剗剔而儻賢儒雅之人出其在翰林也同官分撰明史紛紜警亂公獨建議謂宜倣宋李燾先作長編仍博求遺書每事排比成帙然後作志志成作傳監修者用其言史事始定會琉球請封故事遣給事中行入往 天子命廷臣推可使

者公慨然請行受命之日卽疏列七事以尊國體至則首卻其
餽告以天子大聖待異域不異中國之意公旣狀貌魁碩言語
尤得要領琉球君臣相與感動懾服請以子弟入太學蓋通道以
來未有也訓導於今世幾爲冗員翰林亦閒曹而公居之皆有以
自見嗚呼士顧才不才爾設施豈必擇地哉其守河南府也河南
古洛陽號稱佳麗而是時秦豫連歲大旱飢人枕藉於道河南戶
口十無二三公亟以俸錢四出易穀設東西廠爲粥以食餓夫禱
雨輒應蝗一夕盡徙流民旣復業然後崇學校興教化而中州佳
麗之舊浸以完矣而秦饑方甚朝命發豫省民夫百萬歲輓江
楚漕以賑之所過顧直弗給往往停車於道或坐或臥鞭之則譟

呼咆號聲動巖谷督運皆大吏莫可如何行次河南界公曰豈可使吾境有不奉法之民從數騎出眾望見驚曰得非我公來耶吾儕小人公所活也因疾行無一人後者然洛民終以是役爲病公數言之上官不報陝州守某本世家子而大中丞撫豫某者微時嘗爲其家人困辱至殆至是命公誣按公曰此廉能吏吾豈枉人媚人者耶守卒無恙澠池二少年以拳勇聞四方有乘其飢寒招之爲盜者少年泣謝曰吾絕食數日矣吾非不知爲盜可緩須臾死然吾不忍負吾汪公也其在閩也閩人刁獷而兵常嗾食甫至有以沙田爭訟者挾勳貴以請張甚公斷如法奸民希旨因欲以危事構搢紳某公燭其奸力懲之大約公不爲刻急蘄絕之行亦

不爲苟且縱弛事有不直雖炙手可熱不爲後日毫髮顧忌也卽直終不以富貴人引嫌有所坐閩賦額徵祇百萬而軍食歲支百四十餘萬外省撥助二十萬益以鹽關諸稅僅而得足然月支必俟徵解乃給一遇歲歉率多不繼脫巾而譁於伍者時時而有公以爲非先事豫籌無以待變顧額賦不可增而撥餉可增力言於制府得請軍賴以濟愚民憚於舉女產時多溺死故閩之男浮於婦貧者至終身無妻公下令嚴禁俗爲之變有妖人聚眾數千於某邑之西山遠近煽動武臣欲以兵取之公曰將止亂耶抑趣之使亂耶密以計殲其魁羣黨立散閩旣好訟而喜亂素稱難治而尤善持長吏短長造作語言構謗百端故莅茲土者率常不善其

後公在閩而閩人安之及公 召還閩人無謹愿奸黠賢不肖判
若冰炭者聞公去皆奔走拜跪緣道呼號見者謂與公去洛時無
以異然公亦以吏事積勞成疾矣赴 召過里會 車駕南巡公
迎謁里門 上熟視曰非汪某耶今老矣因駐馬慰藉良久至
行在卽以 御書命工部侍郎李相就第宣 賜嚮公意殊厚而
公竟不起然公起學官爲侍從銜 命海外出典大藩連擢監司
皆非資敘所致徒以才能氣節結 主上之知所至輒著功業可
傳述如公者可謂不負其志者矣公性孝友所分產盡推以與兄弟
弟推獎後進若不及好學工書尤長於詩少與孫枝蔚共嘉紀齊
名合肥龔公鼎莘祥符周公亮工尤推重焉所著有悔齋詩山聞

正續集觀海詩琉球使錄中山沿革志行於世曾祖諱廷秩祖諱
子清考諱汝萃以公貴累 贈通奉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布政使娶戴氏 諱封夫人後公二歲歿享年六十有七蓋自
公爲諸生溷鬱者凡三十年後乃遭遇 明聖大顯於時惟夫人
實佐佑之以成公志夫人之賢其過於人者遠矣予六人長守衷
國學生先公卒次寅表儀真縣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次宸表儀
真縣歲貢生候選知縣次宗表儀真縣歲貢生候選儒學教諭戴
夫人出次實表六有側室鄭氏出女三人長適歛溪南國學生吳
榮邦次適揚州府附監生蕭倫音戴夫人出次許字大興候選知
縣胡啟震側室某氏出孫男十孫女九曾孫男七曾孫女三銘曰

維古於仕必稱職胡今之衰重祿秩營民如甘官蠹賊賢者盡心
正此日所在利害與爬櫛寥寥天下其誰匹小子銘之後有述

右墓誌銘唐紹祖撰

公諱楫字舟次世居徽州休甯縣至曾祖考某遷江都公幼補學
官弟子旣而屢試有司不遇以貢署贛榆儒學訓導會 天子特
開博學鴻儒科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於是巡撫江南靜
甯慕公天顏以公名應 詔康熙十有八年三月朔 召試體仁
閣下大官具酒饌授几坐譙罷公賦就纏纏千餘言詩獨用險韻
天子拔置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開局東安門內
公請監修總裁官做宋李燾先撰長編然後作史乃取崇禎十七

年事凡詔諭奏議文集邸報家傳輯爲長編由是十六朝史材皆備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表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天子重其選特命廷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俛首畏縮公鶴立班中大臣遂以公充正使賜一品服臨發公詣闕上言七事其一謂本朝文教誕敷皇上方頒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並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特允四條給鑿仗之半縹囊鈿函齋宸翰以往旣達螺江釀酒梅花洋百神衛護帆開風便七日抵澎湖島中山王率所部郊迎公諭以天子威德王及臣民小大稽首陳天書殿中告諸宗廟琉球自隋始通道明初析而三其後山北山南復合於中山爲一分合之

故史不能詳公思採入明史乃入廟觀所立主一一默識之撰中山沿革志二卷又述其山川風俗禮儀爲琉球使錄幾卷國王之謀公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公公故善樂律與譚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公書殿榜公縱筆爲擘窠書王大驚以爲神國雖有孔子廟庫陋將圯公俾修治旣成爲文刊諸石上頌 天子神聖聲教洋溢海外繇是國人知學使還國王例有餽王重公有加禮卻不受 朝命受之乃受因奏琉球子弟願入國學 天子允之以公奉使盡職從優議敘俾宮坊官缺出用適聞本生祖考訃乞歸治喪里居三年始就京師補原官是冬 天子加意民牧思得良二千石以爲表率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治績爲中州最擢

福建按察司使後三年轉布政司使莅官五載民戴其德 詒授
通奉大夫 召入京師將擢卿寺公以疾告 屬車南巡猶強起
迎於宿遷 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 天子熟視曰汝老耶朕
不識卿矣宣 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七公少與三原孫枝蔚
秦州吳嘉紀齊負詩名所作務去陳言盤硬語又不墮澀體見者
比之斬新花藥書法以骨勝得楊凝式米芾之神自守郡後躬親
判牘詠吟漸寡然海內稱詩者數當代大小雅才必爲公屈一指
焉所著有悔齋集公之通籍也同日入翰林者五十人予亦與焉
久之睢州湯公斌由內閣學士巡撫江南風俗移易民之頌德不
衰公繼爲廉吏明刑敷政而又奉使絕徼擅言語之科可不謂難

同子學書扁奕在方第 卷之十一
焉表諸墓庶後之尙論者以制科爲可行匪獨文學之選已爾

右墓表朱彝尊撰

汪楫字舟次蓋歙人而僑居揚州者少能詩與三原孫焦穫泰州
吳野人齊名所作以古爲宗以潔爲體以清冷峭犄爲致務去陳
言又不墮澀體昌黎所稱作詩三百首窅然成池音者庶幾似之
屢試不第後以贛榆司訓膺鴻博徵所試賦纒纒數千言詩獨用
險韻授史職充冊封琉球正使 賜一品服時論榮之旣出知河
南府連擢閩省藩臬明刑敷政綽有賢聲其素所樹立然也初刻
悔齋詩周櫟園先生爲之序迨游匡廬得詩數十首而藥地老人
題曰山聞蓋取清泉白石竇聞此言之意因遂以此名集自守郡

後躬親判牘吟詠遂廢然海內稱詩者數大小雅才要不能不爲
屈一指李百藥題其集云五字吟成冰雪清斬新花藥擅時名文
章吏治原難並垂老恩恩唱渭城書生之言固未足與論名卿鉅
公之德業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南昌王于一客死錢唐悔齋素未與締交爲之斂賻又搜集其遺
文其重道誼類如此歿從祀鄉賢

右淮海英靈集張維屏錄

楊琳

楊琳奉天鐵嶺衛人隸正紅旗漢軍康熙十八年大軍征逆孽吳世璠琳以守備從征有功擢京營游擊旋遷參將三十七年遷江南漕標副將三十八年擢雲南臨安鎮總兵四十六年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五十年擢福建陸路提督尋命署福建將軍五十四年授廣東巡撫五十五年三月疏言直隸各省俱有衛學額設獨廣東衛所未設請廣州等處八衛二所文武童生各取進二名餘三十六衛所各一名撥入府學從之十月擢兩廣總督五十七年碣石鎮總兵陳昂以西洋有法蘭西一族兇狠異常且與澳門一種同派熟悉廣省情形請令督撫關差諸臣設法防備輪流

貿易不許多船並集 上命琳詳察議奏琳疏言外國夷商利與中國貿易而懼服有素數十年相安應聽如常請於夷船到後令沿海文武官弁晝夜防衛 從之又言廣東沿海地方東界福建西界交趾諸番羅列素稱險要請於沿海泊岸修築礮臺城垣設汛地營房分撥官兵以靖海洋又言兩廣米資湖南販運必由永州府經過奸民每借禁糴阻商不行請 敕湖南督撫查拏遏糴奸民治罪又條陳巡緝廣惠潮三府沿海要地事宜一南澳爲閩粵交界宜分路巡查自南澳而西平海營而東爲東路自大鵬營而西廣海寨而東爲中路自春江協而西龍門協而東爲西路令各總兵副將爲統巡標員營員爲分巡每年輪班巡查一外洋戰

船宜增撥巡哨請於澄海協裁漕船六增趕繪大船二於大鵬營
內撥船二歸澄海協春江協增趕繪大船二碣石協改造船船
二庶巡船不缺一內河哨船宜酌量勻設請裁順德等營內河哨
船十八移設左翼鎮標左右二營及新安營一水師要汛宜增兵
守巡請於督撫將軍提鎮等標二十營每營裁兵丁四新會營裁
把總二臣標右營裁把總一增入海門達濠兩營以備守巡再海
門營無額馬請裁達濠營馬移海門營一濱海要地宜移駐文職
潮州府饒平縣屬之黃岡副將不便理民事請以潮州海防同知
移駐海陽縣屬之庵埠距縣遠以海陽縣丞移駐一遠地副將宜
屬鎮轄請以瓊州水師副將歸瓊州總兵轄龍門水師副將歸高

州總兵轄諸疏俱下部議行五十八年 上以各省錢糧虧空多
應設法清釐 命各督撫詳查議奏琳疏言州縣錢糧虧空由於
侵隱那移二弊今惟責成知府調取州縣流水比簿不時稽查隨
收隨解毋存畱縣庫一遇徵多解少立即揭報數少押令補解數
多卽行題參虧空之弊可除部議 從之又疏言廣東沿海險要
修造礮臺城垣汎地百二十六處營房千三百八十間撥守官兵
三千九百九十一名安礮位八百七請責成州縣不時查閱一有
損壞捐俸修整下部議行五十九年兩廣巡鹽御史昌保疏請將
鹽課積欠交督撫兼管 上命琳兼兩廣鹽務六十年五月疏言
廣西太平府思明土知州黃而芸貪殘不法參革治罪請改土歸

流所轄地方歸入太平府原設吏目一員仍畱司捕務七月疏請
兩廣商籍子弟照兩浙河東例歲科二試額進二十名均下部議
行雍正元年三月奉 旨入正黃旗四月疏言開平新會地方有
盜首張祖珠等糾眾掠開平之焦園村新會之禮步村瓦窰村已
遣兵役捕獲查向例盜案由州縣府司審解具題或經部駁覆每
二三年不結奸民得稽顯戮此案請於臣等審明後卽請 王命
梟示再行具奏得 旨所奏甚是似此當行者一面奏聞一面卽
可舉行七月疏陳稽察奸徒嚴禁海米完葺城郭三事 命與浙
閩總督滿保酌行八月改兩廣總督爲廣東總督廣西總督 命
琳爲廣東總督二年正月 諭曰楊琳辦理鹽務以來錢糧雖然

完納聞將窮民生理盡行霸占百姓怨憤夫錢糧雖屬緊要當爲
百姓存留微利養生若既爲錢糧起見又圖自己取利使窮民失
所成羣竊盜其害較缺欠錢糧爲大務須謹慎廉潔從公辦理方
屬稱職不可祇爲錢糧不顧百姓二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博霽

博霽滿洲鑲白旗人姓巴雅拉氏康熙十九年由護衛授鑾儀使
二十二年擢鑲白旗漢軍都統二十三年八月遷鑲白旗蒙古都
統九月調鑲白旗滿洲都統二十四年授江甯將軍三十一年調
西安將軍三十五年二月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奉旨由西路剿
噶爾丹上命博霽統滿洲兵自甯夏往會費揚古軍五月大敗
噶爾丹於昭莫多敘功授雲騎尉世職准襲一次十一月上以
噶爾丹窘迫必走哈密命博霽擇西安兵未出征人材強壯者
與將軍孫思克同偵禦三十九年七月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博
霽自江甯赴西安時軍民哭送直至浦口彼若不善何能如此誠

可謂將軍矣四十二年 聖駕西巡 閱西安官兵 上以博霽
訓練有方 賜御用囊鞬及弓矢 諭曰朕巡幸江南浙江盛京
烏喇等處未有能及爾西安兵丁者爾處官兵俱嫻禮節重和睦
尙廉恥且人材壯健騎射精練深可嘉尙慎勿令其變染惡習四
十三年正月授四川陝西總督先是 上西巡時以河南府居各
省之中水路四達應截畱豫省漕糧儲其地閒遇山陝歉收卽可
由黃河挽運恐經三門底柱舟不能逆上至是 命博霽偕陝西
巡撫鄂海河南巡撫徐潮山西巡撫噶禮會勘三門底柱四月合
疏言臣等會勘三門中流爲神門水勢甚湍南爲鬼門更洶涌北
爲人門勢稍緩三門之下爲底柱再下二里臥龍灘臣等用船載

糧三十石從臥龍灘挽上人門湍急灘多行舟艱難不如陸運便
豫省漕糧截留於河南備貯陸運至陝州西門外西太陽渡上船
計三百餘里費較河路減下九卿議如所請四十五年疏言去歲
秋時奉 諭旨念民間所用升斗大小不同令部臣較鑄平準頒
行臣已造式鑄造轉發各屬但陝甘收糧舊用永豐倉斗駐防兵
糧亦以此支放相沿已久今以部頒新斗較量一石計短少三斗
如以新斗收受卽以新斗放給則十分之中已減三分兵馬糧料
不無艱窘況陝甘兵馬較他省最多儻有行走全賴士飽馬騰查
收受民糧時尙有多收耗糧一項未革請將此項耗糧永行禁革
百姓交糧令照舊斗之數以新斗交收支給兵糧亦照舊斗之數

以新斗量給則耗糧革絕民已樂輸恐後而陝甘滿漢十餘萬兵
丁俱仰沐格外之恩矣下部議如所請其永豐倉斗永行停止
四十七年閏三月卒遺疏入 諭曰博霽久任將軍簡授總督效
力有年巖疆重寄正資料理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
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嗣子寶山襲雲騎尉世職寶山卒停
襲

右 國史館本傳

覺羅華顯

覺羅華顯滿洲正紅旗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由七品旗員授宗人府主事累遷戶部理事官往權浙江南新關稅務歲滿還京復監督張家口稅務三十四年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寤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華顯扈從尋奉使 冊封朝鮮國王李焯子昫爲世子歸轉侍讀學士三十九年三月擢內閣學士五月授甘肅巡撫未莅任調陝西巡撫時陝西頻歲歉收開輸粟例華顯疏稱報捐人眾每就近購糴致時價騰涌西安倉貯易盈積久更虞霉爛若欲增建倉廩又多繁費請不拘西安甘肅及願在各州縣買交者並許收納又言襄城扶風

武功諸邑自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逋賦甚多若新舊兼徵未免拮据請於四十年後分作三年帶徵以寬民力疏皆得 旨
俞允四十年十月擢川陝總督明年二月疏言平涼慶陽臨洮鞏昌四府地皆沙瘠糧少難徵州縣官往往虧帑贖貨請定揀選充補之例 敕令九卿於候補人員內保舉才品端方家道殷實者任之三年俸滿卽予遷擢得 旨甘肅所屬被災民甚困苦所奏甚是下部詳議尋 命吏部送員引 見記名遇缺坐補先是蘭州隴西定安諸州縣被災設廠賑粥至是將屆停止華顯以地土寒涼麥收尙俟秋月恐粥廠一停貧民仍復流移他處疏請展俟麥熟後停止又疏言甘肅流民之就賑西安者計數千口臣與撫

臣鄂海及司道各員議捐給口糧遞送歸籍但窮民久離鄉井雖歸亦難資生請每大口給米五斗小口給米三斗其原有地畝之人於種麥時給籽種三升無產業者撥與荒地耕種卽給爲業亦照數支給又言甘肅產米者少常平倉穀應以麥豆兼收若無米之區卽以麥七豆三徵收疏皆下部議行四十二年十一月上幸西安閱兵以華顯與將軍博靈巡撫鄂海訓練有方並賚慶鞭弓矢加一級 賜御書宣猷遠邇及凝清堂扁額尋以有疾遣太醫診視十二月卒於官遺疏入得 旨華顯自簡任總督以來潔己率屬綏輯地方秦蜀兩省事務經理合宜才猷茂著朕西巡時滿漢文武官吏軍民無不稱譽其賢忽聞溘逝深爲軫悼下

國朝者原奏得悉
所司議卹加 贈兵部尙書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例 命加祭
一次諡曰文襄四十四年入祀陝西名宦祠

右 國史館本傳

覺羅華顯滿洲人康熙三十九年巡撫陝西四十年總督川陝修
築營堡選習士馬軍政一新秦民久困重斂華顯嚴飭有司禁革
私徵性清約屏絕餽遺在任五年卒官

右述聞謹瑤錄

黃秉中

黃秉中漢軍鑲紅旗人初由廕監生任兵部筆帖式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授山東范縣知縣二十八年遷貴州黔西州知州尋內升刑部員外郎三十四年遷吏部郎中四十年授監察御史四十一年五月疏言各部院具題事奉有 諭旨必由內閣發科鈔然後施行惟綠頭牌摺子口傳 諭旨卽行不由內閣不發科鈔日後無從查考請嗣後於奉 旨遵行後卽錄原卷並所奉 諭旨移送內閣封呈 御覽如偶有錯誤 敕令更正俱發內閣登記以備稽覈又欽奉清字 諭旨各衙門譯漢奉行恐字句亦有未符宜令原奏官員送內閣繙譯遵照傳鈔疏入下部確議部

臣以事涉繁瑣格礙難行議上得旨凡口傳諭旨及綠頭牌摺子啟奏事件著各衙門於每月終彙開奏覽四十四年二月疏言科道官由滿洲漢軍升補者大抵積俸二十餘年漢人一爲知縣俸滿三年行取到部卽得考選科道殊覺太驟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考選上閱奏諭大學士曰御史黃秉中條奏行取知縣卽補科道未免太過此言誠當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議如所請著爲例六月遷內閣侍讀學士四十七年十月擢內閣學士值浙江水災命往同巡撫賑饑十二月授浙江巡撫四十八年七月疏言甯波紹興等處連歲歉收米價騰貴計惟招商可平而溫台二府豐收米賤格於出洋之

禁請許商民由內洋販運以濟宿縉 從之四十九年署總督事
同提督王世臣疏報盜劫龍游縣村莊爲官兵追逐逃至遂昌縣
山中處州右營都司張朝臣率兵搜勦遇盜六七十人抗拒以槍
刺腹死隨有金衢兩協官兵齊至捕盜斬殺殆盡疏下兵部議部
臣言盜夥六七十人非尋常盜案可比且都司已槍刺殞命而兵
無一損傷顯有隱匿情弊 上命遣部院賢能司官一員往會巡
撫將軍副都統至都司張朝臣陣亡處詳察情由議奏於是兵部
郎中察爾欽等會勘奏言隨張朝臣之兵丁張斌同時陣亡潘文
彩傷重致死並有烏槍兵五人因失火藥發焚死部議張朝臣張
斌潘文彩子卹如例疎防及救援不力隱匿不報各官治罪有差

秉中不察劾應降一級留任 上以秉中前此奏報不實 命降
五級戴罪圖功九月調福建巡撫五十年六月同總督范時崇提
督藍理以泉州盜陳顯五等結夥二千餘人搶掠永春德化漳平
大田等縣居民入奏 上曰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卹百姓訓
練兵丁及事出又不能相機卽行勦撫縱容賊盜滋蔓騷擾地方
肆行搶奪又遲延日久始行奏聞反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
凡強盜竊盜合夥至三四十人百姓尙且畏懼逃避今數逾二千
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舊業乎明係掩飾誑奏下部嚴察部
議治罪革職有差 命革藍理職免治罪秉中與范時崇免革職
降五級戴罪效力十月因前任浙江巡撫時不劾奏糧道陳變改

折漕糧事革任罰賠五十一年三月 命以子身河分司效力三
年期滿直隸巡撫趙宏燮奏秉中自備工料修防隄岸俱各穩固
下部議敘給還原品五十七年五月卒長子廷鑑次子廷鈺三等
侍衛三子廷桂官至大學士世襲三等伯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右副都御史黃公旣歿之逾年其子廷桂因李君枚臣來請銘余
聞公名在丁亥戊子閒時江浙大饑 天子並命發粟以賑而吾
鄉有司失方略輅融布路奸民朋聚正晝剽掠於時則聞浙之禮
尤大而民不阻飢惟黃公之功其後訊之浙士大夫多曰公功豈
獨在飢者吾浙有二中丞 國初起瘡痍致生聚者爲范忠貞公

其後備荒政遏亂萌者則黃公是吾民所尸祝也蓋公之撫浙也
在戊子之冬承大嵐山案後浙東西郡縣皆蕩恐而杭湖二州連
饑民心搖搖前中丞出則羣譟憂惶引疾時公以內閣學士賑湖
歸報至中途就命撫浙雖浙人亦不知公計所出也公至則懸
禁不得抑米價陰偵旁郡閉糴者而重懲之爲書告糴鄰省散庫
金於典肆約逾歲歸其本勸富民分災而禁貧民之羣聚要素者
會溫台二郡大穰行奏開內洋遠商踵至浙人皆曰吾父母妻子
得保聚矣公始至湖卽以便宜截畱漕糧十萬石時常平倉粟皆
虛巡撫將具劾羣吏公曰吏盡黜何與飢者彼官存粟猶易致耳
因設方略俾多方補苴卒賴以濟浙民旣蘇公方設政教而移鎮

八閩時海賊鄭盡心聚黨出沒。上命會勦制府提督各以事諉公。刻日獨進而懸賞格得其魁者千金。抵廈門厲氣巡軍。忽轅門鼓三賊。鄭盡心已爲其黨所密首捕得之矣。時康熙五十二年正月十日也。方公之未至閩也。鄭盡心旣嘯聚海隅。而山賊陳五顯亦相應。和盡心旣獲五顯。亦就撫而公官罷聞。命卽送符篆俾他人上之。而不有其功。先是湖杭二郡緩徵。康熙四十七年漕糧部議並於次年補運。公疏請分年帶徵。三請始得。命及次年復奉部檄帶運。時二郡米價猶踊。又已過開兌期。督糧道請折價分授運弁沿途採糴。部署已定。而公去浙。運弁乾沒糧額。缺遂挂吏議。公旣罷歸。上惜其才。復命督理子牙河。給原階。而公竟卒其始。

知黔西州嘗單騎入黎平徭峒折其酋使受約束始入臺有所陳
會 上以他事震怒宰執曰公使下而公直前必申所請居臺中
五年所條奏皆關大體而謂御史司彈劾不宜兼任保舉中人捧
綠頭牌傳 旨宜關內閣登籍以便稽覈改逃旗人連坐法尤人
所難言者公自內擢所居皆清要卒秉節鉞兩鎮大藩可謂遇且
顯矣其卒也年六十有五而浙閩之民及海內士大夫知公者莫
不相聚太息恨公之無年而惜其才有未盡試焉公諱秉中字惟
一家世瀋陽人祖諱憲隆父諱道明俱 贈如公官妻孫氏 誥
封宜人先公卒子六人廷鑑候選知縣廷鈺戊子鄉試副榜陝西
平涼府靜甯州知州廷鉞早亡廷桂三等侍衛廷鏌廷銑太學生

女二人公卒於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十五日以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孫宜人祔銘曰

公起蔭子厲學聞顯未壯出宰厥猷已遠入更二曹陳義不苟悚其長官與相可否遂踐中臺屢正邦鈞承使備禋贏黎無呻就加顯命開鎮南服爲父爲母是鞠是育眾心有依孳萌弗孕如器將傾得公而定公按閩疆劇盜就梏海波不驚山無莽伏蹇罷債駕萬口同咨惟民之故匪公之私 帝眷有終民不能忘徵此銘文久而益光

右墓誌銘方苞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第...

153-618

張泰交

陽城古堯都東鄙地其人能世其道德風化之美以余所聞於長老士之以文學節槩事功著名於時近代則原襄敏公楊正肅公張太宰公其尤卓卓在人覩記者公孚太宰公姪孫也公孚其字諱泰交居虎谷里其地在沁水傍沁水一曰洎水故又字洎谷上世祖可紀者曰演曰純曰曉曉以子昇貴贈中憲大夫河南衛輝府知府以曾孫慎言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高祖昇明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參政以孫慎言貴贈如其官慎言萬厯庚戌進士累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稱太宰公著其官號也會王父天與增廣生王父慎思貢生父履祥諸生皆以

國朝通志卷之二
泰交貴 贈如泰交官公孚之始生震雷繞舍有龍起壁中其明日鄰媪夢天樂聲送兒來公孚生而秀碩有異質齠齡卽知問學父游覃懷閒久不歸迄不知在所思慕悲號誦孝經至顯親揚名嗚咽不自勝年十二試於邑令奇其才甫冠大父歿家益貧落欲棄書冊爲賈人者數矣會祥符張君甫令邑試邑中諸童子見公孚尤奇之初公孚業某經至是張君授以春秋胡氏傳遂治春秋康熙辛酉舉於鄉壬戌予承乏翰林掌院學士領貢舉同被命則相國前吏部尙書錢塘黃公工部尙書大興朱公相國前戶部侍郎合肥李公皆魁然耆宿謂余以文字爲職業屬予勘定至春秋卷得公孚文予曰此可以魁其經矣諸公曰中有眷眷兩字

未知所出予曰有之諸公於是與予略有異同予反覆公孚之文未嘗不嘆其果可以魁其經也先是予子壯履誦詩及易及見公孚通春秋傳因令從公孚學春秋蓋公孚之於春秋可以爲人師矣公孚雖爲進士凜凜自修飭恥干請舍館授徒士之游其門者彬彬如也居數年家益貧仕爲太和令滇南去京師萬里予親爲治裝祖道別去居五年太和大治行取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長蘆鹽政御史例歲二八月內升外轉各一人在差則否公孚以特旨內升遷太僕寺少卿提督江南學政未一年遷大理寺卿數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遷刑部右侍郎未幾巡撫浙江自太僕至巡撫累遷皆在學政差蓋上之知人善任如此公孚之

在太和也治大理附郭民苦供億多竄亡兵占民居且十九而悍卒驕橫以縣庭爲營房令莫敢問前令儼民屋以居至則吏請就民屋公孚謂縣令命官宜有體何用民屋爲遂馳入縣庭方視事庭中營兵來校射公孚謂縣令臨民地非兵校射所語不孫鞭撻之於是諸營警伏永昌道轄七府大理轄八州縣而太和獨困繁役提學道臨試及提督道府公廨修葺諸所需物皆累太和民公孚曰民曷以堪耶請以府歸五州縣道署歸八州縣提學道歸十三學使供其費提督則自葺其廨莫有違者兵糧由府佐給公孚曰有司責也縣收府放徒煩轉運何如縣收縣放之爲便大吏聽其請里中民夫苦輕役力除之雖上官皆出貲募不復輕役一夫

營兵混民居男女襍沓爲擇地立屋由是兵民異處矣歲編審丁
戶例有心紅千金之饋公孚誓於城隍之神而革之至學宮城垣
義倉義田諸廢具興不勞民力此太和之所以大治也公孚之詩
予不多見今讀其去太和詩點蒼石在無船載洱海風狂有岸登
此非名句耶其流風可想見矣其爲御史也有疏通選法順天鄉
試冒籍山左饑民諸疏一日朝退見旗人索債毆職官問其所償
數已逾倍毀其券鞭其背事涉勢要弗顧也賚黃彪李三者巨猾
也以私怨殺人誣山東人張乙所殺獄成矣鞠得情乙釋焉一日
過予云刑部吏持文卷來獨遲某庭笞之刑曹譁然以爲例無有
夫笞吏非例獨不猶愈於闖宄者流乎予時因朝會語直公孚譁

者乃已其在長蘆申條約革陋規人憚服焉其視江南學也絕交游卻私函雖家書必開封使人察之無他語始取視焉而待士惟寬士皆稱之上由是愈益知公孚矣其巡撫浙江嚴交際抑奔競恤災管銷盜萌畱標兵以壯節鉞築江塘以弭水患民賴以安駕視河士民請渡江幸武林上召對行宮溫語延問予時屢從在武林亦未及相過從其後邂逅於吳門執手爲別明年公孚遂遘疾以歿方回鑾時對閣臣言張泰交居官甚優如是者再上知公孚者甚深而公孚之所以報上者雖不能究其成功而心力亦已殫矣及臥疾上章辭歸里上遣內閣中書噶爾泰馳驛往視章未下而公孚病且革前一日諸案牘猶耳聆口授及

暮便不成語質明而逝時四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距生之年順
治八年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六 上聞而悼惜賜卹逾常等
予嘗謂陽城人有陶唐氏遺風雖其人類能自立以有成然更歷
二帝一王迄今四千餘年之久其漸被而陶染之者德化之所及
猶有存焉況親逢 聖人之教者哉觀 上之所以終始於公乎
者可以感發而興起矣陽城人及予所接多偉人奇士不具列而
稱原楊二公者以長老之所傳聞世遠而論定也若予所接則媼
姪友朋予之言旣不足取信來者而又恐因是以累公乎也若公
乎之所爲旣能承太宰公之家學而或亦可以無慚於原楊二公
也矣後世必有知而論定之者公乎旣幼失贈公自稚長每一念

至哀痛感人友愛弱弟亦恭謹甚 上嘗賜額推誠遇人夫知
人則哲是之謂與母范氏前母曹氏 贈一品夫人母范夫人之
歿公孚毀幾殆哭而目眦皆裂至爲巡撫日常不能良視 上見
每問焉初娶潘氏 贈一品夫人夫人當困窶奉姑至孝備極敬
養之宜及卒太夫人悼慟至以累其壽繼暢氏繼石氏 封一品
夫人夫人某官某女族貴而賢容以德充儀以教立不福而災又
繼喬氏實主裳帷脯醢之事哀禮咸至以歸於鄉國初暢夫人有
二子喪皆未及中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窆於某原之阡女
子子四人潘夫人出者一適前翰林張公道湜子廩貢生德渠先
卒石夫人出者一未許字其二人側室某氏某氏出一許字戶部

左侍郎田公六善孫晉一未許字以從兄泰來子汝欽爲子今走
千數百里以狀來謁銘於予者汝欽也汝欽敦厚有家風克繼前
緒用光於後公孚爲有子矣銘曰

生士鄉同里閨垂景耀披芳翰思古人不我見居是邦慕詰彥天
茫茫知際畔君才富十倍算百年路浩壇曼吁嗟乎纔過半銘藏
幽發永歎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浙江開府泊谷張公以康熙丙戌歲卒於官維時民號於野士嘆
於朝往禮臣循例請卹類皆得半葬獨於公之請 上特予全葬
遣官致祭如例 恩寵獨厚卜葬有日矣孤汝欽持狀走京師

求予表其墓石予維公之立言見於封事立功存於治所垂之青史自足不朽又焉用表爲雖然表者表其微也人固有功名震天壤而上下之交不終事後之思不永或者其微亦有可議者與公敷歷中外真不愧前人清慎勤三言而要有其微焉是烏得不爲表而出之按狀公初仕雲南之太和縣下車誓神盡除夙弊各當事聞之嘆爲滇令第一人擢監察御史巡視長蘆漕政長安貴要
有託撫軍屬以事者撫軍以公性嚴難干以私因謝絕之旋授提督江南學政益自刻勵先是江南學使者惟遂甯張運青先生號爲公明與公稱二張焉於是聲聞達於宸聰屢加顯秩深以大
臣風格器異之未幾簡授浙江巡撫三年之內抑奔競糾貪墨

飭綱紀題畱標兵撲滅嘯聚文武諸大政釐然備舉而其要尤在
以己之法興人之廉以故秋毫無所取獨役水夫二名猶謂經前
官革除自以不及前賢爲愧其清有如是者公凡事詳細而於讞
獄尤加慎重方在西臺時有昌平州旗婦王氏及寶黃彪李三兩
案獄皆成矣公俱以中有疑情覆審數四不憚煩卒一一得實定
獄誣枉得釋同讞者嘆服之衡文三吳閱卷凡三十餘萬無不過
目者監臨浙閩尤惜人才纖細事必躬自督率旣以積勞邁疾沒
之前數日猶扶病錄囚僚屬見其憊甚僉謂宜靜攝弗聽其慎與
勤有如是者故曰清易而慎勤難曠達之士薄政事爲俗吏公惟
莅政不倦故益以濟其清或曰慎勤易而清難庸謹之儒每貽經

術之善公惟不媿經術故益以成其慎與勤嗟乎是皆見公於外
而未能窺於其微者也未嘗窺其微雖有素絲之節匪懈之忱其
與勉強期月之間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何以異乎蓋公所勵者清
也慎也勤也而所以出之者誠也中庸之所謂一所謂豫皆是物
也誠故生明明則表裏洞達而無矯激之偏誠故生勇勇則始終
堅強而無遷徙之意誠故能獲上獲上則信久而不見疑誠故能
入人入人則論公而不可泯閱公自敘年譜 上賜綾扁有推誠
遇人四字是其精白乃心以上孚一德者洵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及
沒後舊所歷任之處相去各千萬里紛紛請祀名宦不約而同斯
豈可強而致耶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真西山推論武

侯事業之本先之以誠而范忠宣生平所學自謂得之忠恕二字
忠恕所以誠也歷觀前代名臣其分別處類在此知斯者可與論
公矣公諱泰交字公孚洎谷其號也山西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
其官階世系及居家之孝友遇事之才略建言之丰采俱詳載誌
中子於公爲心交竊謂能窺公於微故特表其性行如此

右墓表田從典撰

田文鏡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由監生於康熙二十二年任福建長樂縣縣丞三十一年遷山西甯鄉縣知縣四十四年遷直隸易州知州四十五年内遷吏部員外郎四十八年遷刑部郎中五十一年改授監察御史五十五年巡視長蘆鹽政疏言山東鹽引節次請復尙缺額引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六道今商人願先輸課增復原引自五十六年爲始在長清等縣運行奉 旨加引雖可增課恐於商人無益下九卿議奏行山東巡撫定議具題如所請行五十六年擢內閣侍讀學士雍正元年 上命告祭華嶽尋又 命往山西賑濟平定等四州縣九月署山西布政使二年正月授河南布

政使八月署河南巡撫奏言開封府轄四州三十縣地方遼遠請
照晉省改設直隸州分轄開封府屬之西華商水項城沈邱四縣
分隸陳州臨潁襄城郟城長葛四縣分隸許州密新鄭二縣分隸
禹州滎澤滎陽河陰汜水四縣分隸鄭州原武縣就近歸懷慶府
轄延津縣歸衛輝府轄又河南府屬之靈寶閩鄉二縣分隸陝州
汝甯府屬之光山息縣固始商城四縣分隸光州各縣錢糧知州
查覈督催照知府例處分直隸各州縣錢糧光州歸汝南道陳許
禹鄭陝五州歸開歸道盤查徇隱亦照知府例議處部議如所請
行十二月授河南巡撫三年正月奏言豫省河工向設堡夫九百
餘名修防嗣因連年水漲撥江南河兵千名協力防護是河兵原

以濟堡夫之不足河臣齊蘇勒請過秋汛裁堡夫竊思每年俱有水發時大隄新築更須巡防新設河兵雖諳鑲墊釘椿捲埽下埽而搜索狼窩鼠穴及防守風雨瞭望水勢不若堡夫熟悉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六月又言堡夫學習椿埽須河員董率堡夫諳練卽可拔河兵雖有千把統轄應令管河道稽查並責各河工同知教習庶可約束疏入下部議行是月又言豫省漕船向於衛輝水次受兌道經直隸大名府屬之濟滑內黃三縣隔省呼應不靈請將三縣改隸彰德衛輝統屬旣專漕不致誤奉 旨允行四年九月奏言賦役法丁隨糧派請將豫省各邑丁糧均派地糧內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於雍正五年爲始部議 從之十二

月浙江道御史謝濟世奏參文鏡貪虐不法 諭責謝濟世自恃
言官曾懷詭詐令大學士九卿等嚴訊具奏訊得濟世自認風聞
無據顯係受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擬斬決疏入 諭大學
士九卿等曰田文鏡於雍正元年告祭華山復命時備言山西荒
歉情形朕以其直言無隱令往山西賑濟卽授爲山西布政使剔
除未清案件吏治一新嗣因河南諸事廢弛調爲河南布政使旋
卽用爲巡撫整飭河工每事秉公潔己實巡撫中第一今大學士
九卿等訊究謝濟世所參田文鏡各款皆虛則謝濟世受人指使
情弊顯然謝濟世著卽革職發往軍前效力贖罪姑免深究五年
二月奏言黃河汎水漲發素平易者忽成險工宜暫用民力每歲

夏至後將距隄一二里村莊照佃戶數認夫有急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非計日可竣者按名給工食河印汛弁各員不得擾民間三月又言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共轄二十二縣幅員甚廣請復設河北守道統轄加兵備職銜河北隄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夫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並巡防小丹河等水利再衛輝屬之胙城縣地狹且離延津僅三十五里請裁併延津其學額仍准附延津照舊考取部議均如所請行七月特授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先是文鏡係正藍旗漢軍奉旨擡入正黃旗六年五月諭曰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體國公正廉明豫省吏畏民懷稱爲樂土山東吏治民風宜加整飭著授田文鏡爲河南山東總督

管理兩省事務此因人設立之曠典不爲定例七月奏言交界地方易藏匪類伏讀 上諭交界地方失事探實賊盜處一面差役密拏一面移文關會拏獲後報該管地方添差移解洵捕盜良法也但捕役畏奸徒奪犯不敢越界密拏每因拒劫致成人命迨鄰境關拏彼處仍復徇庇是以盜賊潛聚請嗣後如隔屬密拏賊盜彼處有縱奪徇庇者許拏盜之地方官詳本省督撫移咨會參奉旨允行時豫省漕糧惟附近水次之河北三府運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河以南州縣均徵折色仍在河北三府採買三府偏累文鏡奏准各徵各漕將距水稍遠州縣照舊徵本色臨水之儀封考城暨新改歸豫省之濬滑內黃均增辦本色距水最遠之靈寶減

辦米二千石閩鄉三千石歸臨水五縣徵輸南陽汝甯二府光汝
二州永甯嵩盧氏三縣皆路遠難運免其辦解卽分撥五縣協辦
按程遠近每石加價銀五分至二錢三分不等九月奏言東省倉
庫俱有虧空且多那新掩舊請嗣後知府直隸州知州離任時將
所轄州縣倉庫錢糧照豫省交代例限三箇月令接任官查明結
報如有虧空知府知州均半賠結方許赴新任接任官徇情出結
卽令分賠再府及直隸州倉庫向係該管道盤查嗣後道員離任
照此例交代又言東省錢糧舊欠二百餘萬之多雍正六年錢糧
將屆全完之期完不及五分由於火耗太重私派太多其向民加
派加耗由於上司需索雖有自愛州縣不得不改廉易節今欲禁

加派加耗必先嚴禁收受陋規請 旨嚴諭山東撫藩二臣於半
年內協同臣徹底查清分別請參應追應禁應革毋得瞻徇容隱
諸疏入皆蒙 俞允七年七月遵 旨議奏山東青州府爲適中
要地內聯陸路各營外與沿海營汛呼吸相通設立滿洲駐防兵
可資彈壓而重保障府北城外有廢東陽古城址建城署營房可
駐兵數千議政大臣議如所請行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奏請
分東昌府屬之高唐州爲直隸州轄濟南府屬之禹城平原陵縣
臨邑四縣濮州爲直隸州轄觀城范縣朝城三縣兗州府屬之東
平州爲直隸州轄東阿平陰壽張陽穀四縣青州府屬之莒州爲
直隸州轄日照沂水蒙陰三縣從前所改之直隸濟甯州仍歸兗

州府轄其濟甯原轄之鉅野嘉祥縣改隸曹州鄆城縣仍隸兗州
下部議行八年二月奏言武弁養贍家口僕從名糧外別無所資
但給步糧不敷用請將提督至守備馬步各半千總馬一步四把
總馬一步三作爲定額一體遵行 從之五月 特命兼任北河
總督十一月奏言今年豫省被水州縣收成雖不等實未成災士
民踴躍輸將所有 特恩蠲免之錢糧請仍照額完兌部議應如
所請得 旨士民急公奉上固屬可嘉著該督確查款收分數仍
照例蠲免卽將見兌正糧作下年正供九年二月 上諭上年山
東有水患河南亦有數縣被水朕以田文鏡自能經理未另遣員
查賑今聞祥符封邱等州縣有賣男女與山陝客商者田文鏡近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來年老多病精神不及爲屬員欺誑不能撫綏安插而但禁其賣
鬻子女以避離散之名是絕其生路也豈爲民父母者所忍言乎
著刑部侍郎王國棟前往賑濟四月以病乞休 命解任回京調
理七月病痊回任十年八月疏言登州鎮新增兵一千其中右二
營請增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約束下部議行十二月以病奏請解
任 允之是月卒於河南遺疏上得 旨田文鏡老成歷練才守
兼優自簡任督撫以來府庫不虧倉儲充足察吏安民懲貪除暴
不避嫌怨庶務具舉封疆重寄正資料理前以衰病請解任調理
勉從其請今聞溘逝深爲憫惜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
諡端肅 特命河南省城立專祠祀之並准入祀豫省賢良祠十

三年十一月尙書史貽直奏稱河南開墾捐輸累民甚宜速罷請
特簡廉明公正大臣往撫綏查覈廷議如所請奉 旨河南地
方自田文鏡爲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尙而屬員又
復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卽如前年匿災不報百姓
至於流離蒙 皇考嚴飭遣官賑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
乃王士俊接任河東不能加意惠養且擾亂紛更以爲幹濟借開
墾之虛名而成累民之弊政該省地方民風淳樸竭蹶以從罔敢
或後甚屬可嘉然先後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憫矣王士俊著
解任來京候旨並將此旨宣示豫民咸使聞知乾隆五年四月河
南巡撫雅爾圖奏言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不應入豫省賢良

祠奉 上諭朕觀雅爾圖此奏係見朕降旨令李衛入祀賢良意謂李衛與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將田文鏡奏請入祀賢良祠係奉 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 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眾所共知也於是文鏡遂得祀豫省賢良祠

右 國史館本傳

年遐齡 子希堯

年遐齡漢軍鑲黃旗人由筆帖式授兵部主事累遷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巡視中城尋遷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七年遷宗人府府丞二十九年晉內閣學士三十年授工部右侍郎三十一年二月轉左十月授湖廣巡撫三十八年奏言湖北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襄陽等七府應徵匠役班價等銀千餘兩自明季迄今年代久遠子孫遷徙亡絕缺額無徵有司或代爲捐解或派累小民官民交困查江浙二省因匠班無徵歸地丁帶徵湖北事同一例請自康熙三十九年爲始亦歸地丁徵收每畝加增絲毫而賦無缺額官民俱免賠累部議從之四十年二

月給事中馬士芳劾退齡徇庇老病廢弛之布政使任風厚不入
大計 詔令明白回奏風厚來京引見嗣退齡奏風厚辦事老成
並無遺誤風厚抵京引見 諭曰任風厚尙未衰老可以辦事
著仍赴原任馬士芳奏參不實以言官免其議處七月退齡疏參
黃梅縣知縣李錦虧空地丁銀三千餘兩請革職究追 從之尋
黃梅縣民會集萬人閉城畱錦不容去任 命總督郭琇嚴審速
奏八月琇奏言黃梅縣未解銀三千餘兩實係民欠隨於七月徵
完知縣李錦並無虧空百姓因錦平日清廉聞其解任一時圍聚
生員吳士光等許爲糾人赴省保畱久始解散亦無違抗情形請
令錦仍畱原任士光等革去衣頂應請復還得 旨凡官員去畱

之權豈可令百姓干預聚眾肆行之風亦漸不可長該督撫庸懦無能平時不能約束軍民及至事出專務遮飾苟且議結殊屬不合李錦居官雖優不可仍畱黃梅之任著令來京於直隸附近補用吳士光等著解部發往奉天郭琇年遐齡俱降一級畱任四十二年遐齡以病乞休 允之雍正元年以次子羹堯平西藏功加尙書銜二年復以羹堯平青海功加太傅一等公 賜雙眼花翎三年羹堯獲罪遐齡及長子希堯俱應緣坐 諭曰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素知其父兄之教不但素不聽從向來視如草芥年遐齡年希堯皆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免罪五年遐齡卒特恩還原職致祭一次希堯由筆帖式補授雲南景東府同知康

熙四十五年遷直隸廣平府知府五十年遷大名道五十二年晉
廣東按察使五十五年晉安徽布政使五十九年潁州知府王承
勳訐告希堯需索規禮徇庇鳳陽府蔣國正將虧空捏民欠冒蠲
侵蝕等款經總督常爾奏參 命左都御史田從典等往鞫俱無
證據失察國正冒蠲希堯應革職 從之六十一年以布政使銜
署廣東巡撫雍正元年實授四月疏報欽州澄海南海東莞等二
十九州縣衛所開墾六十一年分田地一百四十二頃下部知之
三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十一月因弟夔堯獲罪革職四年正月
授內務府總管七月 命管理淮關稅務十二年加都察院左都
御史銜十三年江蘇巡撫高其倬疏參希堯庇惡縱貪鞠實削職

乾隆三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李發甲

李發甲字瀛仙河陽人康熙甲子舉人歷官湖南巡撫公鄉薦時榜姓施任大理府教授以卓異升靈壽縣旋擢御史疏增雲南會試額澄清吏治洊歷山東布政使改口北道進天津運使授福建布政使所至有聲再遷湖南巡撫奏分湖南北兩省鄉試捐建貢院楚人至今祀之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前中丞李瀛仙先生以康熙五十五年巡撫湖南借帑發賑出穀平糶釐奸剔蠹吏治肅然其尤彰彰者則鄉試分闈一事湖廣鄉試舊係合闈湖南學額與湖北等而赴試者不及湖北十之三中

式者準此蓋以險隔洞庭屢遭覆溺功名之念不敵性命之虞故
三年大比裹足不前者十常八九先是趙中丞宏恩潘中丞宗洛
疏請分闈俱爲部議所格而先生復踵其後三疏籲懇並捐俸勘
建貢院仍格於部議不果行迨雍正元年欽奉 兪旨於甲辰科
舉行湖南鄉試湖南士子永沐 聖恩科名蔚起皆先生屢疏入
告剴切陳詞之力也先生以勞瘁卒於官士紳請入主賢良祠與
前巡撫趙恭毅公申喬合祀復建恭毅及先生專祠於城北歲久
祠爲營卒所踞榱桷傾圮享祀弗虔庚辰秋余叨撫是邦恭詣各
壇廟爲士民祈福見湘中廟祀類多廢弛乃次第新漢賈太傅及
恭毅二祠復敬奠一觴於先生祠下懷遺愛之永垂懼薦馨之弗

稱爰飭長沙謝令希閔勘丈祠基籌項修葺新化李令之梓先生
後裔也捐銀二百兩與通省守令公捐恭毅及先生祠經費發商
生息又丈出祠外鋪地若干所取其賃租交布政司理問歲會所
入爲春秋祭及香火歲修之用是役董工屬之翟丞聲煥楹柱朽
蠹者易之丹漆剝脫者新之瞻仰輪奐頓復舊觀而先生之崇祀
日新全省之士風益振矣湖南貢院原建號舍七千有奇乾隆十
一年楊中丞錫紱以號舍湫隘拓而大之僅存五千嘉慶三年姜
中丞晟二十三年翁方伯元圻以應試人數過多兩次增建各以
千計合之仍符七千之數夫以未分闈不及湖北十之三者今且
增至數倍非湖南人才昔絀而今優也文風積而日興端賴後賢

之培養士氣剝而必復實由前哲之轉移則先生廟食此邦宜其
爲百世不祧之祀而後人之崇德報功潔蠲致敬以培一方文教
以永千秋祀典孰有急於是舉者哉故於修葺告成謹記歲月以
泐諸石

右祠堂記左輔撰

李發甲雲南河陽人康熙五十五年任湖南巡撫時值水災發甲
借帑銀五千兩以賑乏絕出倉穀以平市價皆先發後聞別蠹
釐奸公清尤著嘗湖廣闈未分士子詣武昌鄉試遠者數千里又
界以洞庭之險五六月漲盛時風濤陡發覆溺須臾多有一家父
子兄弟盡葬魚腹者以故人視爲畏途或終身爲諸生不一與試

發甲惻然倡俸勅立貢院兩疏陳請分闈情辭懇切既再格部議
乃改貢院爲湖湘書院遴諸生肄業其中迨雍正元年七月欽奉
分闈 恩命賴貢院已有成規遂得於次年二月舉行鄉試皆發
甲先事之功也以勞瘁卒於官 賜祭葬士民建專祠祀之

右傳李元度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四

153-656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三目錄

疆臣十五

劉棨

王燕

施世綸

王繻

潘宗洛

孔毓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三疆臣十五目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五

劉榮

劉榮山東諸城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三十四年選湖南長沙縣知縣以廉明稱邑人患育女爲累多棄不舉榮嚴禁之時有譎言裁兵撫標兵千餘人環轅門大譟榮馳赴爲開陳大義且借給三月餉示必無裁意眾乃定總督吳璠以循良薦三十七年升陝西甯羌州知州值關中大饑漢南尤甚州無宿儲且居萬山中艱於輓運榮請貸廳倉約民能負粟一斗至州者予三升不十日輓三

千石大吏以其法賑他邑咸稱便又奉檄賑洋縣移粟沿漢而下
檠先馳赴徧歷審勘剋期給發數日而畢謂洋令曰此粟貸之官
儻民不能償吾兩人當代任瀕行老稚爭擁馬首比秋大熟洋民
相勉運粟還倉不煩催督始甯羌頗形凋瘵檠為均田額完逋賦
補棧道修旅次安輯招徠期年而廬舍萃集山多柵葉民未知蠶
檠遣人旋鄉里齋蠶種及募善蠶者教之人習其利名所織曰劉
公紬士苦無書為召賈列肆分購經籍又建義學親為講解未幾
舉鄉試者二人蓋前此所僅見也四十一年擢甘肅甯夏中路同
知未赴丁母憂去以代民完賦負累不能行致書於弟令售遺產
不足弟則益以己產易金致之以償負民間之爭輸金為助卻不

受服闋補湖南長沙府同知引見奉溫旨且試文藝於乾清門卽日授山西平陽府知府裁汰陋例蠲除煩苛訟牘來立剖決之四十八年詔大學士九卿舉各省操守清廉才具優長之員以知府被舉者惟榮與湘潭陳鵬年二人四十九年遷直隸天津道副使迎駕淀津詔許從官恭瞻親灑宸翰榮因奏兄果昔任河間縣知縣奉有清廉愛民之旨乞賜御書清愛堂額上允其請旋擢江西按察使五十二年擢四川布政使五十五年上諭九卿以本朝清介大臣數人求可與倫比者九卿舉四人榮與焉車駕幸湯泉又以榮治狀語諸從臣時湖北巡撫缺出廷臣公薦榮上曰榮居官甚好但四川見在用兵未可輕調

嗣榮因籌畫兵備勤勩致疾五十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子統
勳孫墉俱官大學士曾孫鏗之官至吏部尚書均有傳元孫喜海
原任浙江布政使以四品頂帶休致華海候補內閣中書五世孫
虞采南河候補通判

右 國史館本傳

劉弢子名榮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乞歸遂不出弢子
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第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
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誤傳將裁兵撫標千餘人
皆震恐環轅門而譟弢子謁巡撫出爲好語解之卽令齊赴縣倉
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眾乃帖然居三年遷知甯羗州是歲關

中大饑，弼子至，餓孳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請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眾，今年老思以累君。」弼子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弼子，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來此，必春貸秋還，儻秋不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嫗持香攤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耶活

我吾忍負劉耶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石甯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粟節賦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擲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袖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於它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眾立義學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甯羌士始有得第者四十二年遷甯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甯羌人聞爭輸金爲助張子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三年服

闕 召見授平陽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
府中舉弢子及陳鵬年以對卽擢弢子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
政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
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夢誦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
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勳官至
大學士

右述彭紹升撰

劉棨諸城人康熙中知長沙縣聽斷明敏大府有疑獄必咨之暇
卽至義學與諸生論文嚴立課程親爲甲乙歷官四川布政使

右述聞謙瑤錄

王燕

王燕直隸宛平人禮部尚書崇簡子以父廕累任戶部兵部員外
郎郎中康熙二十四年授鎮江府知府三十一年 特授江蘇按
察使三十三年晉湖北布政使三十七年擢貴州巡撫疏請增設
貴州附學之清浪衛教授一附學之開州廣順州未設學之永甯
獨山麻哈諸州學正各一附學之普安餘慶安化三縣未設學之
普定平越都勻鎮遠銅仁龍泉永從七縣訓導各一照小學例取
文武生員八名下部議行三十九年疏言黔省荒田尙有十分之
四徧勸開墾舉報寥寥查田畝俱在萬山中土性瘠薄秋成籽粒
難抵內地膏腴三分之一開墾倍費工本六年成熟起科辦賦餘

僅敷播種工本無償是以懈於開墾請除輕則田不議外其重者分別覈減或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徵收嗣後開墾俱准照減則例徵賦則民苗踊躍從事下部議行四十五年疏稱文武官弁近因兇苗劫掠俱照野賊苗蠻擾害地方例議處黔地俱熟苗納糧當差與生苗潛入劫掠者不同若因其爲盜將該管各員卽降革離任接緝者以非任內事不實力緝拏不肖員弁慮干降革互相隱諱嗣後除野苗爲盜照例議處外其熟苗爲盜地方官照漢民爲盜例議處下九卿科道等議從之四十一年疏言驛站夫馬皆州縣兼理獨安順驛馬在府站夫在縣鎮遠驛馬在縣站夫在府兩歧不便且與兼管例不符請將夫馬統歸普定鎮遠二縣管理

得 旨允行四十二年以原官致仕四十七年卒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乙丑丙寅閒王公个庵以兵部武庫郎出知吾郡鎮江府事
時余方伏處堊廬杜門屏跡而輒聞父老之稱述公政績者無虛
日曰某弊革矣某蠹除矣某雜派停矣某被戎兵凌斂者事得直
矣曾不踰歲令行禁止肅然以清而公乃修葺學宮勸興義塾日
日講求教民禮讓之道以庶幾古人漸摩風俗之意而初不見治
郡之繁夫京口旗民錯居素稱難治支給月糧尤太守之專責先
是領饟於藩司而藩司不以時給往往眾口謹吮禁之弗戢甚有
藉辭告貸恣行要挾者公至郡力言於上官有請輒應給發無稽

時於是驕兵悍卒皆屏氣帖息莫敢有後言比余在政地與文靖
公同奏事 上顧問玉書曰知府王燕居官如何卽奏守甚清才
亦能任事民感之 上爲首肯既退而文靖公謂余曰僕方與其
事公獨不避嫌耶余曰君父之前不敢不以實對也時 聖明已
深察公賢未幾卽擢任江蘇按察司使案牘繁曠江蘇爲最公聽
讞無一畱獄律例所在不敢以意毫髮重輕屬吏奉公指凡所上
初招獄辭亦無敢以苛請他比散法行私者七郡之獄稱平甲戌
夏晉湖廣布政司使是時楚省方行鼓鑄藩司董其役而其宿弊
叢集官鑄之外奸鑄倍增因而榆莢縱環十不當一上下官吏漁
獵於中莫肯摘發其事者公抗顏白督撫謂武昌錢穀雜已極勢

必不行錢滯不行則上下交困非立罷不可條其事上之楚鑄乃
罷其他收支抑勒輸納重耗諸弊悉明示釐革州縣奏銷額費歲
派取於民間者亦嚴諭禁絕有費卽身任之閱四載湖北藩庫無
銖黍浮冒虛詭之病皆公力也歲戊寅 特旨授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公念黔省處萬山之脊地荒而俗敝非力行教養
無以廣生聚而興德化因具疏言全黔荒田十居三四屢諭墾闢
而民不輒應蓋墾經數歲然後收穫所入薄不足輸稅故人懷觀
望儻悉依減則寬以六年未有不鼓舞爭赴者賦雖減重就輕田
則易荒成熟是於國稅原無損也又言 聖朝誕敷文教徼外苗
獯靡不嚮化而黔省師儒之官尙多未備各州縣衛有初未立學

宮者有有學無官而附試他郡者請依滇南故事通省建學設官
文武童一視小學收錄廩貢亦舉行如例則人心感奮教澤自濡
奏上俱如所請苗人劫略事時有而有司處分特重公言諸苗
供辦徭賦非野苗可比特一旦負罪而竄入叢篁深箐難以立禽
儻卽議有司降黜去官則人才可惜且罰旣重諱盜者必多請依
常例限年追緝庶盜可捕而民生益安章下九卿廷議亦從公言
而公又時頒條教飭州縣官吏無縱奸人詐索土司以啟爭端尤
得拊循苗人根本之至計鎮甯州民曹邦傑妻張氏夫亡從死法
不應旌公力爲之請謂地介荒服節烈罕聞張氏敦篤倫常實可
矜憫伏冀破格表一婦之完貞以勵全黔之風節 上特恩許之

四方咸傳誦焉公於邊地民生吏治悉心籌畫以次見之設施越
三載勞瘁倍至忽感疾咯血盈盂遂以乞骸章上一時制府提閩
僉言撫臣正己率屬吏畏民懷一人之去畱實係燧疆之休戚隨
有旨命供職如舊眾皆慰悅公力疾視事復二載有餘而痰嗽
轉劇四十二年秋更申前請詔迺允致仕去黔之日遠近軍民
苗裸遮道拜送見公形容癯瘠輒相顧泣下公亦爲灑涕以別蓋
遺愛至今不忘也宛平王氏族望鼎盛世德相承余於文靖公誌
中書之詳矣公顯考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貞公諱崇簡以子文
靖公熙貴加贈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妣梁夫人累贈一
品夫人生母周夫人以公貴贈淑人文貞公生六子長卽文靖

公次湖廣桃源令標次浙江巡撫副都御史然次金衢道參議照
次卽公諱燕字子喜个庵其號也又次則公同母弟刑部員外郎
默公兄弟友愛至篤自黔中還時員外君方僑寓金陵因往就醫
居半載始入京師時文靖公初逝公見余深嘆同氣六人存者僅
半惟余兄弟之戚亦與公同相對太息者久之余忝辱公世講公
在黔中數千里致書締媾好因以杭州守第五弟女許字於公子
克慎公嘗欲攜令子就婚於杭並省兄中丞於官署乃此願未遂
一夕疾作竟致不起可深痛哉公卒以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十二
日距生順治九年十月七日享年僅五十有七元配張夫人利津
知縣諱文燠女繼袁夫人巡撫山東工部尙書諡清獻諱懋功女

子七人克寬前卒張夫人出克慎克修及幼子如久袁夫人出如
珽如珪如璋側室出女九人孫二人希曾守曾公長於詩前後集
若干卷奏牘之文條鬯剴切皆公所手定公事業彪炳惠澤在人
而立身行己無愧無怍所獨惜者未登大年耳而公亦何憾焉茲
以四十八年十二月某日卜葬宛平縣骨香山社之新阡克慎奉
袁夫人命來乞銘余不敢辭銘曰

文貞文靖艱哉纘武英資茂紹不藉華膺初守京峴百穀膏雨屹
屹崇祠大江之滸平刑於吳覈賦於楚黔山際天邁往開府農耨
蒿萊士藝榛莽椎髻者苗亦歌且舞引疾言旋如嬰失乳遺澤未
沫如日長煦史冊大書名莫與伍爰勒碑版貽示來許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三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施世綸

施世綸漢軍鑲黃旗人靖海侯琅仲子康熙二十四年以廕生授江南泰州知州二十八年正月以承修京口沙船遲誤部議降調督臣傅臘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畱得旨施世綸居官好准畱任三月擢揚州知府三十年八月海潮驟漲泰州范公隄衝塌千九百餘丈民田竈地多沒世綸牒請捐修三十二年調江甯知府三十五年丁父憂督臣范承勳以世綸輿情愛戴請在任守制御史胡德邁特疏應行離任遂歸連丁母憂歲餘特旨授蘇州知府仍以終制辭不赴三十八年服闋授江南淮徐道四十年十月湖南按察使員缺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諭

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搢紳訟彼必護庇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十二月遷湖南布政使先是議遷五開衛署於平屯俾黎平府專城而治四十一年世綸牒稱五開衛界黔粵控蠻夷實爲辰沅靖州之藩籬明宣德年間黔省黎平府數有苗患爰就衛城建府署 國朝因之自康熙二十七年府衛官弁不和始有遷衛之議平屯僻處一隅不惟建造無資孤立堪虞若軍民兩遷一旦棄田園壞廬舍必致流離失所若僅遷衛署貢賦出納遙轄最難矧自明迄今府衛同城軍民相安無事請仍舊便議久不決嗣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會

疏以聞 特旨俞允四十二年以衡州府之安仁嘉禾臨武永
州府之江華寶慶府之城步及郴州之桂陽靖州之通道天柱向
止訓導一員請添設教諭又永定銅鼓二衛止設教授綬甯會同
二邑止設教諭俱請添設訓導 敕部議行四十三年調安徽布
政使四十四年遷太僕寺卿四十五年二月因湖南任內失察兵
掠當舖事罷職三月 特旨授順天府尹疏陳四款一禁五城司
坊擅理詞訟一禁奸徒包攬捐納一禁牙行霸占貨物一禁逐流
娼歌宴 敕部議定爲令四十八年授左副都御史兼管府尹事
四十九年遷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尋調總督倉場五十四年奉
命巡撫雲南會漕運總督缺員卽以世綸補授先是漕運俱由

瓜洲開行其間下花園港乃漕艘停泊處至是江漕北趨花園港衝塌百餘丈世綸移咨河臣恐糧艘遲滯權將繞城河開壩行五十九年七月 上諭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趲全完並無遲誤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暫交與河道總督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南府至西安黃河輓運路徑勘明具奏陝西見存穀石數目亦著查奏今陝西正值軍興之際施世綸暫居陝西協同總督鄂海辦理世綸乃湖上流尋求古蹟九月疏言河南府孟津縣至陝西太陽渡大小數十餘灘緯路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惟圪把窩魚林漆等處緯路年久閒有坍塌卸其澗池以下水道下水船可載糧三百餘石上水

載及其半澗池以上河高迅急僅可輓數十石由砥柱至三門神門本無緯路路旁鑿有方眼又有石鼻臣愚以爲石鼻可穿鐵索方眼可裝木限援手助力觀此則從前輓運其蹟猶存自陝州至西安府河水平穩俱有輓運路徑臣謹繪圖呈覽又奏河南府至陝州三門見在無船請自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三百餘里用車運計五日可到每車可裝穀八石計穀二十萬石需車價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府黨家馬頭河水平穩水運爲便需運費銀二萬六千兩自黨家馬頭至西安府倉二十里又需車價銀四千兩其貯穀口袋二十萬餘需價銀三萬兩共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總於豫省支銷不令陝西接運但運穀二

十萬石止得米十萬石請令豫省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運價可省半若慮米難久貯請照例出陳易新奏入 上諭陝西地方見有軍務又年歲歉收總漕施世綸協同總督鄂海動支倉穀散賑但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辦事之人殊少發帑金五十萬並陝西常平倉貯穀百三十餘萬石酌量動用派部院司官往賑交施世綸總管六十年四月疏言陝西四月無雨秋成可慮豫省先運米十萬石督臣已借支駐防兵餉所存無幾請飭豫省將後運米石運到平糶再撥河南湖廣米各十萬石運至陝西存貯備用下部議如所請六月 命歸淮南理漕事六十一年四月以病乞休 溫旨慰畱令其子廷祥馳驛省視五月卒遺疏入請隨父塋墓

附葬閩省 上允之 諭曰施世綸簡任總漕清慎自持勤勞素著歷年催趨無誤前因病請改任方冀調理全愈以副眷懷忽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

右 國史館本傳

文賢初知泰州廉而勤康熙二十七年淮安被水 詔遣兩大臣督隄工從者數十輩驛騷閭里文賢白其不法者治之是年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侵奪文賢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梃列而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去二十八年擢揚州知府駕方南巡 召對良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尋改江甯府以父憂去官乞畱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

衙前名一文亭五十四年出爲漕運總督五十九年陝西旱大饑
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 詔文賢勘黃河運道乃自孟津歷
砥柱上龍門由陝州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遂抵西安其年
冬 詔發帑金倉粟賑饑民文賢因歷陝境分十二路遣能吏按
口分給遠近悉徧明年得雨乃歸淮安民老幼泣送數十里建生
祠祀之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諧以寵幸冠一
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
轎問之施忽厲聲曰 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

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與同時于襄勤
公成龍皆名盛一時俗呼曰施青天云

右錄宗室昭榘撰

幼時卽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旨詞有
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
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
下初知泰州繼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憂去累遷總督漕運
奉 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
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
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一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施世綸字文賢內大臣靖海侯琅仲子以廕知泰州擢知揚州府嚴禁蕩游俗尙一變洊升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潛外有京費世綸盡革徭費量減京費四之一民立石頌之調安徽緣事罷職特授順天府尹兼副都御史令行禁止畿輔肅然累遷戶部侍郎總督漕運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號稱嚴明以治河勞卒於官

右述聞謹瑤錄

王繻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睢州王公考終於家將以某月日營葬公子狀公行治來京師將乞銘於左都御史朱公適朱公居憂乃以命臨川李紱紱爲公季子澄慧典試所取士通門之誼知公爲深不敢以謫劣辭謹鉤纂其條件如左公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不及一歲以內艱歸庚午補任獲鹿乙亥入爲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丁丑升福建清吏司郎中己卯 特擢江南糧儲道辛巳十月復 特升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數歷中外垂二十年年甫逾五十卽以疾告歸優游家食又十有八年遇事有能名所至有恩上結 主知下孚於

民外自公卿大夫內自比閭宗族同舌稱賢其爲按察使也宿州
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眎數日妻子均
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置毒
也生控於州女交臂歷指不勝楚遂誣服獄具未上公至疑之間
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
我急因置礮麩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
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然令如僧所誣論擬公察鬪
毆日月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
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平反多類此其爲糧儲道也所屬舊有
倉規銀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入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

飛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公至皆杜絕轉漕時扁舟巡察懲濫收者宜興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爲修船及舟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利丁益困公悉除之照額全給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廢不修城隍廟瀆祀者眾演劇享神歲糜金數萬公曰教化監司責也葺仲雍墓封閉城隍廟門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尙書澤州陳公倚任之薦公才能其治二邑績尤著獲鹿爲山陝衝衢公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寡婦兵還京頗繹騷井陘令巽懷巡撫檄公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餓人親給銀米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

得爲奸利上下東明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公至易甲長法大
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來歸酌給以牛種縣分
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侍莢芻補倒斃民苦之勒石禁止
賈五雲梁進者盜魁也檄至今曰吾知若名素矣五雲汝爲總練
進汝爲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卽斃汝也盜遂絕跡有馮化者
句逃人誣其鄰某某信於鄉保者數百人公密令匿他所別令一
人跪堂下召逃者謂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跪
堂下執之眾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眾中有欲遁者公曰必
化也追之果然重責逐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
室高通於劉某忌女言其情圖并亂之女不從其戕女以死公曰

高母道已絕仍照故殺子女律擬其何以戒爲繼母而淫且毒者
遂比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巡撫臆其議具題報 可令著
爲成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公之遭太夫人憂也東明人赴睢
弔奠白衣冠數千人門卒報知州乃聽入城巷填塞觀者歎異升
按察使時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畱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
送與其鄉先正尚書湯公斌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
不能忘爲湯公建也民鑄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湯公
深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也歸田後待鄉黨尤篤睢州學宮
舊無祭器公製銅器三百餘事諸生觀禮焉初公需次家居集州
士爲文課延處士田先生蘭芳主之士風日盛至是乃益振又設

祭田百五十畝以羨餘助昏葬及衣食不給者大要公平生知大體識定力決勇於義而枋於正出之以誠行之以恕惜乎用之不竟也癸未 上南巡公力疾迎 覲 上顧巡撫宋公云朕聞王某督糧儲時甚好隨遣太醫臨視 賜德里雅噶神藥一器次日賜初寒詩一幅隨趨 行在謝 恩 溫旨再下教以調攝甚備公諦聆感泣謂臣受 國恩今疾無以報塞 上因賜世恩堂額同僚咸謂公且大用不可量而公去益決曰按察使任大責重臥治卽辜 恩矣竟歸不出公會祖考諱承泰穎上縣學訓導祖考諱烜開封府學增廣生兩爲鄉飲正賓考諱震生順治壬辰進士累官江西提學僉事並以公伯兄紳貴 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夫

人元配郭太君雲南督學諱易女累 贈淑人生子二長沛聞嘉
興府同知次澄思辛卯舉人側室湯恭人生一子卽紱鄉試座主
癸未進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孫男四人耒禾穎穉女九人公
諱縉字慎夫生順治十年六月十八日卒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
九日再遇 覃恩誥授通議大夫銘曰

六德有邦三德有家日宣日嚴小大維宜維公翕受以敷以施人
無寡小地無廣遐庇人調俗綏良警頰 天子曰於艱食無嗟爾
瘠民肥醫藥爾加 天子曰都茂績可磨榜堂世恩雲爛星葩睢
流沄沄恆阜衙衙水無湮源山無塹波山水匪貞公德靡涯

右墓誌銘李紱撰

潘宗洛

中丞潘公名宗洛字書原號巢雲別號垠谷曾祖守正明萬厯己丑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崇祀名宦鄉賢祖紹顯銓注台州通府父廷選高才生胥 贈如公官崇祀鄉賢母吳太淑人潘氏爲宋元樞鄭武惠王系望彭莊析支吳區號江左甲族公少警慧肄業王谷任先生子叔祖在陸先生偕計部吳公芥亭上舍陳君次山暨子伯兄素田胥號邑英雋而公尤穎出嘗讀史記浹月制義篇章句胥史記同業士驚異雅嗜青浦大樽陳公文謂河朔少年風流自賞唯大樽先生克當之旣而盡繙有明先正文所展夕推雖橫逆沔加不少輟而公手搦管亦雅不屑位置第二流嘗試於句

曲振案曰此王守溪文也曹試士胥驚挹之甲子中承宣司試第
一座主冢宰徐公給諫楊公曰小講捥信好元識也戊辰中禮部
試座主大學士王公大司寇徐公尤器之簡翰林院庶吉士肄
國書辛未二月入見乾清宮特命繙清於保和殿列一等授
檢討甲戌請假省吳太淑人乙亥冬還院丙子命爲陝西正主
考盡釐宿弊得雷公御天以下五十有三人胥秦隴工文士丁丑
閏三月奔吳太淑人喪辛巳還院是時大宗伯掌院學士韓公總
裁政治典訓公與分校昕夕纂輯韓公謂深得史法壬午賜
御書臨米元章帖十一月七日侍直南書房凡十人命試鐫甘
肅四十二年錢糧上諭公文曉暢懇婉獨當上指定第一又

命作大書立書恭頌 聖學誌旋 召對西煖閣垂問世系歷官
年齒廷臣胥驚企之十二月十八日 命九卿保舉學臣十九日
又 命凡會保八人而韓公特保公 命提督湖廣學政二十三
日 召學臣入南書房 御試夫子循循然節經義恭和 御製
考試歎詩公復第一翌日內侍首宣公 特賜御書朱子六言詩
一幅而其它以次 賜者胥朱子五言詩且五言裁詠一時而六
言彙詠四時也癸未正月朔復獲 賜松花江石硯遂以夏四月
莅武昌任蓋實均於撤御前燭書玉堂署之盛事而榮陽潘氏繇
左丞騎省太常後其視宋中書舍人良貴元學士昂霄明太常少
卿辰雅以文章顯禁掖者才暨遇且胥不翅度越也顧公雖繇詞

苑起家而丰裁特稜峭首鉤勒 御製考試歎詩於武昌府學以
風勵學官而附鑱恭和詩曰惟知感 君父甯敢徇私情又著自
警箴曰甯破情面不負 朝廷凡竿牘苞苴槩屏絕疏劾光化教
諭艾某以警其餘由是湖南北文武隸學籍數千人無敢以訾進
者楚人士謂百年來所未有雖山陬湖澨胥尊憚之楚學政滋弊
名不揭案而潛附冊者曰附案名沿宿案而人或至八九易者曰
鬼接頭撥它郡邑以就厚訾者曰飛過海公胥禁絕楚風爲一變
公覈推文藝漏率強半雅以李懷麓胡二泉郭明龍郝楚望吳曲
蘿李湘洲愚公石季常鍾退谷譚友夏金子駿曹石霞諸先正
爲宗 國朝尤尊劉克猷熊鍾陵二先生莅試里塾輒驚傳曰某

某今果第一矣或又曰曩楚人謂董尚書思白葛太常杞瞻號極明公實過之武公者率無敢易甲乙而歲癸巳常熟嚴公寶臣主楚試癸卯長洲惠公仲孺主試公所鑲楚牘標新集中式幾盡此尤以徵黑白蒼素經義自分而老於文者之所見略同也公雅善待士漢陽勞君必達許君之楨黃岡靖君道謨衡陽王君敵宋君勳齡邵陽景君肇興國成君斌邁嘗入分校胥用賓主禮邵陽王君元復車君无咎甯鄉張君某善化李君某胥力延致孝感陳君陞謨才最高而早卒尤痛惜之而公拔擢士如大學士彭公太常少卿張公等數百人胥克爲當世用公勤護士類不少憚懾黔陽令疊杖士牒制撫曰儒學非臨民之地公堂非辱士之區如以爲

民則不應又有明倫堂之扑責如以爲士則不應先有縣治之扑責令詞屈旋以酷黷黜桂陽郭君遠試弁其曹者十令憾迂懸假它獄請褫讞之公力持會巡撫趙公亦聞其名迺免而遠亦後舉辛卯試楚人士所尊郭來倚先生也公雅惜天門孝感黃岡武陵諸名邑童子試或至六七千人員限於額嘗題改黃梅中學爲大學雲夢桂陽小學爲中學比再莅楚又題改安鄉中學爲大學而公識畫尤經遠嘗疏請曰近日大兵所至以亙古未服之紅苗畏威懷德咸願歸誠臣謝遣護卒人役不持寸鐵而未嘗聞犬吠之警有以信 聖世之德威遐暢而亦有以知苗人之非性惡而不可化也惟是永遠綏懷之策旣行奮武於前宜卽揆文於後請敬

陳之大抵生苗之蠢動由熟苗之句引爲奸而熟苗之不馴由漢民之膜外異視是故撫苗之法當先施於熟苗必使熟苗之性漸馴而後熟苗可化爲民必使熟苗漸化爲民而後生苗可化爲熟今 皇上視六合如一家蒼生皆赤子奚有漢苗之分生熟之別而事有尙須酌定者卽如考試靖州之通道縣分編五里一漢四苗各輸租賦而應試者止有漢民一里夫以歸化百年之久而尙有漢苗之分應試不應試之別漢民指而目之曰苗則苗亦不得不自以爲苗此則通道之熟苗可爲矜憫者也臣查湖南新化安化兩縣在宋時名爲梅山尙係生苗巢穴一歸版圖人文漸盛中進士舉人者每不乏人人不知其爲苗彼亦忘乎其爲苗矣以彼

絮此新化安化之苗何其幸而通道之苗何其不幸其餘各府所隸州縣有熟苗讀書童生因例不送考往往向臣陳訴是則可爲矜憫者又不獨一通道也臣愚謂熟苗之歸化有已歷三十餘年者如願改入漢里卽應許以民籍應試漢里生員童生不得阻抑其取額不必加增其卷面不必分別要使漢苗無殊以宏 皇仁無外之義行之既久文教誕敷則熟苗可化爲民而生苗可化爲熟未必非南楚久安長治之一策也疏上獲 褒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確議具奏部議應如學臣請復獲 俞旨而楚苗繇是彌帖伏矣此又公之綜緯荒遐洞貫樞要匪直以文章競雄也初公莅楚盡汰部科費亟議鐫調輒不允最後復以字畫譌錯摘之而

旨仍畱故任丙戌入都迎 駕於三山廟蒙 垂問來期公行十步
復 遣侍衛走騎來視公乘馬訖迺返翌日入謝 上語內侍曰此
卽曩草蠲甘肅錢糧諭旨翰林也丁亥選書淵鑿類函又編纂
御定子史精華 賜松花江石硯公至是凡獲三 賜焉戊子充
日講官起居注四月十五日 御試侍郎以下百六十有三人於
澹甯居而題則五畝之宅十有三句經義也二十一日宣 旨公
名復第一是秋 特簡順天正主考釐弊尤峻得朱公綸以下百
九十有九人胥 京輦畿輔才士公凡三司文衡胥號精鑒而是
科由九門提督鄂公禮部右侍郎鄧公下百餘人胥克爲時宣力
焉己丑三月 特擢詹事府少詹事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充殿試讀卷官庚寅充經筵講官又總裁 政治典訓掌翰林院
掌院學士印公昕夕推譯藏 典訓初集百卷又恪遵子史精華
聖諭逐部歸類每類編事一類中繇子而史而胥斬衷於精詳典
雅藏彙二百卷先進天文部四卷復薦文解常熟陶公貞一海甯
查公雲標以校勘之此尤儒臣文章報 國恩之盛事而徐騎省
英華楊學士冊府諸書胥匪倫擬也顧公才暨器識雅可大用而
聖主知之尤深辛卯三月復擢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
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十六日 陛辭 上諭居官安
靜操守寬和暨紅苗軍實諸事二十九日復 賜天閑鞍馬公遂
以夏五月莅長沙任先是巡撫趙公首釐稅政而聞不克根株斷

之署篆又亟易賦繇經制式外耗滋益什之二三又有餽節稱觴
贄見芹敬諸儀謝篆謝計諸特獻公胥禁絕而承宣司之加平倉
使之贈耗郡守之季規亦檄准此州縣裁存趙公例耗一分它胥
禁復嚴禁豪右占固牙行利州縣株連訊讞暨里閭起滅訟者民
寢少蘇會商王綱明黨請給開採牌六月公亟疏題封禁曰戶部
咨商人王綱明等稱鉛山不禁不獨鉛斤易得而鼓鑄亦不遲誤
應令其開採臣亦何容置喙但臣受 恩最厚理應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况前受 訓旨首及安靜誠爲至言大抵興一利則必生一
弊故治民之道擾之不如安之動之不如靜之也今部議開採有
大不便者請詳陳之臣前任學政時考試湖南親身徧歷確見衡

榔等處產鉛地方山深谷邃境通黔粵人雜苗猺惟宜安靜不宜
擾動今臣復檢查開採禁止根繇蓋自康熙十九年聽民開採彼
時輿情皆言貽害非淺督撫乃次第封禁然而奸貪之徒尙有赴
部請開者移查屢覆案卷炳存幸賴 聖明洞照於四十二年奉
旨聞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槩不准行然
後奸徒絕想地方甯謐者於今八年皆賴我 皇上特旨之所賜
非督撫諸臣之力所能爲也今戶部頓忘 明旨舛爲聽其開採
之說臣不解何故道路誼傳以爲商人浪費庫帑虧欠難完所以
蒙混戶部借名採取白鉛以資鼓鑄其實希圖偷竊黑鉛銀礦以
飽囊橐夫愚民何知利之所在身命不顧彼見雇募工價勝於力

耕必將爭趨競赴田畝拋荒正賦漸缺其不便者一山中多一夫
田中卽少一農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米價立見騰貴貧民立見乏
食無論湖南之米不能下濟江浙而境內先不足以自贍儻致失
業流離必須多方救濟則雖商人之虧欠補清終屬得不償失其
不便者二深山封禁有年不無居民廬墓遷徙損傷情殊可憫其
不便者三苗獠生性好利若見土人開採必行劫奪彼此格鬪必
有殺傷文武官弁利貪陋規隱諱重案必釀禍階其不便者四且
開採一節竟有窆未深而砂已盡者如此則必商人之虧欠愈多
自顧不暇其招集之眾易聚難散或起盜心或竄苗穴地方自此
多事萬一至於興師動眾則軍需糧餉商人能任之乎其不便者

五臣忝任封疆若畏首畏尾不敢早言異日一起事端乃爲焦頭爛額之舉則身受譴責不足蔽辜誠不得不爲未然之過慮也是以不避仇怨密疏入 告伏乞 敕部永行封禁則湖南億萬生靈俱享太平無事之福而臣區區愚忠愚孝之心亦得少安矣蓋山澤之產至宋紹興而已大竭明左都御史軒公輒清操號軒耿提刑浙江請停溫處銀場額課中外胥撓之遂召鄧茂七之亂公清類軒公以卿貳監司守令暨猾胥豪魁所競鶩之金穴獨敢無拄計部且不少憚懾中傷抗疏力爭而中外迄欲撓之而不得此以徵 國家之仁逮榛箒蹊激而公言業以行雅可亡憾也衡陽安仁水衝失額田九十三頃有奇公請豁部駁例三分免一公復

疏水旱災傷例應開明分數原以禾稼被災而田地旋可種植故
照被災分數按數蠲免今衡陽安仁田地塘畝實係沙磊崩塌衝
決失額田既驟難墾復賦稅從何措辦似不可與田地無損者例
論也迺獲豁臨湘水衝田四頃九十畝有奇亦力請豁之又請免
限墾荒之期俾民益滋墾闢請禁楚民鬻產入川推議捐俸積穀
減糶法裁郵遞規例而嚴毀郭氏溺女碑族罰昆弟競產者蓋至
祈於衡嶽而毒草絕禱於湖而輒雨歲屢豐稔民大和會故湘潭
河督陳公嘗推論曰潘公清而和衡陽王君桂陽郭君亦時時稱
說之而如以廬陵之代合肥爲口實則又與於陽譽陰構之甚者
也公周覽湖湘嘗特疏曰臣前任學政查湖北府縣衛學六十有

九額取九百一十四名湖南府州縣衛學七十有七額取九百九十五名總計湖南進學額數較湖北更多湖南能文之士較湖北相等祇因中間洞庭每遇鄉試正值秋水汪洋之候貧士拮据資斧行至湖濱一遇風濤險阻守候誤期有志之士或至痛哭而返甚有科場期迫念切功名揚帆冒險瞬息而遭覆溺者以致多士畏慮裹足不前其能至武昌入場者十無二三每科中式舉人不及湖北四分之一諸生成向臣泣訴求請分闈分額臣以江南陝西例卻之及任巡撫辛卯鄉試臣亦如前拒絕今特恩開科士情踴躍咸有上進之心彌切望洋之慮情願自捐廩糧等項蓋造貢院懇求代題臣思湖南隔越洞庭實與江南陝西水陸無阻者

不同憊憊其跋涉之艱難蓋其愛戴之真切 特恩破格另差正
副考官二員至長沙考試分中楚省舉人額數之半則不特湖南
士子感激高厚而土司紅苗亦快覩文明矣蓋至後十年而公勦
議訖行遂與宋時湘賦埒其識慮之經久而不易者若此公經緯
兼肆勤練標兵數月餽官 詔偕提督勘邊由鎮筸司城北行二
十里至湖陽營出垣入苗地紆折五十里返德勝營異日輕騎馳
四十里陟毛都塘山頂俯瞰黠苗吳老鐵寨麾從騎張左右翼而
遣百戶紫長往諭之遂輸誠又巡乾州出入苗界二百里凡上至
亭子關下至喜鵲營移營汛邊垣外者一十有八羣苗底定合奏
厥功爰碑平苗以永鎮之此又潘氏金華司馬惠州泃頭婺源制

院思恩山陽僉院青羊山之義烈也顧公潔己首公盡汰部院費
 都察院尋以矜可減等議鐫調賴 聖鑒不允而公莅職自如且
 公在湖湘一日則黑鉛終不可得而復取也由是媒孽者滋眾而
 公亦尋以癸巳歸矣乙未復搆偽劾案事尋白而公之所自陳不
 避讐怨者誠確也丙辰冬請墉工假歸十二月卒年六十公事親
 孝通議公暨吳淑人喪胥致毀事兄樵溪公弟慈兄子承棟如子
 遇族戚胥有恩意事在陸先生暨知舊游從克以敬信肄業如長
 洲徐公葆光泰興朱公青選陶公查公暨子弟在文等清茗談藝
 不少倦公嘗獲 賜御製詩集古文淵鑿諸書古文辭上宗史記
 詩繇玉溪詣少陵集二十卷而大文今繇其關於館閣臺院之業

者書之它不具著淑人蔣氏曾祖允儀明光熹時任御史咸甯點
將錄所謂八驃騎之一也後拜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祖善源籍
六館父和鳴籍校母徐孺人淑人有婦德事失太淑人尤恪克枋
其家用俾公無內顧憂先公五月卒年五十有九公誅行曰吾所
以能堅絕苞苴無患得失者由淑人治家之力衣食麤贏雅無藉
以一官爲買販也此尤與曾文定公列女傳序義指符爰附書子
二伯承柱籍六館以勤勤卒於墉工總仲承權知山東東平直隸
州有政聲孫文照文勳胥蘄克緒彭莊業者也

謹贊曰公入楚峻陟衡峯巔遐眺賦詩蓋太史公浮游名山巨川
之奇氣也其形體清羸而疏事陳義致極壯礪逢辰奮庸族談動

色紀臣蹟者將不口呿手畫標指爲一代偉人乎哉

右傳儲大文撰

按篇中景君篁湖南通志姓作敬甯鄉張君名鳴珂善化李君名文炤

潘宗洛宜興人康熙四十二年督學湖廣時攸縣陳之駮文名譟湖湘閒宗洛按試置第一集諸生於庭出之駮卷颺言此真秦漢文也之駮執卷詣案前曰某文蒙甄拔甚愧評隲過當但某句出某書宜讀某句宜句因指誤處眾失色宗洛欣然起離席揖曰某弋科第早汲古淺幸教我取案上筆令改正更對諸生朗誦稱善人服其虛懷又六年巡撫湖南繼前撫趙申喬題請湖南北分闈試士以避洞庭之險雖格於部議士林德之

右述聞謚瑤錄

孔毓珣

孔毓珣山東曲阜人康熙二十九年由恩貢生授湖廣武昌通判三十年卓異遷江南徐州知州三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奏補淮安府邳睢同知四十三年遷山西平陽府知府未赴改雲南順甯府知府四十六年調開化府知府四十七年丁母憂五十年服闋補四川龍安府知府五十五年授湖廣上荆南道明年遷廣西按察使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六十一年擢廣西巡撫雍正元年七月奏言粵省提鎮標多空糧已飭令募補兵三百餘名但盡令招募各官所需不敷請於定例外量加親丁名糧得旨將弁名糧須酌量去畱必令各得養廉方爲允當爾其酌中爲之八月

加授廣西總督九月疏言粵西各州縣俱積有常平倉穀請於春
耕日借給小民秋收還倉豐年收息歉年免息荒歲緩至下年還
本日久穀多分貯四鄉建造社倉擇里中信實者爲社長司出入
一方可無患饑至保甲乃弭盜安民良策粵西獠獠雜處未能一
體徧立查各屬鄉村向設團練其下又有鄉勇日久廢弛請隨土
俗選誠幹者充補賊發擒者賞怠惰者有罰是亦同保甲一轍也
特旨嘉獎又言粵西邊遠商本無多誤課誤鹽民憂淡食請發
濟庫銀六萬兩令鹽道委員辦理官運官銷行之三年贏餘遞增
除歸還藩庫外並可酌減鹽價又請設太平土州縣并立學移養
利州訓導額取文武生員四名並從之時柳州獠賊莫貴鳳聚維

容縣之東塘村劫奪拒捕馬平柳城永福等縣居民並受害毓珣
委右江道萬際章參將蔡成貴勦捕毀其寨置貴鳳於法來賓縣
擒賊覃扶成等行劫江濱鞠訊尙未傷人毓珣請照苗民例分別
首從枷責滿日僉發粵西首縣收管量給食米充當撫標兵丁每
朔望首縣點卯稽查散其黨類不至再爲惡 上嘉其寬嚴兩得
照所請行二年四月授兩廣總督 諭之曰廣東風俗不以盜竊
爲恥竟至劫掠公行武備廢弛官常舉劾百無一公今命爾總督
其地當盡心料理五月條奏鹽政五款一竈丁鹽價船戶水腳官
給不及民間私買之半請於十分內增一分并埠商所增鹽包羨
餘銀二萬兩一併賞給示恤庶私鹽可杜一福建汀州府八縣例

食粵鹽惟長汀一縣額引外可多銷然一縣之有餘難補七縣之不足請專責知府彙總八縣協辦通融銷售庶彼此不致歧視課餉無欠一歸善縣之淡水場海豐縣之石橋場新安縣之東莞場廣州府之白石場及潮州府屬各場皆地廣產鹽多請擇廉幹之員督收實心任事者三年保舉優敘不稱職者隨時糾參俾知懲勸一潮州場鹽例配潮惠汀贛四府屬二十九縣應有專員經理請復設運同一員催徵四府課餉兼司盤掣庶責專而事易辦一兩運使管理五省鹽政請復設經歷一員以供差遣下部議行先是粵省有大金蕉木兩山產礦砂跨越東西境內東則肇慶府屬之開建連山西則梧州府屬之賀縣懷集地界毗連礦徒乘間竊

發而懷集汎舟又遠隸潯州協副將管轄呼應不靈至是毓珣奏請以懷集一汎改隸梧州協賀縣及開建連山並增兵設汎聲勢聯絡以資防禦又請以廣東香山澳之西洋貿易船二十五作爲定額部議均如所請三年六月上以毓珣及總督高其倬楊宗仁等在 聖祖時勤勞素著又能潔己奉公不附邪黨加毓珣兵部尙書銜四年五月奏言潮州府田少人多豐歲米價猶昂民間賴常平倉穀平糶接濟惟兵丁家口日繁一遇米貴卽難支持請於提鎮各營分貯穀二萬八千七百石每年青黃不接借給各兵秋收散餉時照數買還槩免加息責成將備經管提鎮盤查侵蝕參賅 特旨俞允是年屢請 陸見 詔毓珣來京因其素諳河

工令便道詳勘水勢協同河道總督齊蘇勒酌議五年二月奏言
宿遷縣治西黃河與中河相近處有草壩名汰黃運河水大則清
水分流由壩入黃河以刷黃黃河水大則黃水分流紆迴由壩入
中河以濟運實屬有益從前黃水入中河濟運者十分之一二今
河南岸長沙嘴逗遛北行黃水歸黃河者十之六入中河濟運者
十之四水流甚急商之河臣齊蘇勒彼謂將汰黃壩下埽收小壩
口以束水勢即可無虞臣又加詳勘見南岸沙嘴上黃水曲處可
挑引河以避此險如壩口收小後水勢平緩則應照舊儻仍急俟
齊蘇勒相度定議另奏又陳江南水利四款一吳淞江之吳淞閘
劉河之天妃閘太倉州之七浦閘昭文縣之白茆閘俱宜責令經

管官看守各設閘夫隨潮啟閉一三吳地勢四面高中下狀若盤
孟必高築圩方免澇浸請令水利各官實力勸築區立圩長輪流
報充一濱河州縣於河道內或架板爲屋或倚田攤占以致河身
淤墊請將無甚害者姑從民便餘槩嚴禁至支河小港引流分資
灌溉請於農隙深濬卽以開挑之土培築田圩一蘇松等州縣賦
役甚繁其水道事宜請專責兼水利之同知通判縣丞主簿等官
並將江常鎮道蘇松泰道均兼水利營田衙令其統轄入於大計
內分別考覈 敕部議行七月疏言臣路經江南之宿州靈璧縣
見溝洫不通雨水停止訪之土人宿州水有流入新河者有流入
運河滄河者其靈璧之水則悉入滄河匯於洪澤湖出清口會黃

水入海請 敕安徽撫臣照舊溝浚深疏濬俾雨水無患停蓄
諭嘉毓珣據實陳奏交部議敘加一級又疏言崖州儋州萬州偏
近黎岐煙瘴未消三營遊擊守備官員請照邊俸五年升轉又三
江一協內掘入排外連湖廣廣西深山嵐瘴約束徭民實爲險要
其都司等官請與理徭同知一體照邊俸三年卽升七年二月疏
言海豐縣有參將府地方距縣治遠爲礦徒私販出沒之區向無
官兵防守請將碣石鎮標左營原駐東海濶之守備移駐兼轄附
近北阮一汛以防守西甘澳礮臺之千總移駐東海濶以防守甲
子港之把總移駐西甘澳礮臺其甲子港以見駐甲子所之遊擊
就近兼管再碣石鎮三營地有寬餘向例抽撥兵丁互相貼防但

與其越汛貼防不若仍歸本營管轄請右營白沙湖等五汛兵及左營大德東臺等四汛兵悉撤回中營部議 從之先是廣東巡撫楊文乾列款密參署撫阿克敦 上命通政使甯保等會同毓珣審訊治罪毓珣有失察之咎業經審出免其議處肇高廉羅道王士俊揭告布政使官達婪索黃江廉廠典史陋規銀兩部議毓珣不行禁革應降五級調用准其抵銷 詔如議行三月調江南河道總督 諭孔毓珣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恐其溢浸民田爾可相度動帑於壩下修築隄工令洩水歸湖毋致民田被患毓珣上言臣親勘壩下一帶坐落淮郡西南其閒糧田萬頃湖隄緊要向設滾水三壩天然南北二壩分洩水勢各壩年年開放隄口殘缺

總緣壩口甚寬兩隄偏束過狹欲使壩水尋軌誠如 聖諭應築
 隄以束其勢請於南岸王家庵至趙家莊築新隄一道其隄尾距
 湖尚二十餘里向無隄工散漫不能直達應於南岸隄尾自馬家
 圩至應家集北岸隄尾自周家圩至李良橋各接築新隄一道再
 將南北兩岸舊隄一律加高廣厚庶兩隄夾束湍流無患旁溢十
 一月 上以治河之道欲黃河無壅必固高家堰隄工使清水力
 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永遠無慮 特發庫帑百萬兩交
 毓珣籌畫毓珣請復設河庫道筦錢糧出納俾淮徐道得專心河
 務八年正月奏言臣會勘高家堰石工自武家墩至黃莊地勢本
 高工尚堅固惟內有侯二門等四壩石工卑下應拆修請照高家

堰一律加高自小黃莊至山盱古溝東壩石工低窪須另易椿木
一律加高與隄面相平至各大隄後土低俱宜加高寬堅厚又言
河道工程遵 旨酌議逐年加修請於險要預衝隄身單薄之處
先加五寸次年再於次險工統加五寸再次年將可緩者一例增
修以後酌分緩急輪流加培又宿遷縣黃河南岸鈔關前隄根坍
塌桃源縣沈家莊亦屬險要俱請下埽修築又言瓜洲由閘運口
乃漕船出入咽喉由閘之下向有石閘一座藉資啟閉以蓄潮濟
運今江流北徙石閘坍塌退潮大溜洶涌難治兼之淮水灌注商
民漕運均屬可虞應於由閘以上青蓮庵尤家碾等處開越河一
道並建草壩一收束水勢請疏入並報 可四月卒 諭曰孔毓

珣謹慎老成才猷練達歷任封疆勤勞懋著因其諳練河工特昇以總河之任今聞溘逝深爲憫悼應得卹典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溫僖

右 國史館本傳

毓珣字東美居汶上曾祖尙陞六十三代五經博士贈衍聖公第六子也祖衍銘父興洪福建按察使毓珣自幼讀書卽畱心經濟不爲章句學康熙二十三年恭遇 聖祖幸魯釋奠孔子毓珣時年十七以陪祀 賜恩貢出身除湖廣武昌府通判在任三年以卓異薦擢知江南徐州徐民散於丁賦釐革不易毓珣拊循七載民困以蘇河道總督張鵬翮薦其熟諳河務授邳睢同知尋升山

西平陽府知府移知雲南順甯又改開化丁內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府毓珣歷守邊郡皆因俗爲治弊去太甚蠻服安之再以卓薦擢湖廣分守上荆南道排荆門萬壑之險爲民築隄捍患民因以孔公名其隄焉五十五年授廣西按察使廣西地瘠民悍林深菁密獠獠多窟穴其內伺閒陸梁而各土司亦往往自相仇殺郡縣不能制毓珣至力除因循之習每遇大案設法捕治務盡根株靈川縣獠廖三尤巢深黨眾數出焚掠毓珣白撫軍陳元龍曰不戮渠魁患正未已元龍乃遣兵往勦又檄縣令樓儼率鄉勇共擊瘴橫阻采獠猶負固不服毓珣指示機宜困之浹旬卒就擒自此諸苗皆畏懼奉法莫敢爲非者五十七年遷四川布政使時西藏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三
用兵毓珣籌餉於又木多轉輸絕域民不知勞重築灌江口堰蜀
人比之李冰六十一年廣西巡撫缺 詔廷臣舉可任者陳元龍
以毓珣薦遂 命巡撫廣西粵人既喜其復來而毓珣亦深悉粵
之利弊首重民食覈實常平積穀三百萬石他如催科有法獄訟
不擾端士習淑民風百廢具舉 世宗卽位嘉其勞加總督銜以
寵重之雍正二年授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乃建議改連山陽
山二縣直隸連州以便控御裁碣石守備設同知駐衛城以資彈
壓沿海數千里多宿重兵餉道迴遠恆苦不繼議於提鎮協營各
建倉儲穀依常平例計口借給以足兵食又請撥廣西倉穀三十
萬石分貯東省以備賑糶先後條奏皆得 旨允行五年春入

覲奉 命先偕河漕督撫諸臣會勘蘇松水利事宜毓珣議先開
劉家河入海故道而吳淞白茆七浦亦應次第疏築事雖不行朝
議趨之將還粵 予假展謁祖林道宿州靈璧閒見溝渠不通水
潦停積恐爲河患具疏入告 上爲申飭河臣修治八年河督齊
蘇勒卒 上念此任非毓珣不可 命移節治河 親指授方略
以黃淮交衝自山盱高寶至瓜洲隄防不足賴宜有源流兼治之
法而高堰勢尤險要將發帑金百萬以專力治之時毓珣年六十
五矣奉 命從事不憚勞瘁衝風冒雪往來洪濤巨浪閒以是邁
疾 上聞 賜人蔭藥餌 命其子刑部郎中傅熹帶同御醫孟
旭胡徵麟馳驛往視未至而遺疏已入 上爲震悼 賜祭葬諡

曰溫儋子三傳熹其長子也初知四川蓬溪縣及毓珣爲川藩以例引避改知河南偃師歷南陽府同知升山東濟南知府改江西贛州所至皆有循聲其在偃師也歲旱不及申請卽開倉借賑又力請於上官免軍前運米之役民至今德之其在贛以命案與上官爭不相得劾其才力不及改刑部員外郎尋升本部郎中引疾致仕卒於家

右家傳孔繼汾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四目錄

疆臣十六

陳鵬年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四疆臣十六目錄

圖書集成
卷八十四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六

陳鵬年

陳鵬年湖廣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初任浙江西安知縣四十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薦其才猷敏練堪理河務調赴江南河工四十年授山陽縣知縣遷海州知州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過沂州 詔截漕四萬石令張鵬翮選賢員運兗州分賑以鵬年董其事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四十四年六月兩江總督阿山疏劾鵬年收鹽店當舖年規侵欺龍江關稅銀無故捉拏關役重

責柳號各款又以甫經驅逐窩娼之南市樓基址改造鄉約講堂
寫列 聖諭十六條中懸 天語丁甯四字扁額不敬莫大事下
總督桑額總河張鵬翮會同阿山定讞論斬得 旨革職從寬免
死來京在修書處效力四十七年九月 特授蘇州知府四十八
年十一月江蘇布政使宜思恭爲總督噶禮劾罷 詔以鵬年署
布政使四十九年噶禮續劾宜思恭虧帑又劾糧道賈樸侵蝕建
關開河銀項並坐鵬年覈報不實部議革任發往黑龍江仍得
旨來京修書五十一年十月吏部議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訐事
擬革伯行職 上以張伯行居官清廉下九卿改議並 諭曰陳
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曾

奏其虎邱詩中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
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卽末句鷗盟二字不過託意漁樵陳鵬
年詩見在今與爾等公看五十六年出署霸昌道旣受代仍回京
修書六十年四月 命隨尙書張鵬勗勘閱山東河南運河九月
河道總督趙世顯奏令往視河南武陟縣釘船幫決口十月鵬年
疏言黃河老隄衝開八九里見今大溜直趨決口應於對岸上流
廣武山淤灘另開引河使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亦開
一引河引溜東行仍歸正河方可漸次堵築得 旨朕每畱心河
務黃河衝決之處一經奏聞卽詳晰指示今覽陳鵬年所奏皆與
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十一月趙世顯爲屬員許罷 詔鵬

年署河道總督十二月奏言近年淮安椎關以河工同知管理捐納銀項令淮徐道貯庫應用並歸總河稽覈臣思河工同知職在修防道臣總理工程皆難兼顧臣則馳驅河干之日多既不暇清理恐付託非人請另遣部員管淮安關而以捐納事例歸江蘇巡撫稽覈貯銀藩庫俾臣得董率屬員專力河務疏下部議如所請行六十一年二月奏言河南滎澤縣黃河兩岸隄工止出水面三四尺五六寸不等一遇水長卽漫隄而過上流水旣漫散則下流河身日漸淤高隄岸卑矮且有殘缺難資捍禦宜於挑濬以前增高培厚疏下部議令河南巡撫楊宗義速行修築是月武陟縣馬營隄爲冰凌水衝漫鵬年自清江浦往視疏言馬營地勢低窪

從釘船幫南壩尾衝開至此二十餘里已成大溜撫臣楊宗義堵築上口止贖六丈餘下口止贖四丈餘無如水深溜急難施人力今惟有分其上流借沁水偏黃就廣武山下淤灘之上王家溝開引河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正河用杏葉鐵鈿濬深釘船幫下首新生淤灘建挑水壩於新河口東偏沁水會淮南趨不使東下則大溜往南馬營決口庶可堵築完固疏下部議行會奉使閱河之副都御史牛鈕祭酒齊蘇勒等奏築沁河隄頭至詹家店十八里遙隄楊宗義以武陟百姓僉言此十八里若築隄則田畝易淹且致衝決鄰邑奏寢其役 詔鵬年確勘鵬年奏黃河南北兩岸從滎澤縣始築隄其上十八里並無隄蓋以南岸有廣武山

爲屏蔽而北岸則沁水從此出口當沁黃交漲時聽其流入水寨
及原武縣之黑羊山沙地水勢寬平不致衝溢前人實非無見若
一併築隄則暴漲必衝射隄根工險難以防護歲修亦糜費不貲
宜仍畱此無隄之十八里以備宣洩 從之又疏言臣與撫臣楊
崇義商議暫停馬營決口堵築以三月朔興工開王家溝引河並
建挑水壩於沁河口謹繪圖呈覽尋奉 詔回辦南河事務八月
疏言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險工須建月隄以資保障邳州運河
徐塘口迤下河道淺滯應於徐塘口迤上挑挖月河接入彭家河
而彭家河亦應挑深其山陽縣運河文華寺下引河淤墊應加挑
浚又高家堰山盱二汛一帶河隄風浪衝激應加倍築土一萬四

千餘丈山盱汛天然南北兩壩原防湖水暴漲相時開放今南壩與東水南隄偏近應築實爲隄改北壩爲南壩另於迤北百丈之外建壩則東水南隄地寬流緩可免激射之患疏下部卽行是月鵬年復至武陟閱工先是馬營決口因桃汛流急水深停工牛鈕奏於上流秦家廠堵築甫竣旋決鵬年至同楊宗義疏言秦家廠南壩尾刷開一百二十餘丈入馬營東下應於南壩臺轉東建扇面壩挑溜西行用長椿大埽建攔河大壩於秦家廠上流又疏言前因河勢北趨宜分洩上流先開王家溝二十餘里引河嗣因沁黃並漲河流遷徙引河口門沙淤移上接開至劉家溝水已暢流衝刷寬深復因上流沁河積灘二十餘里隔河溜爲南北兩道南

入引河北仍趨決口今宜從劉家溝上流無灘隔之官莊峪開接
引河一千四百餘丈庶全河之水俱洩而秦家廠及馬營決口易
以堵築矣疏下九卿等同牛鈕齊蘇勒議官莊峪在廣武山腳下
淤灘窄而且巨一流無進水之勢開引河不若堅修挑水壩令鵬
年同楊宗義酌行十月疏言秦家廠之北壩尾隄向係漫灘根腳
虛鬆自霜降後連日西北風鼓浪衝刷漫開百餘丈大溜歸入馬
營前此南壩尾水深至三丈有餘自北壩尾衝開後漸次平緩十
月三日堵築合龍訖其北壩尾及馬營決口可以次剋期堵築十
一月疏言前經定議自詹家店起至柴澤縣老隄止包築大月隄
誠爲重門保障若俟決口堵塞後興工恐土凍不堅乘其天氣尙

在融和卽行鳩築惟中間約有百丈因兩年汕刷寬深應俟春融積水漸消另取乾土夯礮堅實乃可竣事是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實授鵬年河道總督尋疏言前經定議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無隄之十八里畱備宣洩今河勢北趨較前迥異若畱此空隙亦屬可虞應如牛鈕齊蘇勒原奏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連築大隄直接漿澤縣老隄通計三千四百四十丈俟春融併築竣工下所司知之又疏言秦家廠北壩尾十二月初八日合龍旋復爲冰凌水衝漫二十餘丈至二十一日堵閉完竣其馬營隄埽八九丈亦可剋期堵塞奉 諭曰秦家廠北壩尾漫溢之處雖經堵閉但係冬日所築明春冰融之時務期預爲加謹保固雍正元年正月鵬

年卒年六十有一遺疏至得 旨陳鵬年潔已奉公實心爲國因
河工決口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沒於工
所聞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罄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
著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給以封典照一品廕其子仍下部議卹
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恪勤十年 詔各省建賢良祠河南巡撫
孫國璽疏請以鵬年入河南賢良祠疏中有功伴砥柱語 上以
言過其實申飭國璽 諭稱鵬年一生居官尙不愧有爲有守仍
允入祀後江甯建賢良祠鵬年亦入祀

右 國史館本傳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謚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
所遺疏入 上軫悼不已 賜詔云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河
決築修積勞成疾沒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
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其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
子諡曰恪勤按狀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
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縣今爲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
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卽能背誦唐人詩九歲
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公盡室竄深
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舉於鄉
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四
六
可干以私莅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慎勤三字
榜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
戶口逃竄田稅錯迕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
戶烈婦徐氏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凶人實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
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
四年聲績大著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
題補天津同知引 見 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
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文婪贓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
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 旨特升海州知州公治海一
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 先帝南巡憫山東薦

饑發帑賑濟 命公與余董其役 回鑾公接 駕於濟甯之康莊
閣 召入御舟 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 旨賜御
書一幅旋升授江甯府知府江甯俗習奢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袴
服游觀公入境卽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
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資嗾盜誣之謾擁入室至寤偪婦女自
經死事發將援救以脫公曰賊吏無赦况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
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闕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
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
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
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

乙酉 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借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踊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 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牾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壅衢巷獄成眾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 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 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卽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明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剖斷無遺囹圄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 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掇拾無所得藉承審遲延與前河

牘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甯時會先
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湔濯謝恩蒙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
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駕密雲
侍行二十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
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
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
營口汎濫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旰食遣河臣與
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
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
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

月河臣趙世顯 陛見卽 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
清江春正月馬營隄工冰積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
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
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汎將發奉 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
總督施公世綸卒又 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
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屢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
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 聞
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
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 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
盲風霾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

十百道五官竝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公之初至也秦家
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至十月而南
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聚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聞人力不能
爭於是勞瘁轉甚寢以不支忽聞 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
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累次蒙 皇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
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
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眾皆銜淚趨工歲
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
走勞勩其誠真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
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 今上踐阼遣使慰勞 特旨實授總督

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 上備問情形 賜以 先帝御物曰
 如對 先帝也又 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
 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齋 賜物者至公
 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
 七尺美鬢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
 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
 疑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
 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為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
 要皆閒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
 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 先皇帝與 皇

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顛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卽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投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蒼黃跋蹙中猶灑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喝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 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 內府

會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
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卽公考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元配
石氏繼配謝氏俱 封恭人男七人戊戌四月樹萱奉 旨召入
都引 見於澹甯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 命充武英
殿分修官長樹芝蔭生候補員外郎次卽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
南皋郡諸生四樹著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繫七樹萃女七人長適
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瑗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
通判王瑋五適諸生曾饋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人
本乾本坤孫女二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
恭人耐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競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便
已斯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
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踽踽不爲噢咻課彼農桑範及士
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赭厲以雷霆濡以膏雨蠲逋清疆鴻返其鄉
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闕絕豺虎衙殲蝨蝗狴狴空闊狐蜮潛藏公
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 聖
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
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痾公之行己廉謹直清廉不絕
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
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達我 今上 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

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
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耦湛湛流水
其鑑妍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右墓誌銘張伯行撰

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父太學生式穀母羅氏繼
母賀氏曹氏其先居江西廬陵九世祖友德始徙今縣六世至大
父金臺明經不仕撫從弟庠生元鼎子爲子卽公父也及公貴三
代考妣皆 贈光祿大夫一品太夫人惟繼母賀格於例未贈光
祿五子公居長生有異徵八歲能詩九歲作蜻蜓賦十八歲補縣
學生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越七年登進士第三十五年知浙江

西安縣西安經兵燹賦籍闕公親履畝丈歸田於主割餘以實虛糧悉除逃亡稅窮民來歸俗多溺女立法懲勸風一變力陳采礦害奪羣議民建祠爛柯山祀焉遂甯張文貞公題辦河工一年以天津同知薦會督撫舉仁康吏移知山陽丁賦額闕前令抵寄居戶遭水人轉徙復編幼丁移里甲代納戶部以銀不及額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請仍舊冊便夏霖雨河溢排啟壩議保東隄七州縣得無恙遷海州尋擢知江甯府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禁士女冶遊驅娼妓而毀其居正昏喪禮期年民向化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大府議益耗羨爲供張公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滋得罪大府怒陰奏公改妓所居南市

樓爲講堂率吏民讀法大不敬宜置重典 仁皇帝在行宮已廉
知公治行及民愛戴狀姑命聽勘獄具 詔免死赴京修書方公
居幽江甯城中市晝閉哭聲徧野諸生匍伏顙畱旗兵營卒爭釀
錢具牛酒詣公願一見移勘於淮山陽海州父老願身代公繫者
數千人比 詔下皆走郡治所中庭北向焚香呼 萬歲江甯民
復畱公像於明海忠介祠當是時公賢聲動天下四十七年邵公
穆布督兩江疏薦冬出知蘇州未弔月案牘一空痛革奢俗會饑
疫請告糴於上游親載米製方藥徧往散給邨民乞食富人
不與 則聚而攫其倉實以盜逮繫者七十餘人公至惻然曰飢也非盜
也皆杖釋之逾年攝江蘇布政司總督噶禮劾拘鎮江 仁皇帝

曰比有密奏陳鵬年遊虎邱作詩蓄異志自古小人率用此陷善類朕素知鵬年豈爲若輩欺罔因出詩釋文一紙示九卿旋奉赦赴京入對熱河 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公初至蘇州往見鳴禮白事不跪禮怒訶曰知府生死我手汝敢爾何也對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禮摘他事劾去之度未得志故構蜚語必欲擠公於死公性剛敢任事事上官動見齟齬然廉明愛人所在得百姓心以此自結 聖主歷試然後卒大用五十六年署霸昌道大猾詭貴戚名盜曠立捕送刑部獄昌平歲進瓜 帝曰鵬年清官安辦此 敕勿進未幾 召回武英六十年四月 命同張鵬翻視河

留辦事秋武陟馬營口決公奏言黃河老隄衝決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請於對岸廣武山下大開引河導溜南趨迤東與正河會然後堵築可興又乞發帑遣大員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先是帝已遣副都御史牛鈕赴工奏至符上指冬命署河督六十一年春馬營口南壩尾決公言水深溜急土凍隄新強塞於此將移於他惟分上流疏下流可殺其勢請仍用前議報可遂開引河廣武下道東南入滎澤已而奉旨還視淮河南工專委巡撫決口久不塞秋八月公至自淮齋沐禱於神復奏開官莊峪引河露處視事日不遑食或中夜起拊循役夫達旦更風雨霜雪不休淮工郵傳日夜至皆自批荅已而疾作初南北壩相繼潰南合

北綏合復潰公力疾誓眾涕泗交頤人人奮死力忽聞 仁皇帝
登遐暈絕一晝夜既蘇踊哭不絕聲十二月北壩合甫奏上復開
強起爲文告神誓死二十一日北壩尾乃合 今上兩位實授總
河 頒賜 仁皇帝御物曰見此如見 先帝 命御醫馬爾赤
哈邁往醫視 御筆慰問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公卒工所役徒皆
哭士民相弔失聲疏入 上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
命賜司庫銀二千兩母錫封典以一品廕子諡曰恪勤嗚呼知臣
莫若君 先帝鑒忠於負罪之年 今上定功於易名之日公可
謂遭時遇 主至於斯極者也以康熙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春
秋六十有一 贈光祿大夫元配石繼配謝皆 封一品夫人側

室王孺人子七孫男二公不攬利權當官不辭難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厲其屬曰省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盡革加平曰我向固請免此也總河兼樞關主河工捐例公上章力辭曰臣實不能分埋及河南隄工起則再自請行漕督卒運漕民船數千人乏食而譁公立給河庫銀六萬兩乃入告 先帝深嘉之先在霸昌督修密雲城悉逐奸人不逾時役畢在海州賑山左甯陽饑請發鄒滕濟甯穀價銀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視他州縣免徵額賦時縣官報災不時上踰三月公特切責所至豪強屏跡嘗親入博徒窟室檢以歸其黨駭散漕艘故泊隘伺他艘觸劫持其貨物公呼吏縛之行李獲安淮龍江兩關所徵隸卒皆此類令下必行卒

未嘗強使從己異時吳中觀音山以竹筴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
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虐苦子弟乎曰否守愛我顧
我儕衣食於此一旦罷且餓死太守禁婦女遊固當不當禁客還
立己之公旣廉明愛人善聽微發奸獄以不冤他郡邑疑案得公
剖咸帖服初莅西安徐烈婦暴棺十年莫決公廉得凶人斃之禮
葬烈婦爲建祠其他異蹟多可紀或問何能荅曰在虛公表東海
孝婦廟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徭建狄梁公祠風教大彰好賢
下士惟恐不及薦拔多當代名人宦轍所至未嘗一日廢書不觀
作詩頓挫排蕩得之杜甫爲多尤善行草書罷官時持易酒米人
爭藏弄以爲榮嘗遊焦山出瘞鶴銘於江波且爲之考前後纂輯

書六部皆奉 兪旨所著詩文年譜政略奏疏凡若干卷公子樹芝等卜雍正四年二月三日葬公於本縣東霧鳳形山上先期來請銘余既習聞公政事與公安豁然坦白君子撫楚至長沙益知公內行修飭事繼母友昆弟終身無閒言書稱君陳克施有政公是已余又聞 先帝命公治京口步三一夕就蓋賈人子募工緹後疊石成之京師歲除市米潞河牙人魏某叩自公所來歎曰廉吏廉吏歸其直輦米而至嗚呼此豈可且暮釣取得之者哉銘曰凱且弟誠而動天下賀賢人用沛洪河以身壅裔厥施誰嗣恫湘之東鬱霧鳳宅兆安福祿降萬子孫仍梁棟

右墓誌銘鄭任鑰撰

陳公廟者河內之人不忘故總河陳恪勤公而作也康熙六十有一年河決馬營口請於朝凡三至河內循故道疏下流嘗飢不遑餐倦不遑寢病不遑藥以身先役夫而董勸之自秋徂冬閱月凡五南北壩合而復潰者四三誓於神願以身殉眾志成奮克成厥功而公遂彌留矣所謂以死勤事者也今天子御宇上清下甯百神受職洪波澄澈互數千里引河自開不煩疏鑿隄堰闡壩之功爲焉而斯成築焉而斯固民忘負薪捧土之劬官有進級紀功之賞休哉天之所以應聖德惠蒼黎惜乎公旣沒而不及見也於是河內之人聚而言曰前者廣武山下王家溝之引河不開則馬營口不得而塞馬營口不塞則是魚鼈我也公不愛其死以

臣等請於本月某日奉 命下二日
衛我民俾得延朝夕以復覩 聖天子平地成天之烈於今日若
之何忘之乃告於邑令徐君石麟相與伐木鳩工爲廟於郭外嘉
應觀右寢堂門廡畢具士人張謨荆鵬展金永齡張孝先等實司
厥役父老子弟不令而趨有弗告勞若捷諸市始雍正十二年九
月越十日丙午落成徐君來請余文刻繫牲之石先是 上俞撫
臣請祀公河南賢良祠而懷之人猶拳拳焉專其敬於公者以公
嘗陟降上下於茲土其神如或臨之也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其懷
人之謂乎乃撮公潛河大略書之且系以銘告後之人無忘公諱
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持身治民所在皆著聲績爲時
名臣銘曰

昔河之溢滔滔東流沁水交漲漫及張秋公來自淮底績廣武道
河南行俾復其所我芻孔亟公涕如雨再決再塞有萬其杵馬營
既破克冀既甯公沒而視俟我河清 帝曰勞臣鞠躬盡瘁秩祀
賢良俞哉廷議惟此懷民立社以祠匪私匪媚明德是思我田我
廬報以廟食公功不刊視此樂石

右廟碑文方苞撰

陳鵬年字北溟一字滄洲長沙湘潭人也而名鵬者以其母羅孕
時嘗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婉又夢一大鳥挾青衣童子而下婉異
香經日滿室其大父大喜其夢徵也因鵬名之九歲著蜻蜓賦丙
子以進士知西安縣有烈婦徐者暴棺沈冤十年不雪鵬年下車

雪之今浙人演鐵埕戲劇卽其事也庚辰總河張鵬翮奏請鵬年於河工先是 朝廷命督撫薦舉廉能鵬年名在薦中至是 命知山陽縣上書於巡撫宋犖其略曰陳民之所不便及己之所欲爲願勿以常格拘之犖聽其言不數月山陽果治夏霖雨河隄欲漫民洶洶或曰總河欲啟東岸閘洩西岸水鵬年大驚曰洩西漫東可乎請勿洩叩頭禱西岸水齧岸動搖觀者下岸走鵬年亟顧吏疾取山陽民籍沈之水驟落五尺無何 特以鵬年知海州山陽人遮道不使去海州人爭迎之乃從閒道去未幾又 特以鵬年知江甯府鵬年長軀廣肩而盎背戟鬚巨目開閣如電鐘聲然與人款曲溫厚臨事心細膽決爲政剛直不屈處劇簡括不繁

然再守大郡再黜皆以不屈也其初下車江甯府也則宿於雨花臺海剛峯祠中題詩於壁以見志而父老傳其初渡江而來也則微行乘二人輿入觀音門有一人輿不善叱之曰如是輿耶而善輿者爲謝之曰是初勉於輿而故善於農者也曰胡不農曰農佃於僧以豔其妻而勢有其妻農爭妻僧又以勢撻農於縣逐去之不使其佃曰聞有新知府來盍訟之乎農吐舌曰敢乎僧能勢得於總督而府能不畏勢而直我訟乎曰是能不畏者果訟於庭曰起視之則其所輿者也於是鵬年卽下符命役曰疾繫僧來役曰僧有援符拘之則不能來僞投刺致之則來果來庭見之則偃於庭曰敢偃乎曰無罪出以狀曰不爾罪乎重箠之俄而督府果以

人出之鵬年請曰知府初行府事法不行於一僧能行百姓乎曰姑罰而出之可也乃罰以廟工出之龍江權關有吏橫於商而督權使者又陰利其鷹犬於商故有司不能制鵬年竟法制之江甯爲前明故都有南市樓者教坊青樓也至今猶爲狹斜地鵬年斥去其娼更其樓爲鄉約講堂有常州府諸生吳廷立玉立兄弟者虐於其知府秦欲致其罪於死事聞上以江蘇常三府會勘之而常則欲致其死者也蘇亦不能出其生鵬年立生之吳旣生乃更其名曰復更其字曰念滄乙酉上南巡總督集有司議供張欲於丁糧耗加三分有司皆懾服唯唯獨鵬年不服否否總督怏怏議雖寢則欲挾去鵬年矣無何車駕由龍潭幸江甯行宮

草勃欲挾去之者因以是激 上怒時故庶人從幸更怒欲殺某
某 車駕至江甯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於庭 上
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時有致政大
學士張英來 朝 上於是久欲徵於國老之有知以驗孩提之
無知使人問鵬年英稱其賢而英則庶人之所傳 上乃謂庶人
曰爾師傅賢之如何殺之庶人猶欲殺之織造曹寅免冠叩頭爲
鵬年請當是時蘇州織造李某伏寅後爲寅媿見寅血被額恐觸
上怒陰曳其衣警之寅怒而顧之曰云何也復叩頭階有聲竟
得請出巡撫宋犖逆之曰君不媿朱雲折檻矣已而 上命鵬年
晨至鎮江口夜築馬頭三鵬年半夜築成之初鵬年以一騎馳至

江口而江深湍急計下石無以根之也有估客坐木筏上見之曰
非江甯陳太守耶何爲也告以故曰是豈一手足能猝爲也哉估
請爲之乃募工緹筏疊石疊沈筏出水石填之半夜三馬頭成
上臨江奇其才 御舟發命鵬年督挽舟者舟入淮山陽民見之
曰此我陳父母也飢渴壺飧之風雨蔽蓋之 上微窺之渡河
溫旨以鵬年還然鵬年負氣不謝罪總督大怒劾去其官看守於
廟當是時江甯市盡閉有諸生俞養直大呼於市請保留清廉太
守三學諸生從而呼路逢一騎員訶之曰保留者誰乎繫之諸生
懼大半散走養直前曰我保留者遂繫於獄有前所謂更名復者
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爲者君竟我爲之耶時又有八縣生童集

句容考或聞養直斃獄大譁曰讀書應試何爲盡火其卷散去後
養直得出於獄亦以是也當鵬年之看守於廟中也雖訶禁嚴然
肩販市僧過之必以所有餽禁之則攘臂而詬或門不能入則毀
垣入非惟民入八旗人亦以餽入或以見入鵬年謝之曰若非吾
民也吾何德奚見耶則競入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或有好事者
繪此以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竟有披圖泣下者一夜驚傳按察
司召鵬年勘俄而夜如晝則夾道火一束薪燭鵬年入按察司出
復薪燭之歸後會勘於淮江甯民亦從於淮海州民亦來淮雖西
安民亦來淮與山陽民大集保畱之當勘山陽縣盡柵鎖之以垣
諸民有大吏導呼至柵開突出一人大呼請保畱陳太守則江甯

武生朱寄略也從而出者十數人山陽縣大驚則以數人攫一人閉於室丙戌二月獄成竟以更南市樓爲講堂大不敬擬棄市然民不知也後聞 上有免死之命民乃南向罵擬棄市者北向拜呼 萬歲謝恩已而 上以鵬年優學問命來京修書於 南薰殿無何邵穆布總督兩江見士民謳歌鵬年疏薦聞之戊子冬十月 特以鵬年知蘇州府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八字聯於府治之門一夜鵬年聞有物互哭如二人聲曉啟戶則見有二小血人行跡俄而吳縣見則亦日夜有物撲滅雙炬如二小人初有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惡二幼子不隱父殺而埋之匿其所故精爽來見鵬年乃發其屍杖斃陸某與所私於獄有人作闔室藏博徒

者非其徒不能入鵬年入之如其徒破壞其室擒十人後遂無一人敢搏鵬年之性不能隨欲直斯民於道也而直則剛剛直則不能屈上之不以其道故正人之在上位者亮其直不正者惡其不能隨是時總督兩江者爲噶禮巡撫江蘇者爲張伯行於是鵬年又爲噶禮劾去官與江甯同一轍矣初鵬年出知蘇州府命以書局隨至是書成進呈御覽之愛其才噶禮大懼懼愛之而不殺之也初鵬年有題虎邱詩二首至是噶禮乃穿鑿其詞爲釋文一篇以爲鵬年得民無君必反一日上御暢春園出一軸示九卿卽虎邱詩也且曰乃有人以此證鵬年蓄異心者自古奸人陷善類多如此然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覃恩中外鵬年得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一
三
滿濯入京師 上至自熱河於 行在召見鵬年屏左右使奏對
日晡而入夜半而出至京師以鵬年爲武英殿修書總裁丁酉夏
上幸熱河次昌平以鵬年署霸昌道 至自熱河鵬年傍輦行
奏對對河工更指切 上色動又問而子科第幾人對曰臣子七
人皆無一能科第者 上笑曰豈而不能請託耶然則而子皆安
在曰在家旣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曰然則以幼者侍母以
長者來於是行且對二十餘里已而復以鵬年修書武英殿鵬年
貧而愛人人亦愛之至是日至直廬修書舍館有時不給或有以
俸餽之者卽以市米潞河米人問曰客何來曰來於某曰某則天
下之廉吏也我雖市豈廉市乎反其價曰歸勿價市我米我米市

公廉歸米至矣鵬年守郡賢者式廬暴棺者葬有杜子皇者楚之
詩人也流寓於江甯以死而名滿天下棺無寸土哀哉鵬年下車
弔之營其墓鵬年之貴不以位困而能亨當其罷蘇而廢置鎮江
也大江南北之士如子來鵬年日與之放舟金焦逝然往事憑弔
古今遺跡嘗出瘞鶴銘於江中曠而樂也故素位者不必以位在
困自忘其困鵬年雖練吏治復醇學術故清而惠嚴而恕剛而不
武健也而又長於詩工於翰墨以文爲其政教可謂得乎天之全
者矣然天全者必不人滿故兩守大郡皆見傾於當路若造化之
有所忌而究之結 主知得天下之名高實以此豈非造化之忌
之卽所以全之也哉戊戌夏四月其子樹芝樹萱來 召見澹甯

居命於武英殿隨其父行走以二子工書能文子之也辛丑夏四月以陳鵬年同吏部尙書張鵬翮有事江南兼視河六月命陳鵬年畱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潰入張秋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巡撫河南巡撫共塞之時鵬年先至河上至是其議久不決獨以摺奏之其大略以爲黃河老隄決開八九里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老河者十之四臣愚以爲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之下淤灘之上更開引河一道使溜南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開引河一道長三四里引溜東行復歸正河以殺其勢方可漸次塞之時摺未上上已以指授方略於大臣至河矣比摺至上大悅召九卿曰鵬年所見與朕若合符節非熟

練河工者能見及此乎遂欲倚用之矣十月 召總河趙世顯來
京師以陳鵬年署總河馬營口塞鵬年至淮行總河事時山東兗
甯道河南管河道皆不得人劾去之薦起終養吏部考功郎中余
甸爲兗甯道薦舉山旰通判張杓爲管河道河工廢弛久鵬年飭
官吏程眾工廢盡舉河淮多草工高寶多石工以防巽社湖射陽
湖白馬湖之水險也又有高家堰更稱水險故皆石工防險亦廢
弛鵬年亦工完之壬寅春正月武陟馬營塞復開以塞於冬冰開
於春融也二月鵬年至武陟請開王家溝引河以殺馬營口大溜
之勢 上是之頃之 命鵬年至淮防伏汛居數月總漕施世綸
卒故事以河攝漕無何運丁數千絕口糧大譁鵬年聞之遽以河

帑六萬兩借給之後 聞 上大喜曰鵬年擔當識量不媿古大
臣也總河之任重防淮轉漕河南之工非專任也而鵬年以受
上知獨深時時憂武陟未塞如病至是復請塞之九月至滎澤縣
爲文禱之河水驟落八尺人神之又請開官莊峪引河 上是之
而鵬年旣如病矣至是南工飛遞日數十至而一心兩河百慮竟
病矣然而不遑病也當是時馬營口南壩尾已開力疾與河南巡
撫合之未合北壩尾復開十月南壩尾合鵬年獨力疾合北壩尾
幾合復開歎曰力竭矣病增劇復大集官吏役夫誓之曰此役也
合之則諸君之力吾生不合則一人之罪吾死泣下眾亦泣下感
慨曰有不盡死力者如此河鵬年見人心奮色喜病小愈俄而聞

上崩筆去手不知懣伏几一晝夜甦伏地哭既病遂病篤居數日復強起合北壩尾十二月合俄而合復開歛獻曰吾數盡此矣復爲文禱之慟曰有一死而已眾哀之力效死竟合、今上卽位嘉其勞以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鵬年知不起以摺遣家人赴闕 聞 今上問病已復出 大行御物五令其家人馳驛歸 賜之又以御史馬爾赤喀知醫使枉道治之元年正月五日彌留命具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授遺表黎明御物馳驛至見 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時其母已迎養於淮未見也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竟太息而卒諡恪勤鵬年居常學問有定力生死禍福不亂也庚子京師地震神武門樓鴟

吻墮時鵬年與其宗左通政允恭中書科恪飲於華州舍館簷下
簷瓦亦墮允恭恪皆大驚起鵬年安坐飲不亂

宋子曰黃河不決於中州數十年至公治河則決亦氣數相遭以
作其波瀾之大者乎然竟以決而病病而死死諡恪勤又生死之
大者矣嗚呼公之處境多逆獨能於逆而生順死安譬黃河三折
入中國而觸於砥柱閉於龍門何如其勢之逆也哉終底於順也

右傳宋和撰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挾一青
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
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甯府江甯

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鞠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 召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聽請故用汝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

縛置獄中駭馬馳奏適某王入覲上示以公奏曰無之上
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
蕭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
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
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聖祖嘉
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世宗卽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上
深悼之賜諡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禱職
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糲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闕門入
牽袍嗅鞞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
者其聲殷天繫江甯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

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 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唯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芻翔貴治者竹槌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惶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而奴捧饗饗備出資而餽金者也狀猶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

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直一錢也罰汝飲卽往甬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 敕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墜地碎兩手自搗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甯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竇從歡飲而公目覽手荅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蹶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迨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

遊焦山遣人泗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檻檻餽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皋夔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輩束以細荆三十則亦呼譽而乞恩矣談談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人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民蠢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

因也而 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為霸昌道進瓜熱河

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即賜汝主

嗚呼 聖祖知公何其深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

嗚咽流涕而歎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右傳袁枚撰 按彭紹升與袁書陳恪勤傳載陳下江甯獄時趙恭毅巡撫浙江過江甯傳 諭旨者誤

趙以康熙四十一年授浙江巡撫其冬調偏沅陳坐法在四十四年其後再罷職又在四十九年趙尙未去偏沅也

公名鵬年字北溟姓陳氏其先江西廬陵人九世祖友德始遷湖

南湘潭縣七世傳至貢士金臺以文章氣節名楚南學者稱石村

先生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為後即公父也以公貴 贈中憲

大夫生五子公居長母羅太夫人有身夢采雲大鳥之異因名曰

鵬五歲受唐詩卽成言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逆竊據湖南公全家避亂山中者五年盡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後七年成進士爲衢州西安縣張文端公爲河道總督知公名題請簡用河工補山陽縣甫兩月遷知海州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閱視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歲祲公奉命散賑濟兗屬全活數十萬人東人感德人出一錢樹碑道左 聖祖回鑾召試濟上賦詩稱 旨明日 賜御書一軸蓋公任小吏時政治已徹上知矣晉江甯府知府江甯爲江南首郡省會事劇人多權宜苟且公輒持正不阿詭隨會東南有公務需費不訾制府阿山欲出之民間每地丁銀一兩加耗羨二三分同時諸郡守莫敢言公陳

民疾苦抗言力爭事遂格不行而主者忌之四十四年 聖祖南
幸制府委公司上方供億多失侍從人歡又奉 旨修鎮江馬頭
三處口岸剋期一夕完蓋爲忌者所中也江口水深溜急觀者悚
惕公三鼓告竣又 命與江西巡撫李公基和督民夫挽 御舟
北上入山東界 遣還是年六月公挂吏議落職羈江甯關帝廟
會城頃刻罷市部民相率痛哭於大府之門復繞公廬環呼無
害我廉吏饋遺薪米絡繹街巷守禦者訶止之不得學使者按句
容生童焚印卷不就試諸生俞養直會九學千餘人建旛將叩
闕八旗兵駐防者亦釀錢市酒食獻公羅拜而去及赴淮陰會勘
山陽海州父老呼號稱枉願以身贖江甯士民相隨對簿者幾千

人明年二月獄成 詔諭從寬免死江南之人始知當事者欲殺公賴 聖明得生也尋徵入修書百姓遮公車局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得就道抵京師纂修宋金元明詩入方輿志館纂湖廣省後一年兩江總制邵公穆布薦公可大用其冬出爲蘇州府仍以方輿書隨纂四十九年 詔署江蘇布政使事其明年制府噶禮以前江南河牘案未遂中傷之志借承鞠吳邑令某虧空遲延再落職時公方以公事至鎮江卽羈守城隍廟吳人哭從公者一如江甯時先是未被劾前方輿書成呈進噶禮恐 上見而憐之持益急羅織擬重典會噶禮貪墨敗露 上益知公受誣一日 御暢春園 諭九卿曰噶禮曾將陳鵬年虎邱二詩奏稱

內有悖謬等語朕閱其詩竝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
典據皆知之卽末句鷗盟二字不過託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
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
人皆不能免陳鵬年其詩見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蓋公之
受知於 上者深矣五十二年遇 覃恩公自江南赴熱河 行
在卽 召見薄暮入漏三鼓始出 上屏左右奏對凡數千言
御前燭爲再易旋 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兼修月令輯要又修鳥
獸蟲魚廣義令 賜名物類輯古略五十六年署霸昌道時方修
密雲城大府檄公協理公首察巨猾在工行侵漁監督不敢鬧者
悉逐之城工卽完舊例昌平歲進瓜輦送熱河至是 上不納

敕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此後不必令其費錢其見軫恤如此其
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傍 御輦行二十里 上從容問地方要
務及河工利弊公指陳皆中窾要 上命仍入武英殿辦事遂馳
赴都公歷任南北重地爲治專尚實政西安當閩粵豫章孔道自
耿逆告變人棄田廬以逃逆平後版籍殘闕豪強兼併多者數十
百頃有田無糧其流亡未復者名挂糧籍實無田可耕往往鬻子
女償官逋其或不能償遂有終身流離不敢歸鄉井者公至卽清
丈民田豪右計以勢撓之公不爲動親履畝丈閭卒里正經界占
田一清流散者皆來歸烈婦徐有疑獄沈冤十載公得其實斃其
元凶禮葬烈婦建祠旌其節俗產女輒溺爲嚴其禁生女多以陳

名補山陽塗中先奏記撫軍宋公陳民所不便已所欲行者請便
宜從事捕淮安關蠹重懲之關吏不敢有苛稅居海州除日城中
十數萬戶榜桃符者羣揭官清民安四字於門蓋指公也於刑獄
尤矜慎爲江甯府日常州守秦某文致諸生十數輩欲致之死公
承勘悉爲平反松江惡捕五人嗾盜陷富人家執其婦扁之婦自
經事發冀援赦公窮究之卒寘五人於法蘇州有未結獄三百餘
案公視事未一月咸決遣洞庭山民陸某以閨房曖昧事殺二幼
子於巡兵家埋其尸沙中吳邑令鞠之求尸不得公突至其處得
之霸昌旗民雜處號難治公裁以法無所迴避有盜開銀礦詐稱
貴戚近屬者公往收之豪強脅息其精於吏職多類此六十一年

四月 上以公嫺河務令同張鵬翔往闕南北河隄等尋 詔畱
河工七月河南懷慶府武陟縣馬營口衝決直注山東張秋直隸
長垣公奏黃河老隄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約五六分老河
內止存四五分而已宜於對岸上流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於決
口少東亦開引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但河南工程例不
動帑金撫臣設法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長僅二三丈恐
難樹立合龍又恐今年冬回空糧艘阻滯當春桃花汛發重運難
行伏乞 皇上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其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
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攸賴公未摺奏前 上預遣
重臣授方略經理比奏至與 旨合嘉歎久之十一月奉 命署

理河道總督署駐清江浦時馬營決口工已竣公乃莅清江受事
卽條陳淮關收稅捐例二事請另委專司 上可其奏當是時河
工廢弛日久修防搶護視爲具文當伏秋水漲卽開所在閘壩以
洩之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爲淮陽田廬害不可數
公燭其弊一切柴土木石務堅厚閘壩非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
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六十一年正月馬營口隄遭冰凌積水再決
公謂馬營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流殺其
悍怒按去年所開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老黃河故道請
於此開引河使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營口隄工以次可
成奏 可乃復至決所開放河頭值西北風大起大溜直趨引河

河流漸徙而南堵塞可俟未幾 上以南河險要 命公回清江
令撫臣專辦時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於官例河臣攝篆值漕運
梗滯雇民船泊清口諸處旗丁數千人以無口糧水腳羣聚呼號
公出河庫銀六萬兩分借各省監司沿途散給事行而後奏 上
稱善謂大臣當如是是年分類字錦告成公舊與排纂進呈日遺
公名 上特命補入蓋不沒公勞如此當公之再至中州奉 命
歸清江也恆鬱鬱不樂曰馬營工久不成負罪深矣請白露後仍
往堵築時中州頻年荒旱野無青草料物費不可勝公撥遞年規
例銀二萬兩星馳至滎澤縣致齋十一日爲文以禱大河及沁水
之神是夕黃水驟退八尺隨奏請開官莊峪引河身止宿隄上或

終日不食而南河諸事郵傳旁午日數十百件公五官並用事大小皆關其手血枯神耗兩足腫痼疾作矣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於地沈迷一晝夜明日望 北闕長號曰臣屢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敢忘身殉哭繼以血病日劇猶日治南北壩尾之工且決且築 世宗憲皇帝卽位遣官到河南獎諭後六日以兵部侍郎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河道總督公摺謝以病入告 上備問公家人病勢 賜物有加命馳驛歸又 命馬爾赤哈同往治病馬爾赤哈由同知新補御史精於醫者也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四鼓口授遺本並謝摺遂卒語不及私公虎項目光如電每怒鬚髯輒張胸懷坦直無城府

愛才若飢渴藉以成名者多有交遊徧天下然由州縣歷制府未聞人干以私鬻年居母羅繼母賀喪哀毀如成人中憲公卒廬三年奉繼母曹太夫人至孝友愛諸弟公於書無不窺凡天文地理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源楷書學顏魯公詩追老杜凡五十卷文八卷嘯月詞一卷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卒年六十一公既沒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下詔曰陳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疾沒於工所聞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磬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傳諭該撫賞給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一品封典陳鵬年給以優諡以一品廕其子予諡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京

抵武陟扶輓至清江凡中州山左士民路祭巷哭發引日過南北
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哭聲震郊野厥後河南
武陟士人爲公建祠於嘉應觀右樹碑紀績歲時祭祀以公常陟
降於茲土也雍正三年九月卜葬本縣十四都之東霧山諷十二
日發引舟出湘鄉時正杲然霽也方憂水落灘高篙師窘手忽十
一日大雨如注水添三四尺屆期晴和運棹自如次年二月朔穿
嶺五色瑞雲糾紛覆穴觀者詫異蓋公一生忠誠精神不沒在天
屢徵默相如雲師雨師亦知愛助非人力能勉致者子七人樹芝
樹萱樹蕃樹萊樹蘩樹萃嗣仲弟者曰樹葵方公在霸昌 聖祖
命樹芝樹萱隨侍 內廷今樹芝知平越府樹萱戶部左侍郎樹

著刑部郎中樹葵舉人樹萊兵部學習海運倉監督樹萃縣學生
李果曰班固氏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觀公
爲治務在正本清源而非粉飾治具傲倖成功於旦夕者比惜乎
爲忌者所中再仕再已然卒受 兩朝之知膺封疆重寄焦勞致
疾功建名立鼎湖旣痛身亦旋殞殆所謂以死勤事者與公尤稱
知人浙中分校得李君陳常等七人在河工特舉陸君師張君杓
爲監司陸君沒復舉余君甸皆廉敏而陳常歷官御史有治績可
以知公之能知人矣公官西安及江南嘗訪果公躡金陵京口果
襆被過公公掀髯抵掌縱論千古歷歷如昨感往悼今可悲矣夫

右家傳李果撰

公姓陳氏諱鵬年字北溟又字滄洲先世籍隸江西廬陵自九世祖友德始遷湘潭六傳明經金臺以文章氣節著學者稱石邨先生無子子其弟德啟之子國學式穀爲後卽公父也母羅孕公夢入采雲吞月華將婉又夢大鳥挾青衣童子至已而異香滿室經日不散明經以青鳥兆祥也因公之生命名曰鵬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吳逆竊據湖南全家避亂山中公讀書五年不出康熙甲子領鄉薦越七年成進士丙子初知浙江西安縣事卽焚齋香自誓曰自今伊始鵬年服官行政有不若於天理不卽於人心者明神殛之西安賦籍自閩藩兵燹後兼併者有田無糧逃歸者又有糧無田以是鄉井幾成陷穽疲民甯轉徙不還公親履畝丈

勘蒙右無敢影射避就者流亡始獲招安烈婦徐暴棺埋冤十年
不雪公按法收元凶而禮衰烈婦浙人演成鐵塔戲劇卽其事也
庚辰總河張鵬翮奏公負幹濟才宜調河工而公名先以潔己愛
民入制府薦膺中旋移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乃上書於撫軍宋榮
其略曰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願勿拘常格準躓其言山陽
本澤國賦額與水爲贏虧水徙則額減前令率灑寄居戶或編寄
幼丁越里甲代輸足額公至按實籍徵上戶部以賦不及額急符
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山陽民始不困於誅求一日霖
潦將溢河隄總河欲啟東岸閘洩西岸水公曰柰何以東岸七州
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而隄身動搖左右且離隄走公山立不變

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海州知州 聖祖閱視
河工行幸江浙時山左連歲災祲公奉 旨散賑全活饑民數十
萬而甯陽縣官匿災不上聞公請發鄒滕濟甯穀價三千兩繼之
將行又請以甯陽視他州縣免徵額賦 回鑾 召見公於濟甯州
舟次問所讀何書所師何人又 命公賦詩詩奏明日 賜御書
一軸未幾以公知江甯府事是時天下初太平無事督撫務養尊
收威與府縣爲市以故府縣吏亦重失上官意如邱山往往骫骳
遷就而公負性忠讜期於直己行道所至必問民疾苦一意治荒
剔蠹棘棘不媢阿及是赴江甯則住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越日
大閱民詞立命役持檄繫僧某來僧某者能勢得於制府役以計

誘之而後至者也至則立於庭氣態頗驕蹇公旋厲聲叱之僧曰
無罪卽出民詞詰之僧噤不能言命筆之將立斃杖下俄而制府
果爲僧謝公曰知府初行法柰何卽格於一僧制府又謂罰鍰輸
廟工足抵罪矣僧僅得脫死蓋公下車之前一日先肩輿微行其
一人不善輿而善輿者徐白其去農就輿之故知僧久以勢奪其
妻逐其佃官又不直其冤而公陰教之訟於新知府者也龍江關
吏橫索商船前後使者率陰藉其爪牙漁獵以媒利公按名鉤出
重法繩之無倚勢阻撓者常州知府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十
數人於死公與會勘竟抑同官而伸士氣吳始獲生易名曰復字
曰念滄乙酉下 詔南巡制府阿山議益耗羨爲供張公堅持不

可且曰事苟上聞得罪滋大制府怏怏寢其議然心則欲挾去公
矣未幾車駕駐江甯行宮規制頗草初欲挾去之者卽藉是激
怒侍從左右陰以陷公 聖祖心知公不爲動會致政大學士張
公英來朝奏稱公賢而織造使曹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良久至
血被額階有聲竟得解 詔限公以一日夜在鎮江口修築三步
公隨一騎馳至江口而江口水深湍急下石則捲浪去石不能根
有估人子坐木筏上見公屏營間前請曰太守何爲者也告之故
估人子則請爲之紐筏疊石層紐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登石如
平地未半夜三步成如有神助比曉 車駕臨江益奇其才卽
命公督挽舟者北上路經千里又數遇震風凌雨公從容行走扈

從如平時入山東境竟獲 溫旨遣還然非制府意公又負氣不
謝罪制府愈益怒遂劾其官扃於廟伺防甚峻諸生俞養直會文
武士大呼於市請保清廉太守一騎員出訶禁之不止則懼之曰
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擒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縣生童譁然
曰讀書應試何爲也是時禁禦公者愈嚴餽問公者愈急四民狂
奔大叫闐街溢巷至有毀垣而入羅拜樓下者雖八旗駐防兵亦
相率餼錢具牛酒願一見公顏色公曰若兵也非民也吾何德於
若則曰不容我見包龍圖耶好事者至繪爲圖流傳道路聞見者
往往披圖泣下至於失聲一夕按察司召公就勘則百姓夾左右
道人人火一束薪燭公去復燭公歸夜光如晝後會勘淮上江甯

民從之山陽民從之雖海州西安民亦遠來從之咸籲天呼冤願相隨對簿對簿日山陽縣預柵鎖以格諸民然諸民義心勇氣終不可禁奪丙戌二月獄成先是公撤去江甯之南市樓爲鄉約講堂制府卽以此劾公官謂狹斜地不宜讀灑至是鍛鍊者卽坐以大不敬宜棄市然諸民不知也其後聞有從寬免死之命諸民乃同赴郡庭北向焚香呼聖神天子萬歲萬歲叩頭謝恩其後上以公學問甚優命來京修書江甯閉十二城門阻公行凡九日乃得就道公修書於南薰殿旣二年邵穆布總督兩江親見士民謳思不已特疏上聞戊子冬十月乃出公補蘇州府知府仍帶方輿書局自隨公大書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八字於府治之門

時饑饉薦至又疫癘流行公救死扶傷興廢舉墜一一與民更始未而月宿案填委三百件旬稽盡空一夕隱隱聞鬼互哭比曉則二小人血跡宛然戶外旋命吳縣令窮治其事偵知洞庭山豪陸某淫所私因謀殺二幼子滅口公一日突至其處發屍沙中二子面色如生陸某與所私俱斃於獄嘗舟行至唯亭鎮見水面浮漚不覺心動移舟探其處鉤出屍之縋石而下者眾識爲秀村舟子跡至其家其妻語言不定鞠於庭男婦乃得伏法博徒設闔室爲三窟局誘良家子公闖然入破其室擒其人曲徑直達如熟遊者博徒乃聞風駭散四十九年 特旨署江甯布政司事初公赴蘇州往見制府噶禮白事不跪禮怒曰知府生死在吾手何敢爾則

曰鵬年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無罪天道不可罔人心不可欺也徐步出禮旣銜公未發中以河間案未遂至是又借承鞠吳縣令某虧空遲延再落公職是時公方會勘鎮江卽嚴扃公於城隍廟蘇州民奔赴從公者一如江甯罷官時而公帶修方輿書適成旣進呈禮恐上見書憐之則未可得志又羅織無端蜚語必欲擠公於死一日上御暢春園諭九卿曰噶禮摭陳鵬年虎邱詩又巧構釋文一篇證鵬年得民無君此何語也自古小人陷善類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五十二年大赦天下公被湔濯入京上召見於熱河行在屏左右使奏對薄暮入漏下三鼓始出旋命充武英殿修書總裁又三年丁酉夏上幸

熱河次昌平以公署霸昌道有盜銀礦者詭稱貴戚近屬挾制官吏官吏莫敢誰何公收之送部按治而驛遞軍餉支給主者俱有羨扣公一不染指舊例昌平歲進瓜輦送熱河 上諭制府曰陳鵬年清廉官安辦此 敕勿進其年十一月迎 駕密雲從容垂問地方要務及河工利弊公一一奏陳悉中窾要 上領其言屢爲色動又問而子幾人列科名對曰臣子七人無一登甲乙科者 上笑曰汝不工請託耶今而子安在也奏曰在籍旣而嗚咽曰臣母年近八十矣 上曰以幼者侍母以長者來京如是行且對二十里已而復 召公修書武英殿明年四月奏二子樹芝樹萱至上召見於澹甯居隨命內大臣考試傳 旨陳鵬年二子詩字

俱好可隨伊父內廷行走又三年辛丑四月 上諭陳鵬年熟諳
河工事務可同張鵬翮前赴河工凡公歷縣二州一府二署藩司
一署巡道一中閒以閒秩領書局者三官階頗淹滯不驟達偶達
又齟齬不獲久於其位甚至擠陷者欲速其死然公則官無大小
遇無險夷凡事皆較然不欺其心嶢然不滓其節而 聖祖知人
之哲又過於神堯蓋至是愈益篤信公而將大用公矣六月 詔
畱河工辦事七月河決武陟馬營口由長垣直注張秋入海 上
命總河趙世顯與山東河南巡撫共塞之公會議河上久而不決
於是公奏黃河老隄岸決開入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者十之六趨
老河十之四臣愚以爲宜於對岸廣武山下廝引河一道導溜南

趨再於決口稍東逢灣取直又廝引河一道引溜東行三四里仍折入正河以殺其悍怒乃可漸次堵塞又河南工程例不動帑撫臣設法捐修其埽臺僅寬三四丈埽圍僅寬二三丈力單薄不足砥湏合龍不合龍卽今年冬回空糧艘必阻滯明春桃花汛發重運亦必難行伏乞迅發帑金別遣大臣董出入臣與河臣悉心估計用長椿大埽以資捍禦運道民生庶俱永賴先是 上已遣大臣授方略比奏至 聖祖大悅諭九卿曰陳鵬年所奏與朕若合符節爲嘉歎者久之十一月 召總河趙世顯來京卽以公署總河事馬營口塞十二月公返清江行總河事劾去山東兗甯道河南管河道之不供職者薦監察御史陸師山盱通判張杓補其缺

當是時河工廢弛既久修防搶築徒文具每當伏秋水漲卽開所
在閘壩以洩之而文華寺閘周橋大壩高堰滾水諸壩乃大爲淮
陽田廬害公燭其弊凡草工石工及土木工俱務堅厚閘壩非異
常大漲不輕啟委員得人費少工倍而事以治其明年春正月馬
營口塞復開二月公至武陟請於沁黃交匯對岸名王家溝者爲
老黃河故道處再開引河一道分水由東南行會入滎澤正河馬
營口隄工庶資鞏固旣而 上以南工險要 命公速回清江防
伏汛而河南河工專委撫臣無何總漕施世綸卒公又以河攝漕
漕艘運丁數千人俱乏食相聚大譁公以便宜發河帑六萬兩餉
運丁漕艘得銜尾逆進然後入告 上曰陳鵬年擔當識量誠不

愧古大臣矣然馬營口久不塞公自以受 上知獨深居清江每
忽忽不樂如己溺已飢至是復請往塞之乃齋沐十一日至於滎
澤爲文禱河神河水驟落八尺請從官莊峪廝引河一道 上可
其奏於是晝夜住宿河壩蒙犯霜霧心籌口畫而南工飛遞又日
數十至事無鉅無細無不親自裁決一日百慮遂肌骨羸孱百病
交作矣當公之初至河南也南壩尾已潰力疾與巡撫謀合之南
壩尾未合而北壩尾復潰至十月南壩尾合公獨力疾合北壩尾
北壩尾幾合復潰公憂惶勞瘵輾轉不支歎曰力竭矣病劇矣可
柰何已而大集在工效力文武官弁及樁埽夫役誓之曰是役也
事成則諸君之力不成則使者之罪吾生吾死卜於今日發聲慊

慨泣下如雨眾亦泣莫能仰視皆應聲曰有不盡死力者有如此
河公見萬眾奮心一力遂覺病有起色是夜五鼓吟詩自慰俄而
聞 聖祖崩公方秉筆治官書驚悸筆墮地遂沈迷委頓一晝夜
始甦乃伏地大哭曰臣蒙 聖主不殺之恩以有今日鼎湖可攀
臣願以身殉也擗踊三日淚盡見血既病且篤居數日復力疾強
起合北壩尾十一月己合俄而復潰欷歔曰吾數盡此矣爲文禱
河神慟自責曰來此己五閱月矣北壩尾合而復開者四矣成功
無日有一死而已祭畢病愈益篤眾哀且憤咸誓捐軀效死用力
用命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壩尾竟合 世宗憲皇帝新卽位嘉其
勤勞遣官至工所獎諭後六日實授河道總督兼兵部侍郎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公自知不起具摺遣家人赴闕謝恩並以病狀
聞卽傳旨問病甚悉復出念珠荷包玉硯眼鏡鼻煙壺各一傳
旨此俱先帝御物令其家人馳驛歸賜如見先帝也又以御
史馬爾赤哈知醫使枉道河南治之元年正月初五日彌留命具
湯沐移榻正寢北向坐方口授遺表家人捧御物飛騎至公謝
恩啟摺見宸翰朱書著實用心調理六字撫膺良久又其母
曹迎養至淮缺於見面乃太息曰忠孝謂何端坐長吁而卒公長
軀虎項鬚髯戟張目光開闔如電而胸有定識定力不以富貴利
祿毀譽欣戚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愧其始
受事清江也舊例總河兼榷關稅主河工捐例公獨上章力辭曰

臣受河防重任分宜竭心一力實不能兼理他務請另委專司以杜侵虧而裕帑課而河南河工例委巡撫江南河工例委總河公則不分畛域再自請行赴河南工所至病於工所死於工所而不悔其清操亮節勤事急民卽道路童孺負販亦靡不津津稱道感激樂爲之死當修書京師時歲就除遣人市米潞河米人叩使自京師何官所來曰自某官所來歎曰某官廉太守廉太守今尙市米爲食耶歸其使並還其直未幾輦米至門蓋愛民者民亦愛之雖久且不忘如此公至性孝友惇門內行無閒言者於書無不窺凡天官河渠兵農錢穀星相卜筮皆窮其原本於書學顏魯公尤善行草世多藏之以爲榮寶於詩學杜少陵得其抑揚頓挫沈鬱

之故宦蹟所至喜崇獎德義以彰風教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其廢置鎮江日遊覽金焦瓜步海門之勝出瘞鶴銘於江心且爲之考若忘其罷黜怡然自得者吾楚杜于皇名在天下旅殯金陵公下車弔其文章塋其冢墓其居官嚴正不可干以私人亦無敢以私來謁者而胸懷坦易容與放衙之暇休沐之餘又未嘗不振拔寒賸接引名流往往賓客過從談詩角藝無虛日其在官輯宋金元明全詩若干卷月令輯要若干卷物類輯古略若干卷韻府拾遺若干卷同何焯纂分類字錦若干卷自著古今體詩五十四卷道榮堂文集八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一卷河工條約一卷生康熙癸卯年十二月十三

日年六十一卒公既沒世宗見公遺疏爲之愍悼詔曰陳鵬年潔己奉公實心爲國因黃河衝決自請前往堵築寢食俱廢風雨不辭積勞成瘁聞其家有老母室如懸磬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傳諭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其母賜封典陳鵬年給優諡以一品蔭其子予諡曰恪勤子樹芝樹萱自武陟扶柩至清江中州山左士民莫不路祭巷哭初發南北壩尾官弁及居民夫役數萬人相率繞棺一哭聲震郊原河流嗚咽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西安立祠於爛柯山江甯合祀於海忠介祠武陟立祠於郭外嘉應觀右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菁樹萊樹葵樹萃俱歷官閥孫曾蔚起乾隆五十四

年公會孫在璧與廷燦相聚京師出宋和所爲公家傳讀之頗詳
密有法已而在璧以公行狀傷繁屬廷燦剪裁成體廷燦向交公
季子鴻臚寺正卿樹蒼聞公出入中外風節頗詳乃就原狀撮其
大者具見公之事略首尾俾藏於家傳於後焉謹狀

右行狀余廷燦撰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文章有節槩無子
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爲公父 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
采雲中翔大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
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
於鄉三十年成進士居五年授衢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鬢髯

目光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彊直沈幾內謀赴義若矢初入官誓天
以清白自厲忠主愛民更歷夷險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
多流亡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公履畝按驗有主者悉還之民之
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一變居四年大吏再
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
年題補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既抵官革耗羨汰胥吏
逮淮關蠹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
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
簡道守之賢能者賑兗州濟甯饑民公與焉 駕還 召見濟甯
御舟 試詩 賜御書一幅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

富人爲黨掠其家偏婦女自經死既成讞遇赦冀得脫公會訊白
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於法蘇人有
鬪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州知府與
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出之會有大役總督阿山召
諸屬官議增地丁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
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
有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於簞席間 聖祖不悅至江甯 召公
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
公對及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
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

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疊石
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徹
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
牘事被議落職羈江甯關帝廟江甯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公
既捃摭無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爲
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
在官何若文貞言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
鵬年一事耳 聖祖領之獄上 詔從寬免死尋 召入修書武
英殿天下莫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而歎李公之善進言也四十
七年冬以兩江總督邵穆布請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公

徧歷所屬境人予之藥餓者予之粟及錢所至疫立起民多書公
名於門以逐疫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勸義塾懲博
塞禁婦女毋游觀胡望講鄉約籍游食無賴者跪而聽之公決斷
神速初至滯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唯亭忽水面涌
漚中有血痕探得一死尸按問居人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
也真諸法其發姦摠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怡巡撫江甯倚重
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詔護理布政使印務時總督噶禮
旣與巡撫有隙忌公甚密奏公所作虎邱詩謂爲怨望復劾公承
勘吳縣令張廷弼虧帑遲延再罷職適公在鎮江卽羈之城隍廟
吳人號哭罷市如江甯相率載薪米詣公餽問不絕獄成復擬大

辟五十一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
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
爲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宥公罪赴熱河謝 恩 召對良久旋
命爲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事霸昌旗民錯
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詭稱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豪彊屏
息嘗遣奴進瓜熱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
歸卽賜汝主頃之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
條對利害甚悉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尙書張鵬翮視南北河
隄尋 詔公畱河工其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橫潰山東張秋直
隸長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更

請發帑金 遣大臣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

河道事公在官慎宣防嚴啟閉飭材料卹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羣吏歡踊民不病役明年正月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庶馬營隄工可成報 可未幾奉 詔自工

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旗丁數千食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 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

秋八月再至武陟時決口尙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報 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

十一月 聖祖崩問至公方秉筆視事筆墮地悶絕一晝夜明日蘇望 關長勳曰愚懸孤蹤屢遭毒螫非 聖主矜全安有今日

龍髯可攀敢忘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廠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再為文誓以死眾皆泣歲終工乃成世宗即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賜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赤略往視疾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表聞下詔憫悼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曹氏為一品夫人給其子一品蔭諡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介焉

石事狀彭紹升撰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

聞已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期年政教大彰嘗以公事與諸郡守
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柰何眾無聲而注目於
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
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闈寺
隸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簞席間越日 車駕
到江甯 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 上問江南
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才性治
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
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 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
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

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而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填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噀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並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耶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鞠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

領之公性強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
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
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
有賢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詞上 上特原公 召入武英殿尋以蘇
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
躍喜且歎 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
心也

右記事方苞撰

湘潭陳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
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諱然粹

然溫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疆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泖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膠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做做焉大聲疾呼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析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其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

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
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
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 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
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
無幾微芥蒂於其閒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 朝昌明正
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
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擢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
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
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
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

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日子承乏吳郡地衝事劇做做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偷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邈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余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曾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衍演貫無敢有抵

悟於其閒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鉞黎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寢衰也故不憚申諭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注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蹊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闢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子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騎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

欲子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
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
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旣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
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
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
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眞若春秋之大書
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慙愧

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
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寢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
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
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
滋懼異日儻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
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啟帝廷從此君相聖賢
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
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
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
而分殊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

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霑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眾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閒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

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適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

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
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牽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
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
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

右學案唐鑑輯

陳滄洲先生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
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暎而雲
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欄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
响閒青鞵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閒代謝
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

還其時總督噶禮以詩爲誹謗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詔云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 命復
其官

右隨園詩話張維屏錄

新編 日本書紀 卷之四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五目錄

疆臣十七

韓良輔

常爾

覺羅滿保

塗應泰

裴倅度

子宗錫

楊宗仁

子文乾

補錄

裴倅度

國朝詩林卷之六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十七

韓良輔

韓良輔陝西甘州人父成官四川重慶總兵卒葬合州遂入重慶籍良輔由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武進士選二等侍衛三十六年授陝西延綏鎮中營遊擊三十九年遷宜君營參將四十一年遷神木副將尋調直隸大名副將五十八年調石匣副將五十九年奉命率古北口兵五百名赴西甯軍前候調遣雍正元年四月回任擢天津總兵賜孔雀翎六月授廣西提督九月疏言臣標

步兵弓箭手多廣西山多林密利於簾牌挑刀令將弓箭輒弱者改牌刀並增製一切軍械再兵所乘馬向係自備多疲瘦擬以朋馬銀買臆壯者給騎操又奏設武職衙門經制書吏 上嘉納之

二年四月署廣西巡撫疏言廣西土曠人稀一望深篁密箐若去其篁箐舊根而入以稻穀新種可成沃土土臣自柳州達桂林沿途見棄地頗多其故有六山溪險峻獠獠雜處其間所墾田去村莊稍遠慮成熟後被人盜割一也民性樸愚但取瀆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資畜洩二也不得高卑所宜糧種三也不識深耕易耨所宜之法四也出產祇米穀納賦必用銀且差徭隨糧起恐貽後日之累五也良懦墾熟猾吏豪矜往往勢占六也宜

選大員專司督率守令料理購宜植之種雇教耕之人度肥饒曠地可容數十家者爲之立茅舍招貧民聚居貸牛種教以興陂渠塘堰之利再於相近協營查出餘丁做屯田之意廣爲播種嚴冒占之禁寬升科之期守令時攜酒食勸農教稼庶粵民見有利無害皆奮發興起邊徼盡成樂土 上以其疏交新任廣西巡撫李紱閱看並 諭曰朕覽此奏甚爲嘉賞令將開墾一事命韓良輔與爾協同辦理成此美政三年十一月疏言慶遠府天河縣三曠地方獠獍獷悍讐殺之案累累前准撫臣李紱咨商發兵緝捕臣檄柳慶協副將孫士魁等分領弁兵前進仍發剴切告示曉以利害許以自首大軍所至上曠之莫旺東等中曠之賈貴翁等下曠

之覃明甲等先後投首因撤兵回至宜山縣之那隘及三岔各寨
獠獍均至軍前投到計期四十一日不損一兵不累一民獠獍一
一投首地方甯謐得 旨覽奏欣悅爾之實心報效調度有方朕
皆悉知但能始終如一永久不懈爲佳四年八月復署廣西巡撫
十月丁嫡母憂 諭曰韓良輔人品端方操守廉潔廣西提督事
務關係緊要又署理巡撫印務正資料理伊母之櫬旣在廣西著
在任守制五年二月授廣西巡撫三月疏言廣西泗城土府同知
無職掌請改爲思恩府理苗同知專管泗城西隆西林等處苗民
又太平府新改上龍下龍二土司所屬鎮南大關係安南貢道且
水路通內地最緊要應設流官請將太平府通判移駐並管憑祥

州等處經理鎮南大關水陸隘口部議如所請六月疏言廣西撫
提鎮三標歲需兵糧七萬六千四百餘石供支原無不敷但各屬
額徵糧數有無多寡懸殊因致撥運供支不無遠近難易之別以
糧石計之桂林潯州慶遠賓州支給外尙屬有餘柳州平樂梧州
南甯太平思恩額徵各不足鬱林無徵全賴撥運以運道計之桂
林居廣西最近地由桂林西南小河順流而下會右江以達柳州
由桂林東南大河順流而下爲平樂梧州由梧州轉江溯流而上
爲潯州由右江溯流而下爲柳州慶遠由左江溯流而上爲南甯
又由南甯分道溯流而左爲太平右爲思恩所有思恩太平二府
分防貼防各營汛距府城數百里水道相通處灘高河小舟載無

多是糧惟桂潯兩府獨多而桂林尤多輓運惟太平思恩最遠最難計兩府共不敷糧萬一百八十餘石責之潯州運給固屬偏枯桂林分運亦未免重累若如從前遞轉法以南甯糧撥支太平思恩以太平思恩糧盡撥支潯州層層轉運一或愆期兵丁嗷嗷待哺且運費繁多有司力不能支非科派里民卽那移正項查各項支放兵糧本色折色不同今廣西本色兵糧桂林最多應於桂林府屬半徵折色三萬六千二百餘石內再半徵折色給太平思恩兩府並不通舟楫之鬱林營南甯府屬之上思營及鎮標貼防之上思州賓州屬之三里營慶遠府屬之荔波汛一變通開遠運之累悉除於州縣營伍均有益又疏陳三事一羅城陽朔全州三州

縣丁銀按糧額派輸以均賦役一裁柳州府同知改設慶遠府同知一革退思吉州土官土舍兵田查給土兵歸三里營守備轄並移佐貳一員管理土民俱下部議行先是良輔奉命同原任廣西巡撫工部侍郎李紱赴貴州安籠鎮與雲南總督鄂爾泰會商黔粵分界事至是合疏奏紅水江在黔粵交界粵在江南黔在江北惟泗城西隆兩處苗種之地多跨江而北與黔畛域相連村寨相間苗性獷悍輕生睚眦必報黔員既難統轄粵員亦難遙制遂致讐殺劫掠不休今議紅水江以南屬廣西北屬貴州卽有爭奪事隸一省易於完結應將西隆州所屬江北之羅煩冊亨等甲泗城府所屬江北之長壩羅斛等甲俱隸貴州於長壩設州治增知

州一學正一吏目一經理化導東北羅斛等甲土苗兇頑應設州
判一冊亨地方設州同一分理龍渣巴結等甲又設城守游擊一
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兵五百以游擊千總兵二百五十名防守
州治以守備兵一百五十名防守州同所治以把總兵一百名防
守州判所治歸安籠鎮總轄再安順一府原轄三州五縣南籠一
廳地方已闕今再轄新設州勢難兼顧請將南籠廳改府治增設
知府一經歷一仍畱南籠通判佐理將附近之普安州安南普安
二縣並新設之州俱歸南籠府轄普安州之捧鮓有養馬箐迤邐
三十餘里爲三江咽喉苗獠要隘上江白雲望險峻異常惟一徑
扳援而上法巖寨山高十五里路險巖危歪染寨煙戶百餘家田

多民富苗猥據險負嶠應於捧鮮設一營白雲壘之上撥弁兵扼險法巖歪染二處設大汛防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粵猥不敢起鬻查黃草壩從無焚掠大案應卽駐防黃草壩之安籠鎮標右營遊擊一千總一把總一兵三百移駐捧鮮將原駐捧鮮之把總移駐黃草壩黃草壩居民稠密漢多苗少距州寫遠應於普安州增設州判一分駐管理又疏言土苗爭訟案件向由外結邊徼苗夷率多兇悍報讐占地搶殺爭訟無休府州縣官以提審爲具文該管上司以隱匿爲故智未有定限又無考成積案日多終難清理雖名爲外結其實結者十無二三請凡土苗夷猥命盜搶掠拐略爭訟無論案大小俱以獲犯日爲始照內地限期審結違者照例

議處土官匿犯者革職兇犯脫逃照內地承緝例處分苗裸罪應
 論死者咨部治罪不准外結則流土各官皆知謹惕不敢徇縱得
 旨允行八月良輔自安籠鎮回廣西巡撫任十一月以任廣西
 提督時奉議州土人羅文剛糾眾抗拒建汛良輔不能早除兇惡
 以靖地方革職七年卒弟良卿由武進士授侍衛康熙五十八年
 授廣西西甯鎮中營守備六十年遷蘭州城守遊擊雍正元年遷
 莊浪營參將時青海羅卜藏丹津叛莊浪賊番助逆良卿隨涼州
 總兵楊盡信等擊賊於碁子山有功 賜孔雀翎並銀千兩四年
 遷甯夏中衛副將乾隆二年二月擢廣西碣石總兵尋調陝西肅
 州總兵五年九月授甘肅提督十一月卒 賜祭葬諡勤毅良輔

子勳官至貴州提督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常爾

常爾滿洲正白旗人姓赫舍哩氏由筆帖式考授內閣中書康熙三十年遷侍讀三十四年遷慎刑司員外郎三十九年授江南海關稅務監督四十九年補盛京戶部員外郎四十三年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六年改內閣侍讀學士五十二年遷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五十六年四月擢兩江總督六月疏言松江府上海縣距海口五十餘里洋船水手良頑不一更有居民漁戶貿易採魚小船往來不絕或偷運米送洋船查上海惟守備一千總一把總二兵二百七十五分防外無幾請將提標右營兵移駐上海其原駐上海之黃浦營改爲水師增大沙船三哨船

四巡查海口五十七年疏言江南濱海要區額設大小船皆巡海必需一日不宜空缺今營盤同時修造恐誤巡防請屆期先修一半仍留一半在汛以俟續修並責成布政使確查不許剋減工料如船式不合及捏報當修冒領工價將承辦各官參處並下部議行五十八年疏參潁州知州王承勳訐安徽布政使年希堯鳳陽府知府蔣國正勒索規禮因蠲民欠錢糧國正將伊應賠所屬虧空帑銀三千餘兩捏報民欠冒蠲侵蝕請離任質審 上命左都御史田從典副都御史汪沂往審嗣從典等訊國正受承勳規禮八百餘兩又將應賠銀兩混入民欠冊內屬實希堯失察俱論如律五十九年三月疏言商船出洋例禁大礮許攜烏槍腰刀近每

見沿海州縣鬪毆抄搶等案多烏槍傷人應將洋船烏槍盡令繳
官私藏者按律治罪 從之七月 上以直省錢糧虧空甚多應
立法清釐 命各督撫議奏常爾疏言州縣虧空錢糧或知府有
扶同徇隱情弊別經發覺者將知府參革獨賠又州縣官恃有上
司分賠之例將庫銀藏匿假捏虧空應令督撫覈實題參嚴加議
處其假捏虧空銀兩獨於該州縣名下著追下部議如所請六十
一年卒於官先是常爾劾兩淮巡鹽御史張應詔科派商人請交
部嚴加議處商人程庭等治罪 上命工部尙書李先復等察審
先復覆奏應詔科派屬虛部議以眾商已供應詔科派今常爾身
故遂改前供所審未協雍正元年 諭曰朕聞常爾居官本無令

皇考亦曾向朕言之其所奏豈可爲准且皇考當日不
據常爾所奏定案故遣大臣察審今旣已審明不必再行駁詰况
張應詔本無科派之事眞實難掩眾商安得不改易前供乎其奏
參不實之常爾已故免議

右 國史館本傳

覺羅滿保

覺羅滿保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三十八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年遷侍
講四十一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四十五年授國子監祭酒四十
八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五十年十一月授福建巡撫五十
二年正月疏言福州府屬之閩縣福清長樂連江羅源興化府屬
之莆田泉州府屬之晉江惠安同安南安漳州府屬之龍溪漳浦
海澄詔安福甯州與所屬之甯德共十六州縣皆瀕海要地必得
諳練庶務素著才能者治之而後人地相宜嗣後遇缺請於直隸
各翰卓異官內 特簡調授三年俸滿升用疏下吏部議御史璉

廷祐疏五方風土不齊秦晉燕趙之治未必可治閩粵驟易其處
官與民不相習安能遽展其才迨稍稍諳練已屆三年又升遷他
往於地方無益且懸缺久待事多貽誤滿保所奏未可爲例不如
就本省擇員調補疏下吏部議滿保所指十六州縣非海濱煙瘴
地方應循例歸部選 上諭大學士等曰督撫爲地方得人起見
懇切陳奏理所應然御史言其未可爲例似皆由卓異官不願往
海濱苦地屬其於未經部覆之先條奏自然部議不准如此則權
歸科道是明季惡習漸不可長其閩省十六州縣當揀選發往著
九卿詹事科道再奏尋覆奏據廷祐愚昧不達事理宜如滿保奏
卽行揀選卓異官引 見補授發往五十四年十一月擢福建浙

江總督五十六年十二月疏言鹿耳門爲臺灣咽喉澎湖爲廈門藩衛安平鎮爲水師三營重地及海洋各岸口分別極衝次衝修築墩臺擇地建造營房巡防分守又言海船出入宜取船戶澳甲保結限以人數並禁漁船私載米糧軍器其臺灣商船往來令毋徑趨大洋悉赴廈門給照驗行除泊港貿易貨物照例納稅外其往江南浙江貿易者仍在江浙海關納稅免其重徵五十七年四月疏言福建駐防兵孳生眾多有壯丁未得披甲者二千餘名請挑選撥補綠旗各標營缺食糧又言淡水雞籠山爲臺灣北界三面濱海西南夷船往琉球日本者皆望北山爲準的且澳港深闊可泊巨艦百餘內爲肩豆門沃野百里番社眾多請增置淡水營

設官駐防以扼臺灣之尾五十九年五月同浙江巡撫朱軾疏陳
修築海塘六事一海甯縣老鹽倉北岸石塘自蒲爾兜至姚家堰
凡築隄一千三百四十丈一石塘高二丈每丈累石十層塘外聚
漲沙擁護隄根一開中小壑淤沙使復江海故道一築上虞縣下
蓋山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丈防南岸潮患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
責成一江海潮神加增封號令有司春秋致祭諸疏俱下部議行
六十年四月奸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王下大元帥聚眾
倡亂於鳳山縣之姜園地遂陷臺灣府治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
參將羅萬倉游擊游崇功等率兵剿賊並遇害五月丁卯滿保奏
聞檄調水陸兵俱赴澎湖發運省倉及上游州縣各倉穀數萬

石濟軍貪自率標兵至廈門六月丙午提督施世驤與南澳總兵
藍廷珍進征鹿耳門敗賊於安平鎮壬子克復臺灣府治乙卯滿
保於廈門奉到 上頒招撫臺灣眾民 硃筆諭旨曰朕思爾等
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可比或爲飢寒所迫或爲不肖官員刻剝
遂致一二匪類倡誘眾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強抗
其實與眾何涉今日遽行征勦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
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卽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儻執迷不悟則遣
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只一海島四面貨物俱不能到本地
所產不敷所用止賴閩省錢糧養生前海賊占據六十餘年猶且
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亦何能爲耶諭旨到時卽將困迫情

由訴明改惡歸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爾等本願必有不
得已苦情意謂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原
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員爾等俱係朕歷年贍養良民朕不忍
剿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圍剿爾等安能
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毋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於是滿保令
興泉道陶範率都司守備等官往臺灣傳宣 上旨閏六月丙寅
諸羅縣溝尾莊民人楊旭等密約壯丁六百餘人佯與賊附宰牲
結盟誘朱一貴等夜飲達旦俟醉臥收藏其鬪械四面合圍生擒
朱一貴及其黨十二人獻施世驃軍前世驃與滿保先後入奏檻
送朱一貴等至京磔誅於市滿保疏言賊匪蠢動時惟淡水營守

備陳策鼓勵兵民堅守汛地擒殺亂民范景文以待大兵進援協
同勦撫實爲奮力效忠 上遂擢陳策爲臺灣總兵官又疏言前
者三月閒鳳山縣民在檳榔林地方演劇羣飲知府王珍縱役需
索妄擊多人朱一貴乘機倡亂於四月十九日樹旗聚眾臺廈道
梁文煊及所屬官員一無備禦退回澎湖應革職提問其戴罪效
力之游擊張彥賢等應解任審擬得 旨如所請行八月以臺灣
颶風大作入奏 諭曰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刻剝小民激
變人心及大兵進勦殺戮之氣上干天和颶颺陡發倒塌房屋淹
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也宜令速行賑卹以
慰兆民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八月兵部議臺灣陣亡總兵歐

陽凱副將許雲等予加贈廕卹征勦有功之提督施世驥總兵藍廷珍等予世職敘錄有差滿保爲封疆大吏致匪類竊發失陷城池其聞變卽赴廈門調度有方應以功抵罪得 旨滿保雖有失陷地方之罪但一聞事發卽親往廈門撫慰眾心遵依 皇考指示調遣官兵七日之內克復臺灣著兼兵部尙書職銜先是上杭縣奸民溫上貴往臺灣從朱一貴得僞元帥札付及木刻僞印仍還上杭將煽誘其鄉人從賊聞朱一貴伏誅遂竄江西潛結棚匪數百人謀掠萬載縣城知縣施昭庭調集鄉勇同營汛官兵勦捕擊斃三百餘人生擒溫上貴與其黨十數人並正法於是大學士白潢尙書張廷玉各條奏禁戢棚匪策 敕所在督撫詳議滿保

疏言閩浙兩省棚民以種麻種靛種煙造紙燒炭煬鐵等項爲業
奸良不一令地鄰出保給五棚長連環互結若有爲匪不法之事
蹤跡可疑之人而弗首報者依律連坐則自不敢容隱州縣官於
農隙時徧履各棚稽察如始勤終怠約束不嚴卽劾罷之浙江之
鄞縣奉化等二十七縣福建之閩縣龍巖等四十州縣皆有棚民
宜如沿海州縣例於通省內揀選才守兼優之員題請調補則治
法與治人咸收實效矣疏下部議以福建通計六十州縣無棚民
而又非沿海者僅十三縣難供四十七州縣之選補其約束事宜
及浙江二十七州縣揀補應如所奏行議上得 旨嗣後凡有棚
民之閩省州縣吏部將所出之缺於進呈月官履歷時具奏朕於

月官內揀選發往二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凡督撫大吏
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有關國計民生故於本章之外准用奏
摺以本章所不能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
亦可於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機密緊要之事不可輕
洩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於諸臣令其封鎖奏達蓋取堅固慎密
他人不敢私開也去年初行時諸臣尙皆敬慎近聞閩浙總督滿
保山西巡撫諾岷等皆有信託之人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密
旨朕待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不盡諸臣正當仰體朕懷
謹慎周密凡有奏摺據理敷陳候朕裁奪何必委託其子弟親戚
探聽消息必致洩露密旨藉生種種情弊此皆由諸臣不能自信

又不能信朕其存心如此則密奏又何益乎嗣後停其奏摺有事
只照例具本其餘督撫大吏奏摺若有子弟親朋在京私開者一
經發覺朕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等照溺職例革職決不寬貸
滿保尋疏言奏摺不能慎密臣罪實無可追蒙 恩不卽罷斥仍
任海疆重寄遇有緊要之事必得具摺奏請 聖訓方可料理無
誤得 旨滿保既知過懇切奏請准照常摺奏三年九月卒於官
遺疏言新任巡撫毛文銓未至總督印信不便遠送謹交福州將
軍宜兆熊署理並畱解任巡撫黃國材暫緩起程如舊辦事得
旨滿保向來居官雖無廉介之稱然才幹優長盡心辦事整飭營
伍經理海疆實爲稱職昔年臺灣一事雖不能消弭於未然而能

於七日之內卽行克復功過足以相抵朕卽位以來時加教誨滿保亦知奮勵矢志廉潔及至抱病沈篤之際尙能畱心地方將黃國材畱閩以待新任巡撫並將總督印務交與將軍宜兆熊其辦理俱屬得體今聞溘逝朕心深爲軫惻下部察例議卹時尙書隆科多獲罪法司鞫訊其家人得滿保餽金三百狀及禮部議卹疏入 上畱中久之始發出 諭曰滿保居官賢否眾論不一是以賜卹之典朕未卽定今細加訪察知其居官甚屬平常於吏治民生毫無裨益但諂媚隆科多年羹堯而已不必賜卹予諡

右 國史館本傳

臺灣奸民朱一貴作亂康熙六十年五月癸亥羣賊立一貴爲僞

王連破府縣庚午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疾趨三日壬申抵泉之
塗嶺接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稟函喜其所見與己脗合必成功時
陰雨連旬乘竹筩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爲制府者乙
亥至廈門初廈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賊且長驅澎廈而泉漳山
僻無賴囂囂偶語四處有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遁深
山居鄉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
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廈從容鎮靜民乃晏然召募丁壯籍
游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
舟赴廈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肅伍船
止許一人登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師雲集而街巷寂然

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運載米石數萬俱至米價頓平民益
歡慶忘亂屈指臺郡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
塗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吞併之時淡水營守備陳策遣
隊日赴廈請救則滿保已先於途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兵
賃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守備李
燕等帶領救淡水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弁
齎令箭帶領並會諸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二十有七日丁亥廷
珍單騎到廈所部舟師繼至滿保大喜與定平臺方略委令總統
征臺水陸大軍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剋期進剿祭江誓神滿保
躬造海濱送之六月朔日樓船出廈門港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

世驃分定調遣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發價雇募嚮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剿澎湖島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黃蜚英統兵協同副將羅光乾等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赴施世驃藍廷珍軍前從征臺變逃回右營游擊周應龍等滿保將按軍法應龍等皆請死於敵立功贖罪亦令弁管押征臺閏六月朔日庚申捷報至廈門滿保檄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臺郡既平世驃廷珍分遣大兵擴清南北二路五月甲子溝尾莊民楊旭誘擒一貴檻送廈門先是南路賊首杜君英與一貴構釁戰敗走貓兒干半線上下剽掠蹂躪久處山中聞其黨陳福壽就撫遂出

越三日其子會三亦就撫蓋九月中旬十數日間事也提督施世
驥以九月望日癸卯卒於軍滿保檄委廷珍署理提督十月甲戌
遣解君英等至廈滿保奉 旨解赴京師一貴等凌遲處死君英
父子福壽等以就撫從寬斬於市餘皆就地正法十二月廣東提
督姚堂調任福建水師提督署提督藍廷珍剋期班師滿保以地
方初定檄廷珍以南澳鎮仍統征兵暫留彈壓六十一年春滿保
疏薦督標中軍副將徐左柱調補臺灣陸路副將三月南路下淡
水奸民林亨謀作亂守備陳一得捕擒餘孽遁入諸羅後山石門
廷珍進剿賊遁入海滿保呂猶龍檄廣東潮鎮查緝獲賊眾解閩
臺匪餘黨尙乘閒思逞廷珍與府縣等官以次擒斬至雍正元年

夏獲王富等解內地滿保題達正法一貴孽黨遂盡絕臺灣平

右紀略藍鼎元撰

臣十七

塗應泰

順治六年歲在己丑寇犯上黨河南兵備副使分巡河北道容宇
塗公死於其職 天子加恩卹贈光祿卿 諭賜祭葬於鄴廕其
一子曰應泰入監讀書初出知江南廣德州用薦擢知福建汀州
府遷長蘆都轉運使歷湖廣布政使司參政分守湖南道陝西按
察司使廣西右布政使以望謨去任起補江西按察司使坐小法
免公爲人質直坦易而勇於有爲起家州郡歷階兩司所在有能
聲其大要在弭盜息民折衷於剛折柔廢之間雖不爲鉤距撓發
之行而豪右兼併姦宄竊發輒捕鞫無所容其有不便於民者如
疾痛痾瘡之在身必求蠲除而後已卽阻格成創齟齬上官不願

也知汀州時海氛方熾山寇乘閒劫掠公率鎮兵四出討賊巨寇
奸猾斂跡不敢入境一郡晏然秦中鎮兵獷悍難制番人肆虐尤
甚公至按其驕橫者置於法鎮將亦屏息聽命莫敢枝梧湖南寶
慶衡永三郡舊食粵鹽相距郴嶺道遠價貴民多食淡公爲力請
得改淮鹽著爲令夫人之才如水也刃也坳堂之水不能運芥舟
族庖之刀不能中冓縻公所守多劇郡又乘兵燹蹂躪之餘於閩
中總攝巡道司馬別駕司李諸事於九江又兼署驛傳鹽法藩司
諸篆當是時獄訟簿書徵發期會鱗分蝟集拙者當此袖手懼傷
而公泛應猝辦處之若無事如利器之發新硎江湖之負大瓠茫
茫乎其無津涯也恢恢乎其有餘地也非夫內重外輕神定天全

而才餘於事者其能勝任而滿志耶公行三字天交世居遼東鐵嶺衛祖諱必遠天啟甲子舉人陝西宜君縣令父光祿容宇公諱廓皆以公貴 覃恩贈中憲大夫如公官祖母孫氏母王氏暨公元配完氏俱 封淑人繼配金氏崔氏汪氏子二中坦邑庠生中坦太學生女二長適庠生朱中山次適候補縣丞張國琦孫三錦鈺奎孫女一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初十日春秋七十有二越三載卜兆於都城東便門外高北店之南原孤中坦具行狀請銘於余余惟公光明俊偉之槩磊犖果毅之才治行卓然可方兩漢諸良吏皆不容無傳也乃爲之銘銘曰

佳城鬱鬱漳水蟠忠魂來遊驂紫鸞南州巷哭畱餘酸山河氣壯

隨朝元有子鵬鶩登大官素絲五馬垂朱繁統轄郡縣多凋殘龔
黃爲易公爲難精強綜覈指腎肝腰懸弓韞身據鞍福我人民摧
豪奸晚乃斂退才未殫太行北走紛巖巒如堂封閉松楸寒撰公
遺蹟鐫琅玕藏之幽窳永不刊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裴倬度 子宗錫

裴倬度山西曲沃人由附貢捐納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四十五年遷員外郎四十六年遷戶部郎中四十九年授雲南澂江府知府五十四年調廣南府五十五年擢河東鹽運使尋改兩浙五十九年遷湖北按察使六十年遷湖廣布政使雍正元年正月擢江西巡撫九月疏言江西設關榷稅原在九江後議徙湖口臣抵任以來商旅紛紛控額以湖口當江湖衝水湍湍急商船時遭覆溺查九江舊關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有老鶴塘白水港地勢寬平泊船安穩而離湖四十里曰大姑塘者又商艘必經之路遇水漲則有女兒港張家套停泊水落則平湖一綫夾岸泥沙

無風波礁石之險請仍移關九江而於大姑塘設口分抽裕課恤
商誠爲兩便 諭曰此議甚好爾會同督臣查彌納料理移關可
也二年閏四月疏言南昌一府糧額浮多由元末陳友諒竊據南
昌袁州瑞州三府橫徵暴斂明代沿襲未改我 朝順治年間袁
瑞二府已題請減免而南昌未及臣以常賦未易屢更而同省實
難歧視 皇上體恤窮簷無微不至臣職任封圻不敢不據實陳
奏疏下部議豁免南昌浮額銀七萬五千五百四十兩有奇先是
萬載棚民溫上賁甯州棚民劉允公等糾黨滋事倖度督緝均就
獲 諭照保甲例編查六月疏言閩廣民流寓江西入山搭棚墾
種靛煙謂之棚民良匪雜處有入籍年久納糧當差者有入籍未

久去畱無定者有遠在山箐星散各居者有土民雇其傭工地主
招其墾田者有山主利其力作曲爲隱庇者臣見飭屬查出萬五
千餘戶編甲造冊按年入籍並諄諭各州縣實力稽查 上獎勵
之是月 上以江西里長催收累民又俗尙邪教 諭嚴禁革九
月俸度疏言臣自上年到任察知里長累民勒石永禁見行滾單
之法令花戶自封投櫃其距城遠之畸零小戶從不入城自願公
舉一人輪雇交納者聽從民便仍嚴防毋許干累至邪教自宜嚴
拏治罪不敢因循姑息江省醫卜星相一應術士多於他省流棍
往往假術煽惑地方雖非邪教亦易藏奸亦宜不時嚴懲 諭曰
甚屬可嘉足見實心任事十月請 陛見 諭曰卿自巡撫江右

以來甚愜朕意卽來京朕亦無多面諭之處不必來三年二月報
望南昌十二縣地五十二頃有奇下部知之時總督查弼納議開
廣信府之封禁山 諭倅度酌議因奏言封禁山舊名銅塘山相
傳產銅然有名無實奸民誘眾聚匪徒滋擾害故自明封禁迄今
順治十年有議採木者郡縣力陳不便題明勒碑永禁臣揆查弼
納意因前此甯州萬載棚匪爲害疑有巢穴或卽在此山中故爲
破巢擣穴之計然甯州萬載相距甚遠兩不相涉流匪偶然烏合
原無巢穴若以山內有沃土可以藏奸尤傳聞之誤此山封禁日
久荆榛充塞稔毒滋藏無可容身之地正爲弭盜而封禁並非有
梗化頑民盤踞在內自耕自食臣細訪此山開則擾累封則安甯

成案具存確有可據康熙五十九年擒獲鉛山縣匪徒恐餘黨直
入山中派兵入山搜查數旬並無一人是其明驗但慮年久禁弛
惟當密諭嚴防開之實多不便 諭曰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
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念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害何事不
可爲也在卿等秉公相度時宜而酌定之於是定議封禁如初四
年二月遷戶部左侍郎畱任巡撫七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九月
上聞江西州縣倉穀多虧 遣吏部侍郎邁柱往查卽 命俸
度畱任五年正月 諭曰各省所儲倉穀原備歉年賑濟之用實
百姓性命所關地方官員虧空倉穀者較之虧空銀兩其罪更爲
重大是以朕卽位以來時刻以倉儲爲念總以民命起見也雍正

元年特頒諭旨令各省州縣於三年之內將所虧倉穀悉行買補務期足數違者重治其罪嗣後又屢頒諭旨諄諄申飭並諭各省督撫若所屬地方有不能如期補足情由亦據實陳奏乃江西巡撫裴倅度奏稱江西倉穀俱已補足並無虧缺且有數人在朕前稱江西乃產米之鄉不必多貯穀石應將見儲之穀酌量減價糶賣者今據邁柱摺奏見在查出江西州縣倉穀虧空甚多是裴倅度所奏顯屬徇隱欺罔而從前之奏稱江西穀石當發糶者向皆受裴倅度之屬託欲借此以掩蓋倉穀之虧空耳又據邁柱奏稱見在清查倉穀請將存七糶三之例暫行停止庶免朦混據此則江西從前之存七糶三不過借百姓之名以爲官員掩飾虧空之

計非真有出陳易新之事也裴倅度及原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均著革職質審務將虧空之項徹底明白清楚閏三月 諭曰據江西巡撫邁柱奏稱江西存倉穀石向係二錢一石折價存留各州縣價銀二錢買穀一石實屬不敷朕恩離任官員交代之際並無穀石存倉而以二錢一石之賤價交與接任之員力難賠墊以致穀石空虛弊端種種國帑民生均受其累此皆裴倅度及歷任布政使徇情市惠強令接任官員收受之故著將江西通省折價銀兩交與裴倅度及歷任布政使作速照數買穀還倉不得借端絲毫派累小民十年買穀竣釋還鄉乾隆五年卒子宗錫由監生捐納同知乾隆十五年選山東濟南府同知尋授青州府知府二

十年調濟南府二十四年遷濟東泰武道二十七年調督糧道二十八年二月調直隸霸昌道五月遷按察使九月疏言古北口外山場產菠蘿樹土人但伐作薪不諳養蠶此樹本名橡樹入土卽生三四年後葉可飼蠶臣前在濟東飭屬通栽頗有成效今以堪收繭絲之樹供薪殊覺可惜請照東省養蠶法勸民廣栽試養則地無曠土而民獲利益 諭交直隸總督方觀承實力妥辦三十二年雲南用兵 命督查直隸驛站是年六月丁母憂回籍三十四年因前按察使任內誤給驛站車馬部議降調照總督楊廷璋原咨聲明宗錫會自行檢舉得 旨銷去加二級仍於補官日降一級用復 諭曰直隸臬司管理通省驛站偶有一二誤應之處

原無心公過而裴宗錫經朕由府道用至臬司觀其爲人頗可造
就尙欲再加遷擢數年來因其母已年老相依官署難於迎養他
往是以久畱不調今已丁憂離任朕於大小官吏凡遇公過處分
多有畱任眾應知之今閱此本則由楊廷璋據按察使呈稱准裴
宗錫移咨此明係周元理到任後查出錯誤令裴宗錫補行此文
移爲周旋僚友之地而楊廷璋亦附和聲明雙請安得謂裴宗錫
自行檢舉耶此等尋常公過若據實直敘在他人尙不致於實降
況裴宗錫爲朕所深知又何必爲之顧慮而令其作此趨避是裴
宗錫之降實因楊廷璋周元理等瞻顧使然所謂愛之適所以害
之卽裴宗錫知此獲譴之由亦必心服而感悔也周元理楊廷璋

俱著交部議處三十五年三月 諭曰裴宗錫將屆服闋著仍補
授直隸按察使六月授安徽布政使尋擢安徽巡撫十二月以失
出部議降調 詔革職畱任三十六年正月奏安徽買補倉穀請
照江蘇巡撫薩載奏准之例於正價外每石增銷運腳銀八分疏
下部議 特允所請二月疏言安慶瀕江舊有漳葭港河土人呼
爲老河上通潛山太湖望江三縣下達於江爲漕艘南船往來停
泊之要區淤久漸成平陸前撫臣張楷於上游開新河一道地高
水急重載逆上仍難進口暴風猝起每虞覆溺請仍將老河開通
使歸故道較爲妥便 諭俟總督高晉履勘再行酌辦尋高晉勘
奏如宗錫議行三十七年疏言農田水利民食攸關鳳泗所屬州

縣高阜之地無水源可引宜多作池塘低下處夏秋水漲易浸宜厚築圩圍以備灌溉而資捍禦見飭屬相度挑築又鳳陽一帶高岡曠野不宜五穀令各隨土宜種樹資用 諭獎其畱心本務三十八年疏薦屬員賢否 諭曰據裴宗錫奏到屬員賢否單各府州內列三等凡三員中有知府李世瑞余模據稱二員俱係拏獲鄰省盜犯升用者其才具皆屬中平見在畱心察看如果未能向上難膺表率當卽據實糾參所奏甚是向因拏獲盜犯人員如鄰境盜犯尙能畱心緝捕每令送部引見看其人尙覺明白者卽予記名升用以示鼓勵但銜人之道原難以一節槩其生平此等人員內有本屬中材不能開展用至方面大員輒形竭蹶者亦有倖

邀遷擢卽意存自滿不復黽勉思奮者其於表率重寄皆非所宜
全在督撫等畱心考覈遇事程材方於吏治民生有益若以經朕
特簡遂不論賢否槩予姑息使闒茸無能之輩濫竽竊祿貽誤地
方豈大臣實心察吏之道嗣後各省督撫均宜照裴宗錫所奏虛
公甄別弗存成見於特用人員內見有不堪策勵之員卽據實具
奏斷不可有意遷就稍事優容斯課績公而官方自肅三十九年
以甄別敎職過少部議降調 詔免四十年五月奏江西民人王
作梁等編造逆書寄至安慶被人首告請移提審辦 上以各項
人犯多在江西應咨明江西巡撫海成就近拏訊乃轉拘泥迂緩
訓飭之是月調雲南巡撫十月調署貴州巡撫四十一年四月奏

黔省地處邊圉司庫備貯銀宜寬裕請 敕部撥銀三十萬兩解黔備用 從之十一月以鎮遠稅額不敷咨部增設稅口部議不准 諭曰此項稅務因已革知府蘇橋每次徵多報少侵肥入己已按律治罪是以交督撫委員試收一年據實奏報該撫自應董飭關稅之員實力妥辦且蘇橋管理兩年皆有盈餘何以一經歸官卽形不足必無是理至添設稅口尤爲滋擾裴宗錫平日辦事尙屬認真不應荒唐如此著交部嚴加議處四十二年二月疏言黔省每年額辦京楚白鉛七百餘萬斤鉛廠僅三處開採年久物力漸絀臣到黔後察知上下游附近水次地均產礦飭屬試採見增新廠二一爲松桃廳屬巴壩山歲可得鉛百餘萬斤一爲遵義

縣屬新寨歲可得鉛百餘萬斤分撥京楚兩運計每歲節省銀四萬三千八十兩有奇得 旨嘉尤四月回雲南巡撫任疏言黔省古州一帶有牛皮大箐緜亙數百里山深林密從前列屯置軍未曾辦及屯田臣思安屯以養軍設防以固守箐內平曠之土開墾成田寓防於屯斯爲周備查丹江一屬有名雷公院者地平行可墾四五百畝又歐收甬荒高箐二處畸零平地可墾三四百畝應令附近之震威堡屯軍派撥試墾成熟後劃界分管另立屯堡以資防守再查見議開墾之箐相距四十餘里有雜溝汛係丹江營轄駐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兵二百其地距箐較遠請於該處撥千總一兵五十人籌設卡駐守另爲一汛與箐外各屯汛聲勢更爲

聯絡 諭曰此事所辦甚屬可嘉可謂畱心封疆之大臣交圖思
德安爲之十月疏言滇省管廠官向多雜職微員臣思銅銀各廠
動輒鉅萬銅廠之採空煎鍊出納經營尤非易事雜職旣難深信
而虛報銅斤濫放工本之弊亦復不免查承運京銅例遴州縣丞
倅試用人員運員與廠員事同一例請嗣後廠務悉歸地方官經
理卽距廠較遠必須另委專員亦改委州縣丞倅等官庶事權歸
一積弊可除 詔如所議行四十四年六月以病請解任總督李
侍堯代奏 諭曰裴宗錫在巡撫中尙屬實心辦事之人今旣患
病較重著暫行解任調理俾安心攝養以冀就痊並令該撫自行
酌量如在滇省延醫調治可以痊安卽俟病愈時仍令接印任事

若在彼水土不甚相宜卽著緩程來京調理全愈再行錄用是月卒 諭曰裴宗錫簡任巡撫以來辦事實心足資倚任昨據李侍堯奏患病情形降旨令其解任安心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殊堪軫惜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五十一年
上西巡宗錫子候選主事正文迎 駕於五臺 諭曰裴宗錫前在巡撫任內於地方事務尙能實心辦理伊子裴正文見係候選主事念其得缺爲期尙遠著加恩交部遇缺卽行補用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倬度字晉武號香山山西曲沃人唐太師晉國公三十世孫也祖明鎮國將軍諱良積勤邊事道死考諱加厚年十六走萬里

外負父骸歸嘗粥飯餓者活人多時盜起輒相戒避裴公家不仕
均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公爲光祿第三
子九歲而孤立志遠大能委已於學年十七補學官弟子貢成均
受業韓文懿公門工詩善書畫王漁洋沈繹堂田綸霞諸名人皆
與之遊兩應京兆試薦不售循例爲刑曹郎非其好也會喪偶益
不樂去官服道服自稱一元道人放迹吳越山水名勝處忘返公
貌魁碩鬢長尺有六寸警欬如鐘殷動牆屋所至傾眾知爲偉人
三年伯兄促之乃還就原職遷戶部正郎出知澂江府撫輯苗獮
以勞調廣南未得替大計被薦入 覲 仁廟知公名能詩命題
應 制者再皆稱 旨欲大用公意澹僻遠不足張職 賜蟒衣

諭留尋授兩浙江南運司分巡驛鹽道至則立禁絕院司掣鹽供
張歲省金萬兩洗手率屬嵯政肅清時海甯海溢興塘工巡撫蝶
園徐公奏以屬公公受任請免煙夫舊例夫不吏擾趨役屬集帑
倉卒不時濟輒助輸家貲工不淹晷無晨夕寒暑風雨行土木草
石畚甬閒不以飢疲自休止一力齊事屢險畢完一夕報有神燈
沒某塘下眾惶擾神燈者海中陰火也相傳所沒處輒陷往用爲
符信不爽已而風浪果大作撼塘塘震簸闕裂羣譁而奔同官某
疾掖公走公曰非若任若速避某奉職無狀願止死此據地坐不
動良久乃定至今父老猶能指說前事謂公生我公坐是中溼患
重腿者終其身云凡五年遷湖北按察使下車罷上官所庇不肖

令而出誣盜者於獄又嘗縛姦婦於藩司署茶夫某室中電照靈
擊捷出神怪五閱月去爲貴州布政使送者填道至黔公曰治黔
異治楚於是免挂兒革平餘用廉靜輯民夷得其心滿歲 憲廟
御極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賜 聖祖舊物十事公奉受感
泣益自振奮時有巨盜溫上貴劉允公散僞劄聚黨於萬載新昌
甯州間吏以叛聞制府制府命勦公道聞疾馳止之榜許首免徒
黨解散擒誅其魁制府惑人言盜淵藪廣信廣信地連封禁山山
界閩浙產銅多巨木土腴宜耕盜資其饒擣此則根株痛斷而山
利亦盡出因奏請三省會勦 詔公議公言山荒路險絕不可田
無盜跡亦無良材其賦已均入通省額徵前明以盜礦致亂用兵

國朝中興有示 卷二十一 五
討平勒石封禁弛禁必蹈前轍請如故 從之藩司陳某患鄱陽
險因 召對言九江南康舊有河二道鑿之以達南昌便 上下
其議於公公按視石根沙陞互三十里施功難且北高於龍開河
者十有六丈南高於吳城港口者倍之一旦開鑿長江洪湖及廬
山諸水並衝交匯崩潰汎濫害且首及省會繪圖進力陳其不可
事得寢九江關舊設湖塢舟比櫛穢候猝遇風撞擊敗溺月日以
聞公奏移之泊者枕臥無恐他若業流民恤孤獨崇學校舉廢墜
政有毛髮利害及民者旋罷不俟終日公於人無心立異遇事持
可否必達其志無所回撓雖貴位俛首帖耳莫敢枝梧當是時天
下殷盛所在以侈縱相矜高上下盤互侵帑逋課卮漏山積不可

究切公獨清苦自刻削吏軌民矯時弊故在任經入無耗失且
補歷年無著虧空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兩減南昌浮糧七萬餘兩
譽益隆起而憚公者滋忌之三年就加戶部左侍郎俄擢左都御
史 召還京比公去而某令以虧空敗忌者乘之事連公有 旨
清釐江西官民積欠 命歷任院司分承而公爲首落職還山西
荷罪六年 上念其舊勞盡免責補所未入者放歸田公亦就衰
而重隴之疾增劇矣公生於富家歷顯仕而甯靜澹泊無姬媵優
伶狗馬世俗之好遇親故皆有恩意喜讀書晚尤嗜易年七十有
三卒於里第將卒手書遺命詩一章端坐而逝子一人宗錫今兵
部右侍郎巡撫安徽

論曰公受知兩朝爲時名臣乃不獲以功名終齒剛舌柔之理
信歎願黃老之說容容者所託公勿尙也捍海封山而兩浙督藩
之議已患於方烈弭害於未形公之樹立宏矣

右家傳鄭虎文撰

公諱倬度字晉武山西曲沃人也先世出唐太師晉國文忠公傳
二十九世至贈光祿公諱加厚生子三人公其季也少倜儻有大
志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工詩文善書繪及音律之學學於京師
受業於韓文懿門應京兆試兩薦不售乃輸金爲部曹旋告歸客
遊江浙間再入京補官出守澁江任銅廠撫輯苗獮具有方略上
官嘉其才調任廣南復以計典卓異引 見 聖祖仁皇帝命畱

京 賜蟒衣授河東運使辭以本省改投兩浙江南鹽運司下車
卽清理鹺政整飭驛務先是甯紹嘉松例設掣鹽廳每歲院司分
掣餽遺供奉爭爲侈麗所費盈千萬皆出於商人公至一槩除之
時甯邑海塘大決巡撫徐公疏請公治之公率諸僚屬朝夕盡瘁
帑金不足捐私財以濟閱一年大工垂成恐沙腳未固請得展限
巡撫朱公以入告倍加堵塞海沙漲滿工益完固值歲饑承檄賑
恤全活億萬計康熙五十九年秋遷湖北按察使明年春抵任時
嘉魚有劫案冤誣者多以上官與邑令舊好欲庇之公力爭罷令
冤誣盡釋已而擢貴州布政是冬抵任以廉靜爲治舊發兵餉銀
每量畱平餘以充衙中公用司庫以爲請公不可盡以與之康熙

六十一年 憲皇帝登極 命巡撫江西時萬載新昌及甯州銅鼓營有溫上貴劉允公等聚眾散偽牒肆行劫掠誘脅者無算制府飭總兵進勦公星馳赴任出示招撫許自首者免辜設法禽其渠餘黨悉解散而制府聞盜藪在廣信其地有禁山山舊有銅礦且多廢壤密請三省會勦既可直擣賊巢兼收賦稅之利 朝廷諭公會議公既委官追勘謂其地榛莽叢密山路崎嶇地難耕種前明以盜磯啟釁用兵討平之禁碑可鑒設一旦弛禁開通姦宄生心必多盜采是無事滋事也爰具摺陳其狀 詔從公言封禁如故九江南康二府有古河二道或獻計開濬謂可避鄱湖之險會布政使陳公引 見以聞傳 旨勘覆公往親勘石根沙陞長

五三十里人力難施且北高龍開河十有六丈南高吳城港口三十一丈有奇加之廬山瀑布江湖交匯開之勢必衝決而省會港爲澤國矣繪圖力陳其不可事乃寢又嘗請減南昌浮賦七萬五千兩有奇補通省虧項十有二萬兩官民便之雍正四年授戶部左侍郎仍畱巡撫任又三月擢左都御史會有 詔清釐江西官民虧欠 世宗命歷任院司分賠而公居首遂還江西棄產稱貸以應居六年乃奉 詔豁免己而歸里閱三歲乾隆五年有疾正容端坐而逝子宗錫官安徽巡撫公之卒遺言誠其子勿作行實故志狀之文缺然其風聲遺烈載於人心者不可得而泯也會天子詔修 國史令子具公行事屬予書其大略上諸史館因

敘次本末備史家采錄焉

右事略彭啟豐撰

楊宗仁 子文範

楊宗仁漢軍正白旗人由監生於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南慈利縣知縣四十年五月調藍山四十四年總督噶成龍巡撫趙申喬疏薦卓異遷甘肅階州知州四十五年遷蘭州同知四十九年十一月總督殷秦巡撫鄂奇復疏薦五十年五月遷臨洮知府五十二年以巡撫岳拜疏薦老成練達有守有才邊俗番情素所熟習授西甯道五十二年七月遷浙江按察使五十四年十一月丁父憂五十七年八月補廣西按察使旋署廣西巡撫十一月擢廣東巡撫五十八年 上以直省錢糧虧空甚多令各督撫立法清理宗仁疏言粵東虧空見在嚴飭各屬勒限追完至防杜將來惟督撫

司道府屬支相砥礪勿藉事勒索無論正雜錢糧知府照例不時
盤查庫銀隨徵隨解米穀實貯在倉毋許虧缺若州縣自行花費
知府甯官代爲彌縫甘蹈分賠之嚴例州縣既無由那移掩飾卽
虧缺諒必無多亦易補足儻敢徇縱除本官嚴行治罪外上司從
重議處庶上下皆知儆惕若地方有不得已之公務那用難責州
縣獨賠又難使倉庫虧缺應以督撫等所得公項銀抵補如不敷
仍設法公捐總不致課帑虛懸於清釐虧空不無小補下部議如
所請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授湖廣總督雍正元
年正月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並停陛見宗仁疏請停給 恩詔
應得本身妻室封典及廕爲父母求 諭祭得 旨俞允仍給封

廕尋 賜孔雀翎四月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各員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致橫徵私派武弁必致虛兵冒餉兵民挾比逞私員弁不敢過問臣今槩行禁革不許文官有私派武弁有扣冒之弊庶兵民不得藉詞逞私驕悍之習冀可默化潛消再兩湖南北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每與嗟怨揆厥所由各官多貪鹽規商人借此長價卽如總督衙門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公然昂貴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俾地方漸有起色至於嚴禁官宦富室囤積止令商販往來俾米價漸平與力行保甲稽查匪類等件皆臣職分應行之事不敢一一瑣陳

得 旨覽爾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聽其言而觀其行至於爾則信而不疑斯乃全楚地方否極而泰之機也五月疏薦廣東南海知縣宋瑋升湖南寶慶知府廣州左衛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漢陽知縣得 旨姑允所請後勿踵行又疏言俸工一項乃 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飾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總無分釐給發責成官役枵腹辦事焉能禁其不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年起一切官役應支俸工臣俱令各照額編支領俸均霑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長覈算但令州縣於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近奉部文

又將解部餘平一分 恩賜免解承辦公事更得有餘況節禮陋
規槩行禁革則州縣亦易於補苴從前虧空矣得 旨所言全是
一無瑕疵勉之尋以病請以子榆林道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
乾按察使銜馳驛速赴並 遣御醫診視七月疏言湖北糧道管
理全省漕運兵精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驛鹽道管全省驛
遞號船應付勘合火牌淮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銷引目職守
迥異康熙五十八年依前督臣滿丕奏以驛鹽道歸併糧道似未
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九月疏言襄陽府屬之樊城鎮
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姦宄易以潛蹤請移襄陽府同知駐樊城彈
壓 從之又言清淨盜源稽察窩賭窩逃法莫善於力行保甲臣

到任後卽通飭所屬令紳衿兵役與齊民一體鱗次挨編保甲不許脫漏一戶聯絡守望百姓稱便誠恐州縣奉行不得法今專委本管道員稽察如有未盡合法之州縣卽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另予優獎得旨此論甚好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二年正月疏言立社倉實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出納聽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並立獎掖尚義之典士民咸踊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五十所不等其捐納穀本將三十萬石效驗已著臣又傳湖南循此成法施行得旨據奏社倉一事於各省中爾先成勦始之功殊可褒嘉三年六月諭獎督撫諸臣中居官行己可

風有位者加宗仁太子少傅銜七月卒於官年六十有五遺疏入
得旨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職效力年久懋著勤勞自簡任
總督以來潔己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溘逝朕追念良臣
深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加贈少保並給騎都尉
世職准襲二次仍察例子卹賜祭葬諡曰清端御製像贊有
廉潔如冰耿介如石句八年入祀賢良祠子文乾仕至廣東巡撫
自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楊宗仁字天爵漢軍正白旗人初知慈利縣苗民皆奉約束賦入
如期調藍山師征苗疆帥不恤其下士大譁登山將爲變宗仁單

騎撫諭之迺定以治行最遷知階州歷蘭州同知再以最遷知臨洮府歷西甯道按察司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宗仁莅事精敏案無留牘而以廉潔自持故所至有聲父憂服闋奉命巡撫廣西旋改廣東潔已率屬嶺嶠乂安雍正元年擢湖廣總督入境聞母憂卽日奔喪尋奉旨回任守制布衣蔬食獨宿者終三年江水漫溢令增築隄岸以衛民居鄰省饑民入境求食多設粥廠散賑仍資送歸里鹽商歲餽陋規十六萬兩宗仁盡除之荆關正稅之人塵肆者往例並及行旅又私設口岸百五十處宗仁一切禁絕砥節矢公屬吏凜凜然嚴而不殘歸於忠厚務安上全下使各稱其職而止雍正三年晉秩太子少傅尋卒詔以宗仁孤介端方始

終一節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加贈少保子騎都尉世職 賜祭葬

諡清端

右 國史賢良小傳

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總督湖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公諱宗仁字天爵其先山東沂水縣人徙遼東世爲遼陽名族 國初隸鑲白旗佐領下 今上改入正白旗遂爲正白旗人也公少沈深有知量於世俗聲勢利欲不一動其心慎交游寡言笑嘗與人言志曰士當審其所當爲嚴其所不可爲而已或勸之仕曰吾斯未信雖聖賢不能必吾敢苟哉康熙三十五年秋奉父命始出爲湖廣慈利縣知縣調藍山升陝西階州

知州遷同知臨洮府事監收蘭州轉知臨洮府事分巡西甯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丁父憂服闋補廣西按察使署理廣西巡撫未幾授廣東巡撫六十一年冬今上登極升湖廣總督既至奏紬大吏之尤溺職者數人罷鹽規一十六萬以其利與民及商屏屬員餽遺革重耗令官吏計口授費不得妄有侵漁累民濱江州縣舊設征商口岸一百五十皆撤除之禁荆關額外之稅於行旅者議湖南北分闈取士之制與數歲甲辰江水驟漲捍禦有方築隄幾千百丈其冬設廠以賑貧民民以不饑凡公所爲必求其利病所在與俗所宜其利於己者未嘗冒爲之其利於民及行之或有弊者興革之惟恐不速嘗待旦而興過夜

分而寢而公亦積勞而成疾矣雍正元年夏 上遣御醫來視又

命公之子榆林道副使文乾爲按察使侍養明年公疾稍瘳起
文乾爲河南布政使尋 命巡撫廣東三年夏加公太子少傅

上方珍物中祕之書歲時賞賚不絕公益祗勤不敢以疾爲解其

秋七月公疾大作十八日癸丑公薨享年六十有五計聞 天子

震悼贈公少保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十二月匱將至京 遣大

臣郊迎奠酒比至 命殯於城南里第 遣親王奠茶者再 諭

祭二壇 賜公諡曰清端越三年文乾自廣東給假歸治公之葬

復加祭一壇時雍正五年五月乙酉晦也公之令慈利也縣在萬

山中與苗接壤苗長虐其下制炮烙諸刑苗人畏之走匿公縣界

長以賄求之不得上官聞檄召公公曰苗吾赤子也窮來歸我我以賂返之如民父母何上官直公言乃止八排梗化提督林某帥師討之道出藍山林不恤其下眾咸怨登山將爲變公單騎往諭眾感悟喜曰聞公言我等不敢有異志向公羅拜曰楊公活我楊公活我其在階州州古武都邵生羌時出爲民害前知州患之不能制公連堡砦謹斥堠召其酋豪明諭之酋豪震懾不敢肆康熙五十九年春文乾以東昌府知府奉命西行道經階蘭臨洮西甯地皆公舊所治父老詢知公子感慕追思有牽衣不忍令去者公善決獄在湖南常甯縣民有被仇殺者令疑其爲盜寘十人於大辟仁皇帝矜之詔所司重讞巡撫趙恭毅公以屬公公訊得

其仇二人十人者皆免在浙江以明允見稱爲公平反者尤多也
公素廉不妄取予其撫廣東也廣故多盜地富饒海外之貨日至
公帥下以清州郡修整訖公去廣百姓幾莫有爲盜者公先實後
名與人交未嘗以私干之人亦莫能干也性寬平不爲劓絕谿刻
之行爲督撫所屬僚吏數千人公盡識其賢不肖能否所薦引必
當其人有不職先誨之其不改從而糾斥之或見公時有戚容以
詢公公曰吾適有所糾爾其人曰公所糾必當奚戚爲公曰吾爲
大臣不能令官屬爲循卓致名列彈章吾甯能不戚乎公才識明
敏臨事善斷所至未嘗有廢務然不以行能驕人趙恭毅公尤重
之嘗指公謂人曰楊君奇才也不久將任吾位矣世以此稱恭毅

知人而服公爲不可及曾祖諱繼盛祖諱必登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父諱朝正事 世祖章皇帝爲侍衛 聖祖仁皇帝時改兵部督捕司員外郎歷山東東昌府知府治有能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段氏公之未至湖廣也段太夫人卒於公弟河南巡撫宗義之官舍公在道星奔 上令宗義葬母歸而 命公在任守制公時年六十有三矣哀慕哭泣如孺子其年又四月 上念公勞勩 賜祭公父母 贈公三世如其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孝謹四時之祭雖老未嘗屬之子孫卒之前三日中元祀先公時疾已革左右咸請公毋拜公不可仍跪拜如禮公舉止端方燕處未嘗有情容雖盛暑不袒裼自奉淡泊布袍蔬食宴如也娶陳氏 贈

一品夫人子男一人文乾女一人適候選縣丞崔惟岐孫男二人
應瑤候選府同知應琚一品廕生孫女一人適雍正癸卯舉人申
澍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俱幼初公與母弟宗義同時開府宗
義歸文乾繼公撫廣與公接壤措紳以爲榮公事 聖祖勤勞三
十年 今上時尤以潔已奉公深知大義爲 上所優獎迨公歿
而 上哀諭曰孤介端方始終一節蓋公清廉勤慎或從來諸臣
所能而其不事黨援則非他人之所易及也其僅與公同時得並
獎者今浙閩總督高公其倬川陝總督岳公鍾琪等六七人方皆
列於有位而公獨不幸早逝 上所爲追念良臣深爲愴惻愈久
而不能自己者也公 諭塋在宛平縣某鄉某里之原將葬文乾

臣等言其美不勝言
卷百二十一
來請隧道之文椿與公同姓世通交好深悉公行事因爲撰次復
繫以銘銘曰

人臣之義正直爲先其或不然偏黨植焉惟我楊公不偏不黨
帝特寵公百僚絕等公考公祖逮公之曾崇封四代峻爵尊榮匪
惟爵之又祀秩之邊豆靜嘉於公設之祖考榮矣令子嗣節楚越
連疆左旄右鉞駢蕃錫賚惟其沃矣生死榮哀曷其及矣匪公之
榮正直是與孤介端方 天子所予西山之原渾河之濱有歸者
墳納此銘文

右墓誌銘楊椿撰

楊文乾

楊文乾漢軍正白旗人湖廣總督宗仁之子由監生效力永定河
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東曹州知州五十七年遷東昌府知府六
十一年卓異遷陝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銜 命隨父任
侍疾三年正月授河南布政使三月奏言山東曹州西南之桃園
集壤接七縣係山東河南直隸交會之區距城遼遠巡察難周奸
徒朝此暮彼出入無常請以曹州州同移駐彈壓如所請行四月
擢廣東巡撫 賜孔雀翎及冠服鞍馬尋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
十二月奏言臣自楚赴粵途中聞告休布政使朱絳倚與總督孔
毓珣嫻親虧帑三萬餘兩交代未清卽嚴飭作速賠補 諭曰司
庫此項那用孔毓珣曾經奏過爾等封疆大吏惟宜一心一德以

和爲主切毋聽信屬員離間之言以致好惡參差文乾又奏言臣
抵任後查盜案塵積請概爲速結 諭曰盜案非命案可比命案
遲延拖累無辜固屬不宜若因監斃者多遂立意輕縱盜案尤爲
不可此事朕難批諭況亦非摺奏完結之事儻慮積案拖累任汝
秉公嚴催詳情度理而爲之孔毓珣於緝捕盜賊甚爲盡力彼擒
之汝縱之恐汝難當此論縱虎歸山豈爲仁政此等作爲非積陰
功乃大壞德行事也若不加意斟酌萬萬不可四年四月疏言廣
東省城盜賊甚多非編保甲不能清理旗兵與民人連居臣擬會
同將軍不論滿漢兵民逐一編查省會奸匪旣清各府州縣可漸
舉行盜風庶少息 諭曰此見甚好弭盜之法尤爲探本窮源之

上策也又疏言廣東去歲薄收今春米價日增委員赴廣西買穀運糶詎有鑲黃旗披甲閻尙義等誘集多人赴廠搶穀毆傷監糶官旗兵等赴將軍衙門喊稟將軍李枚令赴臣衙門講說尙義等卽擁至衙門及臣拏獲數人李枚令臣釋放臣未聽從又囑理事同知茗文求從寬完結枚身膺重任不能約束兵丁事關旗兵鼓眾乞 皇上欽差大臣來粵確審定擬 上命禮部右侍郎塞楞額兵部右侍郎阿克敦往審得實枚及尙義等俱論罪如律十一月疏言廣東民納糧俱用老戶臣今改立的名令各屬申報或因墾買過割之際就本名註冊或赴縣完糧時問明辦糧人的名登於原冊老戶下百姓既知改立的名則己身完賦後他人未完

者不致累及且就糧管業不致詭寄飛灑諸弊爭先開報一二年後通省俱可改註至丁銀自康熙五十年審定後不復加額廣東丁隨糧辦者已十之四五其未隨糧辦者令布政使確查將丁銀盡歸地糧永免無糧徵銀之累得 旨嘉獎十二月疏言廣東地狹人眾米不敷食積貯宜豫今見存倉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存七糶三每年出穀五十萬石春夏季兵丁於糶三穀內碾撥三十三萬餘石僅存十七萬石誠爲民食久遠計應酌量要地加貯二百餘萬石擇水陸總口可達數州縣適中之地建倉貯穀有需即可撥運疏入下九卿議僉以濱海地不宜收貯以致沓爛惟惠潮瓊三府僻處海隅遇歉歲輒運維艱潮屬之海陽加貯穀十萬石潮

陽加貯穀八萬石程鄉加貯穀六萬石饒平加貯穀二萬石惠屬
之海豐加貯穀二萬石瓊屬之瓊山加貯穀六萬石得 旨依議
又奏言秋審緩決人犯雖非可矜亦不至情實將三次緩決者請
減等發邊遠爲民 諭曰朕甚不取汝此奏且恐汝務小而遺大
寬嚴不得其宜朕甚憂之大凡應嚴者既不能嚴則應寬者必不
能寬果能以公忠血誠對越天地神明刑所當刑卽決人亦造福
之事何況其他四年四月奏言粵省辦公銀每年六七萬兩向於
火耗提用臣商同督臣及司道等將可省者盡裁必不可少之項
約需四萬兩查民間置產推糧過割例有州縣公費又奉裁衛所
屯糧陋規兩項約定提作公用無庸再藉火耗又各官養廉一項

州縣徵收火耗每兩加一其實連戡頭併封積零合算一錢三四分不等計解司平頭三分并繳二三分爲修戰船及按察司道府廳員養廉每兩淨存五六分畱作州縣養廉其解司平頭共三萬兩有奇除每兩撥給三釐爲布政司衙門工食外督撫藩司各得養廉銀九千餘兩俱足用 諭曰但務得中爲是若暫邀一時之名便將來至於難措非善舉也民情亦不可令至驕慢屬員亦不可令至窘乏天下事惟貴一平所以古人有平治天下之語若一偏之見致遠恐泥故君子不爲利不十不變法害不十不易制似此通盤更移之舉必徹始徹終籌畫妥當而爲之慎毋逞一時之興而輕舉也五年三月乞假葬父 允之七月福建巡撫常賚疏

參文乾征收太平粵海關稅設立專行得銀二十餘萬兩致夷船進口無行承攬去歲將夷人銀豫行加一扣收得銀四萬三千餘兩及上餉復每兩抽分得三分九釐令六專行先繳又發銀數萬兩於他處買湖絲茶葉等物貯如升行勒令賣完方許各行買貨所以商船稀少 上以常賚所奏銀數未晰洋行貿易外楊文乾再有見小漁利之處據實入告嗣常賚疏稱粵海關稅年額四萬有奇雍正四年楊文乾奏報連羨餘九萬有奇臣細訪實十五萬兩抽分夷人銀二萬餘兩賄縱紅黃紬緞出洋得銀萬兩餘番銀不論是否買貨先加一扣收得銀四萬餘兩此係例外之求復選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所派專行賠償計銀二萬餘兩又交鹽商

銀萬九千作二萬兩營運生息此見小漁利處也疏入得 旨從來操守一事實難得其人在楊文乾自以爲不關國計民生設法巧取名實兼收不知人之耳目如何能欺所謂弄巧成拙若不悔改立見名實俱敗耳尋 諭楊文乾曰洋行一事確鑿可據汝意以爲巧取暗獲名實兼收殊不知人之耳目難瞞但一圖利誰肯甘心服汝既巧取獲利而居清官之名屬員亦必令有巧利方可禁其婪取否則雖令不從此干係屬員生效尤之心至於百姓汝曾經奏朕粵人惟利是視身命皆視爲次汝一徇利則百姓孰肯服汝而聽從耶爲督撫大吏者既失屬員百姓之心而欲令地方就理豈可得乎汝若不深自愧悔痛改前非必至噬臍不及矣入

月 上以福建州縣倉庫虧空甚多 命文乾同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吏部郎中鄂彌達內務府員外郎伊拉齊往查文乾疏奏閩省八府中惟福泉漳三府最要福州府臣就近委盤漳州府擬委候補知府潘體豐署印盤查郎中鄂彌達督察泉州府擬委候補知府劉而立署印盤查員外郎伊拉齊督察延平府擬委建甯府知府莊令翼盤查其建甯府另行委員盤查所報無虧空州縣亦恐那新掩舊必將各員交錯調用本身一離原任諸弊盡露論曰料理頗好竭力爲之文乾又奏言各州縣聞盤查信紛紛買補興化府倉穀已買足延建邵等府素產米穀今歲年景亦佳見責令速補漳泉福等府素不產米入秋雨稍缺請寬限陸續買足

逾限再參究 諭曰買足者與未買足者原經虧空卽屬一體豈
可因其見在買足與否而分別之耶若如此不論居官之賢否止
看地方豐歉竟論造化而已爾請此旨大謬矣朕意無他將通省
人員於此倉穀一案內查其好者槩畱劣者槩去此二句乃朕本
意要在爾等秉公論人辦理朕亦難以詳悉指示總期通盤還朕
一是字或能與不能關係爾一生榮辱看汝之福量何如耳九月
疏稱臣在閩聞廣南韶道林兆惠採買木料被劫又聞有盜數百
搶龍門營七子汛軍器恣劫鄉村署督臣阿克敦令地方官從寬
批結高州府電白縣山內聚盜千餘白日沿村行劫又聞將軍標
兵張萬良窩盜分贓署撫常賚咨提將軍石禮哈禮護囑令審作

誣良又常賚署中被盜將 御賜奏摺匣之鎖鑰失去而借用將軍之鑰彼此隱匿盜風日熾乞 敕諭督臣孔毓珣通飭文武勒限嚴緝 諭曰如此據實陳奏方是汝若身在廣東又未必如此直達也十二月文乾查明福建倉庫官虧者勒追補完民欠者陸續催徵無可著追及平糶存價採買不敷者令前任巡撫毛文銓賠補詳悉入奏 上以文乾秉公辦理毫無瞻顧 命從優議敘部議隨帶加二級又疏稱閩省八府一州知府同知通判州縣共八十員前後參革改教休致五十餘員其倉庫無虧居官尙好之縣令十餘員其交錯調用不使仍原任致滋弊端所出之缺於先後 命發人員內量才題補惟是邊海重地俗悍民刁新補各官

多係初任若責其典守倉庫則有餘資其治理繁劇則不足乞
皇上再將熟諳民事者發數員交督撫於緊要縣缺補用可收得
人之效得 旨此奏可嘉之至尋 諭各省督撫除川陝雲貴廣
西外每省於歷任年久知縣內擇謹慎敏練者一員一面具奏卽
行咨送閩省令該督撫酌補緊要縣缺六年二月疏參廣東布政
使官達用幕友謝禹臣招搖納賄三月疏參署巡撫阿克敦勒索
進羅國船戶葉舜德規禮銀兩 詔革官達及阿克敦職 命文
乾同總督孔毓珣會訊未及訊文乾卒得 旨楊文乾才識優長
辦事勤敏簡任巡撫以來實心供職粵海地方正資料理伊自閩
回粵五月間卽患畏風心煩之證而急公心切力疾辦理不以病

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其心實可憐惜今聞溘逝深爲憫惻
應得卹典察例具奏楊文乾柩起程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
送所過廣東地方文武官員親往奠醊並遣人護送其別省經過
州縣亦著地方官照看尋 賜祭葬如例子應珺官至大學士

右 國史館本傳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年乾綱英斷勵精剔釐中外風飛雷厲管
攝震動八極督撫大吏恪清公慎厥職時則有若雲貴總督鄂公
爾泰直隸總督李公衛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山西巡撫諾公敏甘
肅巡撫許公容皆以剛正率屬下決壅鋤奸毋避豪貴嫌忌而廣
撫楊公尤爲持寬嚴中 天子倚爲股肱重饗然稱一代名臣公

字元統號霖宰先世遼陽州人 國朝初籍京師曾祖必登順治
某科舉人祖朝正東昌府知府均 誥贈光祿大夫父宗仁歷官
湖廣總督 贈太保諡清端公爲清端公長子生有異徵幼穎敏
讀書觀大意才氣踔厲風發嘗從清端公官慈利藍山階蘭洮湟
每建一議清端公輒倚決父子閒自爲知己又以暇悉心經國之
務凡山川形勢扼塞渠防丈仞方程風俗謠服物產錢穀旬稽盈
縮刑法讞報權比兵權軌伍械陣靡不析求機要精微以究實用
初由永定河官知曹州康熙五十七年擢東昌府知府 特授陝
西榆林道按察司副使 世宗卽位加銜按察司使旋遷河南布
政司使 特授甘肅巡撫未赴調廣東巡撫晉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治曹精明果決折獄如神一婦訴其夫爲人殺公視其白履也曰若夫死若預知之乎婦曰今日乃知之公曰然則若何以辦白履之前也因具詰之則與人姦殺其夫者也寘諸法五人者宿一室一人亡金訟其四人公悉坐之於庭而直視大聲曰吾已得盜金者不盜者聽去一人色動欲逃執之果盜金者眾亦不知其何從得也一女子爲人縊殺莫知主名公立走驗而盡召鄉少年謂之曰屍帶殺也吾將徵帶已而曰吾未食吾且食遂陽爲退食者而陰遣役廉市帶者捕以來果得高二蓋拉姦女子不遂而以帶殺之而公逆知其市帶以驗也一訊卽服視其殺人之帶猶存焉公論殺二而請旌女子一州大驚服當是時曹人袁進僞稱朱

六太子挾妖術煽動山左 朝廷命少宰勒公什布湯公右曾巡撫李公樹德督捕甚急檄帖如雨下公悉祕無聲陰遣幹役百十輩分道蹤跡之而進不知以爲曹無捕之者果夜歸歸則公役掩而擒之膠而檻諸京師山東遂無事治東昌整綱綜目刃斷縷解所領三州十五縣無遺利害其除黎棗稅增築郡城外運河隄工尤最著云在榆林榆林歲旱流殍充道路公一日馳三四百里白制府請萬金爲民買穀未發公先出金廩軍民三月糧榆人卒以大濟榆林多沙少水不宜穀芻粟仰給內地公馳出長城求蒙古鄂爾多斯水泉地與旗裘毳帳之長結約通關俾民租種或以邊民種蒙古地非令甲閒公公曰監司職利民耳民享其利我任其

咎不亦可乎當是時民得俵牛種市鑄鉏踊躍事隴墜而公又爲
民步香禱雨雨連大霑歲收倍公私困鹿充溢萬人歌謳軒舞邊
氣大蘇在河南奏勘祥符封邱中牟陽武之瀕河沙壅地而除其
歲額之入又河南倅貳以下例不得分耗羨爲廉費公言於田中
丞悉一體分給他所以爲民人興便利者如在東昌榆林時及去
豫吏民攀轅哭送者萬人初公在榆林而清端公總制湖廣會寢
疾公請致官終養世宗予按察使銜命侍養清端公疾愈公兩
以事入謝世宗問兩湖四鎮營制及設鎮本末公於御前畫
陳襄辰彝永形勢道里險易要害營汛疏密單復鈐轄井落米聚
碁置世宗獎歎久之曰此總督才也而公在東昌嘗以大臣子

自請督運西陲輓糧萬石自西甯至通天河先期抵軍營出諸運
第一 世宗固已奇公才及是遂起官豫藩而旋有廣東巡撫之
命廣東爲清端公撫莅地公到任治兵綏民一如清端公要束
嘗言大臣以識量爲才以屬吏爲功過又言刑辟成於督撫苟奏
當雖秋官不能奪不慎則往往枉人命又嘗上奏云 國家以人
才爲主大臣以進賢爲先蓄才之道在豫教導善器使以故公薦
舉劾奏公嚴無所瞻避屬吏輸寫心腹咸爲盡力所薦士或起家
爲公卿方面大吏接下吏和顏咨詢凡有利弊必盡其同異可否
興革功善推歸於下曰某道某府某州縣所爲遇獄獄上小大躬
推勘決疑亭法至於十反其慎如治獄有司之畏大吏者初到輿

會歲祿省城民少食公檄四方舟米依糶貧不能者官爲償直全活無算水浸東莞博羅五邑公立請蠲賑又割廉俸千金爲錢米以贍之死者給棺槨民忘其災莅粵二年嘗以請葺清端公赴京師又奉命覈福建倉庫事竣稱旨而公中途聞粵東米貴念士卒無以贍其私捐資千餘金分賞兩營軍伍諸軍投戈敲鉦歡聲震嶺海而公撫粵三年嘗事大閱訓練水陸之師數萬步伐壁壘如山嶽舟師洋弁鏡鼓轟譟海面蚋蚊鱣魚縮首避交廣雷潮漲海近界貢舶交集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公與接禮推誠持大體或有風潮失事懷恤毋外人視番蠻大悅珠玉象犀瑇瑁充牣錯落歲時輸京師而海韶諸關權稅凡有奇羨悉以充公囊不有真

臘廣南一金錢奇玩物人以此為公難當是時 世宗手詔褒者

再 恩遇賞賚出諸督撫大臣上初公起家永定河官尤練水利河

務曲折在曹濟渠通溝為民備水旱為東昌承築張秋隄禦黃河

決口漕運平無害而臨清河受漳衛二水水勢迅險巡撫李公委

公鑿月河以殺之公脈地防以步行水之宜工吏束手稟成剋日

工竣委折不愆於素又嘗從河隄使者按濟汶泗七十二泉悉復

其故無湮塞在榆林疏夾道溝通園水引渠溉田邊農美秔稻此

其利澤之在人人者公為人剛正勤敏疆幹於吏職見事風生無

所回避家世愛 國恩感激淋漓時投袂抵几誓盡軀死職下孤

行立一意不忍為散散模稜之習事繫國計民生無小夫行之不

侯終日遇有撓挫益堅厲是以事上無遺忠而辦公無畱事公以
雍正六年卒卒年四十七夫人吳氏江蘇巡撫吳公存禮長女年
十七歸於公事舅清端公姑陳太夫人以孝聞時祖舅簡侯公祖
姑段太夫人並在堂又移所以事舅姑者事祖舅姑恂且謹公在
曹嘗迎段太夫人官署夫人先意進獻無不如所欲清端公聞而
慰樂之公前在永定河清端公以赴京過工所夫人晨夕視起居
侍立脛腫不倦公侍養清端公湖廣夫人助造中廚湯藥幫臉不
假奴人子勸夫子順以敬公初入官囊無長物河料版工役食措
拮据夫人典簪珥空妝奩爲助在榆林素食齋居佐公爲民禱
兩及粵東柵以內細大獨理以是公得悉意 國家事性莊厲教

子應瑤應琚嚴而有法遇有過失輒訶責二子長跪痛悔然後已
公歿後應瑤始爲淮安守又補南甯同知應琚由河東西甯道遷
甘肅臬藩陟巡撫悉本吳夫人教云夫人後公二十二年卒卒年
七十三公與夫人並好義喜施予公養老友卜天遊終其身嘗過
陝州捐工鑿石開道爲車馬便又增蘄州橋石欄夜行者毋墜也
在粵捐置官船十艘以涉珠江行人夫人逮賞家人廝役金以千
百計在西甯爲粥與衣以予貧民及囹圄之罹於法者君子謂楊
氏三世爲督撫公與夫人之德爲著且大也公及夫人合葬於某
土之原並蒙 賜御祭一壇中丞公應琚奉狀請表於予予讀公
狀仰惟 世宗憲皇帝勵精之治知人任使之明且專而公以公

廉剛正整吏治安封疆所繫於國家者甚鉅謹表如右

右墓表牛運震撰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
王眉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
以爲測己愈惡之每見暝喝吹毛索瘢王憂懣不食幕府客裘香
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
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贖地稅民不能
堪公以狀啟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膝授印
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橐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
曠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

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
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
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領之王
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
悲不能自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
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
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
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
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右裨事袁枚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六十五補錄

疆臣十七

裴倅度

公諱倅度字香山號行庵又號一元道人山西曲沃人先世出河東聞喜唐太師晉國文忠公傳三十五世而至贈光祿公諱某生七子公其最少子也生有大志始入小學問塾師讀書何爲曰以取科第得美官耳曰如是已乎師驚異年十七補邑諸生北學於京師受業慕廬韓先生門復從王漁洋沈繹堂田綸霞諸前輩游遂應京兆試癸未丙子兩薦不售乃循例起家戶部郎年甫及壯絃再斷而未有子忽動出世之想假歸南游江浙變姓名爲黃冠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卷百六十五

疆臣十七補錄

循歷諸名勝公六兄中書君某聞之自京遺書蘇撫漫堂宋公密
飭守令訪求有日矣吏偶於金陵舟次見有道士服而作山右音
者貌特異急趨與語告以故不應吏遽出中翰書不覺悚然動容
曰是也中丞於是挽畱踰年復締媼鄧氏前明甯河武順王裔也
再入京補原官旋出爲徽州守檄委經理銅廠幹局著聞調守廣
南計典以循卓薦入 覲稱 旨 聖祖仁皇帝特諭畱京授河
東鹽運使以本省辭改授兩浙江南鹽運使浙鹽有杭紹嘉松四
所監掣則分設兩廳杭紹在杭郡嘉松在嘉興院司分主其事饋
送有規供頓有費甲商按引以派散商商增鹽價而民重受其困
公至一槩除之會海甯石塘衝決中丞蝶園徐公嘉公才守疏請

專任刻期趨事鉅細無所不周胥吏莫敢侵漁而百姓爭先恐後
閱一年工竣猶慮沙腳未固無以敵怒濤之梳刷詳請展限一年
倍加垛塞中丞高安朱公據情入告由是東南海岸慶安瀾者數
十年嚴州歲饑公承檄親行千餘里賑恤不濫不遺所全活以億
萬計蓋公心切愛民又遇事不辭勞瘁以是得上官敬信而實惠
被於民賢聲達於上康熙五十九年秋擢湖北按察使明年春抵
任嘉魚有行劫薊洲前案冤誣多所株連時以礙於承審及定案
者委曲彌縫公一切不顧力爭揭參人心稱快漢陽有姦拐略誘
行賄誣陷者累歲不能有確證公廉訪得實提案親訊觀者如堵
牆公卽訟庭籤拏姦婦於藩署葉茶夫室中而案立定民驚以爲

神此皆平反舊案其他爲公自聽訟者發奸擿伏尤悉數不盡也
兩湖產米之地值夏潦穀貴公諭暫禁販運而大商私挽上游開
禁公曰通商必先惠農裕遠必先足近禁特暫耳豈常遏糴哉上
游無以難也在任僅五閱月擢貴州布政使楚民爭築屋礪石謀
爲建祠立碑公聞諄諭毀之瀕行父老擎香泣送者不絕於道公
之實心爲民而不徇虛譽又如此黔省正賦僅比江南一大縣百
費取辦於協餉而餉率挂兌解員苦之公悉給批以免守候賠補
之累凡發兵餉陋例相沿扣除平餘充本司公用公飭司庫槩與
足發總藩所司一出納耳公惟無私遂一洗積弊也康熙六十
一年冬慶典將屆 聖祖仁皇帝欽選耆德入京以襄次年稱祝

之舉公預其選未及啟行痛遭 龍馭上賓蒙 恩顧念老臣畱
賜數珠等物以作 遺念公跪捧哀號感激無地是年 世宗憲皇
帝登極乃拜巡撫江西之 命時萬載新昌及甯州銅鼓營有溫
上貴劉允公等聚眾給偽劄肆行劫掠無辜之民被誘脅者無算
制府飭總戎進剿釀成大獄公抵任諭令自首免罪設法擒獲渠
魁而無辜賴全其命制府奏稱盜藪在廣信府界連浙閩之封禁
山山有銅礦材美產腴不納賦稅以是爲羣盜盤踞請會三省攻
勦 朝廷以事關重大 諭更會議公特遣官進勘則其地榛莽
叢密人跡罕到路尤崎嶇難可耕種賦額勻入通省林木拳曲無
可取材若盜礦啟釁則自前明討平立有禁碑設一旦弛禁開通

將使往來絡繹反以盤詰之難致來偷盜是無事而滋事也所見
與制府齟齬爰另摺上陳封禁如舊九江南康二府有古河二道
或獻計開濬謂可避鄱湖之險方伯陳公因引見以聞奉

旨勘覆公往親勘石根沙陞長互三十里人力難施且北高於龍
開河十六丈南高於吳城港口三十一丈加之廬山瀑布江湖交
匯而衝決之患必集於省城繪圖力陳其不可事乃寢他如減南
昌浮糧銀七萬五千兩有奇補通省無著之項十有二萬兩立節
備之倉建普育之堂修文廟廣通省學額葺豫章白鹿兩書院增
給脩膳凡名賢祠宇城垣號舍百廢具舉經歷三年升戶部左侍
郎仍畱撫任又三月晉都察院左都御史攜眷赴京會有德安令

捏揭道府勒詐致虧者中途奉命回江西比及欽差查審地丁有民欠流抵者倉穀有存價未買者其中或實欠在民或出陳具領或前院參虧或本任自參又或離任後續參槩著歷任院司分賠公初未預面質願獨擬公一人先爲代賠然後追償人盡不平而公不一置辨惟引咎自責亟命子姪變產稱貸以副嚴限凡畱滯江西者六年咸蒙豁免計前後歷官四十餘年立身剛介而未嘗有巉刻峭厲之爲處事精勤而一本於寬仁慈惠之意雖冒次高曠而視民事一利一害必籌萬全雖曲體人情而遇政務當止當行不憚忤眾卽其經理積弊鑿前人之因循廢弛極意補苴十完六七而讒口反藉是責賠公甯毀其家不謝其咎此所由被官

評而終邀 聖鑒因得佚老於林泉也若其周急則自忘困窮居
室則旁無妾媵一意率真畢生儉約猶其恆行爾矣公始以足疾
就醫白下年七十歸里又三年無疾而終時乾隆五年也自少工
詩古文能書畫旁通音律顧不欲以技藝見長所交多當代詩人
於吟詠尤富有行庵詩集行世云

論曰公之卒遺令不作行實其子廉使君遵之以公功業顯於旂
常聲名著於朝野宦轍所至遺烈去思至今士民能詳言之誠無
待乞誌狀於同時之碩彥然余觀昌黎集有書李翰所作張中丞
傳後敘柳河東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柳距中丞太尉僅三四十年
翰則尤近而已不能無遺闕逸墜蓋雖功名爛然聞見之譌所不

免也古人非當史任者不爲傳而別傳則自古有之余既書聞公
之政績又獲交於廉使君並悉其生平出處竊比別傳之意非敢
謂文足以傳也而詞皆徵實不稍有粉飾庶以備 國史之採錄
焉

右別傳汪師韓撰

1573306

K820.49

2

文科教師研習生附修室

--	--	--	--	--	--	--	--	--	--

153-956



21101000157947